武俠世界



第38年

8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撰著的「黑道江湖」。喬大與喬二乃一母所生的親兄弟，喬大獨力撫養乃弟長大成人，可惜的是喬二生性兇狠，視人命如草芥，結果被聯保隊抓住判刑，聯保隊隊長秦規外號鎮洪澤，是鐵面無私的人，喬大與他雖是拜把兄弟，但大義當前，喬大也不敢要求他的寬恕……故事反映了人性與道義，自私與公理，在親情與道義方面，孰輕孰重？且看石磊先生如何撰編倫理親情的故事，欲知最後的結局將是如何呢？請細閱本文。

* * *

今期續刊古隆中先生撰寫的短篇「一劍動乾坤」下闋，欲知齊大先生的陰謀能否得逞？關心「摧心劍」誰屬的讀友敬請莫錯過峯廻路轉的大結局。

朱雀先生所著的「五行洞」短篇故事亦頗堪欣賞，內容清新流暢，值得一閱。

* * *

下期將刊登「金羅漢」「狐媚」「彎月刀」諸佳作，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鄺 光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8年
第8期
(總號19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江湖倫理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江湖黑道

劫牢逃獄 仁兄悖弟





深夜，月黑風高。

山間的小屋裏燈油將盡，火舌作最後的掙扎，微弱的燈光在跳躍……

喬大整夜沒有闔上眼睛，睜得大大的，像屋前樹上那隻夜梟的一對怪眼。

躺在他身邊的郭玉芬也睡不着。

可是她比喬大更痛苦，因為她不得不佯作已經熟睡，連變換個睡姿都不敢，以免驚動喬大。

世上再沒有比這滋味更難受的了。

跳躍的燈光裏，幻出喬二被五花大綁，推向刑場中央跪下，劊子手手起刀落人頭落地，「啊！」喬大夢囈似地失聲大叫。

他一驚而起，驚出了一身冷汗，轉頭去看看那女人，她好像睡得很熟。

喬大輕嘆聲，起身下了床，走向窗前。

窗外夜色朦朧，萬籟俱寂好一個死氣沉沉的靜夜，喬大心煩意亂，喬二明天中午就要正法，他能無動於衷，不聞不問嗎。

殺人償命，這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何況喬二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可是，他偏偏又是喬大的弟弟，又是喬大把他從小一手帶大的。

為了手足之情，喬大能見死不救？

要是喬二落在別人手中，喬大就會毫不猶豫，不顧一切後果，也要冒險把他救出來的。

但偏偏他落在了秦規手裏。

秦規是洪澤湖這一帶，聯保隊的隊長，外號叫做「鎮洪澤」，顧名思議，洪澤這一帶的牛鬼蛇神，都懾於他的鐵腕作風，不敢輕舉妄動。

他一向鐵面無私，即使喬大跟他是叩頭兄弟，抓住了喬二也絲毫不講交情，照樣公事公辦，絕不徇私，喬大陷於極端矛盾中。

夜更沉了。

喬大悄然溜出了小屋，溜進草棚。

草棚裏拴住馬，喬大揭下馬披着的蔴裝，一拍馬頭，抓着馬鬃竄上馬背上。

一帶馬韁剛躍出草棚，突見棚外站着一個女人。

夜色朦朧下，這女人臉色蒼白，臉帶愁容，彷彿半夜三更出現的幽靈。

她就是喬大的女人郭玉芬。

喬大匆忙，把馬勒住。

郭玉芬幽幽道：「非去不可嗎？」

喬大應了聲：「嗯！」

他沒有說話，這一聲「嗯」，已表示出他的決心，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是非去救出喬二不可的。

郭玉芬輕撫着馬頭，道：「你答應秦規，絕不插手的。」她抬頭看看喬大，提醒他對秦規的承諾。

喬大道：「我不能看着人家把他的頭割了下來，不管他犯了甚麼天條國法，他總是我的弟弟。」

郭玉芬眼珠一轉道：「你救得了他麼？」

喬大茫然道：「我……不知道。」

郭玉芬輕喟了一聲，道：「弄不出來的，喬大，認了吧！」

喬大答道：「我不能認。」

郭玉芬問道：「為甚麼？」

喬大沉聲道：「我跟他是一母所生！」

郭玉芬抓住喬大的手，抬頭問他：「我呢？」她的手冰冷，但喬大的是感覺是溫暖的，這女人出身不算太好，可是她自從跟了喬大，便決心安份守己，情願過粗茶淡飯的苦日子，再也不讓他去闖蕩江湖了。

喬大這二年，是真的收了心，買了塊地，準備務農為生，跟這心愛他的女人廝守在一起。

偏偏喬二闖出了禍，又偏偏落在鎮洪澤秦規的手中，使得喬大不得不帶着他的女人，從老遠趕到洪澤湖來搭救喬二，在他來說這是義無反顧，勢在必行，誰也無法勸阻，即使是郭玉芬也不能改變他的決心。

喬大把心一橫道：「萬一我回不來算我辜負了妳。」

郭玉芬含淚道：「喬大……」

喬大深深一嘆，突然撥開她的雙手，雙腿一夾馬腹，把馬韁繩一提，撥馬飛馳而去了！

郭玉芬邊追着，邊叫道：「喬大！喬大……」

喬大充耳不聞，連頭也不回。

蹄聲漸遠……

郭玉芬目送一人一馬消失在茫茫的夜色裏，絕望地啜泣起來。

聯保隊隊部駐在秦家老祠堂，監房是利用祠堂後柴房改建的，今晚特別加派了兩名衛兵看守。

月黑風高，萬籟俱寂。

祠堂大門口掛着一方木牌，寫着：「洪澤聯保隊部。」

風吹木牌「刮答刮答」地響着……

夜色朦朧，喬大在老祠堂附近下了馬，將馬牽在一株樹下拴住。

他查看一下，附近沒有動靜，大門口祇有一個衛兵把身體靠着牆角在打瞌睡。

這秦家老祠堂的地形，喬大非常熟悉，他直接掩向祠堂後，攀上牆頭，利用搭鈎上了房。

他雖沒有飛簷走壁的本領，跨牆爬屋還難不倒他。

上了屋，監房就在下面。

他心裏雖不免有點緊張，但很沉得住氣，並不礙於採取行動。

靜伏一陣，沒有任何動靜，他開始動手，小心翼翼地把瓦一塊塊揭開……

監房裏，草堆上蜷伏着兩個人，喬二和朱天貴。

「噓！噓！」屋頂上傳來了聲音。

朱天貴先驚醒，抬眼一看，屋頂上已被挖開一個洞口，一條長繩正緩緩垂放下來。

他急忙推醒喬二，指給喬二看。

屋頂上的喬大在輕叫：「老二……」

喬二笑了，從心底發出的笑。

他知道喬大絕不會見死不救的，喬大終於來了。

喬二剛跨起身來，突被朱天貴一把抱住。

朱天貴央求道：「帶我一起走！」

喬二一愣，隨即咧嘴笑笑問：「出多少？」

朱天貴道：「你說。」

喬二搖搖頭道：「這沒有行情，我不好開價！」

朱天貴急道：「鴻慶樓算你的！」

喬二獰笑道：「你值不了那麼多，可見你是信口開河，毫無誠意。」

朱天貴陪笑道：「那麼……算你一半？」

喬二道：「你說話算數嗎？」

朱天貴點點頭道：「嗯。」

喬二又齜牙咧嘴一笑，突然將他當胸一把抓住：「你如不兌現我要剝你的皮。」

朱天貴仍然陪着笑臉，道：「抽筋都可以！」

「好！」喬二放開了手，道：「咱們君子一言！」

朱天貴接口道：「快馬一鞭！」

喬大在上面輕聲催促道：「喬二，快些抓緊繩子，我拉你上來。」

喬二答道：「拉吧！」

喬大一脚踏實屋樑，一腿半彎，使上身向後仰，他抓緊繩子一把一把地向上拉。

人上來了，整個身體冒出洞口，喬大如釋重負，但定神一看，却不是喬二。

喬大驚詫道：「喂，你是誰？」

朱天貴湊近道：「大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人在那兒不交朋友呵！」

喬大急道：「他呢？」

朱天貴朝洞口一指：「在下面……」

喬大再放下長繩，朱天貴眼珠一轉，趁他不備，突然出其不意地撞去，企圖把他撞下洞口。

但喬大眼急手快，反手就是一掌，迎面擊個正着。

朱天貴剛出聲：「啊……」喬大轉身飛起一脚把他踹下屋去，朱天貴的身手居然不錯，落地一個滾身，爬起來就朝黑暗中竄。

衞兵已被驚動，提着馬燈趕來。

屋上的喬大暗驚，急向洞口招呼：「老二，快。」

喬二無暇答話，雙手抓緊繩子，讓喬大用力往上拉。

他的身體剛冒出洞口，下面的衞兵，已在大嚷：「喬二跑啦！」

另一個擧燈高叫：「在屋上！」

這一嚷一叫，頓時驚動了整個隊部，紛紛提着槍桿子趕來，把柴房團團圍住。

喬二見狀，不由地驚怒交加，破口大駡：「姓朱的這狗雜種。」

喬大拾起一塊瓦片，揚手而出。

他的出手奇準，擊中了衞兵高挑的馬燈。

「波」地一聲爆碎，整個祠堂內又陷於黑暗中。

喬大一拍喬二肩膀，急道：「闖！」

一聲「闖」才出口他已縱身跳下屋去。

喬二那敢怠慢，跟着縱下。

衆衞兵一湧而上，交起手來。

兩兄弟已情急拚命，盡力搶攻聯保隊的十來個衞兵隊員，企圖突圍而出。

雙方大打出手之餘，朱天貴却躲在黑暗的牆中，暗自發出冷笑，道：「嘿嘿，分你一半？做夢，你挨人家一刀分成兩半！」

一名隊員直奔隊長室門外：「隊長，不好了，喬二越獄啦！」

秦規已驚醒，正在匆忙套上馬褲，道：「快抓，死活不論，絕不能給他跑了！」

馬褲的褲管太窄，愈急愈穿不進去，費了好半天勁，總算穿上了。

秦規來不及穿馬靴，因爲那更費事，他從枕頭下摸出一把短槍，光着脚就開門往外跑。

趕到後園，混戰仍在黑暗中進行。

秦規朝天放了一槍，喝道：「住手！住手！」

衆隊員一齊住了手。

秦規眼光向下一搜，吩咐道：「走不遠的，快追！」他一馬當先，領着一二十個隊員，急急追了出去。

其實喬大和喬二還在祠堂內，

他們躲在暗處，眼看秦規率衆追出，方閃身出來，竄向走廊。

剛好一隊員迎面奔來，雙方撞個正着。

「啊！」隊員輕呼一聲，嚇得魂飛天外。

喬大挺身上前，沉聲道：「朋友，夠交情的讓個路，我喬某人記在心上。」

隊員不知所措，噤若寒蟬。

喬大從隊員身邊走過，隊員忙不迭閃身一旁，不敢輕擧妄動。

喬二齜牙咧嘴一笑，跟着喬大走了過去。

隊員剛要轉身，冷不防被喬二雙手揑住脖子，揑得額上青筋直冒，舌頭伸出口外。

喬二心狠手辣，下手毫不留情，雙手仍在加力。

隊員幾乎喘不過氣來，急急喘叫道：「喬二……我沒虧待過你……你要憑良心……」

喬二獰聲道：「我的良心給狗吃了。」

喬大一回頭，見狀急忙沉聲喝道：「喬二……」

但他已制阻不及，喬二把心一橫，把隊員的額頭朝牆上一撞，頓時頭破血流。

喬二手一放，隊員倒了下去，氣絕身亡。

喬大怒問：「喬二，這是幹甚麼？人家又沒……」

喬二的回答很乾脆，道：「滅口。」

喬大被氣得啞口無言，一把拖了喬二就往外走。

秦規親率大批人馬，趕到山間小屋中，團團圍住。

屋裡的油燈已滅，一片漆黑。

草堆裏藏着喬大和喬二他們靜伏不動。

秦規躍下馬背，他走向站在小屋門前低泣的郭玉芬，輕聲道：「沒有外人，說，是不是喬大幹的？」

郭玉芬更泣不成聲了。

秦規憤聲道：「我跟喬大叩過頭，換過帖，一塊兒闖過，我跟他的交情，妳是知道的，如果是他，我有我的處置，如不是他的話，我也另有處置，妳最好說實話，好教我心裡有個譜！」

郭玉芬仍然泣不成聲，沒回答一個字。

秦規有些冒火了：「你們不把我當自己人，我只有公事公辦了，洪澤湖的聯保隊長我可以不幹，喬二我非弄到手不可，不管他是在喬大的手上，或者在閻王的手上，我鎮洪澤把話留在這裡。」

草堆裏的喬二已按捺不住，蠢蠢欲動，幾乎忍不住要衝出去跟秦規拚命，但被喬大制止。

秦規看看郭玉芬，又道：「妳實在不肯說，我就走了，不過，希望妳放明白些，喬二是沒得救的，喬大可犯不着受累，爲他掉進坑裏划不來，也教我這磕頭兄弟爲難。」

說完，他深深一嘆，轉身就走。

郭玉芬失聲叫道：「隊長……」

秦規止步回身：「妳想通了？」

郭玉芬黯然點頭示意。

秦規追問道：「是喬大？」

郭玉芬輕咬着下唇，輕輕應了聲：「嗯……」

秦規毫不放鬆道：「現在人呢？」

郭玉芬搖搖頭道：「還沒有回來……」

秦規眼光向屋中一瞥，裏面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

他不打算進屋去搜，並不是有心放喬大一馬，而是唯恐喬二情急拚命，難免損失他的兄弟，喬二死有餘辜，爲這傢伙使聯保隊員有所傷亡，實在是划不來！

秦規只好說道：「我信妳就是！」

他剛轉身，郭玉芬又趕上一步，一把拖住他的胳臂道：「隊長，你要手下留情啊……」

秦規沉聲道：「可是，喬大答應過我，這檔子事他絕不插手的。」

郭玉芬泣道：「他們總是親兄弟嘛，自幼沒有爹娘，喬二是他一手帶大的，他答應隊長不插手，又何常沒有跟我賭過血咒，發誓要好好種田過日子呢？隊長，千不着萬不着，請你念在……念在……」

她越說越悲，最後已經泣成聲。

秦規道：「不要哭了，喬大回來好好的勸勸他，對喬二死了心吧，那個人已經無藥可救了！」

郭玉芬激動道：「能綁，我就把喬二綁給你，可是，喬大說，他不能看人家把喬二的頭砍了下來！」

秦規反問她：「喬二殺了人家的頭，難道別人就不是父母生養的麼？」

郭玉芬啞口無言，又哭泣了起來。

「我走了！」秦規掉頭而去。

郭玉芬目送他上了馬，把馬鞭一揮，迅速飛奔而去，直到蹄聲漸漸遠去，她收了哭泣，深深一嘆，轉身拖住乏力的脚，步進小屋。

一進門，喬大和喬二站在她面前。

「啊……」她出其不意地一驚，隨即撲進喬大的懷裏。

喬二一雙賊眼轉動着：「哦唷，這就是我的嫂子嗎？」

郭玉芬輕輕的推開喬大的身體，窘迫地勉強笑了。

喬大也不替他們介紹，頻促道：「老二，沒時間了，快準備一下，多帶些吃的用的……」

喬二仍然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兩眼色迷迷地打量着郭玉芬的全身，尤其是注意她的豐滿胸部和那盈盈一握的纖腰，以及渾圓的豐臀……

喬大喝道：「老二！」

喬二這才收回眼光，笑道：「在牢裏有人對我說，喂，老二，你哥哥弄了一個標緻的女人吶，你猜我怎麼說，哈哈，我說想不到我哥哥總算開了竅啦！」

郭玉芬低下頭，喬大怒目瞪着喬二！

喬二似乎意猶未盡，挨近她道：「嫂子，妳可不能眞把我綁給那姓秦的吧！」

郭玉芬不理地，把頭一扭過去關上了大門。

喬大已忍無可忍，怒聲道：「老二，你是想留在這裡等死？」

喬二這才聳聳肩，懶洋洋地伸個腰，開始動手準備逃亡用的一切。

喬大幫着他整理，一面輕輕抱怨道：「老二，你不該下毒手，弄死那個聯保隊員的，這會惹火了鎭洪澤秦規……」

喬二不屑地道：「他算是甚麼玩意，鎭洪澤，這些還不都是給你們硬捧出來的，秦規就是秦規，鎭他媽的屁，惹火了又怎樣？我還被他們關了一肚子的火吶。」

喬大道：「本來嘛，也許他可以睜一眼，閉一眼，看在我跟他磕頭弟兄的交情上，既然你跑了索性就放你一馬！這樣一來，恐怕他是放不過我們啦！」

喬二眼一翻，道：「他放不過我？我還放不過他吶，媽的，拿個聯保隊長當營長幹，燒昏了頭，有甚麼了不起，砍了頭，還不是碗大個疤。」

喬大正要斥責他的狂妄，突然，一陣急速的叩門聲，使他們頓時一驚，相顧愕然。

喬二的動作快如閃電，已抽刀在手，掩身在門旁。

喬大一放眼色，郭玉芬趨前問道：「是誰？」

屋外的人答道：「是我……周全！」

喬大急向喬二示意，才親自走去開門，門一開，果然是周全，便問道：「你跑來幹甚麼？」

周全道：「我剛才跟隊長大夥兒一起來的，隊長留下我在附近等你。」

喬大道：「等我？」

周全點點頭，道：「隊長留着兩句話，要我見了你的面，就轉告你。」

喬大「哦」了一聲，追問：「是兩句甚麼話？」

周全道：「隊長要我轉告你，能的話，就把喬二送回聯保隊部！」

喬大不動聲色。

周全道：「不能的話，隊長也請你留句話，給我帶回去！」

喬大道：「他要我留句甚麼話？」

周全正色道：「很簡單，行或不行！祇要你說一句，我就好回去交差。」

喬大尚未置可否，喬二已突然現身出來，怒道：「姓周的，你不用威脅我哥哥，有本事就抓我回去領賞。」

周全暗自一驚，力持鎭定地道：「隊長留下我，是要跟喬大說話，可不是要逮你的，我身上沒帶傢伙……」

喬大疾喝：「老二……」但喬二根本充耳不聞，已撲向周全。

喬二欲阻不及，兩個人已動起手來。

喬二握刀在手，連砍帶劈，逼得周全左閃右避，險象環生。

「老二！」喬大驚怒交加，橫身擋在二人之間。

喬二一受阻，周全那敢怠慢，已趁機轉身拔脚就逃。

他剛奪門而出，不料喬二手一揚，刀已脫手飛出，擲中了周全的背心！

「呀！」

一聲慘叫凄厲已極，周全已經中刀仆倒在地。

郭玉芬在屋中，嚇得失聲驚呼：「啊呀！」

她祇聽說，喬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神，現在總算親眼看到了。

喬大一個箭步竄出屋外，趕到了周全身邊，蹲下一看，這個聯保隊員已是奄奄一息！

「周全……」他沮喪道：「也許我眞的錯了！」

周全已氣如游絲：「喬，喬大，隊長等……你的回話……」

一口鮮血噴出，周全不動了。

喬二跟了出來，從周全背上拔出刀，用鞋底擦掉了血漬，輕描淡寫的道：「這種人，死一個少一個！」

喬大霍地站起身，揮手就是一個耳光，摑得他一個踉蹌。

「畜生，你非殺他不可？」喬大已怒火攻心。

喬二手撫着臉，强自一笑道：「我殺了他，你才會跟我一起走呵！」

喬大鐵青着臉，一言不發，怒氣冲冲地衝進了小屋。

他把收拾好的包袱拋給跟進來的喬二，道：「遠走高飛去吧，喬二，洪澤湖沒你的混了。」

喬二一笑置之道：「不見得吧。」

喬大怒形於色道：「哼，這幾條人命，加上聯保隊的二個，別說是秦規，就是苦主也放不過你！」

喬二哈哈大笑道：「好，既然你怕事，我絕不連累你，不過我在洪澤湖還有事情要辦……」

喬大怒聲問道：「甚麼事？」

喬二道：「哥哥，你有女人，我也有個相好的，她在單溝，屁股比我這個嫂子還大，將來準會生幾個白胖小子，爲我們喬家傳宗接代啊！」

喬二望了羞憤交加的郭玉芬一眼笑道：「我祇不過打個譬喻，可沒有存心對我這嫂子不敬呀！」

喬大道：「老二，說正經的，你逃命要緊，別再去單溝，說不定秦規的人馬就在附近。」

喬二滿不在乎地笑笑：「怕甚麼？光脚不怕穿鞋的，諒他也不敢跟我玩命！」

喬大把眉一皺：「你眞要去單溝？」

喬二「嗯！」了一聲，表示非去不可，喬大猶豫之下，毅然道：「要去，我陪你一起去。」

喬二心裏在笑，他似乎看準了這一點，喬大絕不會置他於不顧的。

* * *

秦規的臉色好可怕，陰沉沉的，像是天空佈滿了陰霾。

隊長室站了好幾個人，門口還有幾個披蔴戴孝的，一個個臉上都帶着憤怒的臉容，保持着沉默。

他們在等待秦規的決定。

秦規陷於沉思中……

突然，他站了起來，振聲道：「你們放心，我鎭洪澤秦規要不把喬二弄回來還大家一個公道，我就刀抹脖子死給你們看！」

大家沒有話說，他們都知道，鎭洪澤秦規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秦規也就是憑着這股子勁，才能威鎭洪澤湖，在這方圓百來里的地區贏得「鎭洪澤」這個外號。

他說做就做，當夜就召集所有聯保隊的人手，除了留下三兩個隊員留守隊部外，其餘的全部出動，分由他親自率領，分成幾路人馬，分頭追緝逃獄的死囚喬二。

於是，偵騎四出，疲於奔命。

整個洪澤湖一帶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下……

* * *

單溝。

天將破曉，夜色猶濃。

喬大手提包袱，擁着在寒風裏顫抖的郭玉芬，掩身在一幢宅院的圍牆角下。

他們全神貫注，眼看一條人影，以矯捷的身手翻牆而入，潛入了宅院。

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

喬大一驚，急抱着郭玉芬伏下。

喬大深嘆一聲，道：「祇要送他離開洪澤湖這一帶，從此以後，他走他的……我眼不見爲淨！」

郭玉芬道：「我明白你的心意，可是，我看你這人就算是救了他，早晚還是要出事的。」

喬大又深深地嘆了口氣，他何嘗不明白，喬二似已是命中註定，遲早都逃不過殺身之禍的，可是，祇要他能爲喬二做到的事，他就不能不盡力而爲。

反正他已盡到了心，至於能不能救得了喬二，那似乎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時候喬二已經登堂入室，潛入了宅內。

他正貼着門縫，向房內窺探。

桌上一對紅燭高燒未盡，並擺着喜果、瓜子，以及精緻的酒具……這是新人的洞房，羅帳深垂，床前並列一對綉花紅緞鞋、一對男人的鞋。

天將破曉，春意猶濃，一對新人意猶未盡，仍在床上纏綿，傳出陣陣輕微的嘻笑聲。

喬二的表情很乖戾，也有點尷尬。

床上那女人過去曾經跟他有一手，想不到他被聯保隊抓去沒幾天，他的相好就嫁了人。

這是他在獄中聽說的，當時他有點不相信，現在他知道必須相信了。

他又齜牙咧嘴一笑，笑得好可怕。

突然飛起一脚，房門已被踢開了，喬二闖進了洞房。

羅帳裏傳出男人的驚問：「誰？」

喬二冷聲道：「閻王爺派來的！」

羅帳一撩，探出個男人的頭，一張充滿憤怒和驚詫的臉。

他驚怒交加地道：「你是甚麼人？」

喬二臉上毫無表情：「剛才已經說了，我是閻王爺派來的！」

羅帳又被一掀，鑽出個上身祇穿肚兜的青年女人，急道：「喬二，我沒有虧待你，放過我們吧。」

男的把她一摟，問：「他是甚麼人？」

女人吶吶地道：「他……他……」

男的替她壯膽道：「不要怕，

不管他是甚麼人，有我在！」

喬二嘿嘿冷笑道：「不怕？你連喬二爺都不怕？嘿嘿，你要不是吞了熊心豹膽，大概是吃錯了藥吧。」

男的驚道：「哦！你就是那個搶劫當舖，殺了人家一家七口的……」

喬二獰笑道：「不錯，我就是那位喬二爺！」

男的力持鎮定：「你闖到我家來幹嘛！」

喬二已到床前，向那女人一指，道：「這女人是老子的！」

男的怒斥道：「胡說……」

喬二哈哈大笑說：「胡說？哈哈，你問問她自己吧，喬二爺不但早睡過她了，連她全身有幾根汗毛都數得清清楚楚。」

男的已忍無可忍，霍地下了床，出手如電重摑了喬二一耳光。

這一掌摑得喬二心火大發，先是一怔，又齜牙咧嘴笑道：「好，有種，敢打喬二爺耳光的人還不多。」

女人已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他已動了殺機，顧不得赤裸着嬌軀，忙不迭跳下床，叫道：「喬二，你不能……」

喬二已出手，迎面已一拳把男的擊倒在地上

女人哭叫着，奮不顧身上前抱着喬二道：「你饒了他吧……」

喬二無動於衷，一掌推開女人，拔刀撲向那男的。

突然，衝進來個十來歲的男孩，雙手抱住喬二的腿，大叫：「不要殺我舅舅……」

喬二兇性已發，一腳踢開男孩：「媽的，你想找死！」

男孩已被踢得整個飛起，一頭撞正牆壁，頓時頭破血流，昏死在地上。

這一阻，男的已趁機爬起，衝向門後抓起一條門槓，回身就向喬二撲來。

喬二揮刀迎戰，連連搶攻，逼得那男的手忙腳亂。

女人心知男的不是喬二對手，哭求道：「喬二，你要甚麼，我都答應，饒了他吧……」

喬二把臉一轉：「妳說的！」

女人道：「我說了絕對算數……」

喬二威脅道：「那麼妳跟我走！」

女人爲難道：「這……」

喬二獰笑道：「捨不得妳這漢子？」

男的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奮起全力，猛地當頭一棍擊下。

但喬二眼急手快，一閃身避開，幾乎同時，一刀戳進了男的腹部。

男的慘叫一聲，門槓脫手落地，雙目怒睜，嘴巴張得大大的，雙手急捧腹部，彎腰，緩緩倒了下來。

「啊……」女人一聲慘叫，撲向男的身上，失聲痛泣起來。

喬二冷冷地道：「現在妳沒有甚麼牽掛，可以跟我走啦！」

女人霍地站起，咬牙切齒道：「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我跟你拚了。」

她形同瘋狂，奮不顧身撲向喬二。

喬二把心一橫，握刀朝向女人胸膛，等她自己撞上刀尖。

就在同時，喬大趕到了房門口，後面緊跟着郭玉芬。

喬大驚叫：「老二……」

可惜遲了一步，刀尖已刺向女人胸脯，她抓住喬二胸襟的雙手，漸漸的鬆開，嘶啞地叫：「喬二，你好狠！」

突然口噴鮮血，女人癱倒在地上了。

洞房裡，一眨眼又是三條人命。

喬大痛心地叫道：「老二，你非殺他們不可？」

喬二指着那男的屍體道：「他搶了我的女人。」

喬大指着那男孩道：「這孩子也犯了你？」

喬二輕描淡寫地道：「他自己找死。」

喬大忍無可忍，上前狠狠的給他兩個耳光：「你不是人！」

喬二摸摸臉，齜牙咧嘴笑道：「哦，打順了手啊！」

喬大恨聲道：「我怎麼會把你養大的！」

喬二笑笑道：「不要裝好人，養大，我是照着你的模子長大的啊！」

喬大雙目怒睜，正要發作，郭玉芬上前把他抱住，勸道：「喬大，不要再說了，快離開這裡。」

喬二冷聲斥道：「嫂子，妳要學乖，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別過問。」

郭玉芬緘默了。

喬二瞥瞥她一眼，不懷好意地笑笑，開始在房裡收拾值錢的細軟……

* * *

荒山的破廟裡。

一堆火。

三個人，兩男一女，圍坐在火堆旁，各懷心事。

沉默，已經沉默了很久。

火光在跳動，映照着三張神情不同的臉孔。

喬大滿臉憤怒、憂慼，心裡在交戰着。

喬二不停地摸着下巴，不時偷

瞥郭玉芬，誰也不知道他在打甚麼主意。

郭玉芬是憂形於色，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她記住喬二那句話：「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別過問。」所以她不再表示任何意見，祇是保持緘默。

喬大突然打破沉默，喃喃道：「不錯，我闖過、混過，沒給你個好榜樣……可是，我終於收了心，不像你執迷不悟。」

喬二道：「我忍不下這口氣。」

喬大用樹枝把柴火一撥，道：「混，我不反對，但要混出個名堂，在洪澤湖一帶混出頭的，也大有人在，可不是你這種混法。」

喬二心不在焉，也不知聽進耳朶去沒有，他又在偷窺郭玉芬，火光映得她臉紅紅的，看上去更增添了幾分嫵媚。

喬大無心注意這些，他接下去道：「近年收成不好，要在洪澤湖這方圓百來里的地方混，確實是也不容易，大不了是混口飯吃，不愁溫飽，可是，做人必須能守、能等，早晚逢着機會，照樣能出人頭地，就沒像你這樣的，見拿就拿，見搶就搶，見殺就殺，唉！」

喬二忽地：「你不該把我弄出來。」

喬大點頭道：「我也覺得不該。」

喬二站了起來，道：「秦規押我到專員公署，這一去就註定我是一條死路，可是，我沒有逃走，也沒有求救，死有甚麼了不起，我認了。」

喬大抬眼看他：「你現在還可以自己回去。」

喬二强自一笑，道：「也許我會的，不過，如果讓我活，我就得照我的方法活，不然活着有甚麼味道？」

喬大深深嘆了口氣：「秦規沒說錯，你是沒有得救了。」

喬二翻翻眼：「談不上救不救，一個人要不能照自己方式生活，倒不如死了乾脆。」

喬大怒哼一聲，道：「這話你早說，就免得我費了一番手腳。」

喬二把肩聳聳，道：「現在也不遲呀！」

喬大霍地站起來，道：「這話是你說的？」

喬二笑道：「哈，嫂子在這兒也聽見了，不是我說的還有誰？」

喬大把手向廟門一指，怒道：「你走吧！」

喬二道：「你要我到那兒去？」

喬大怒道：「你愛去那兒，便去那兒，我可管不着。」

喬二似乎已吃定了他：「要走，一塊兒走。」

喬大斷然道：「有種的你就別拖累別人，走得出洪澤湖，是你運氣，走不了也要像條漢子，別讓人家把你看成了甭種，到那骨節眼上，乾脆的就自己了斷，免得人家動手。」

喬二怔怔的道：「爲甚麼？」

喬大振聲道：「這樣的話，對死去的人，對洪澤湖所有你認識的人，對你這個哥哥，都有了個交代。」

喬二道：「好，你的話我記住了，死活的都絕不讓你丟臉就是了。」

說完，他提起包袱就往外走。

喬大已對他絕望了，寒透了心，索性扭轉頭不去看他，喬二眞的獨自走了。

馬蹄聲響起，逐漸的走遠。

喬大一言不發，强忍着內心的痛苦，默默的坐了下來，把兩手伸近火。

沉默，他與郭玉芬相對無言。

火光跳躍，她發現喬大眼內，蓄滿淚水。

郭玉芬挨近了他，雙手摟住他的胳膊，柔聲道：「喬大，別說是兄弟，就算是父子，也不過是仁至義盡四個字，能回頭在他，不能回頭的也在他，你的心意已盡到，還能把他怎麼樣呢？」

喬大沉思着，淚水不自覺流下來。

郭玉芬又道：「喬大，我們還有我們以後的日子要過，回去耕田種地，將來有了收成……」

喬大突然站起，悲聲叫道：「我要把他找回來！」

郭玉芬的心往下沉：「喬大，你……」

喬大甩開她的手，形同瘋狂的衝出破廟：「老二，老二……」他的叫聲漸遠。

郭玉芬雙手掩面，傷心欲絕地痛泣起來，她感到極端的悲痛和絕望，因爲她已明白，在喬大的心目中，她是無法與喬二相比的。

儘管她全心全意地深愛着喬大，寧願奉獻一切，甚至於自己的生命，可是，爲了喬二，喬大仍然不顧一切，即使是犧牲了她也在所不計。

喬大去追喬二，已經去了很久。

郭玉芬已停止了哭泣，哭也沒用。

她全身發冷，心裡也有寒意，坐在火堆旁取暖，胡思亂想着。

突然間，廟門一聲輕敲。

她頓吃一驚，猛可抬眼，廟門是敞着的，外面沒有動靜。

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使她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兩個寒顫，但她强自鎮定，鼓足勇氣，起身走向門口，打算把殘破的廟門掩上。

手剛一伸，冷不防被捉住。

她一抬眼，發現她自己被喬二的手抓住，不由大吃一驚。

「你……」她用力想把手掙脫，但掙不開。

喬二緊抓着她的手，叫了聲：「小嫂子！」

郭玉芬驚聲道：「你……你沒走？」

喬二不懷好意道：「妳在這裡，我怎麼捨得走，嗯？」

郭玉芬急道：「喬大找你去了……」

喬二嗤之以鼻：「哼，他在山野裡窮叫，那不是找我，是故意叫給秦規的人聽，好把我抓去。」

郭玉芬用盡氣力，仍然未能把手奪回，她急了：「你，你快放手，喬大隨時會回來。」

喬二竟不在乎，笑問：「妳以前在那兒混的，模樣好像很熟，我們是不是在那兒見過？」

郭玉芬掙不脫，祇好回答道：「我是莊稼人。」

喬二以貪婪的眼光盯住她，道：「莊稼人，我不信，莊稼人會跟喬大泡上了，是他逼妳的？」

郭玉芬連連搖頭：「他沒有逼我，是我情願跟他的……」

喬二又齜牙咧嘴的笑道：「他眞走運了，趕明兒也替我找一個莊稼人吧！」

郭玉芬想機會脫身，祇得敷衍道：「成，祇要你決心學好，包在我的身上。」

喬二道：「要替我找，就得找個似妳這樣的，臉蛋兒、身段，皮膚，連生氣和笑起來，都得跟妳一模一樣的……」

郭玉芬突然用力一掙，出其不意地掙脫了，轉身逃向火堆後。

喬二哈哈大笑，一步一步的逼過去。

她繞着火堆躲避，喬二毫不放鬆，也繞着火堆逼她。

郭玉芬嬌喘着道：「喬二，你哥哥爲了你，每晚都睡不着……」

喬二放浪形骸地大笑道：「他睡不着不是爲我，是妳讓他睡不着呵，哈哈……」

郭玉芬無暇理會他的輕薄，又道：「喬大爲你仁至義盡，你也該爲他想想，趁早離開洪澤湖，到別處去闖天下，何必連累他……」

喬二不再進逼，突然拔刀在手，舉向胸前道：「好，我乾脆自己了斷，免得使你們受累。」

郭玉芬見狀大驚，情不自禁的驚呼：「喬二，你不能……」

她以爲喬二眞要自戕，急忙繞過火堆衝上前去把他握刀的手臂緊拖着。

不料喬二出其不意，趁勢將她一抱，摟進懷中，狂笑不已。

郭玉芬這才知中計，頓時又驚又怒，羞憤交迸，急得滿臉通紅，拚命掙扎道：「喬二，我是你哥哥的人……你不能……快放手呵！」

喬二毫不顧忌，笑道：「兄弟不分家，他的就是我的，哈哈……」

她盡力掙扎，兩人滾倒在地上，玉芬急得連蹬帶踢，兩手亂抓。但喬二身強力壯，撲壓在她身上，動手撕開她的胸襟，露出一片雪白的酥胸。

他一雙賊眼，貪婪地盯住她的胸脯，獰笑道：「嘻嘻嘻，難怪喬大整個都變了樣，都是妳這身細皮白肉，把他弄得不像男人，更不像以前的喬大啦！」

郭玉芬精疲力盡，嬌喘呼呼：「喬二，你要……怎麼樣？」

喬二的手伸向她胸前，道：「我要看看妳究竟有多大的勁，能把喬大一個鐵錚錚的漢子，磨成軟不拉鷄的窩囊廢！」

他一使勁，撕開了綉花紅緞的肚兜，跳出赤裸裸的豐滿雙峯。

「啊！」郭玉芬尖聲高呼道：「你……你……」

喬二的眼睛已突出，瞪着那誘人的地方，全身慾火已上升，熾燃了起來。

她又拚命的掙扎，但無濟於事，喬二的手，已襲向雙峯，毫無顧忌地在活動了……

郭玉芬再也用不出力，急得痛泣了起來：「喬二，我是你哥哥的人……他對你仁至義盡……」

喬二的手仍不停，把臉湊上她道：「我也不會虧待妳，小嫂子，我實在喜歡妳，反正肥水不流別人田，咱們樂一樂，妳又少不了一塊肉啊！」

郭玉芬情急道：「天下女人多的是，你何苦……」

喬二無動於衷，他喪失理性，形同瘋狂，摟住她一陣狂吻，從臉頰吻到頸部，繼續吻向那片雪白的酥胸……

她痛泣着，哀求着，掙扎着，但一切都阻止不了喬二的瘋狂。

一把短刀！

刀就在附近，是剛才喬二抱住她時丟下的。

可惜距離差了尺許，她的手抓不到，於是情急智生，忽道：「喬二，你，你眞的喜歡我？」

喬二抬起頭道：「難道還會假的嗎，當我看妳第一眼時，就覺得妳對上我的胃口了。」

郭玉芬故作嬌羞道：「那麼……我依了你呢。」

喬二喜出望外地道：「我絕不虧待妳的。」

郭玉芬遲疑了一下，道：「可不能讓你哥哥知道，否則我寧可一

死，也絕不讓你碰一下！」

喬二信以爲眞，笑道：「我懂，常言說得好，十個女人九個肯，就怕男人嘴不聽，我怎麼會讓喬大知道，除非我想挨他一刀！」

他已迫不及待，動手去脫她的衣褲。

郭玉芬急道：「眞沒見過你這樣猴急的人，總得讓我起來，把衣服脫了……」

喬二心花怒放，樂不可支地笑着站了起來。

不料郭玉芬突然一個滾身，已伸手抓到了這柄短刀，撐起身來，使喬二出其不意地一驚。

喬二微微一怔，笑道：「小嫂子，想不到妳還會跟我要花招，嘿嘿，刀子不是女人家玩的，小心割破妳那雙嫩手，我可會痛心呵。」

他猛笑着，向她逼進一步。

郭玉芬疾喝：「站住，你再進一步，我殺不了你，可殺得自己呀！」

喬二聳聳肩，又搖搖頭道：「何苦呢！我又沒碰過妳……啊！」

郭玉芬一回頭，喬二趁機上前，飛起一脚，踢飛了她手中的短刀，等她發覺中計已遲了，再度被喬二摟住，整個身體壓了下去。

喬二得意忘形地狂笑道：「小嫂子，妳要玩花招，以後可得跟我多討教討教啦。」

這次郭玉芬不再掙扎，恨聲道：「好，喬二，人是你哥哥的，你要怎麼樣糟蹋便怎樣糟蹋，反正過後，你不能成天守着我，我早晚是一死，對得起喬大就是！」

喬二扯住了她褲腰的手，突然停住了。

抬眼一望，郭玉芬雙目緊閉，淚水不斷地湧出。

袒露着赤裸裸的雙峯，對喬二是無比的誘惑，可是這一刹那間，却慾念全消。

他喃喃地道：「好，好，我明白了，我早就應該明白的，難怪喬大肯收手不再混了，有妳這樣的女人，我也會收心……過着再苦的日子也是值得。」

郭玉芬仍然躺着，雙目緊閉，湧出更多的淚水。

喬二放開了她，站了起來，沮喪道：「小嫂子，我對不起妳，妳別記在心中，就當遇上了瘋狗，我不是人，是畜牲！」

郭玉芬仍在飲泣。

喬二看看她，又道：「我走了……也許在管鎮落個脚，不會呆久，說不定一兩天就出洪澤湖……告訴喬大，不必再找我，那犯不着，以後我們各走各的，有一天我喬二混發了，自會來找你們，否則挨刀，挨槍子我都認了。」

一扭頭，衝出了破廟。

郭玉芬雙目急睜，見他已奪門而出，張口欲叫，却發不出聲。

她奮力地爬了起來，抬頭一看，才發現胸懷大敞，袒露着赤裸裸的雙峯，急以雙手抓肚兜，掩住胸口。

想起剛才的情景，使她猶有餘悸，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賊性獸行　心狠手辣

喬二竄進樹林，解開拴在樹下的馬。

正待牽馬出林，突聞附近一聲疾喝：「喬二！」

他暗自一驚，站着，蓄勢似待。

眼光一閃，週圍閃身出現五六個聯保隊員，爲首的隊員振聲道：「喬二，光棍些，免得我們動手。」

喬二力持鎮定，怒問道：「喬大的風？」

隊員道：「用不着，洪澤湖邊你跑不了的。」

喬二冷冷一笑：「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嗎？」

隊員無暇跟他鬥嘴，一聲令下：「一齊上！」

五六個隊員齊齊發動，向喬二展開圍攻，他們腰間都插着短槍，但奉命要抓活的，是以誰也不敢貿然動用傢伙。

好在他們都練過拳脚，雖然不上行家的眼，倒也湊和着過得去，仗着人多勢衆，憑他們這兩手抓犯，還是綽綽有餘。

可是，現在的對象不是普通犯人，而是殺人不眨眼的喬二。對這個玩命的角色，誰也不敢大意。

幸好喬二的刀丟在破廟裏，剛才匆匆離去，忘了帶走，否則，這幾個聯保隊的隊員眞不堪一擊。

雙方都是赤手空拳，這一交手，全看拳脚上的眞功夫了。拳來脚往，一場惡鬥在林中展開了。

喬二是情急拚命，豁出去了，出手毫不留情。

其實他不拚命時，也是心狠手辣，成了習慣，現在是生死見眞章的關頭，一旦落在聯保隊的手裏，那就是死路一條，他還能不全力以赴！

聯保隊員採取圍攻之勢，先聲奪人，加上吶喊助威，更顯得聲勢浩大。

但喬二是嚇唬不住的，在他眼中看來，對方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他的身手果然不凡，開始是保住守勢，穩住陣脚，當那爲首的隊員被他一脚踢倒之後，立即反守爲攻，還以顏色。

情勢突然一變，喬二連連搶攻，把幾名隊員打得落花流水，一個接一個地負傷倒地，最後全都躺在地上了。

喬二不管他們死活，趕去奪回驚走的馬，跳上馬背就飛奔而去。

一名隊員拔出短槍，舉槍欲射，却被為首的喝阻：「別開槍，隊長要活的！」

隊員收回短槍，抱怨道：「隊長是存心給我們出個難題。」

另一個隊員爬起身來，接口道：「隊長該不是存心放他一馬吧？」

為首的正色道：「你們都錯了，隊長是為了要無愧的面對各家苦主有個交代，不想讓他死得太痛快。」

就在這時，馬蹄聲由遠而近……

秦規帶着四名武裝隊員飛騎趕了過來。

為首的忙不迭上前，報告道：「隊長，喬二又跑了。」

秦規急問：「向那個方向跑的？」

為首的隊員朝林外山路一指，說道：「那條小路……」

秦規追問道：「喬大跟他在一起？」

為首的隊員道：「沒有，他放單的。」

秦規望着那條山路，沉思了一陣，微微點頭道：「這個方向嗎，他準是直奔管鎮去了！」

一隊員道：「跑了的朱天貴，也窩在管鎮……」

秦規當機立斷：「好，我們去管鎮。傳話給各路分隊，在管鎮集合！」

隊員們齊聲應命：「是！」

秦規補充道：「這回無論如何，誰遇上了喬二，得手就殺，我不要活的了。」

隊員唯唯應命，各人臉上都流露出詫異之色，似乎不敢相信，秦規會突然改變了主意，發出這格殺勿論令。

為首的隊員忽道：「隊長萬一喬大跟他在一起……」

秦規鐵青着臉道：「誰撞上誰就給他帶話，教他最好躲開喬二些。不然就教他弄枝槍別在腰裏，帶着他的兄弟往天邊走，愈遠愈好，千萬別教我遇上，撞上了我就不能活。」

隊員們相顧愕然。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秦規連自己的磕頭兄弟喬大也翻臉不認了，由此可見，他對喬二恨之入骨，矢志要得之而後甘心，即使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天色已微明，遠處天空泛起了一片魚肚似的灰白，而秦規的臉色却是鐵青的。

* * *

喬大仍然帶着郭玉芬，連夜馳馬趨到管鎮去。

管鎮很熱鬧，街上行人熙攘，到處都是飯館和店舖，喬大早年就在這兒混過，生意人多，油水足，混混兒只能在此站得住脚，混個溫飽絕不愁的，三年五載，混出個小局面，也並不難事。

但他終於洗手不幹，放棄了這個機會。

改變喬大的一生的，固然是受了秦規的影响力，但眞正能使他收心原因，却是那年在管鎮遇上了郭玉芬。

這莊稼出身的純潔少女，為了家鄉修成不好，又遭父母雙亡巨變，不得不隻身外出謀生。

她久已响往管鎮的繁華熱鬧，一心想闖一闖，或許能謀個出路。

結果來了這裡沒兩天，就病倒在小客棧裏。

身上帶的盤川有限，半個月下來，已是囊空如洗，最後不但把點細軟當的當，賣的賣，還被歹人騙去賣身在娼門裏。

一入娼門，憑妳是三貞九烈的女子，也經不起老鴇的軟硬兼施手段，到最後還是被迫就範，乖乖接客了。

郭玉芬也一樣，開始是死不從，結果在老鴇的淫威之下屈服，仍然逃不出賣肉的命運。

在老鴇安排下，找了個土財主來「開彩」。

土財主年已近六十大關，家中兒孫滿堂，却專喜歡這個調調兒，凡是堂子裡有「新貨」總找他來「開彩」，嚐個新鮮，而且樂此不疲。

人有各種嚐好，這也是其中一種。

反正他是當地的土財主，有的是錢，大爺喜歡花錢玩十七八歲的「原封貨」，誰也管不着。

這些年來，「初夜」喪失在他手中的姑娘，以最保守計，最少也有個百兒八十的，甚至還不止，偏偏他腦滿腸肥，天生一副猪相。

照相書上說，猪是大富大貴的，但鴇兒愛鈔，姐兒愛俏，任何一個姑娘見了他這副尊容，也會倒足胃口。何況是初入風月場中的郭玉芬。

叫她把清白的身體，任由這土財主蹂躪，那是她寧死也不從的。

土財主惱羞成怒，仗着有財有勢，竟召來一批當地流氓地痞，把郭玉芬全身剝光，要讓七八個彪形大漢輪流姦污，作為被拒的報復。

娼館的人，慑於他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

郭玉芬更是無力反抗，全身一絲不掛，被四五個大漢拉開手脚按在地成了個大字形。

她如同待宰的羔羊，一切任由人家宰割。

就在千鈞一髮的當兒，闖進來了喬大。

他並不認識郭玉芬，但她在呼救無門的絕境中，突然大聲向喬大呼救。

喬大對土財主的手段，實在看不過眼，當即挺身而出，喝阻這場醜劇的演出。

雙方頓起衝突，大打出手。

整個娼館，頓時鷄飛狗走，驚亂成一片。

恰巧秦規一批聯保隊部人馬經過，據報趕來鎮壓，才使一場狠鬥終止，沒有發生傷亡。

土財主在聯保隊闖入時，早已趁亂溜之大吉，秦規派人去找他也避不見面。

喬大就此結識了秦規，加上郭玉芬的影响，喬大毅然決定，洗心革面。

他帶着郭玉芬離開管鎮，遷往洪澤湖，過了兩年安份守己生活，直到半個月前，突然獲悉多年不見的喬二，在洪澤湖闖下了大禍，搶劫當舖連傷七命，最後拒捕受傷，終於落在聯保隊手上，又粉碎了他和郭玉芬的平靜日子。

聯保隊的隊長是秦規，也是喬大的磕頭兄弟。

然而，喬大不能為喬二去求情，也沒有臉去見秦規。

秦規派人去找喬大，但他避不見面。

家門不幸，出了這麼個兄弟，任何人也會感到慚愧，況且，喬二是他從小帶大的。

喬大為了不見秦規，悄悄帶着郭玉芬避住在山間的小屋。

三天前，聯保隊大門口貼出了告示，公佈喬二已經由專員公署判處死刑，定於三月後斬首示衆以儆效尤。

喬大驚獲此消息，整整考慮了兩天兩夜，最後還是為了手足之情，終於決定不顧一切，冒險親往救出了喬二。

現在後悔也遲了，如今，喬二又走了，聯保隊又在追緝他。

唯一的希望，是搶先一步，在聯保隊之先趕快找到喬二，促他遠走高飛。

根據喬二於破廟中，臨走時向郭玉芬所說的，喬大判斷他很可能會來管鎮逗留。

因為喬二在此鎮混得很熟，又利用喬大過去的關係，結交上一批酒肉朋友。

喬二雖不可能在管鎮扎根，但他眞想遠走高飛，到別處去另闖天下，就勢必要多弄點盤川。

管鎮市面好，油水足，這對喬二是極大的誘惑。

喬大就怕這一點，擔心喬二會臨去秋波，再去管鎮幹上一票，因此他馬不停蹄，連夜趕了來。

管鎮一切依舊。

但在喬大的感覺上，却是江山依然，人物全非。

一別兩年，滿街熙攘的人羣，似乎找不出一張熟悉的面孔了。

他們牽着馬，隨着人潮向前走。

喬大一路東張西望，希望能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喬二的臉。

結果很失望，那張喜歡齜牙咧嘴怪笑的臉，始終未曾出現過。

人疲了，馬也乏力了。

他們找了一間飯館，把馬交給伙計去餵草料。

饅頭夾醃牛肉，好香。

喬大和郭玉芬餓了，可是拿起來却吃不下去。

郭玉芬自己毫無食慾，却勸他：「喬大，吃不下也勉强吃點吧！」

喬大點點頭，咬了口饅頭，食而不知其味的嚥下肚子去，忽然道：「說不定他沒來這裡。」

郭玉芬道：「是他自己說的。」

喬大追問：「他還說些甚麼？」

郭玉芬默然。

喬大再問一句：「他還說了些甚麼沒有？」

郭玉芬吶吶道：「沒……沒有了。」

喬大以懷疑的目光，逼視着她：「眞的甚麼都沒說？」

郭玉芬遲疑了一下，始幽幽的道：「他說……他不願連累你……」

喬大忿聲道：「這狗東西，居然……」他正說之間，突然把話止住，眼睛盯住門口。

郭玉芬情知有異，回頭一看，門口正站了個獐頭鼠目的漢子，在東張西望。

她不認識此人，把頭湊近喬大輕問一聲，喬大告訴她，是聯保隊的。

郭玉芬暗自一驚：「咦！噢……」

那漢子已發現了他們，走到桌子前來打招呼。

向喬大直截道：「見到了喬二沒有？」

他說着一跨腿，逕自在長櫈上坐了下來。

喬大遞個熱饅頭給他，表示敬客。

他也毫不客氣，接過了去咬一口，沒嚼二下就吞了下去。

然後瞥了郭玉芬一眼，故作神秘地道：「喬大，漏子捅大了啦！」

喬大暗吃一驚：「哦？」

郭玉芬忍不住，問了句：「怎麼了？」

那漢子鄭重其事道：「鎮洪澤傳出了話，誰遇上了喬二，得手就

殺，他不再要活口。」

喬大和郭玉芬同時一驚，相顧愕然。

漢子看看他們的反應，接着道：「他還教你弄支傢伙別在腰裏。」

喬大愕然問：「這話是甚麼意思？」

漢子道：「我是灶老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鎮洪澤這回是眞火了，他要你最好躲開喬二遠一些，要不就帶他遠走高飛，千萬別讓鎮洪澤撞上，撞上了準死不活。」

喬大急問：「他人在哪兒？」

漢子道：「眼綫已先到了，他的大隊人馬隨後就趕來了。」

喬大把眉一皺，道：「你聽到喬二的消息了嗎？」

漢子壓低嗓門道：「道上，有人看見，他快馬直奔羊城去了。」

喬大道：「去了羊城？」

漢子道：「他打的是如意算盤，以爲過了羊城，就不屬鎮洪澤的地境界，那兒比較安全。」

喬大懷疑道：「他在羊城人生地不熟，去那裡投靠誰呀？」

漢子道：「跟他同牢的有個朱天貴，那傢伙的根紮在羊城，開了間洪慶樓，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此地有個窩，專販黑白貨色，前些日子就在此地落的網。」

喬大想起了那個人，問道：「姓朱的也跑掉了？」

漢子點點頭：「這兒沒見他的影子，大概沒來落脚，直接回羊城了。」

喬大心中有數，不動聲色道：「兄弟，承你報這個信，我姓喬的記住了。」

漢子笑道：「哪兒話，人在外邊走，哪兒不交朋友？」

他站了起來，抓着吃剩的饅頭告辭而去。

郭玉芬急問道：「我們要趕去羊城？」

喬大把頭一點，召來伙計算賬，付了錢就走。

既知喬二的行踪，那怕秦規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絕不會改變去羊城的意念。

* * *

羊城，比管鎮更大，也更繁榮熱鬧。

鴻慶樓是城裏著名的銷金窩，吃、喝、嫖、賭樣樣俱全。

這兒管事的是金小江，人家叫他金管事。

他是朱天貴的心腹，在鴻慶樓要管的事確實不少，除了「紅花老六」之外，誰都聽他的。

華燈初上，正是他最忙碌的時候。

喬二的衣著並不起眼，他却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大剌剌的道：「朱老闆在嗎？」

朱天貴犯了案，被抓進聯保隊，這在羊城是轟動的消息，幾乎無人不知。

他却跑去要找朱天貴，豈不是孤陋寡聞。

伙計正在茫然無從回答，正好金小江走來，打量了這陌生人兩眼。

喬二又重複一句：「我找朱老闆。」

金小江這才上前，輕聲問：「老兄，朱老闆在鎮洪澤那裏，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找他？」

喬二把眼珠一睜：「嗯，他還沒回來？」

金小江强自一笑，道：「開玩笑，鎮洪澤不放人，他能回得來嗎？」

喬二道：「那麼，這兒是誰管事？」

金小江摸不清他的來頭，答道：「老闆不在，由小弟我代管，鄙姓金，小名小江，請老兄多指教。」

「金小江？」喬二對這名字似覺耳熟。

金小江道：「請問貴客你……」

喬二道：「我跟朱老闆有個約會，他不在沒關係，給我個房間，我等他。」

金小江詫異地說道：「這……他可說不定幾時才能回來的，貴客尊姓大名？」

喬二道：「我姓喬。」

金小江忙道：「哦，喬大爺！」

喬二加以更正：「錯了，我是喬二，當不起大爺。」

金小江暗自一驚，改口道：「哦，哦，喬二爺。」

正在這時，忽聽一聲嬌滴滴的聲音：「金管事的。」

接着門簾一掀，走出個花枝招展的嬌艷女人，使喬二眼前一亮。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倚門而立，明明看見了喬二，却故意問：「誰要找朱老闆？」

金小江道：「是這位貴客，喬……喬二爺。」

紅花老六祇瞥了喬二一眼，轉身就回房裏，放下了門簾，似對這貌不驚人，衣衫不整的人物毫無胃口。

喬二却不以爲忤，反而對這女人發生興趣，尤其是她那一身打扮，也比郭玉芬更俏麗、更嬌艷，也更令人銷魂。

他兩隻眼盯着門簾，看出了神。

金小江心中在暗笑，招呼道：「喬二爺，請，樓上替你開間雅房。」

喬二這才收回了眼光，隨着金

小江登樓，邊走邊問：「那娘兒是甚麼人？」

金小江道：「是這兒鼎鼎有名的紅花老六。」

喬二聽得心癢癢的道：「紅花老六？好名字。」

上了樓，金小江親自招呼喬二入房。

好一間雅房，佈置得精緻華麗，壁上掛着兩幅春色無邊、古色古香的巨畫：一幅是貴妃沐浴，另一幅是美女春睡圖，畫中裸女栩栩如生，更使房中滿室生香，平添無限春意。

喬二心神旋搖，不禁問道：「金管事，這兒有點甚麼消遣？」

金小江神秘一笑：「二爺，你說是那一門？」

喬二毫不含蓄，直截了當道：「男人喜歡的調調兒。」

金小江道：「有，你先歇着，交給我辦，包你二爺滿意就是。」

兩個男人相對發着會心微笑，這種心理，充份顯示出人類的原始獸性，和孽根性。

金小江出了房，立即下樓，趕到紅花老六的房間。

紅花老六劈頭問：「那小子是甚麼來頭？」

金小江輕聲道：「他說跟朱老闆有約，自稱是喬二，好像沒聽過有這一號人物。」

紅花老六不屑地道：「哼！八成是那兒跑來個混混兒，想來這裏打主意的。」

金小江把胸膛一拍：「放心，我對付得了，先摸清他的底細，眞要是那話兒，包管教他吃不完兜着走。」

喬二是個急性子，等不及金小江替他安排，他自己去找消遣。

呼吆喝六，劈劈啪啪的骨牌聲，對他是具有吸引力的。他的一生，除了女人之外，最能誘惑他的就是賭。

他不但精於賭，更懂得五花八門的門道和手法，可惜洪澤湖一帶，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手，沒人再跟他賭，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是個陌生地方，連他報出了名，金管事居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道他喬二是何許人物，足見這兒的人是多麼的孤陋寡聞。

既然沒有人知道他的來龍去脈，他自然不願意錯過這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

於是，他逕自循聲摸到了樓下的賭場來。

場子裏好熱鬧，呼吆喝六之聲不絕於耳。光滑的桌面上，骨牌的聲音又響又脆，加上搖寶的骰子在碗中撞擊聲，贏家的歡呼喝采聲和輸家的叫罵嘆氣交織成一片。

熱鬧混雜，亂哄哄的——這就是賭場的景象。

喬二最拿手的是牌九，他擠近了這一桌來。

賭場的牌九分兩種，一種是永遠由莊家當莊的，任由賭客押注，大小牌九，不過，一般賭場都不推大牌九，小牌九比較乾脆，沒有和的，而且一翻兩瞪眼，輸贏立判。

另一種是任何賭客均可推莊，輸光了走路，贏足了「上山」。繼續推也成，這種場面比較受歡迎，因爲在賭客的心理上，莊家是賭場的人，這裏面總有「鬼」。

但這種賭抽頭較重，無論莊家或閒家，贏了都得抽，賭場派有專人負責在桌上抽頭，這兒兩種場面都有，一邊一桌，任由賭客選擇。

喬二選的是「流水莊」這一桌。

他暫時按兵不動，祇在一旁觀看，連押都懶押。

牌九一副一副地推，有吃進，賠出……

莊家的手氣欠佳，一連賠三，最後未賠就推了莊。

他懊喪而氣憤地站了起來，急聲道：「媽的，今晚這雙手，就好像摸過女人的褲襠！」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一陣轟笑！

桌旁負責抽頭的在吆喝，道：「那位要推莊？」

原來的莊家已垂頭喪氣的走開讓出了位子。

喬二接口道：「我來推一莊。」

大家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

有人打趣道：「你摸過褲襠沒有？」

又是一陣嘩然大笑。

喬二沒出聲，拆開嘩啦啦散落一堆的銀圓。

每封五拾圓，兩封就是整整一百大洋。

這是他在單溝，殺那「相好的」一家三口後，臨走從洞房順手牽羊搜獲的。

賭場中這些人可不知道，看他這身裝束，還以爲他是經商路過的豪客。

他不慌不忙，把銀元分成整整齊齊的四堆，才慢條斯理他開始翻牌，洗牌。

牌洗好，砌好，推出一條四副。

喬二抓起兩粒骰子，吆喝起來：「下注，下注，各位多多捧場，莊家盡枱面上賠……」

賭客紛紛下注了，枱面不大，三門總共不過二三十銀元，大家似乎是在保留實力，要看看這把新手風水。

這頭一把，喬二就來了個通賠。

一陣歡呼之後，賭客又紛紛的下注了，這次的賭注增加了一倍。

就在這時，紅花老六來到了這張賭桌，悄悄站在圍聚的一羣賭客身後，默默的注視着喬二。

她已看出這個陌生人有點門路，洗牌、碼牌、開門、擲骰子的手法都很笨拙，顯然是故意做作，好讓人家以爲他是不精此道的生手。

一般的職業賭徒，絕不會當衆露兩手熟稔的技術，因爲他們進賭場的目的是在贏錢，而不是博取喝采。

喬二，在紅花老六的眼中看來，完全像個專吃賭場的郎中。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把來了個吃大賠小，接着第三把，第四把來個全通吃。

賭客們紛紛咒罵嘆氣。

紅花老六仍在冷眼旁觀。

喬二又開始洗牌，嘴裏咕嘀着：「哈哈，想不到我這雙摸過女人褲襠的手，居然還能贏錢……」

有個輸急了的，正好有氣沒處出，道：「媽的，難怪牌上一股騷味，霉氣！」

旁邊一個接了口道：「那我們回去都得洗洗手呵。」

又是一陣轟然大笑。

喬二若無其事，碼牌、推牌、開好門，把兩粒骰子朝手裏一抓，等待下注。

管抽頭的幫着吆喝：「下注，下注，大家下呀！」他自然希望場面熱鬧，注押得愈大愈好，反正誰輸誰贏不必管，賭場穩有進賬。

牌九繼續推下去……

接着幾副通吃，使得所有的賭客全輸得冒火，紛紛加注，嘀咕咒罵起來……

「邪門！」

「有鬼吧！」

「媽的，我就不信這個邪。」

紅花老六冷眼旁觀，這一把押的注碼很大，三門加起來，起碼有三百大洋以上，尤其是天門，不但有幾個二十、三十銀元的大注，還有鈔票，現款輸光的輸得脫下金戒子押注。

喬二心猶未足，還在等，心中却在暗笑，愈賭愈過癮，最好把整個人都耗上去！

一個傢伙在全身摸了半天也摸不出一文，最後總算摸出了兩張當票，臉紅耳赤地問：「老兄，這個能不能押？」

喬二一看：「當票？」

那傢伙情急道：「一幅唐伯虎眞跡字畫，一件乾隆瓷器，祇當了二十銀元，能押我算再押十個銀元，贏了照賠，輸了當票歸你，贖出來最少可以賣個百兒八十的怎麼樣？」

喬二笑道：「成，還不知誰贏誰輸，誰要能拿出老太太的裏脚布，我這莊也照押。」

嘿，眞夠意思，好像他是贏定了！

沒有下注的了，喬二把手一抬，喝道：「殺！」

骰子擲在光滑的桌面上，連動都未動，一對骰子屁股朝天──兩點。

他剛呼出一聲：「二順……」

突然有人叫道：「這骰子有鬼！」

喬二抬眼瞪着那人：「怎麼？」

那人急聲道：「骰子根本沒動。」

立刻有幾個附和地道：「對，動都沒動，有鬼，有鬼！」

「骰子上一定有門道！」大家起鬨，紅花老六冷眼旁觀。

喬二却笑道：「不算就重擲成了吧！」

大家都沒有反對，喬二抓起骰子重擲，隨手一丟，這次兩粒骰子如同兒童的「地陀」似的，在桌面上轉個不停。

幾十隻眼睛，瞪着他轉，轉……

骰子終於停了下來，變變點子，一個么，一個六，加起來是七點。

喬二故意地問道：「這個點子算不算？」

點子既然變了，大家沒有話說。

喬二這才把手一伸，叫道：「好，七出自拿三，天門頭一方！」

他等三家都把牌抓走了，才落手抓回自己的一副。

幾十隻眼睛，集中在三家手裏的骨牌上。

這眞是緊張，焦急的一剎那……

順門的牌翻出來，押那一門的齊聲歡呼：「哇！天槓。」

天門亮出的是「仁子九」，又是一陣振奮的歡呼叫道：「地子八」。

喬二等三家牌全翻開了，他才抓起一張骨牌，不看，祇揑在手中，用指用力一摸。

放下這張牌，又抓起另一張來摸！

幾十隻眼睛，全神貫注他的臉上，看他的表情。

他摸第一張時，故意把眉頭一皺，似乎這點子很難配出理想的牌。

摸另一張時又一皺眉，大家正暗自高興，不料喬二笑笑道：「眞不好意思，又是通吃！」

大家異口同聲道：「通吃？」

他們似乎是不相信，三門都這麼大的點子，仍要輸給莊家。

可是喬二把牌一亮，全桌全傻了眼，一個個的目定口呆。

莊家竟是小雜五一對。

亂哄哄的咒罵和嘆氣聲中，金小江悄然來到了紅花老六身邊。

她一施眼色，金小江立即走開，招呼場子裏的打手和保鏢，分佈在那張賭桌的周圍。

喬二嘴裏唸着，「對不起，對不起！」

雙手伸出要收回枱面上贏的錢，突然一隻細嫩的手伸了過來，按住桌面道：「慢着。」

喬二抬眼一看，擠在順門的竟是紅花老六，他怔了一怔，道：「妳……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不屑道：「呸，紅花老六不是你叫的！」

喬二不以爲忤，笑問道：「那該怎麼稱呼？」

紅花老六冷聲道：「叫我姑奶奶。」

喬二哈哈大笑道：「成！姑奶奶，我一進門就看上妳了。」

紅花老六道：「你也沒有問問我，是不是看上了你呢？」

喬二又齜牙咧嘴，笑得有點勉强，也很尷尬。

紅花老六又冷冷的道：「我要『圓』一把。」

喬二問道：「怎麼『圓』法？」

紅花老六道：「輸了算我的，前後加倍。」

喬二道：「贏了呢？」

紅花老六道：「送你一個字。」

喬二接口道：「睡！」

紅花老六冷哼一聲：「你配？山外有山，哪兒山高你奔那兒，給我『出』去。」

大家看着紅花老六挺身而出，心知道有熱鬧可看了，一個個都等着看，連其他賭桌上的賭客，也紛紛停手圍向這一桌來。

保鏢和打手們已蠢蠢欲動。

喬二眼光一掃，道：「好，圓一把就圓一把，反正桌面上的錢是贏回來的，不過，話說在先，我再贏，要人，錢嘛，不管多少，連本帶利妳都拿去。」

保鏢和打手們已圍了過來，却被紅花老六的眼光制止，她眼一翻：「想拿錢買你姑奶奶？」

喬二在衆目睽睽之下，毫無顧忌的抓起她的手，另一隻手按在她光滑的手背上輕撫起來。

「啪！」地一聲，紅花老六出手很快，一巴掌狠狠的摑在喬二的臉上。

喬二感到意外地一怔，臉通紅，脖子也粗了，兩隻眼睛幾乎冒出火來了。

但他沒有立即發作，仍然執着她的另一隻手道：「哦，錢罷了，算得甚麼！」

紅花老六把手往回一奪：「哼！姑奶奶見的比你多。」

喬二終於惱羞成怒，道：「那麼這個呢？」說話和動作幾乎同一時間，一撩衣，抽出一把今天剛進城買的匕首，「篤」地一聲筆直的插在桌上。

大家爲之一驚，紛紛退避，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紅花老六却置之一笑，道：「這玩意更見得多了，嚇嚇你媽去，姑奶奶別說刀，斧頭也挨劈過，命大死不了的。」

喬二平生沒受過這種氣的，尤其是在女人面前。

可是今晚遇着了紅花老六，竟使他在衆目睽睽之下，弄了個下不了台。

這個臉實在丟得太大啦，他忍無可忍，霍地站了起來，怒道：「妳……」

紅花老六看都不看他一眼，把頭扭過去，吩咐一個小伙子：「小甩子，把枱上的錢收起，拿到門口站着。」

那小伙子恭應了一聲，急忙照辦，拿個錢袋來，把枱上的銀元鈔票，全部裝進去，走向門口。

喬二臉已鐵青，咬得牙關格格響。

紅花老六視若無睹，再一扭頭道：「金管事。」

金小江趨前恭應道：「在！」

紅花老六吩咐道：「送客。」

金小江向打手們一施眼色：「六奶奶吩咐送客。」

打手們齊聲呼應道：「過來。」

喬二再也按捺不住了，狂喝一聲，一脚踢翻大方桌，驚得全場一片大亂。

打手們一湧而上，將喬二團團圍住。

喬二也不去拔起插在桌上的匕首，隨手抄起一把長板櫈向那些保鏢和打手攻去。

雙方正要大打出手，突見一人趕到，衝進賭場急喝：「住手！住手！」

保鏢和打手先停手，喬二回頭一看，想不到及時趕來的正是朱天貴。

喬二冷冷一哼，道：「你來得正好。」

朱天貴忙不迭的陪笑臉：「嘿嘿，喬二，兄弟繞的是遠路。」

喬二又是一聲冷哼，朱天貴一轉臉怒斥道：「你們這些人有眼不識泰山，有眼無珠的兔崽子，連喬二爺也敢動，還不快向二爺賠罪？」

打手頭目祇好上前，一抱拳道：「弟兄們有眼不識泰山，二爺，你多包涵。」

喬二置之一笑：「我也沒料到，鴻慶樓竟有這麼大的排場。」

朱天貴忙打圓場：「誤會，自己人，沒甚麼說的，咱們裏邊去

談。」

喬二不便再計較，由朱天貴親自招呼走出賭場，走過紅花老六身邊，喬二衝她齜牙咧嘴一笑。

紅花老六怒哼了一聲，扭頭便走。

大家看朱天貴對喬二如此禮待，實在摸不清他是甚麼來頭，不免交頭接耳竊竊私議起來。

金小江忙招呼着場子：「各位貴客，沒事了，沒事了，繼續玩吧！」

經過一場糾紛後，男男女女的賭客，又繼續賭了。

朱天貴剛把喬二帶進房，小甩子也跟着進來，把錢袋雙手奉上。

他執禮甚恭，說道：「二爺，這是你的！」

喬二把手一揮：「拿去，賞給場子裡的那班兄弟。」

朱天貴見小甩子在發楞，斥道：「還不快謝過二爺？」

小甩子連連哈腰：「多謝二爺，多謝二爺。」

他一步一步的倒退出房，朱天貴把門關上，推上門閂，才回身輕身道：「二爺，風聲好緊吶！」

喬二道：「那還用說，要不我怎會投奔你朱老闆呀！」

朱天貴皮笑肉不笑：「那兒話，那兒話，投奔說得太重了，這也算你我哥兒的緣份。」

喬二兩手一攤，道：「我可是空手來的。」

朱天貴道：「笑話，兄弟還會跟你計較這個，誰教咱們是同牢同房的難兄難弟，自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喬二道：「那晚上你說的話可當眞？」

朱天貴不加思索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鴻慶樓你有一半。」

喬二滿意地笑笑，忽道：「我想討個小賬。」

朱天貴一怔道：「小賬？」

喬二道：「嗯，紅花老六。」

朱天貴道：「這……」

喬二臉色一沉，道：「她不成？」

朱天貴又皮笑肉不笑道：「哈哈，你可眞有眼光。」

喬二道：「今晚我就要她……」

朱天貴一口答應，「你先歇着，我先下去交代點事，回頭再陪你喝幾杯。」

喬二眉飛色舞地道：「朱老闆，你眞夠意思，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朱天貴道：「二爺抬舉。」哈哈一笑，轉身開門出了房。

喬二朝床上一躺，似嫌枕頭不夠高，把雙手墊在後腦上。

他有很多事情要想，但他懶得去想，現在想的祇是紅花老六。

這女人不但俏麗、嬌艷，喬二更喜歡她那股子潑辣的勁兒。

女人太溫馴，似乎是沒有甚麼味道，髣如喬大弄上身邊那女人吧，就犯了這毛病，缺乏個性，永遠祇是對男人死心塌地、唯命是從。

這種女人太乏味了，不夠刺激。

喬二喜歡玩女人，就要像紅花老六這樣的，當然她絕不是個賢妻良母。

反正他又不打算討老婆，玩嘛，總得找上個對上胃口的。

* * *

紅花老六的房裏，佈置得像新房。

她躺在床上，側着身面向床裡，仍在爲剛才的事生氣，朱天貴在床邊說了半天話，她也不理不睬。

這也難怪，朱天貴雖是鴻慶樓的老闆，實際上他並不出面，一切都由紅花老六當家作主。

通常她一句話就作數，上上下下裡裡外外，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今晚的事，她既已出面，而且有把握可以把喬二擺平，讓他直着進來，橫着出去，偏偏在骨節眼上，朱天貴及時趕回來阻止，反而對喬二以禮相待。

這對她自然很難堪，當時使她幾乎下不了台。

所以朱天貴招呼喬二一離賭場，她就氣冲冲地回房，愈想愈氣。

朱天貴向她附耳不知說了句甚麼話，使她怒從心起，霍地一翻身，坐了起來。

她怒形於色道：「甚麼，還要我去陪他？」

朱天貴忙陪笑道：「老六，妳就算幫我個忙吧！」

紅花老六斷然的拒絕：「辦不到，姑奶奶生得再賤也輪不到他玩。」

朱天貴愁眉苦臉道：「唉，要顧全大局呀！」

紅花老六道：「哼，我要不考慮這個，剛才在場子裡就忍不住那口氣了。」

朱天貴道：「那小子是玩命的，就是三刀六洞把他擺平，對他沒甚麼，可是，鴻慶樓鬧出了人命，這塊招牌就算完了啦。」

紅花老六道：「那好辦，弄出去給他一刀，神不知，鬼不覺，誰也不能咬定是我們所幹的。」

朱天貴搖搖頭道：「喬二不是那樣好打發的，否則，也不至於要整個聯保隊勞師動衆了！」

紅花老六急問：「聯保隊會不會來羊城？」

喬二從羅帳中伸出頭問紅花老六做甚麼？

朱天貴道：「這很難說……不過，鎮洪澤要的是喬二，只要喬二不在此地露面，聯保隊來了也不怕，我可以暫時躲一躲，避過這陣風頭，然後托人去專員公署疏通疏通，說說情，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事，把我這趟子事壓了下去呵！」

紅花老六沉思了一下道：「要那小子不露面嗎……除非……除非是偷偷把他幹掉了。」

朱天貴忙道：「對呀，我就是這個主意。」

紅花老六道：「你的意思是……」

朱天貴急促將她一擁，附身輕聲嘀咕了一番。

紅花老六神情變換不定，靜靜聽他說完，始吶吶地道：「這……教我心裏頭實在有點彆扭……」

朱天貴央求道：「就這麼一次，妳幫我的忙，也等於救我一命吧！」

紅花老六問：「你心裏不窩囊嗎？」

朱天貴道：「當然是免不了……但情非得已，妳又不是愛上小白臉的，是非總得分呵！」

紅花老六略一猶豫，道：「好吧！事情我照辦，不過，我這個犧牲太大了，事後你怎麼補償我？」

朱天貴喜出望外道：「妳說，只要辦得到，我甚麼都依妳！」

紅花老六趁機提出條件：「從今天起，鴻慶樓每天全部的收入，除掉開支費用，淨利我拿半數！」

朱天貴想不到她會獅子開大口，面有難色，道：「是，這……」

紅花老六憤然道：「沒關係，我不勉强你答應。」

朱天貴道：「老六，說實話，我不跟妳斤斤計較，實在怕這邊收入突然減少，管鎭方面那頭無法交代。」

紅花老六道：「那你要讓聯保隊抓去割了呢？」

朱天貴想了想，終於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我依了妳……」

紅花老六這才轉嗔爲喜，嫣然一笑，捧着了朱天貴的臉，送上個香噴噴的熱吻。

朱天貴被抓進聯保隊，關了近半個月，沒有近過女色，此刻被紅花老六迷湯一灌，不禁惹起了他壓制多日的慾火。

他突然情不自禁，一把將紅花老六摟進懷中，貪婪地向她一陣狂吻……

* * *

牆上掛的巨畫，一幅是貴妃沐浴，一幅是玉女春睡圖。

兩幅畫中的裸女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喬二感到很無聊，而且有點焦

煩了起來，他只好欣賞畫中的裸女，暫且消磨無聊的時間。

貴妃沐浴太露骨，整個嬌軀一絲不掛，纖毫畢現，相比起來他反倒較欣賞那幅美女春睡圖，雖然畫中美女也是光着身子，但披上一層薄紗，看上來若隱若現，具有神秘感。

尤其是整個胴體的綫條，勾劃得十分突出，乃是一握的纖腰，微隆的小腹，以及那渾圓的豐臂，不肥不瘦的腿……

最動人的那一部份，則是美女面帶微笑的神情，好似在夢中夢見了甚麼……

喬二正看得出神，突覺一陣幽香沁入心脾。

怪了，這畫中的美女，居然還會散發體香……

此念猶未了，忽聽「噗嗤」一笑。

這可不是畫中女發出的吧？

喬二猛一回身，發現悄然站在身後的竟然是紅花老六。

「妳來了？」喬二齜牙咧嘴地冲着她笑了起來。

紅花老六嘴角也掛着微笑道：「你不是要我來嗎？」

喬二心花怒放，道：「朱老闆眞夠意思。」

紅花老六把嘴一撇：「哼！他！他夠意思沒用，還得看姑奶奶肯不肯？」

喬二道：「哦？」

紅花老六道：「我不是賣的。」

喬二笑道：「看得出，不用說我也是知道。」

紅花老六一本正經道：「那你就該死了這條心！」

喬二搖頭輕嘆地道：「沒辦法，我喜歡妳這模樣的女人，教我死在妳肚皮上都成，可是心死不了。」

紅花老六噗嗤一笑，嬌聲道：「你眞要死在我的肚皮上，我可擔待不起，人家還以爲我……」

喬二突然把她一摟，哈哈的大笑起來道：「放心，我還不致於那麼不濟事的呵！」

紅花老六沒有掙扎，笑問：「你沒聽說過姑奶奶的外號嗎？」

喬二道：「不就是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道：「指那回事的！」

喬二詫然道：「哦？人家怎麼替妳起的？」

紅花老六加重話氣，道：「牌九裡的至尊寶。」

喬二怔了一怔，恍然大悟，道：「大小通吃！」

紅花老六把眉一挑，道：「對，就算你在牌九上會兩手，碰上人家拿了丁三配二四，你就輸定了！」

喬二不甘示弱道：「我不信妳有這麼厲害。」

紅花老六挑衅地道：「要見眞章？」

喬二道：「當然，等妳亮出至尊寶來，我才認輸。」

紅花老六嫣然一笑：「你輸得起？」

喬二道：「大不了把命賠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紅花老六在他腰上用力的擰了一把，喬二更是放浪形骸地大笑了起來。

於是，喬二把她擁了上床。

他已迫不及待了，把紅花老六摟在懷中。

紅花老六嬌斥道：「死鬼，我又不是你娘，還要我替你脫衣服？」

喬二這才放手，哈哈一笑，站下了床，忙不迭地開始脫掉衣服。

紅花老六放下羅帳，這女人眞會做作，居然還不好意思啦！

喬二脫衣服的動作，比他殺人還快，脫得精光，就掀開羅帳往裏一鑽。

紅花老六已鑽進被中，雙手緊抓着被角，面泛紅暈，更增嬌媚，蕩漾着一片春意。

這種表情，眞撩人心弦！

喬二要掀被，她却用身體把被子緊緊的裹住，抓着被角的雙手也不放，使他鑽不進去。

他急了，連忙撲前笑道：「妳剛才不是說我甚麼來着？」

紅花老六道：「我不是妳娘。」

喬二道：「我情願叫妳娘……」

紅花老六道：「哦？」

喬二淫笑道：「我叫妳娘，可要吃妳的……」

出其不意地掀開被，撲向她身前。

紅花老六急以雙手掩住她的胴體，吃吃笑道：「去你的，我可不願生你這麼個逆子！」

喬二整個身體鑽進了被窩中，肌膚接觸，使他感到了這女人也跟他一樣，已是全身……」

他頓時心花怒放，慾火狂燒，恨不得一口把這女人吞下肚子裏去。

紅花老六却在吊他的胃口，嬌軀不住的閃避着，掙扎着，使他一時無法得逞。

喬二玩女人很有一手，就像他的賭術、殺人一樣的乾淨俐落，可是，現在他遇了「至尊寶」，竟然變成了「蹩十」的。

過去，他對女人也用强暴的手段，在單溝被殺的「相好的」就是在刀口下被迫就範的。

但對紅花老六，喬二却束手無策。

乾脆的斷然拒絕也罷，偏偏送上門來，上了床，却故意折騰了他半天，眞吊足了喬二的胃口。

一男一女在床上掙扎着，把床上弄得發出「滋呀……滋呀……」的怪聲。

這怪聲愈來愈响，繼續响着……

房門外，小甩子把耳朵貼近門縫聚精會神地竊聽。

朱天貴倒臥在烟床上，巴答巴答地、一口一口地在吞雲吐霧，此際小甩子站在榻前。

聽完了小甩子的報告，朱天貴停下來，拿着烟槍的手一擺：「好，我知道了，去吧！」

小甩子恭應了一聲，轉身欲去。

朱天貴又把他叫住，吩咐道：「把金管事叫來。」

「是。」小甩子匆匆出了房子。

朱天貴換個烟泡，繼續吞雲吐霧。

此際，金小江走了進來。

他走近榻前，執禮甚恭：「老闆！你找我們？」

朱天貴打喉嚨裡輕「嗯」了一聲，繼續沉醉在烟癮中。

金小江道：「你有甚麼吩咐？」

朱天貴沒有回答，等他一個煙泡燒完了，過足了癮，才撐起身，放下烟槍道：「老六在那小子的房中，正在上渾勁，我怕他一個人對付不了，你多挑幾個得力的準備着，以防萬一。」

金小江恭聲道：「人手夠，都在樓下待命，可是……」

他看看朱天貴，忽然欲言又止。

朱天貴眼光逼望着他：「你有甚麼話要說？」

金小江猶豫了一下，終於硬着頭皮道：「老闆，我是覺得，既然決心對付那小子，又何必讓紅花老六……」

朱天貴把臉一沉，道：「你心中不是滋味，嗯？」

金小江急道：「你都不計較，我憑哪一門？不過，說實在的，這可委屈了紅花老六，讓那小子撿個便宜。」

朱天貴獰笑道：「哼，讓他快活，好歹我也沾過他的光，才能從聯保隊部逃了出來。」

正說之間，他突然覺得房門口有人，急將話止住，喝問道：「誰？」

金小江回身，衝向門口，祇見一條人影在走道盡頭一刹那已不見了。

他忙不迭的向朱天貴道：「剛才我們說的話，如果被人偸聽了去……」

朱天貴急問道：「是誰？」

金小江道：「沒看淸楚，祇看到背影，是短裝打扮，身材很高大。」

朱天貴暗自一驚，皺起眉頭道：「別是喬大來了吧？」

金小江訝異道：「喬大？」

朱天貴又自我安慰道：「不可能，喬大不會這樣快，他也不會知道喬二在這兒。」

金小江道：「那我去釘住樓上了。」

朱天貴把手一揮，道：「走吧，完事以後，教紅花老六立刻來見我。」

「是。」金小江領命而去。

朱天貴有點納罕，剛才在房門口外偸聽的，要不是喬大，又會是甚麼人？

他突然想到，很可能是聯保隊的綫眼。

* * *

這時候，木床上發出的怪聲已經停止了。

一陣狂風暴雨已過去了。

但是垂着的羅帳內，仍發出男女的嬉笑。

喬二道：「妳好像練過……」

紅花老六含笑問道：「練過甚麼？牌九？」

喬二道：「嗯……不是的……」

紅花老六道：「拳脚把式？」

喬二道：「也不是。」

紅花老六問道：「那是甚麼，你說？」

喬二狎笑道：「這個。」

紅花老六嬌斥道：「這個？要死啦，虧你說得出，去你的。」

喬二哈哈大笑起來。

紅花老六笑駡道：「你他媽的，得了便宜便賣乖，姑奶奶可不饒你了。」

喬二笑得更厲害了，木床上又在搖晃晃發出「滋呀——滋呀」的怪聲。

兩人在床上打情駡俏，笑聲不絕。

突然，笑聲和木床搖晃聲都停止了，繼而起的，是一陣急促的喘息。

又過了片刻，喬二忽道：「跟我吧，老六。」

紅花老六道：「跟你？你拿甚麼養活我？」

喬二道：「那妳不要管，我餓不了妳，凍不了妳就是。」

紅花老六笑道：「那不夠，我要吃好穿好，外加戴好的。」

喬二道：「別愁，總有那麼的一天。」

紅花老六道：「我信，等你混好了，那時再來找我。」

喬二道：「我要妳現在跟我走。」

紅花老六斷然的拒絕：「辦不到。」

喬二急問：「爲甚麼？」

紅花老六直截了當的道：「女人總得有一圖，不然我又不是沒有人要，幹嘛吃油穿綢的日子不過，跟着你東奔西跑，我又不是發瘋。」

喬二道：「妳倒是說的實話。」

紅花老六忽道：「我渴死啦！」羅帳一掀，她嬌軀一挪下床了。

她的秀髮散亂，下身穿的一條薄綢粉紅色褲子，上身祇裹着同色的花肚兜，情態眞個撩人。

喬二把頭伸出帳外探看，問道：「妳幹甚麼？」

紅花老六嫣然一笑道：「喝杯水。」

喬二道：「給我一杯。」

紅花老六走到桌前，從小壺先倒了一杯，舉杯「咕嚕咕嚕」一口飲盡，然後張開右手掌心赫然藏有一小紙卷。

她背床，悄然打開紙卷，一邊速將一小束白色粉末傾倒杯中。

裝作若無其事，把紙摺在掌中，又拿小壺倒了一杯，端起走到床前，遞給喬二。

喬二接過去，道：「上床來躺着。」

紅花老六道：「我要出房方便一下，把短襖遞給我。」

喬二把短襖遞出帳外，笑道：「女人尿多，一定是大……」

紅花老六笑罵了一聲：「去你媽的！」

又是風情萬種的一笑，披上了短襖，扭着她的纖腰豐臀，匆匆開門出房去了。

喬二正舉起茶杯，放近口邊，一個滿腮鬍子的大漢跳了進來。

他頓吃了一驚，霍地下了床，身上祇穿一條短褲，赤裸上身，盡是刀疤。

未等他開口，大漢已經叫了一聲：「老二。」

一聽這口音，喬二已經聽出來，這人竟是化了裝的喬大。

喬二驚異地道：「老大……是你……」

喬大衝上前，一把奪下他手上的茶杯，急道：「你着了人家的道兒啦！」

喬二露出懷疑的神色：「哦？」

喬大正色道：「這杯茶裏下了藥，喝不得。」

喬二驚道：「那娘們做的手脚？」

喬大道：「我親眼在窗外偷看到的。」

喬二驚怒交加，道：「媽的，這死娘們！」

房外人聲嘩然，喬大順手將杯中的水一潑，潑熄桌上的紅燭。

黑暗中，喬大急道：「快走。」

門已衝開，闖進幾個打手。

喬大一把拖了喬二，直趨窗口。

打手頭目疾喝：「那裡走！」

一個箭步衝了上去，却被喬二一個回身一脚，踢了一個四脚朝天。

其餘打手未及動手，兩兄弟已越窗而出，縱身跳落後院。

沒想到下面已有人，十多個打手一衝而上，「刀棍」齊出手，向他們圍攻了起來，兄弟倆發了狠，雙出手，全力迎戰對方。

他們企圖突圍，但又一批打手趕來，把他們一團團的圍住了。

突圍既難，他們二人祇有全力狠拚。

雙方大打出手，拳來脚往，刀棍齊飛。

金小江趕來督戰，振聲喝道：「大家齊上，一個也不能放走。」

喬二勃然大怒，踹倒兩個打手，又一拳擊倒下一個，直向金小江衝來。

金小江大驚，嚇得扭頭便走。

喬二猶待追去，被喬大趕上一把拖住，怒道：「老二，你還……」

一批打手已從四面八方趕來，喬大才放開他，忙不迭的揮拳迎戰。

喬二狂喝一聲，奮不顧身，搶在喬大的前面，一面出手掩護，一面叫道：「你快走，這批傢伙交給我來對付。」

喬大怒斥道：「你少說大話，保住了命再逞能不遲。」

喬二道：「好，聽你的。」

兩兄弟全力以赴，盡情拚命。

但對方人多勢衆，使他們連衝數次，均未能突圍衝出。

突然間，一陣雜亂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一名大漢飛奔而來，氣急敗壞的高呼道：「不好啦，聯保隊來了。」

喬大一聽聯保隊來了，大吃一驚，急向喬二招呼：「快走！」

趁着打手們驚亂之際，他們終於突出重圍，倉皇逃出了後門。

金小江大叫：「快散開！」

二三十名打手，立即一哄而散。

金小江忙不迭回到前面，聯保隊的大批人馬已到了大門外，紛紛下了馬。

秦規打個手勢，示意其他隊員留在外面，祇帶四個人走了進來。

金小江見過秦規，急忙上前招呼：「秦隊長。」

秦規開門見山道：「朱天貴人呢？」

金小江道：「他不是在聯保隊嗎？」

秦規把臉一沉，道：「你少裝糊塗，他跟喬二一起跑了。」

金小江故作驚異的道：「哦？跑了？可是他沒有回這裡來呀！」

秦規追問一句：「眞的？」

金小江力持鎭定，强自一笑道：「小的怎敢欺騙隊長呀！」

秦規道：「那麼，喬二來過了沒有？」

金小江表情逼眞道：「喬二？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他是誰？」

秦規怒道：「你眞的沒見過他？」

金小江道：「隊長不相信的話，儘管搜……」

秦規冷哼了一聲，道：「我當然要搜……」

他一聲令下，又進來幾個隊員，立即展開了搜索。

整個鴻慶樓已被驚動，客人紛紛打算離去，但被秦規下令，在未搜索完畢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鴻慶樓。

可是搜了樓上，結果並未發現喬二和朱天貴。

這時候，紅花老六才露面，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向秦規風情萬種地笑道：「隊長，公事辦完了，就在這兒歇着吧。」

秦規沉聲道：「公事辦完了？早着吶！」

紅花老六仍然嫵媚地笑道：「你不休息休息？」

秦規道：「等我抓住了喬二和朱天貴，再休息也不遲！」

紅花老六故作嬌嗔道：「喲，怎麼啦，隊長，我可是一番好意，你別衝着我來呀。」

秦規怔了一怔道：「好，見了朱天貴，替我傳個話，教他躲着喬二遠點，別攪在一起，否則，就罪上加罪，要是夠聰明的話，最好自己趕快出來投案，早晚總跑不了的！」

紅花老六道：「沒問題，祇要能見得着，我一定把話傳到。」

秦規在這裏既未搜到人，無可奈何地祇好帶着大批人馬，沮喪地離開了鴻慶樓。

等他們走了，紅花老六立即回房，推上門閂，她又打開底層衣櫃，鑽了進去，從櫃裏靠牆的一面暗門進了後面的密室。

決心報復　辣手摧花

天已亮。

整個羊城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氣氛中。

到處都有聯保隊的人，嚴密搜索喬二和朱天貴。

據秦規的判斷，這兩個逃犯，一定藏匿在城裏，而且是由朱天貴幫助掩護喬二的。

但他估計錯了，喬二並未跟朱天貴在一起。

這時候喬大、喬二、郭玉芬三人，正在城外山谷中，一個石洞裏呼呼大睡。

天已經亮了很久。

喬大和喬二累了一夜，加上連夜馬不停蹄，疲於奔命，已是精疲力盡，是以昨夜逃出羊城，到洞裏躺下，一躺下就睡，睡得像兩條死豬。

他們一直到現在仍然睡得很熟。

兩兄弟的鼾聲，此起彼落，那聲音就好像拉風箱。

郭玉芬被他們的鼾聲吵醒，爬起來看看兩兄弟的睡相，祇有搖頭嘆息。

她把自己已蓋的毡子加在喬大身上，又過去替喬二把滑落的毡子拉上。

不料剛一拉，却被突然驚醒的喬二出其不意的一手捉住。

郭玉芬驚呼一聲：「啊……」

喬二一睜眼，發現是她，齜牙咧嘴一笑道：「小嫂子，早起身啦。」

郭玉芬忙把手奪回，一言不發，匆匆走出了洞外去。

她的心一陣狂跳，尤其是想起那夜幾乎受辱的驚險情景，更是猶有餘悸。

喬二跟了出來，悄然站在她身後。

郭玉芬猛一回身，跟他撞了個滿懷，嚇得又尖聲呼叫了起來：「啊……」

喬二扶住了她，笑道：「小嫂子，妳好像很怕我？」

郭玉芬臉紅耳赤，急忙掙脫，轉身走了開去。

喬二跟上前去，道：「妳眞怕我？」

郭玉芬搖搖頭，不知該說甚麼，又低下了頭。

喬二輕聲道：「唉，那夜我一時衝動，逗着妳別當眞，別老記在心裏……」

郭玉芬心想，那夜他確實是一時衝動，但絕不是逗着她玩的。最後要不是她以死相脅，很可能已遭了蹂躪！

他走了就走了吧，偏偏喬大不放心，又趕來羊城把他找到。可是喬二對她心猶未死，若再來一次的話……

心念猶未了，喬二在她身後道：「小嫂子，那夜的事，妳告訴了喬大沒有？」

郭玉芬仍是搖搖頭。

喬二笑了笑，道：「這才對，妳要告訴了他，說不定他還以為妳是含血噴人，故意在背後中傷我吶！」

郭玉芬咬着下唇，淚光閃動，

恨不得回身給他一個耳光。

可是仔細想一想，喬二的話倒不假，喬大就是這樣的人。

在喬大心目中，無論喬二怎麼樣罪大惡極，他都能容忍，都能原諒。

因爲喬二是他唯一的親人，唯一的弟弟。

她雖然深愛喬大，但喬二比她更重要，那祇好認了。

突然，她回過身來，哀聲道：「喬二，我求求你，不要再纏我了，我是個可憐的女人……」

喬二道：「我現在沒怎樣呀。」

郭玉芬含淚道：「以後也別纏我，天底下好模樣的女人多的是，你既不啞也不瞎，又不是七老八十，將來總會遇個喜歡的，好好成家立業，別辜負你的哥哥。」

喬二笑道：「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我聽妳的就是。」

郭玉芬半信半疑，道：「你不會口是心非吧？」

喬二正經道：「我騙妳幹嗎？妳跟的是喬大，又不是跟我的！」

郭玉芬道：「其實我們是一家人，如果你眞把我當作嫂子，我倒有幾句話勸你……」

喬二道：「好，妳說，我聽着。」

郭玉芬正色道：「現在風聲那麼緊，鎮洪澤親自帶了大批人馬來羊城，我勸你還是暫時遠走高飛，避過這一陣風頭再說吧。」

喬二點點頭道：「我也是這個主意，不過，要走嘛，也得等我在羊城把事情辦完了再走。」

郭玉芬道：「你還有甚麼事情要辦？」

喬二道：「當然有，而且非辦不可！」

郭玉芬道：「你走了，有事交給喬大辦不成嗎？」

喬二搖搖頭道：「他辦不了！」

郭玉芬道：「哦？甚麼事，是他辦不了的。」

喬二冷聲道：「殺人。」

郭玉芬嚇了一跳，驚問道：「殺人？你要殺誰？」

喬二道：「我要殺的有兩個人。」

郭玉芬問道：「那兩個？」

喬二怒聲道：「第一個，就是鴻慶樓老闆朱天貴！」

郭玉芬問道：「另一個呢？」

喬二突然臉色發青，咬牙切齒地恨聲道：「紅花老六。」

郭玉芬已知喬二爲甚麼恨朱天貴。

可是，紅花老六又是誰呢？

從喬二的神情祇一看，他恨紅花老六，比恨朱天貴有過之而無不及。

究竟是爲了甚麼，使他對那女人恨之入骨？

郭玉芬想不明白，因爲昨夜喬大把她安頓在石洞裏，獨自潛入羊城去找喬二。

鴻慶樓發生的事，她一概不知。

喬大終於把喬二找到，帶回石洞，但他們甚麼也不提，倒頭就睡，一直睡到現在。

她不禁好奇地追問道：「紅花老六是個女人的名字？」

喬二怒形於色道：「哼，她是個女的，但不能算是人？」

郭玉芬道：「哦？」

喬二怒道：「她是一條母狗。」

郭玉芬不由一怔：「母狗？」

她自然明白，喬二指的並不是狗，而是一個令他恨到極點的女人。

喬二道：「祇有她那種母狗，才會見了公狗就搖尾巴，妳懂了吧？」

她懂是懂了，却幾乎忍不住的笑了出來。

喬二口不擇言，豈不是也把自己也罵了進去啦。

喬二毫未覺察到，他道：「回頭喬大醒了，叫他別進城去找我，就在這兒等着我辦完公事就回來！」

郭玉芬心中暗急：「你眞要進城去殺人？」

喬二道：「非殺不可！」

郭玉芬心知無法勸阻，祇好用緩兵之計道：「現在大白天裏，城裏都是聯保隊的人，妳不能等到天黑再去嗎？」

喬二斷然道：「不能。」

說完，他邁開大步就走。

郭玉芬情急之下，趕上去把他抱住，道：「喬二，你眞要去，也該向喬大說一聲……」

喬二故意嚇嚇她，齜牙咧嘴的一笑道：「小嫂子，妳最好放開我，我有個毛病，見不得女人，尤其是碰不得，一碰就會使我心癢癢的……」

郭玉芬忙不迭的放開手，嚇得掉頭拔脚跑回石洞。

喬二哈哈一笑，朝向山谷外奔去。

郭玉芬衝進洞內，只見喬大仍然在熟睡，鼾聲如雷。

她急忙坐下，用力搖着喬大的身體道：「喬大，快醒來，快醒來……」

喬大禁夢囈地道：「別吵我，我倦死了……」

轉過身去，他仍然是呼呼大睡。

郭玉芬再用力搖他：「喬大，快醒醒……喬二走啦！」

喬大猛可裡睜開眼睛，霍地挺身坐起，雙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臂，

驚問道：「喬二走了？」

郭玉芬被抓得痛徹心肺，眉頭緊皺道：「放手！我的胳臂快要斷了……」

喬大這才放鬆，追問道：「喬二甚麼時候走的？」

郭玉芬道：「剛走……」

喬大道：「他上那兒去？」

郭玉芬道：「他要進城去殺人……」

喬大頓吃一驚：「殺人？」

郭玉芬點點頭道：「他要殺朱天貴，還有個叫甚麼紅花老六……」沒等她說完，喬大已跳起身來，衝出洞去。

郭玉芬追出洞外，大叫道：「喬大，他叫你別進城去，在這兒等着，辦完事，他就回來……」

但喬大充耳不聞，拔脚飛奔，飛也似的向山谷外追去。

＊　＊　＊

搜索在繼續着。

聯保隊這次幾乎全體出動，各路分隊紛紛趕到，來羊城的多達四、五十人。

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聯保隊員，一個個荷槍實彈。

他們都已奉命，朱天貴要抓活的，因爲專員公署尚未審判他的罪。

至於喬二，無論任何人撞上，就格殺勿論。整個羊城如臨大敵，平時行人熙攘，熱熱鬧鬧的氣氛已一掃而空了。

店家大部份都暫停營業，紛紛關上門戶，以免遭受到無妄之災。

鴻慶樓雖然照常營業，故意表示他們不怕事，但是却門可羅雀，根本沒有人上門。

中午時分，秦規又帶着四名隊員步行來到了鴻慶樓。

紅花老六聞報，立即親自出迎。

她今天打扮的更嬌艷動人，穿一身鮮艷紅花緞高領窄腰的短襖，配上一條大紅裙，頭上別着朵玫瑰花，看上去如同一團火。

金小江剛招呼秦規進門，紅花老六也滿面春風地笑着走來。

她尚未走近來，就拉開了嗓門道：「喲！秦隊長，今個兒總該賞個臉，吃頓中飯再走了吧？」

秦規正色道：「心領了，我還有事，特來說幾句話就走了。」

紅花老六笑道：「再忙嘛，飯總得要吃的呀！」

秦規道：「等事情辦完，我再叨擾妳一頓。」

紅花老六却不管他同不同意，吩咐道：「金管事，交代廚房好好地準備幾樣菜，多燙幾壺酒！」

「是，是！」金小江恭應一聲，匆匆而去了。

秦規道：「不必費事，準備了我也不吃！」

紅花老六嫣然一笑，道：「現在是吃中飯的時候，皇帝也不差餓兵，隊長如果不賞臉，跟來的這幾位也該將就的吃點，不能餓着肚皮去抓人呀！」

秦規尚未置可否，她已不由分說，連拉帶拖的，硬把這個生平不近女色的聯保隊長，强行拖進了房間。

這是平時接待貴客的房間，佈置得美奐美侖，雅而不俗。

紅花老六招呼秦規坐下，立即有兩個花枝招展的女人奉茶敬酒，大獻殷勤。

四個隊員也跟進來，恭立一旁。

秦規這才有機會表達來意。

秦規道：「我們言歸正傳吧，今兒晚上有人在這裡見過朱天貴了！」

紅花老六故意作驚詫道：「哦？隊長是那兒聽來的？」

秦規道：「賭錢的人。」

紅花老六置之一笑道：「恐怕是輸急了吧？」

秦規沉聲道：「這又翻不了本，他憑甚麼無中生有？」

紅花老六道：「大概他在這兒輸了錢，就算隊長那裏討不了賞，至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氣！」

秦規眼光追着她：「妳是說他誣告？」

紅花老六强自一笑道：「我可沒這麼說，反正隊長昨夜那麼多人，搜也搜了，查也查過了，結果並沒有搜查出甚麼，這是事實。」

秦規道：「好，搜查不出，算你們運氣。不過，我再問妳，我還聽說昨夜賭場裏有人鬧事，是妳懷疑那傢伙賭假，而且出面揭穿，有這麼一回事麼？」

紅花老六不思加索地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回事。」

秦規進一步的追問：「妳知道他是誰嗎？」

紅花老六道：「這兒是找樂子的地方，又不是衙門，我憑那門子查問人家身世？」

秦規冷冷的道：「可是有人聽見，他自己報出姓名吶！」

紅花老六不動聲色道：「哦！他叫的是甚麼名字？」

秦規道：「他就是喬二。」

紅花老六眞不簡單，居然輕描淡寫的道：「嗯，不錯，隊長這一提，我倒有點記起來了，當時好像是有個自稱叫喬二甚麼來着……不過，我可不知道，那小子是聯保隊要抓的逃犯呀！」

她這可抓着了理，實際上喬二在洪澤湖犯案、落網，以及判處以死刑的情形，羊城根本沒聽到消息。

而且，喬二一越獄後，聯保隊

又未貼圖分送各地緝拿，誰能認出他是逃犯呢！

秦規却毫不放鬆她，追問道：「那麼他人呢？」

紅花老六道：「這就不清楚了，說不定還在城中，也說不定……」

秦規道：「紅花老六，別再兜圈子了，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據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昨晚不但喬二來過這兒，而且，當他在賭場中準備大打出手的時候，正好朱天貴回來，阻止了這裡的人動手，把他帶離了現場！」

紅花老六非常沉着，笑道：「那我就不瞞隊長說了，朱老闆確實是回來過，這兒是他出錢開的，他回來我不能不讓他回來，他要走，我也不能不讓他走。

「至於喬二嘛，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幹甚麼的，這是事實的話。」

秦規道：「我要的就是實話，喬二躲在那裡？」

紅花老六道：「不知道！」

秦規道：「那麼妳設法傳個話給朱天貴，只要他把喬二交出來，或者說出喬二藏在甚麼地方，我負責減輕他的罪，否則，他若要跟喬二攪在一起，對他絕對沒有好處！」

紅花老六表情逼眞的道：「朱老闆在那兒，我也不知道，不過，既然隊長留下這句話來，我一定盡力設法，把隊長的話轉到就是。」

秦規起身道：「那麼我走了……」

紅花老六挽留道：「隊長，難道眞的連一頓飯都不肯賞光？」

秦規道：「只要抓住了喬二，死活不論，那時候我在這裡住上三天都成。」

紅花老六對付男人的手腕很高明，連喬二那種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也能被她玩於股掌之中。

要不是被喬大在暗中識破她的陰謀，喬二早已一命嗚呼，去見閻王爺了。

可是，遇上不解風情，從不近女色的秦規，縱然她施展渾身解數，也是枉費心機，等於對牛彈琴了。

既然秦規堅決要走，紅花老六也不再强留，只好親自送他們出門口。

回到自己的房間，她就急於關門落門，又進了衣柜中的密室，把秦規剛才來的情形報告藏匿在裏面的朱天貴。

朱天貴聽畢，沉思一下，斷然道：「那小子一定還在城裏！」

紅花老六問：「何以見得？」

朱天貴道：「哼！鴻慶樓他沒拿到一半，他是絕不甘心的！」

紅花老六不以爲然的道：「城裏到處都有聯保隊員，風聲那麼緊，而且昨夜他已經看出，鴻慶樓的一半，根本拿不到，還差點送了命，難道，他還不死了這條心麼？」

朱天貴憂心忡忡的道：「就因爲我們還沒有要他的命，他才會留下，找機會來向我們報復吶！」

紅花老六輕嗤一聲說道：「諒他沒有這個膽子，除非他是活得不耐煩了，存心來送死！」

朱天貴道：「老六，妳不知道，這傢伙玩起命來，根本就不顧死活的。」

紅花老六道：「怕甚麼，鎭洪澤已經把話傳出來，有他那一句話，事情就好辦，除非喬二已經遠走高飛，否則，祇要他敢找上門來，打死他非但不犯法，而且還可以減輕你的罪名吶。」

朱天貴苦笑道：「喬二是不好對付的……」

紅花老六把胸脯一拍，道：「放心，交給我就是了。」

朱天貴實在很懷疑，如果是昨晚，憑紅花老六的手段，加上她的混身解數，也許，比較有把握。

現在嘛，那就很難說了。

鴻慶樓突然如臨大敵，所有的打手和保鏢，都奉命嚴密戒備，分佈在各處。

整個防範事宜由金小江負責指揮，並且是外弛內張，表面上絲毫看不出甚麼，就如同平時一樣，僅僅是沒有客人上門光顧而已。

實際上樓上樓下，裏裏外外均已嚴密部署，等待喬二來自投羅網。

儘管紅花老六諒喬二沒有這個膽子，但朱天貴的看法却不同。

他仍然認爲這個小子會不顧一切闖來向他們報復的。

因爲朱天貴與喬二同牢多日，深切了解那小子的個性，非但心狠手辣，而且是個心地狹窄，有仇必報的人物。

不該殺，或者可以不殺的人，他尚且下手不容情，何況他昨夜幾乎中計把命送掉，他又怎會放過他們？

是以照朱天貴的估計，喬二絕不會是知難而退的，這個氣他是非出不可的了。

紅花老六很篤定，她一點也不擔心，更不緊張。

她有恃無恐，不僅是鴻慶樓裏已有嚴密的戒備，而且喬二必需先闖過滿街滿巷的聯保隊的那一關，才能闖到這兒來。

事實上，這一關就不容易闖，尤其是秦規隊長已下令，祇要喬二一出現，遇上就格殺勿論。

同時聯保隊又以鴻慶樓爲主要目鏢，附近一帶，在嚴密的監視下，任何人進出，都逃不過其耳目。

再退一步想，就算喬二神通廣大，能突破聯保隊，不顧一切闖進鴻慶樓來，這裏有三十個保鏢打手，難道對付不了一個喬二？

難道喬二眞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紅花老六可不相信。

紅花老六是個很自負的女人，因爲她擁有女人最大的本錢：青春和姿色。

同時她也懂得男人的心理，無論遇上任何類型的男人，她都能施展出不同的手腕來應付。

譬如昨夜遇上的喬二，就在她吊足胃口，施盡渾身解數之後，幾乎把命送在她手中。

況且，她小時就練過幾手拳脚，必要時也可用上姿色，現在對喬二可能已失去誘惑力，所以她決心放棄。

拳脚或許能派上用場，因此她在袖管裏，暗藏一把特別請工匠打造的精鋼小劍，以防萬一。

紅花老六親自在各處巡視一遍，一切都很滿意，她覺得更萬無一失了。

喬二不來則已，否則，就是自尋死路了。

這時候，鴻慶樓的大門口，突然來了個佩有聯保隊臂章的漢子。

小甩子正在門前張望，看他是聯保隊的人，忙不迭迎上前去招呼。

漢子道：「秦隊長派我來，有事要見紅花老六。」

小甩子讓在一邊，把手一擺，道：「老兄，請進！」

剛進門，金小江迎上來問道：「這位有甚麼貴幹？」

小甩子代答道：「秦隊長派來的，要見六奶奶！」

金小江一施眼色，小甩子站了開去。

「請跟我來。」金管事在前面領路。

漢子摸摸滿腮的大鬍子，臉上泛起一種乖戾的獰笑，默默地跟着金小江走。

來到了紅花老六房門口，金小江在門上輕敲二下，大聲道：「六奶奶，秦隊長派人來見妳啦。」

紅花老六出現在大門口，打量着來人：「秦隊長又有甚麼交代？」

漢子道：「隊長有個口信，要私下轉告。」

紅花老六一施眼色，示意金小江離去，遂道：「請房裏坐吧！」

漢子進了房，紅花老六把房門關上，並且落了門閂。

她回轉身，說道：「沒有人會闖進來的，秦隊長交代你甚麼話，儘管放心說好了。」

漢子冷聲道：「他祇有一句話交代，教妳把命交給我。」

紅花老六驚道：「你說甚麼？」

漢子逼近了一步，冷聲道：「教妳把命交給我！」

紅花老六急向後退，背已抵住房門：「你……」

漢子獰聲道：「怎麼才隔一夜，就不認識我了？」

紅花老六定神一看，這才看出，他竟是黏了滿腮大鬍子，化了裝的喬二。

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她魂飛天外，失聲呼叫道：「喬，喬二……」

喬二哈哈大笑道：「不錯，妳總算還認得我，本來嘛，一夜夫妻百夜恩，好歹我們總同床同被睡過！」

紅花老六力持鎭定道：「喬二，我沒虧待你，你可得憑良心。」

喬二道：「這個我承認，活了快三十歲，睡過的女人也不算少，就沒遇上妳這麼『活』的，眞他媽的對了我的胃口。」

紅花老六雙手向後一背，强作笑容道：「你知道就好，對別人我可從不這樣賣勁兒……」

喬二嘿然的冷笑道：「因爲妳不要別人的命。」

紅花老六暗吃一驚，急道：「

喬二，你誤會了，那可不是我。」

喬二逼近問道：「不是妳在杯裏下藥，存心想把我毒死？」

紅花老六突然舉手，手中已緊握一把小劍，出其不意的向喬二猛刺。

喬二眼靈手快，出手如電地捉住她的手！「哼！妳這一手還差得遠啦。」

用勁一扭，小劍已脫手落地。

紅花老六痛得急叫道：「啊，救……」

突然喉間一涼，一把鋒利的匕首已橫在她的喉頭。

喬二威脅道：「妳敢出聲，我就給妳這一抹。」

紅花老六魂不附體，噤若寒蟬。

喬二獰笑道：「憑良心說，我眞捨不得下手，殺了妳，再不容易能遇上像妳這一種『活』的女人！」

紅花老六哀聲道：「那就請你手下留情。」

喬二道：「呃，那也行，不過我要再試試，看妳今天是不是還像昨夜那樣賣勁兒。」

紅花老六道：「現在？」

喬二道：「嗯，就是現在。」

紅花老六故作赧然，道：「可是，大白天裏。」

喬二目露兇光，怒道：「妳不幹？」

紅花老六急道：「不，不……我是怕……怕有人闖進來呵……」

喬二一臉毫不在乎的神氣：「嘿嘿，妳紅花老六的閨房，誰有那麼大的膽子亂闖進來？」

紅花老六此刻祇求保命，她無可奈何，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我就……」

喬二哈哈一笑道：「對，這才乾脆，我就喜歡做事乾乾脆脆，絕不拖泥帶水的女人！」

他收回匕首，放開紅花老六的手。

紅花老六心知憑自已的粉拳綉腿，絕不是喬二的對手，動起手來無異是自討苦吃。

在這殺人不眨眼，而且決心來報復的喬二面前，她那敢不自量力、貿然的輕舉妄動？

無可奈何之下，她祇好走向床前，背向着喬二，開始動手寬衣解帶起來。

喬二站在她背後，欣賞這女人脫衣的美妙姿態。

紅花老六邊脫邊想，她忽然有個可怕的意念，那就是喬二在她身上發洩過獸慾之後，仍不放棄報復。

這情況是非常可能的，因爲，即使她加倍施出混身解數，恐怕也無法使喬二食髓知味之後，不下毒手殺她。

但喬二不可能挾持她一起走，走得出鴻慶樓，也闖不過聯保隊那一關，況且，喬二是懷恨而來，不顧一切決心報復，又怎會輕易的放棄呢？

喬二一定會殺她。

紅花老六越想越害怕，唯一的機會，就是趁他意亂情迷之際，先下手爲强，攻他個不備。

或者趁喬二不備逃下床，迅速奪門逃出呼救，祇要驚動了打手們趕來，她就安全了，而且，喬二也別想活着逃出去。

這是最理想的辦法，雖然她必然是赤裸着身體逃出房外，但爲了保命，那也顧不得當衆出醜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她必須能夠把握最適當的時機，那就是趁着喬二在她身上……

她祇顧在想死裡逃生的方法，不知不覺地，已把全身衣服脫光，手裡祇拿着最後脫下來的肚兜。

突然，聽得喬二在背後命令道：「轉過身來！」

紅花老六一驚，這才如夢初醒，發覺身上已赤裸裸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再脫了。

她眞有一套，在這生死關頭，居然還故作嬌羞道：「我先上床吧！」

喬二冷聲道：「轉過身來給我看看！」

紅花老六嬌嗔道：「有甚麼好看嘛！大白天裏，讓你兩隻眼睛瞪着，怪難爲情的。」

她居然怕難爲情，這倒確實出人意料之外。

喬二再一次命令道：「轉身過來！」

紅花老六聽出這口氣很冷酷，不敢再違他的意思，祇好緩緩地把赤裸裸的嬌軀轉了過來。

這一面對喬二，冷不防一把鋒利的匕首，猛刺進了她的胸脯。

紅花老六雙目驚怒地睜大了：「啊，你……你……」

喬二獰笑道：「我要看一看，妳的心究竟是甚麼顏色的？」

說時，握刀的手向上一挑，刀口向上，心肺迸出，破了開來。

刀口將近一尺，頓時噴出一蓬鮮血，令人慘不忍睹。

「啊，啊……」紅花老六發出輕微的聲音。

她滿臉驚恐，雙目怒睜，嘴大開。

彷彿至死也不相信，天下會有像喬二這樣狠心的男人，居然忍心向她下這種的毒手。

但喬二就下得了手，而且連眼睛都未眨一下。

他根本不是人。

紅花老六撲倒了下去，兩隻眼睛未閉，仍然是睜得大大的。

喬二手握着黏滿鮮血的匕首，他自已身上也沾滿了血。

他站在那裡，低頭看着那女人赤裸的屍體，又齜牙咧嘴地笑了起來。

房外突然响起了金小江的聲音：「六奶奶，六奶奶！」

喬二霍地轉身，掩向房門後，緊握匕首的手高舉着。

金小江連叫兩聲，房裡仍然沒有動靜。

他情知有異，急召幾名打手趕來，喝令道：「把房門撞開，快！」

「砰！」地一聲巨响，房門被兩個打手撞開了。

門一開，兩個打手用力過猛，收勢不及，雙雙跌衝進房。

喬二閃身跳出，手起刀落，兩個打手已被他擊倒。

金小江尚未認出這個凶星是喬二，驚怒地大喝一聲，企圖阻止他奪門衝出。

喬二殺性已起，金小江首當其衝，被他一刀砍傷在地。

其餘幾個打手，猶圖合力阻擋，又被喬二揮刀亂砍亂殺，紛紛被逼退開。

金小江眼看喬二已衝出房間，負傷倒地，疾喝：「抓住他，別讓他跑了！」

抓住他談何容易，兩個打手全不顧身的撲了過去，尚未近身，已被他踢倒。

佈置在各處的打手，已被驚動迅速地趕了過來。

大門已被七八個打手嚴守，擋住了去路。

通往後院的走廊，也被封死嚴陣以待。

但喬二根本不打算逃出，他橫衝直撞，連砍帶殺一路衝上樓。

這一來，大出大家意料之外，紛紛向樓上追去。

吶喊聲四起，幾個剛剛衝上來的打手被喬二回身飛踢了一脚，踹倒最前的一個，仰面倒栽，壓向後面的幾個，一起滾跌下樓，跌成一團。

喬二趁機衝向走道，一脚踹開他昨晚住的房間，但却不見那個裝有細軟和銀元的包袱。

那是他的盤川，遠走高飛沒有盤纏是不行的。

既找不到包袱，回身要出房，房外已被十幾個打手守住。

他急衝過去，一脚把門踢上，門住。

回身衝到窗口，一把推開窗，往下一看，後庭院裏正好不見一個人影。

喬二昨晚和喬大就是跳窗逃走的。

他毫不猶豫，越窗縱身而下，落脚在後院，剛一站起，十幾個打手已經趕了過來。

他們似已料到喬二有此一着，及時奔向後院來包圍他。

喬二一看被包圍，齜牙咧嘴笑道：「各位，要命的讓開出路，否則別怪我心狠手辣，擋我者殺無赦。」

小甩子躲在人後大叫：「六奶奶被他殺了，你們不能讓他跑了啦。」

喬二狂喝一聲，突然形同瘋狂，揮刀直撲後門，一路衝殺過去。

十幾個打手同時發動，竟未能把他阻擋得住。

喬二一口氣衝殺到後門，剛要開門逃出，忽聽外面有人敲門。

外面人聲嘩然，喝令道：「快開門，我們是聯保隊部的。」

喬二暗吃一驚，急回身，十幾個打手已撲到。

他情急拚命，揮刀衝去，左砍右殺，逼得打手紛紛退開。

好不容易殺開一條出路，却又被堵死，原來是從大門衝入的幾個聯保隊員。

這一來，喬二進退維谷了。

＊　＊　＊

喬大潛入了羊城。

他昨夜化的裝尚未除掉，在街上遇見那些聯保隊員，居然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他就是喬大。

喬二揚言要殺朱天貴及紅花老六，自然顧不得一切冒險闖進鴻慶樓才能得手。

是以喬大一進城就直奔鴻慶樓而來了。

但他在附近轉了半天，却未見鴻慶樓有任何風吹草動。

既然這裡尚無動靜，足見喬二尚未來過。

喬二躲在哪裡呢？

他是喬大一手帶大的，自然了解他的個性，這小子既已決心報復，無論冒多大的險，也絕不會知難而退的。

喬二已進了城，更足以證明他絕不會放棄報復，必然是藏在甚麼地方，伺機而動。

於是，喬大悄然離開鴻慶樓，轉往各處去找尋了。

他必需要找到喬二，阻止這小子輕舉妄動，否則無異是去送死。

轉來轉去，始終未發現喬二的蹤影。

來到一條小街的巷口，突見那裡圍着一羣人，在那裡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

喬大暗自一驚，急忙混入人羣，擠進去一看，祇見地上躺着個漢子，雙目驚恐地瞪着，舌頭伸出口外，看情形是被勒斃的。

而屍體上的衣服，却被人剝掉，僅留着內衣褲。

奇怪的是，死者的頭髮，也被割了一大半。

人羣中有幾個是聯保隊員，都佩戴着臂章，在那裡守着屍體，禁止閒雜人等圍近。

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人羣紛紛退讓開來。

喬大抬眼一看，來的是秦規，帶着四個荷槍實彈的聯保隊員。

秦規策馬來到屍體附近，翻身下馬，交給一名隊員牽着。看守屍體的一名隊員，立即上前報告：「隊長，死的是分隊黃隊副。」

秦規看看屍體，沉聲問：「在哪兒發現的？」

隊員道：「就在街巷口的牆角下發現。」

秦規再走近些，仔細查看一遍，吶吶道：「嗯，像是被勒斃的，奇怪，怎麼衣服也被扒了？」

隊員判斷道：「可能是怕人認出，他是聯保隊的人。」

秦規未置可否，又道：「嗯，頭髮也被割去了。」

隊員這次判斷不出原因了。

混在人叢中的喬大，却想到了是怎麼回事，他心裡又驚又急。

昨晚，喬大化粧混進鴻慶樓，就是從郭玉芬頭上割下些頭髮，黏成滿腮大鬍子的。

現在地上這屍體的頭髮被割去，難道也是派同樣的用途。

直至連衣服也被剝去，顯然是想扮成聯保隊隊員，好在城裏各處活動，有了那身服裝和臂章掩護，非但不致引人注意，而且可以到處通行無阻。

這件事別人不會幹，也沒有這必要，除非是喬二！

喬大能想到這上面，秦規也同樣想得到。

果然秦規怒聲道：「一定是喬二。」

喬大心裏一震，他也覺得喬二也太過份了。自從越獄到現在，才只不過兩三天，這小子非但毫無悔意，反而變本加厲，又連傷殺了好幾條人命。

接着又聽秦規喝令：「先把黃隊副的屍體抬回去，買口棺材暫時料理一下，等這兒的事辦妥，再運回洪澤湖！」

隊員恭應了一聲：「是！」

秦規鐵青着臉，又下一道命令：「傳話各單位的哨崗，密切注意，喬二可能穿上黃隊副的服裝在活動，無論誰發現形跡可疑的，不管是穿聯保隊的服裝，都得攔下來檢查，違命者格殺勿論！」

騎在馬上的四名隊員齊聲恭應，領命飛馬而去。

秦規這才上馬，吩咐道：「把這些人攆開，這兒沒有甚麼熱鬧可看了。」

隊員開始趕散人羣，秦規却策馬而去。

喬大跟着人羣一哄而散，立即匆匆繞回鴻慶樓。

老遠就聽得人聲嘩然，喬大知情有異，奔近一看，幾個聯保隊隊員已衝進大門。

喬大暗吃一驚，心知喬二已在裏面。

他那敢怠慢，直奔大門，跟着聯保隊隊員闖進了鴻慶樓。

喬二正感到進退維谷，喬大已發動，從幾個聯保隊員的後方，乘其不意攻擊。

聯保隊員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喬二身上，那會想到背後遭到突襲。

喬大救喬二出險心切，他的出手自然特別重，幾個隊員在措手不及之下，被他攻得亂了陣脚。

喬二更是精神一振，揮刀直撲過來，形同瘋狂的亂砍亂殺。

兩個隊員慌忙閃避不及，被喬二殺傷倒地，另幾個被喬大擊倒。

喬大疾喝：「快走！」

喬二這回總算聽他的了，跟着喬大衝向大門。

沒想到剛一出門，發現距離僅數丈之外，七八乘人馬早已排成扇形，各人端着長槍瞄準大門了，在那裏嚴陣以待。

兩兄弟一怔，全傻了眼。

要退回去，一批打手已追了出來。

騎在馬上的一隊隊員振聲道：「喬大，你躲開，我們奉秦隊長之命，要的是喬二！」

喬大急忙攔在前面，掩護着喬二，說道：「你們用槍吧，要他的命，先得射倒我！」

隊員叫道：「喬大，你何苦讓我們爲難，反正他跑不了，你犯不着爲他這樣啊！」

另一隊員道：「喬二，是條漢子做了事就要敢擔當，自己站出來，別連累了喬大！」

他們勸喬大，一個激喬二，但不敢貿然的開火。

畢竟喬大是秦規的磕頭兒兄弟，使他們總不免有所顧忌。

裏面追出來的打手們，一見外面的情勢，也都不敢造次，惟恐一衝出大門，把兩兄弟逼急了，來個情急拚命，回身衝殺過來，勢必有傷亡。

當然兩兄弟已經豁出去了，倒楣的一定是打手們。

同時又怕對面的人突然開火，子彈可不長眼睛，被亂槍擊中，反划不來。

因此，他們也散佈開來，嚴陣以待。

這一來，形成了僵持局面。

喬二也看出這種情勢，急向喬

大輕聲道：「老大，他們要的是我，你就……」

喬大斷然道：「不，我們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我絕不會眼睜睜地看着人家拿你當肉靶！」

喬二靈機一動，道：「外面七八條槍，是死路。要走活路就得往裏闖！」

喬大當機立斷，道：「好，我替你掩護，你先闖！」

喬二應了一聲，藉着喬大的掩護，外面那些隊員不敢貿然開火，他突然回身就向大門裏闖。

裏面的打手早已料到這一着，一見喬二當眞往裏闖，立即齊聲吶喊，一湧而上，發動猛烈圍攻。

外面的隊員，當即撥馬衝向大門。

喬大急忙回身衝入，迅速關上大門，同時加上門閂，阻止那些聯保隊隊員闖進來。

再回身看時，喬二已揮刀殺傷兩三個打手，正在全力迎戰。

喬大那敢怠慢，趕緊上前出手助陣，一面叫道：「各位朋友，夠交情的且放一馬，何苦逼人太甚！」

打手們根本不加理會，一個個都加緊猛烈擊殺。

他們又是刀又是棍，而且是人多勢衆，喬二的一柄匕首，逼得無法近身。

喬大不願多傷無辜，他始終是赤手空拳，全憑拳脚上的眞功夫大顯身手。

「砰！砰！」外面在撞門了。

裏面繼續大打出手，雙方混戰打成一片。

後門外的一批隊員撞不開門，終於由一個翻牆而入，開了門讓其他的隊員衝進後院。

這批隊員有十幾個，個個荷槍實彈，一直衝向前面來。

一見這裏的混戰，爲首的隊員，急朝天花連開了二槍，喝令：「住手！」

聽到鳴槍示威，打手們紛紛住了手。

喬二趁機一個掠身竄上樓。

一名聯保隊隊員看見，舉槍喝令：「站住！」

喬二充耳不聞，直朝樓上狂奔。

隊員舉槍欲射，喬大情急之下，突然奮不顧身的撲去，全身向長槍上撲去。

「砰！」槍走了火，子彈疾射而出，射向地下。

這一阻，喬二已奔上樓。

喬大一挺身跳起，衝上樓梯，回身擋住梯口，振聲道：「誰要追上樓，得先過我這一關！」

一隊員急聲道：「喬大，你雖是秦隊長的磕頭兄弟，可也不能妨礙我們辦公事呀！」

另一個又道：「我們是奉命行事，喬大，你再不讓開，可別怪我們要得罪了。」

喬大道：「那只有個辦法，就是你們先把我擊倒！」

隊員互相一施眼色，齊向樓梯上衝，忽然外面有人大叫：「上了房啦！」

接着一齊喊着：「在房頂上，在房頂上……」

這一會兒工夫，喬二居然已經上了房！

喬大說不出是興奮，還是緊張，因爲喬二雖然上得了房頂，並不一定就表示他能脫身。

鴻慶樓附近散佈着不少聯保隊隊員，這時早已紛紛趕來，採取了包圍。

喬二縱有飛檐走壁的本領，在槍火射擊之下，要想死裏逃生，恐怕實在機會不大，除非是突生奇蹟。

喬大已在替喬二捏把冷汗，外面已槍聲大作，更使他大吃一驚。

聯保隊隊員一聽槍聲，全部衝了出去。

喬大也跟着衝出，只見秦規已親自趕來，指揮隊員們舉槍朝屋頂上射擊。

等他衝向廣場，抬頭看屋上時，喬二已接連縱身跳越兩家相連的屋頂，轉眼失了踪跡。

亂槍沒射中喬二，喬大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總算沒有親眼看着喬二喪命亂槍之下。

秦規騎在馬上，仍在發施號令：「快搜！他逃不出城的，挨家挨戶也得把他搜了出來！」

喬大沒有勇氣去見秦規，更沒有臉去替喬二說情，他只有趁着混亂，無人注意之際，悄然離開廣場。

但是，遠遠站着一個女人在看着他。

那女人臉帶感容，兩眼紅紅的，滿含着眼淚。

她就是郭玉芬！

喬大走在前面，她默默地、悄悄地，遠遠的跟隨着。

她如同被遺忘的忠犬，儘管被遺忘，仍然是忠心耿耿，永遠跟隨着主人……

自戕身亡　罪有應得

秦規從紅花老六的房中走出，臉色很凝重。

肩上挨了一刀，剛把傷口裹好的金小江，垂頭喪氣地跟在他後面。

秦規站住了，回頭道：「你們要肯合作，讓朱天貴早出面，紅花老六也許就逃過了這一劫……」

金小江愁眉苦臉的說道：「秦隊長，紅花老六死得這麼慘，你可得爲她伸寃雪仇呀！」

秦規道：「金管事，你現在必需說實話，喬二爲甚麼不惜冒生命的危險，闖來殺死紅花老六？他們之間怎麼會種下這深仇大恨？」

金小江吶吶地道：「這……」

秦規慫恿道：「你照直說，她人已死，還有甚麼顧忌？」

金小江這才嘆口氣道：「唉，不瞞秦隊長說，朱老闆昨晚趕回一趟，就是因爲知道喬二來了這裏呢，所以特交代我們假殷勤，設法把他留住，並且由紅花老六親自接待，打算用藥茶把他迷倒，好送交給秦隊長處置……」

秦規道：「哦？後來被喬二發現了，所以懷恨在心？」

金小江把頭一點，道：「本來是可以得手的，誰知喬大化了裝混進來，大概是看破了我們的計策，闖進喬二房裏去警告他，所以……」

秦規接口道：「所以你們雙方就動起手來，結果被他們兩兄弟跑了。」

金小江又是點了點頭。

秦規又道：「金管事，我再給你們一次忠告，聽不聽，信不信都由你們，如果不出我之所料，喬二還會再來殺朱天貴的，否則他絕不甘休！」

金小江沮喪道：「不瞞隊長說，這點朱老闆也想到了，所以他不敢露臉，那不是躲你秦隊長，躲的是喬二啊！」

秦規追問：「他躲在哪裏？」

金小江道：「我……我不知道……」

秦規正色道：「金管事，躲不是辦法，只有教朱天貴出來跟聯保隊合作，設法把喬二誘來自投羅網，那才能一勞永逸。」

金小江猶疑不決地道：「可是，朱老闆他……」

秦規道：「他只要自動出面，協助聯保隊捉到喬二，我雖不能保證替他脫罪，至少可以使他原來的罪減輕，少坐些日子的牢。」

金小江半信半疑道：「隊長這話可當眞？」

秦規肯定的道：「絕不騙你！」

金小江遲疑了一下，終於答應他道：「好，我設法先跟朱老闆取得聯絡，回頭去給隊長回話！」

秦規滿意地微微把頭一點，帶着幾名隊員離去。

聯保隊的人一走，金小江忙不迭回到紅花老六的房，床前的地上，橫躺着紅花老六的屍體。

赤裸裸的屍體上雖已蓋上被單，死狀仍然慘不忍睹。

金小江連看也不忍看，迅速打開衣柜，從暗門鑽了進去。

密室很窄小，僅能擺上一張小木床，及一張小桌，兩張椅子而已。

朱天貴躺在床上，見金小江下來，劈頭就問：「外面出了甚麼事？一直亂哄哄的……」

金小江淒然道：「紅……紅花老六……」

朱天貴霍地撐起身坐起，驚問：「她怎麼了？」

金小江悲聲道：「她……她被喬二殺了！」

朱天貴的眼珠子幾乎突了出來：「眞的？」

金小江的表情如喪考妣，沮喪坐了下來，隨把全部的經過情形簡單扼要地述說一遍。

朱天貴最近在牢裏一直失眠，逃走後又疲於奔命，直至回到了鴻慶樓，把事情都交代了，避進密室來休息，才算睡了一大覺。

可是，這一覺從昨夜睡到今午，仍然不醒，是以他被紅花老六叫醒，告訴他秦規來過的情形，兩人商量後，他又繼續再睡了。

這個回籠覺睡得更熟，連外面紅花老六被殺，打得驚天動地，居然也未把他驚醒。

其實他剛醒不久，金小江就進入密室，報告了紅花老六被殺的情形。

這一驚非同小可，而且使他感到無比的痛心。

紅花老六雖是他的姘頭，但是這女人對他實在非常之重要，不僅在精神及肉體上能給他滿足，而且更是個得力的助手。

鴻慶樓要不是憑她的姿色和手腕絕不可能有今天的場面。

然而，她却突遭殺身之禍，慘死在喬二的手裏。

朱天貴跳了起來，當胸一把抓住金小江，怒問：「我是怎麼交代過你的？這兒有二三十個保鏢打手，居然也讓那小子橫衝直撞闖進來，還登堂入室，闖進紅花老六的房中把她殺了。你們都是吃西北風？站在一邊看熱鬧的麼？」

金小江哭喪着臉道：「那小子化了裝，又穿聯保隊的服裝，上門……」

接着把以後的情形，以及剛才秦規臨走時留下那番話，一口氣說完。

最後問朱天貴，道：「老闆，你看怎麼樣給秦隊長一個回話？」

朱天貴沉吟了一會，終於拿定了主意，咬牙切齒地恨聲道：「好，你去告訴鎭洪澤秦規，我爲了要替紅花老六報仇，只要他有把握幹掉喬二，要我怎樣就怎樣吧。」

金小江唯唯應命，立即離開密室，親自去見秦規。

全城展開了嚴密的搜索。

秦規心知喬二尚未離開城中，一定藏在甚麼地方。

如果不出所料，喬二殺了紅花老六尚意猶未盡，勢必要再殺朱天貴才會罷休，這就是喬二的一貫作風，是以搜索仍然是在進行中。

有人在舊祠堂裏發現一男一女，認出是喬大和郭玉芬。

秦規聞報，吩咐不得驚擾他們。

喬大既在城裏，更證實秦規的判斷，喬二果然藏身在甚麼地方伺機而動。

因此，如果喬二的目標是朱天貴，就必須讓朱天貴露臉，才能誘出喬二來。

否則的話，朱天貴若始終躲着，喬二也絕不會冒險採取行動的。

是以秦規留話交代金小江，希望朱天貴出來，暗中協助聯保隊。

這是孤注一擲的辦法，只有以朱天貴爲餌，便能誘喬二上釣。

秦規不帶一兵一卒，獨自步行來到了舊祠堂。

當喬大突見秦規走入時，一時愧疚交集，氣餒地垂下頭來。

秦規也是一言不發，默視着這個磕頭兄弟。

彼此保持着沉默。

郭玉芬從喬大身邊緩緩站起來，看看秦規，再看看喬大。

喬大仍然是盤腿坐着，低頭不語。

秦規站在那裏，如同泥塑木雕。

沉默……

郭玉芬用垂下的右手，輕碰喬大的肩頭一下，彷彿告訴他秦規來了。

秦規看見她的這個小動作，也看見喬大的肩頭動了動。

「兄弟……」秦規終於先打破了沉默。

喬大緩緩的抬起頭來，眼中淚光閃動着。

秦規站在原地，道：「兄弟，你可以放手了……」

喬大激動道：「我，我辦不到！」

秦規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喬二不値得你這樣對他，爲了你，爲了你們倆口子的將來，我不得不……」

喬大詫然道：「你要把我抓起來？」

秦規道：「這是迫不得已，我非得派人把你先送回洪澤湖……」

喬大忿聲道：「鎭洪澤向來鐵面無私，公事公辦，好，沒話說，叫你的人進來動手抓我吧！」

秦規搖搖頭道：「我沒帶人來……」

喬大怔了怔道：「哦？你沒帶人來，能抓我嗎？」

秦規大義凜然地道：「我抓你，不必用一兵一卒，只須憑你我的道義！」

喬大愧然道：「我明白！」

秦規道：「那就好，只要你了解我的出發點，其他一切解釋都是屬於多餘的了。」

喬大點點頭，道：「不過我現在不能走！」

秦規道：「爲甚麼？」

喬大沮然道：「我……我必需要找到喬二……」

秦規道：「唉，兄弟，你怎麼還是這個死心眼，他是救不了的！」

喬大道：「我不再打算救他，只是要勸他自己了斷，別讓人家動手，使我看了不忍。」

秦規困惑道：「那有分別嗎？」

喬大斷然道：「對於我的意義，完全不同。」

秦規微微點着頭，似是已了解對方的心意，道：「好吧，我的話到此爲止，希望你再多想想……我走了！」

喬大沒再說甚麼，目送他轉身走了出去。

留在舊祠堂裏的一男一女，彼此相對無言。

天色已昏暗下來。

又是華燈初上的時份，羊城恢復了平時的繁華和熱鬧，大街小巷仍然熙熙攘攘的。

從下午開始，聯保隊奉命停止搜索後，即浩浩蕩蕩撤走了。

大家在議論紛紛，傳出了逃犯喬二遠走高飛的消息，所以聯保隊已分頭追緝。

就在聯保隊撤離不久之後，朱天貴終於露臉了。

他是親自出來爲紅花老六料理後事。

在羊城，紅花老六的艷名，幾乎是家喩戶曉的。

如今她突然遭殺身之禍，不知多少人惋惜，嘆息她紅顏多薄命，落得如此慘死的下場。

尤其是那班執袴子弟，豪門富紳，以及自命風流的文人雅士，凡是跟紅花老六有過肌膚之親的人，無不懷念她那誘人的姿色和胴體，更忘不了她那令人銷魂蝕骨的渾身解數。

但這一切，已成過去了。

鴻慶樓爲了替紅花老六辦喪事，特別停止營業三天誌哀，以示對她的追悼。

朱天貴忙進忙出，忙了整個下午，直到這時候，他才算是安定下來，需要休息休息了。

街坊間又議論紛紛，朱天貴販毒被抓，關進了洪澤湖聯保隊部，

這是衆所週知的事。

今天他不但回了羊城，而且還在聯保隊人馬離去之後不久，居然大搖大擺地出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有人懷疑他是花錢脫了罪，也有人認爲是專員公署方面經查罪證不足，判他無罪放了出來。

總之，朱天貴之突然回到羊城，加上爲他主持鴻慶樓的紅花老六被殺，使他頓成衆所矚目，談話的資料。

無論街頭巷尾怎麼傳說，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喬大心裏却是非常之清楚，他已看出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目的是在誘使喬二自投羅網。

聯保隊突然撤走，朱天貴公然露臉，這些都更加明顯了。

尤其是紅花老六剛被殺，朱天貴躲避喬二尚且來不及，爲甚麼還冒着生命的危險，親自爲那女人忙辦喪事？

這太明顯了，喬大看得清清楚楚這是個陷阱，利用朱天貴作餌誘使喬二上鈎。

但是，喬二藏匿在甚麼地方呢？

* * *

陳家老藥舖的閣樓上，一男一女相對着，女的很年輕，只有十七八歲，模樣很俏麗。

她的秀髮散亂，衣衫也有些凌亂不整，畏縮地蹲在牆角，垂着頭，傷心欲絕地低泣着……

男的守在梯洞口，活動木梯在下面要撐開洞口的門板，下面的人才能上來。

一把鋒利的匕首，筆直的插在門板上。

他在啃着一隻全鷄，一陣狼吞虎嚥，啃得只剩下了鷄的空骨架子。

沒有甚麼可啃了，他把鷄骨隨手一扔，再用自己的袖子拭抹嘴邊的油，拍拍肚子道：「嗯，味道不錯，吃得還眞飽！」

少女沒答腔，仍然是垂頭低泣。

他有點厭煩起來，喝道：「喂！別哭哭啼啼，行嗎？」

少女果然聽話，停止了哭泣。

他瞥了少女一眼，齜牙咧嘴笑道：「奇怪，爲甚麼女人都喜歡流眼淚？」

少女沒答腔。

他又笑了笑道：「我喬二從不流淚，從不哭！」這個男的竟是喬二。

被他挾持在閣樓的少女，想着想着，忽然又忍不住痛哭了起來。

喬二正想喝斥，門板下有人敲了幾下。

敲得很有節奏，先敲二下，接着又連敲了三下，像是約定的一種暗號。

喬二拔起匕首，掀開門板，讓一個瘦小的老頭兒爬了上來。

「情形怎麼樣？」喬二問道。

老頭兒先瞥了少女一眼，見她安然無恙，始道：「聯保隊的人馬，眞的是全撤走了，我還特地去城外轉了一大圈，也沒見他們的人影……」

喬二又問道：「鴻慶樓那邊？」

老頭兒道：「那兒在替紅花老六辦喪事……朱老闆親自張羅着，忙出忙進。」

喬二道：「甚麼？朱老闆？是朱天貴？」

老頭兒道：「對了，就是他。」

喬二突然當胸一把抓住他，冷聲道：「你可沒騙我，嘿！」

老頭兒嚇得直翻白眼：「我……我怎麼會……我那敢騙你呀！」

喬二把手一鬆，老頭兒癱倒了下去。

他冷哼一聲道：「諒你也不敢！」

老頭兒又瞥了少女一眼，哭喪着臉道：「大爺，你要我去做的事，我已經做了，求你放了小女兒吧！」

喬二獰笑道：「急甚麼勁兒，等我走的時候，自然會把她交還給你，絕對少不了一塊肉！」

老頭兒道：「那你幾時才走？」

喬二把臉一沉：「怎麼？你在攆我走！」

老頭兒急急說道：「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是因爲，她娘在樓下着急，想問問……」

喬二道：「不必多問，我隨時要走就走！」

老頭兒强裝笑臉道：「我，是……不過，大爺，我們倆老口子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從小縱慣了她，要有甚麼言語冒犯大爺的地方，還請你念她年幼無知，多多包涵！」

喬二又齜牙咧嘴道：「這個不用你操心，我最喜歡有個性的姑娘，她很合我的胃口！」

少女突然的哭叫道：「爹……」

她似乎受了莫大委屈，情不自禁地哭着撲了過來。

喬二把手一攔，摟進懷中，另一隻手玩弄着匕首，道：「老頭兒，你該下去了，別呆在這裏，她見了你會撒嬌的！」

老頭兒心如刀割，眼看愛女受這樣的暴徒挾持，却愛莫能助，他只好點點頭，黯然傷神地下了閣樓。

少女情急叫道：「爹……你不要……」

喬二把門一推，關上了。

「篤」地一聲，匕首已插在門板上。

少女却如同驚弓之鳥，驚得全身發抖，連從喬二懷抱掙脫的力氣都使不出來。

喬二將她的下巴一托，使她的臉抬了起來，低下頭要去吻她。

少女把頭用力轉向一邊，哭道：「你已經把我……你，還要怎麼樣……」

喬二道：「我喜歡妳呀！」

少女掙扎着：「你是害我，害我以後見不得人……」

喬二笑道：「那沒關係，見不得人，就在家裏呆着，等我出去混，發了，回來就娶妳！」

少女連連搖頭道：「我不要……我不要……只求你放了我吧！」

喬二輕喟道：「唉！女人眞沒辦法，都是一樣，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非要來個霸王硬上弓不可……」

少女打了個寒戰，嚇得不敢掙扎了。

喬二把她的臉扳了過來，緊緊一摟，湊上她的櫻唇狂吻不休。

同時，他喜歡拿刀殺人的右手，已不規矩地在她身上，毫無顧忌地活動着，撫弄着……

少女任由他爲所欲爲，徐徐淚下如雨，她彷彿已失去了知覺。

渾渾沌沌中，那隻魔手伸入胸襟之際，接觸了她的肌膚。

她仍然沒有感覺。

衣服開始從她的身上剝落，撕開——直到整個赤裸。

她的感覺已麻木……

* * *

老倆口子在樓下照顧店舖。

他們憂心如焚，滿臉愁容，根本無心做生意。

女兒被喬二挾持在閣樓上，使他們整整一個下午，就在焦灼與不安的情緒中煎熬。

天已經黑了，喬二仍沒有離去的表示。

老倆口子越想越擔心，愈想愈可怕了。

老婦人幾次想向外求救，都被老頭兒極力阻止，因爲女兒在喬二手中，爲了她的性命安全，不能不投鼠忌器。

這是必需要顧慮到的，萬一喬二惱羞成怒，首先遭殃的必然是那少女！

天色更黑了。

老倆口子提前打烊，關上了店門。

他們晚飯也沒吃，根本吃不下，但想到女兒可能餓了吧？

於是，老頭兒上了樓，爬上通往閣樓的木梯，按照喬二指定的暗號，連續敲了蓋在洞口的門板幾下。

門板一掀，喬二探向下面，問道：「老頭兒，又有甚麼鬼事？」

老頭兒仰着頭道：「小女恐怕餓了吧！」

喬二道：「那倒不知道，你自己上來問她好了！」

老頭兒爬上閣樓，上面沒有點燈，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

剛喊出聲：「小翠……」

冷不防喬二從背後一伸手，把他的嘴捂住了。

接着，一刀當胸猛刺，刀身整個戳了進去。

老頭兒喊不出聲，一刀斃命。

喬二一撒手，老頭兒倒了下去，就在他附近不遠，躺着赤裸裸的少女屍體，那是他的女兒。

父女兩人，已遭到喬二的毒手！

喬二把匕首上的血，在老頭兒身上抹乾淨，從容不迫的下了閣樓。

老婦人在下面等着，以驚怒的眼光看着他。

喬二走過去，笑口道：「妳不上去看看麼？」

老婦人目瞪口呆道：「我……我……」

喬二臉上仍然笑着，出其不意又是一刀，猛可裡戳進老婦人的胸膛。

「啊！」老婦人慘呼一聲，雙目驚恐的睜着，嘴巴張得大大的。

喬二把刀一拔，一股鮮血噴射出來。

老婦人又倒了下來。

又是一條人命。

喬二仍然是連眼睛也不眨，一抬腿，把匕首在鞋底抹了兩下，抹掉了血漬。

刀口上的血漬可以抹得乾淨，靈魂上的罪惡，却永遠抹不掉，喬二對靈魂並不重視，他只重視生命，自己的生命。

至於別人的生命，在他看來是一文不值，否則他就不會隨便殺人了。

現在，還有一個人是應該殺的——那就是朱天貴！

喬二決定的事，是從不輕易改變主意的，更不會知難而退的。

他甚至已經想到，聯保隊突然撤離羊城，其中可能有詐，除非是以爲他已遠走高飛，沒有把大批人馬留在這裏的必要。

否則的話，就是故作姿態，誘使他放心大膽露面。

總而言之一句話，秦規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絕不會放過他的……

但他沒有想到，朱天貴居然被秦規說服自願作餌誘他上鈎。

在喬二的想法，認爲朱天貴在此地耳目衆多，既敢公然露面，足

見聯保隊已撤走了。

鴻慶樓的那些保鏢和打手，喬二全不放在眼中，只要聯保隊的人馬已撤走，對他就解除了威脅。

於是，他翻箱倒柜，搜出了一些銀票和金銀首飾，全部揣在懷中，從容不迫地離開了陳家老店鋪。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

喬二混在人羣中，朝着鴻慶樓的方向走去。

到了附近，他先查看了一下情況，並未發現異狀。

他最留意的，是附近有沒有形跡可疑的人物。

因爲他唯一擔心的是聯保隊，怕他們留下一些人，化裝守在附近監視鴻慶樓。

結果毫無可疑或特殊情況，使喬二更放心大膽了。

神不知、鬼不覺地，他繞到了鴻慶樓後院去。

圍牆不算高，憑喬二的身手，越牆而入，毫無困難。

能夠隨便殺人的人，翻牆絕難不倒他的。

進入了後院，他急蹲在暗處，查看一下動靜。

從後院向裏面望，燈火輝煌，如同平時賓客滿堂一樣。但今晚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氣氛完全不同。

平時打情罵俏之聲，呼盧喝雉之聲全無，整個鴻慶樓彷彿沒有人在。

沒有動靜，沒有聲響，一切都處於平靜之中。

喬二似已覺出不大對勁，意味出這種反常的平靜，實在令人懷疑。

難道朱天貴料定他會找上門來，已嚴密戒備，嚴陣以待等着他闖來自投羅網？

喬二開始猶豫不決起來，是不顧一切硬闖上去，還是知難而退，不必拿生命冒險？

意念猶未了，忽然聽得裏面傳出金小江的嗓門叫道：「小甩子，老闆的酒燙好了沒有，手脚伶俐些！」

小甩子在另一個方向應道：「快啦！這就來了。」

喬二當機立斷，直奔小甩子的方向掩去。

小甩子在廚房裏燙酒，廚房就靠近後院。

錫酒壺，剛從一鍋熱水裏提了起來，突覺脖子一涼，一把匕首已橫貼在他的頸間。

小甩子大驚，一嚇下失手，酒壺掉在地上，但他不敢出聲，惟恐刀抹脖子可不好玩。

喬二出其不意地制住了小甩子，冷聲喝問道：「朱天貴在哪裏？」

小甩子一聽，已知道背後站的是誰，頓時驚得魂不附體，全身發抖地道：「在……在前面大廳……」

喬二又問道：「幹嘛……」

小甩子道：「幾個守着六奶奶的靈柩，在……在喝酒。」

喬二再追問：「這兒的人都在？」

小甩子知道他指的是打手們，答道：「大廳中只有幾個……還，還有金管事……陪着朱老闆……」

喬二毫不放鬆道：「其他的人呢？」

小甩子吶吶道：「他……他們……」

喬二把刀一帶，更貼近他的脖子：「說，他們在那裏？」

小甩子保命要緊，不敢隱瞞，急道：「他們都藏在大廳附近的幾個房間裏面……」

喬二道：「哦？朱天貴像算定了我會闖進來？」

小甩子道：「呃……呃……」

喬二把心一橫，突然手上加上了勁，用力把匕首一帶。

刀口抹過小甩子的頸間，頓時血如噴泉，連叫都沒叫出，喉裏祇發出「咯」地一聲響，立即斃命。

一條無辜生命，又斷送在喬二手中。

他臉上毫無表情，彎腰抓起地上潑翻的酒壺，迅速出了廚房。

低頭走着，穿過一條長走廊，一直走向大廳。

大廳中早已佈置成靈堂，平時這兒是個賭場。

掛着布幔的後面，大概就是紅花老六的靈柩。

布幔前置一方桌，一對巨大白燭高燒，桌上亦供有四樣水菓。

朱天貴、金小江兩人在一桌對酌，默默無言，各懷心事地喝着悶酒。

另一桌圍坐着幾個打手，也是光喝酒不說話。

氣氛很肅靜、沉悶……

朱天貴忽然的長嘆了一聲，道：「唉，紅花老六死在那小子手中，實在不值得。」

金小江道：「只要能爲紅花老六報仇，她死也瞑目了。」

朱天貴急聲道：「就怕那小子不敢來，早已遠走高飛了！」

他的話猶未了，忽然有人冷笑道：「不見得吧！」

朱天貴、金小江以及幾名打手，同時一驚，齊向那人看去，全都驚得目瞪口呆。

喬二就站在面前。

朱天貴驚呼一聲：「啊……」

喬二不等那幾個打手跳起，早已甩開手中的酒壺，握刀直撲朱天貴舉刀就刺。

朱天貴嚇得向後一仰，攪翻人倒僥倖避過這當頭的一刀。

喬二一刀未中，飛起一腿，踢翻了桌子，撲了過去。

狂喝聲中，舉刀砍下之際，突然聽得布幔後一聲喝令：「不許動！」

布幔分兩邊一掀，後面那是紅花老六靈柩，竟是四個端着長槍的聯保隊隊員。

喬二心知中計，更把朱天貴恨之刺骨，根本不理他們的喝令，仍然狠狠的一刀刺去。

朱天貴一滾身避個正着，刀鋒仍貼臂劃過，劃破了一條長痕，頓時血流如注。

他顧不得傷痛，連連幾個翻滾，滾開了老遠。

喬二殺性已起，撲前去追殺幾刀，均未能命中。

聯保隊員手有格殺勿論的命令，一齊開了火，集中向喬二射擊。

喬二大驚，這才放棄追殺朱天貴，就地連滾幾滾，一個挺身就跳起，急向廳外衝去。

幾個打手一湧而上，企圖合力阻止。

但喬二已情急拚命，形同瘋狂，揮刀把他們砍殺得東倒西歪，殺出了一條血路。

大廳附近的幾個房間中衝出二十來個打手。

可惜慢了一步，喬二已奪門而出，朝向大門狂奔。

外面從廣場的四方八面，湧來了二三十人。

他們雖未佩帶臂章，但個個均持着長槍，一看就知是聯保隊的人員。

喬二已衝出大門，裏面的大批人又緊追在後面，使他毫無選擇餘地，只有硬着頭皮向廣場右邊闖。

湧來的隊員已發現喬二，爲首的一聲令下，紛紛舉槍就射。

喬二在亂槍之下，繼續狂奔。

突覺肩頭上一痛，中了一槍，使他連接幾步踉蹌，摔倒地上。

衆隊員飛奔而來，一路開槍射擊。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喬大飛馬而至，老遠就大叫：「老二……」

喬二負傷跳起，剛好喬大馳近身邊，把手伸向他。

一把接住手，躍身縱上馬背，這兄弟倆共乘一騎，衝向右側小街。

行人被衝散，紛紛避開。

衆隊員一路緊追。

整條小街驚亂成一片，行人走避，兩兄弟飛馬狂奔，後面是緊追不捨的聯保隊隊員。

吶喊、驚叫，夾着槍聲……

喬大載着喬二，飛馬直奔城西，企圖衝出城外。

可是，去路已被擋住，七八個聯保隊隊員已嚴陣以待，站成一排，舉槍對準奔近的他們。

喬大見狀大驚，急撥轉馬頭，再折回城北。

城北的情形也一樣，早有聯保隊的人員把守。

情急之下，喬大只好撥馬直奔就在附近的舊祠堂。

衝進祠堂，兩兄弟翻身下馬，由喬大帶路，領着喬二穿過前堂，奔向後院，避進廢棄已久的殘樓。

他們一口氣衝上樓，居高臨下，一看，整個舊祠堂週圍已被包圍了。

喬大已是氣喘如牛，背靠着牆壁急喘不已。

喬二顧不得已負傷，恨聲道：「媽的，逼急了我就衝下去跟他們拚了，拚一個夠本，兩個有利。」

喬大急忙加以阻止：「老二，他們是奉命行事，跟你無怨無仇，你不能夠再亂殺人了！」

舊祠堂週圍沸騰，並且又有幾批人馬，紛紛趕到，人愈聚越多了。

秦規也親自飛馬趕到，跨在馬上，大聲道：「喬大，你們已被包圍，這次再也跑不掉了！快把喬二交出來吧！」

喬大沮喪道：「完了！」

喬二道：「老大，你下去，不必管我了！」

喬大淚光閃動，道：「不，我丟不下你，要死哥兒倆死在一起……」

喬大搖搖頭，道：「犯不着的！」

喬大激動道：「誰教我們是一娘所生的啊！」

祠堂外，秦規又在高叫道：「喬二，你是條漢子，就別連累喬大……」

喬二急道：「老大，你有了女人，我沒牽掛，我衝下去拚一拚，也許能闖出一條生路……」

喬大阻止他道：「不！衝出去有死無生。」

喬二沮喪道：「呆在這裏，他們早晚會攻上來的，到時也是一樣呀！」

喬大不理他，掩近破窗門口，向下面大聲道：「秦隊長，得饒人處且饒人，放喬二一條生路吧！」

秦規大聲回道：「喬大，你快下來，不然我顧不得你了，要不然……」破樓上沒有回答。

秦規又等了半晌，仍然毫無動靜。

他才大聲喝令：「大家準備！」包圍的各隊員一齊舉槍，目標集中破樓上。

秦規開始報數：「一……二……三……開火……」

槍聲剛響，突見一個形容狼狽的女人，飛奔而來，衝向秦規的馬前，跪地哭叫地道：「隊長，不能開火啊！喬大在上面啊……」

秦規一見是郭玉芬，急命暫時停火，驚詫道：「妳何必也跑來……」

郭玉芬央求道：「隊長，求你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上去勸勸他們……」

秦規沉思一下，始道：「妳告訴他們，喬二是死定了，不必拖喬大把命賠上，這是我的眞心話，他們最好都想一想！」

郭玉芬連連的點頭，忙不迭爬起，轉身就向破樓衝上去。

她一路奔，一路叫着：「喬大，我上來啦！」

喬大一聽，不由他跺脚道：「糟！她怎麼也來了……」

郭玉芬一口氣衝上樓，已不支倒地，跌在梯口嬌喘不已。

喬大搶步上前，扶起她道：「妳來有甚麼用？唉！」

郭玉芬忙道：「你……你把命賠上了，我也活不成啦！乾脆我們三人死在一起。」

喬二走近道：「老大，別管我了，帶着她回去好好的過日子……唉！我要是早遇上了像小嫂子這般的人，也許我……」

喬大道：「還來得及——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眞肯改過，我一定盡全力掩護你逃走。」

喬二苦笑道：「老大，別爲我枉費心機，說句眞話，我這輩子是改不了！」

喬大怒形於色道：「你爲甚麼要非走絕路不可？」

喬二又笑了一笑，突然出其不意地推開喬大，打算衝下樓去拚命。

郭玉芬撲前將他抱住，急道：「喬二，你下去會送命的……」

喬二喝道：「妳別管我的死活！」

一掌推倒郭玉芬，未及衝向梯口，喬大已撲了過來。

喬二回身就是一拳，被喬大揮臂架開，兩兄弟立即動手，扭作一團。

郭玉芬爬起身，見狀急叫道：「住手！住手！你們不能打……」

兩兄弟互不相讓，倒在地上扭打、翻滾……

喬大邊打邊叫：「老二，你眞要想衝出去送死，不如乾脆自己了斷。」

喬二道：「秦規逼人太甚，我死也不讓他佔便宜！」

喬大迎面給他一拳，怒聲斥道：「老二，天理、國法、人情，三樣你那一樣也不佔，你還怪人家逼你？」

喬二回敬一拳，道：「那我憑甚麼要自己了斷，讓大家把我看成孬種！」

喬大道：「那才有種！」

喬二斷然道：「我不當那種狗熊。」

喬大痛苦道：「如果自己了斷，我陪你。」

喬大笑道：「要你陪我幹甚麼？」

喬大道：「因爲我沒有把你帶上正路，是我的錯，這樣，九泉之下見了歷代祖宗，我也有個好交代。」

喬二加緊猛攻：「不，不，不走正路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兩兄弟繼續在地上翻滾、互毆。

郭玉芬在一旁看得又急又驚，儘管她哭着、叫着，哀求他們住手，也無法使他們停止。

下面依然人聲沸騰，齊聲吶喊，衆隊員已衝近破樓，開始跑上樓梯……

郭玉芬驚呼一聲，道：「啊！他們上來啦！」

喬大頓吃一驚，猛可給喬二狠狠的一拳擊中，跳起來就向梯口衝去。

一名隊員剛衝上來，被喬大一脚踢了個倒栽葱。

後面的幾個被撞倒，一齊滾落樓梯，撞跌一堆，喬大跟着衝下樓梯一旁，把守着，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架勢！

秦規已下了馬，趕來喝道：「喬大，快閃開！」

喬大斷然拒絕道：「辦不到。」

秦規一聲令下：「衝上去！」

爬起的幾個隊員，立即向樓梯上衝去。

喬大全力擋阻，拳打脚踢，全力堅守住樓梯，衆隊員紛紛被擊退。

秦規再也按捺不住，親自一馬當先，指揮十幾名隊員緊緊隨着他向上衝。

喬大企圖阻擋，跟秦規交上了手。

破樓上，郭玉芬正扶起鼻青臉腫，嘴角在流血的喬二，極力勸他，趁他們還沒衝上來，快逃走吧！

喬二早已把破樓四週情勢看清，根本無路可逃，除非從唯一的樓梯衝殺下去。

可是，喬大爲阻擋秦規率衆上樓，正在不顧一切全力頑抗。

而且喬二即使衝殺下樓，也逃不出重重包圍。

他終覺絕望，深深嘆了一口長

氣，說道：「小嫂子，快去教喬大住手，讓他們上來吧！」

郭玉芬驚詫道：「你……」

喬二沮喪苦笑道：「我想通了……」

正在這時，突聽喬大狂呼道：「老二，快……」

他的話猶未了，已被秦規一拳擊中，翻身跌出欄外，重重摔倒在地上。

郭玉芬大驚，衝向梯口大叫，道：「喬大……」

秦規已衝上樓，把她推開一邊，十幾個隊員，也已緊跟着上來。

大家眼光一掃，發現喬二背靠牆站着，雙手捧住腹部，似已搖搖欲墜。

隊員們舉槍欲射。

秦規已看出情形有異，急加以阻止。

喬大也已奔上樓，衝近喬二，大叫道：「老二！」

當他一看見喬二的情形時，不由他怔住了，喬二突然倒下，兩手撒開，腹部中已插着一把匕首。

「老二……」喬大慘叫一聲，撲了過去。

喬二已氣絕身亡，臨死仍是齜牙咧嘴地笑着。

喬大撲下去，擁住他的屍身失聲痛哭：「老二！你……你可以逃過一死的，你爲甚麼不聽話，不遠走高飛啊！」

秦規搖搖頭，深深嘆了口氣，一言不發，懷着悵然的沉重心情，帶着隊員退下了樓。

郭玉芬已驚呆了，站在樓梯口邊淚下如雨。

喬大抱起喬二的屍身，慢慢轉回身，一步一步走向樓梯口。

他的兩眼發直，而且佈滿血絲，似乎沒有看見樓梯口站着的郭玉芬。

雙手抱着喬二的屍身，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樓梯去。

秦規的人馬尚未離去，見喬大抱着屍身走來，紛紛退開讓路。

喬大好像看不見周圍的那麼多人，淚水不斷地湧出，滴落在喬二的屍身上。

他邁開大步，走出舊祠堂。

路人均紛紛退避，讓開在兩旁，投以驚詫好奇的目光。

喬大抱着喬二屍身繼續走着，走出北門，在夜色朦朧下他漫無目的地走向曠野。

在他的後面遙遙地跟着一個女人，無論喬大走到哪裏，這女人都永遠跟隨着他。

（全文完）



短篇俠義奇情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五行洞

五行神功　相生相剋

雨仍在下着，風仍在吹着，在這風雨飄渺之中，一個頭戴竹笠，身穿黑色短衫，外罩黑色大氅，背插長劍的人，在風雨中默默的獨行着。

心情的變化，亦如天候的變化，今天是風雨飄渺，但這個人的心裏到底在想些甚麼？

他的竹笠一直壓得很低，沒有人能從對面看清楚他的面目，但看他行色匆匆的樣子，好像是趕辦甚麼急事。

這條路並不是官道，只是村野中的小徑，平時走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在下雨的時候，那更是少之又少了，但這黑衣人却突然在風雨中停了下來。

這個孤身行旅，爲甚麼會在風雨中停了下來，因爲他對面站着一個人，他因爲低着頭，看不到這個人的上身，只看到對方一雙綠底灑花的褲管，一雙龍鳳繡花鞋，如果不是被泥水浸汚，這雙鞋一定很漂亮。

黑衣人冷冷的道：「你爲甚麼要阻着我的去路？」

對面人嬌笑道：「喲！你這人眞怪，明明是你阻了我的去路，怎說我阻了你的路？」來人敢情是個少女。

黑衣人道：「妳不能閃避一下子麼？」

少女道：「這小路，左右都是水田，你要我向那兒閃？」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妳不讓我讓。」一個旱地拔葱，飛起丈高，想從少女的頭上飛越過去，那知那少女比他更快，嬌軀已飛起二丈多高，從黑衣人的頭上飛越過去，又凌空一旋，面對那黑衣人落向地面，一聲嬌笑道：「你想要我鑽你的胯下，不如就讓你鑽我的胯下了。」

黑衣人落地轉身，正想破口大罵，那知他一抬頭之間，將要罵出口的話又縮了回去，原來此時他才看清楚，對面站的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紅底灑花小襖、綠底灑花長褲，腦後還拖着一條二尺多長的辮子，嘴上還塗着口紅，活脫脫的是個鄉下大姑娘。

他默默一嘆，轉身便走。

少女嬌叱一聲：「站住！」

黑衣人脚下一停，並未轉身，只是冷冷的說：「姑娘尚有何事見教？」

少女道：「你見我不過是一個鄉下大姑娘，心中瞧不起我，所以

才轉身便走是麼？」

黑衣人道：「在下並無此意。」

少女道：「那你爲甚麼不站下來與我理論一番？」

黑衣人道：「我們第一次照面，姑娘已經佔盡了便宜，在下認倒楣便是。」

「所以你現在不敢再與我來第二次照面了？」

「在下並非不敢，而是不願。」

「這話怎麼說？」

「好男不與女鬥。」

少女格格的嬌笑起來說：「原來你也只是個裝模作樣的紙老虎。」

黑衣人猛地轉身抬頭，雙目中射出兩道精芒，那少女此時才看清楚他的面貌。

此人約三十上下的年紀，狹長的面龐，透着一股精明强悍的氣勢，他瞪着那少女道：「看姑娘的裝束，似是樸實鄉愚，聽姑娘的談吐，却是久走江湖而又刁鑽古怪的人物，觀姑娘的輕功，又似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下弄不清楚，姑娘到底是甚麼樣的人物。」

少女一笑道：「你說呢？」

黑衣人道：「如果說是樸實鄉愚，絕不會惹事生非，如果說是久走江湖，更不會沒事找事，如果說是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之地，更應當恩怨分明，在下與姑娘無怨無仇，應該見好就收才是。」

少女道：「我見你這人有些怪裏怪氣，只有沒事找事，來探探你的底。」

黑衣人道：「如此說來，姑娘對我有些看不順眼了？」

少女笑道：「不是看不順眼，而是很順眼。」

黑衣人狂笑起來說：「想不到落拓江湖，半生潦倒，今日居然會有一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對我看得很順眼，當眞使在下有些受寵若驚了。」

少女道：「還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這世界上能讓我看順眼的人並不多。」

黑衣人道：「如此說來，在下當眞要好好的請姑娘吃上一頓。」

少女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黑衣人道：「當然，據在下所知，這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小集鎭，如果姑娘不嫌寒酸，我們就到那裏去喝上一杯。」

少女笑道：「那地方我知道，叫野馬鎭，有一家會英樓，不但酒好，菜也很好。」

黑衣人道：「好！我們就到那家去。」

兩個從未謀面的人，不但是一男一女，而且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竟然會一起去吃酒，這不是怪事麼？但江湖人畢竟是江湖人，江湖人之所以與別人不同，也就是在這些地方，要不然怎麼能夠配稱爲武林兒女，江湖豪客。

* * *

這會英樓的確不錯，別看他開在這野馬鎭，可是一切排場，並不比大地方的差，而且他們還有一道很特殊的名菜，紅燒三合。

紅燒三合是以鷄魚肉三樣合起來燒，這是會英樓的徐麻子拿手好菜，不但燒起來味美可口，而且能使人愈吃愈想吃。

會英樓的酒也出名，那不是自己釀的，是派專人去搜購各地名酒，如茅台酒、女兒紅、陽河大麵、十年陳紹，只要能點得出名字來，應有盡有，可是價錢却賣得很高，如果怕花錢的話，只有一種酒最便宜，是本地釀製的燒刀子。

黑衣人道：「姑娘喝甚麼酒？」

少女笑道：「女兒紅。」

黑衣人叫道：「一壺女兒紅、一壺大麵、一大碗紅燒三合、二斤滷牛肉、四兩花生米，外帶一個冷盤。」

這黑衣人好像對於吃很內行，一口氣叫了好幾樣。

此際店門口走進一胖一瘦兩個中年人，胖子道：「老二，當今江湖之人，武功最高的，你知要數那一個？」

瘦子道：「這還用說麼，當然要數山西太原府的鄭大俠了。」

胖子搖搖頭道：「你錯了，那太原飛天神龍鄭子壽，在五年之前，的確是排名第一，但以目下的行情，可能要排到第五名了。」

瘦子道：「難道這五年來，江湖中又出了四名高手不成？」

胖子道：「你可知道那五行洞麼？」

瘦子搖搖頭說：「不知道。」

胖子道：「這五行洞又名叫五行神洞，位於陰山之陽，洞高一丈，深廣十丈，內分五個小洞，據五行而立，爲水火木金土。」

瘦子道：「這與那四名高手又有何關連？」

胖子找一張桌子，招呼瘦子坐了下來，並向小二要了酒菜，然後才道：「關係可大着呢，因爲那水火木金土五行神洞之中，每洞皆藏有一種神功，能練得此種神功，其武術可以駕凌八大門派之上，如今那水、火、木、金，四項神功，已先後有人學去，因此最近江湖上才出了四大高手，而其武功都駕凌在鄭子壽之上。」

瘦子道：「如此說來，這練得四種神功之人，老大一定是知道的了，不知他們叫甚麼名字？」

胖子道：「但聞傳言，未見其人，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們四人叫甚

麼名字。」

瘦子道：「照你所說，那土洞之中的神功，至今尚無人去學？」

胖子道：「沒有。」

瘦子道：「如此好的機會，爲甚麼沒有人去學？」

胖子道：「聽說那五行神洞之中，每洞皆有機關封鎖，開啓不易，故欲學此種神功，必須甘冒生命危險，方能開啓神洞，這是第一個原因。」

瘦子道：「尚有第二個原因？」

胖子道：「有，第二個原因是這消息也剛開始在江湖上傳聞，武林中人也是剛剛才知道這一件事情，因此以前雖然沒有人到土洞一試，但以後却不敢保險了。」

瘦子道：「不錯，難怪我一路行來，發現不少武林中人，向陰山方向走。」講完又一聲長嘆道：「眞想不到我五年的隱居生涯，江湖之上突然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

胖子一擧杯道：「此事不談也罷，來，我們乾一杯。」一仰首，「咯」地一聲，喝得乾乾淨淨。

瘦子也跟着喝了一杯，他們這裏乾杯，別人也在乾杯，是那黑衣人與那少女。

少女一杯下肚，臉飛紅霞，向那一胖一瘦兩人看了一眼道：「這兩人是誰？你認識麼？」

黑衣人道：「這兩人的名字很不好聽，但名氣可大得很呢！」

少女道：「哦！不知他們叫甚麼名字？」

黑衣人道：「那個胖子叫肥猪張三，瘦子叫瘦猴李四，江湖中朋友送他們兩人一個綽號，叫寶一對。」

少女噗嗤一笑說：「寶一對？」

黑衣人道：「不錯，這一對兄弟，不但是形象生得寶，而且手底下也寶，胖子善打瘋魔拳，瘦子善打醉猴拳，這兩人上陣與敵對招，從不用兵刃。」

少女道：「用拳頭？」

黑衣人道：「不錯，這兩人在拳頭上的造詣，的確出神入化，令人無可防範。」

黑衣人說到這裏，突然一停，接着便叫道：「夥計結賬。」

少女嫣然一笑道：「你要走了麼？」

黑衣人道：「客已經請過了，在下有急事要辦，恕不奉陪了。」

少女道：「你是不是要去五行神洞？」

黑衣人道：「萍水相逢，我輩皆爲他鄉之客，姑娘又何必多問。」

取出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人已走了出去。

少女嘆道：「當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嬌軀急起，已飄出了會英樓外。

＊　＊　＊

此山雖名陰山，但山並不陰，尤其是陰山之陽，那向陽的地方，每日有朝陽的照射，當然更不會陰，因此雖名陰山，在五行神洞附近，更是陽氣充足。

每一座高山，都有幾個聞名的地方，供人遊玩與登臨，陰山當然也不例外，但這五行神洞的所在地，可並不出名，那是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平常連樵夫都去不到，但這地方突然有了人影，這個人行動好快，僅兩個縱躍，已下去了好幾十丈，這種驚世駭俗的輕功，當眞是絕無僅有。

那條人影剛過去不久，後面又有一條人影追了上來，看那飛躍的情形，這個人的輕身彷似也不在先前那人之下，兩人前後脚，論距離也不過相差百丈左右。

先到的那人此時已在一處石坪之上停了下來，這石坪大約有百丈左右，面前是一道深谷，貼壁是一道懸崖，約有五十丈高下，壁間寸草不生，只有在頂端有些葛藤垂下，長短粗細不一。

那人仰首看了一下，攀上了一根較粗的葛藤，身形如老猿攀枝，已向上爬去，大約有二十丈左右，突然雙足夾着葛藤，身形曲伸之間，已向左側斜飛上去，約五丈左右，突然一式乳燕穿簾，穿入了一處石窟之中。

那人身形方定，後邊的那人也已攀上了葛藤，僅上升了十數丈左右，便已離藤飛向洞口，由此看來，此人的輕功可能比之前那人還高，身形剛剛站穩，先到的那人已冷冷的道：「姑娘，想不到妳眞的跟來了。」

原來先到的那人，穿一身黑衣勁裝，外罩黑色大氅，頭戴竹笠，背插長劍，後到的那人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身穿綠底灑花長褲、紅底灑花小襖，足踏龍鳳繡花鞋，腦後還拖着一條大辮子，足有二尺多長。

少女笑道：「你請我吃了酒，我尚未來得及謝一聲，你就走了。」

黑衣人冷冷的道：「妳趕了來就是爲了要謝我一聲麼？」

少女道：「當然尚有別的事。」

黑衣人道：「甚麼事？」

少女道：「你尚未答覆我的問題。」

黑衣人道：「妳問我是不是要去五行神洞？」

少女道：「不錯。」

黑衣人道：「這問題我現在已經答覆妳了，因爲我們立足的地方，就是五行神洞。」

少女道：「如果不是我追來，這個問題你永遠也不會答覆我了。」

黑衣人道：「在下是情非得已。」

「你來得那麼快，難道也想學那土洞中的神功？」

「如果我說是呢？」

「以閣下的武功，在當今武林之中，已進入了一流高手之列，何必再去冒生命危險，去學那土洞神功。」

「姑娘妳錯了！」

「我如何錯了？」

「行走江湖，危險重重，多一分武功，便多一分安全。」

少女笑起來說：「我一直以爲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原來你那麼怕死。」

黑衣人眉頭一皺道：「姑娘妳又錯了。」

少女道：「我怎麼又錯了？」

黑衣人道：「好人多活一天，便多做一天的好事，壞人多活一天，便多做一天的壞事，所以說生死之間，有很大的差別。」

少女道：「噢？」

黑衣人又道：「凡是做壞事的人，總希望自己壽命長些，能多享受幾天，凡是做好事的人，更希望自己壽命長些，能多救幾個人。」

少女道：「有道理，但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黑衣人道：「姑娘說呢？」

少女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除非你能報上姓名，憑我的江湖見聞，或可下一斷語。」

黑衣人道：「在下的名字很不好聽。」

少女笑道：「總不會比那肥猪張三，瘦猴李四還要難聽吧？」

黑衣人道：「雖不會那樣粗鄙，但也不登大雅之堂。」

少女道：「沒關係，我在洗耳恭聽。」

黑衣人道：「在下郎端晴，江湖中朋友都稱我爲『狠多情』。」

少女道：「狠只會吃人，怎麼會多情，看來你一定是一頭色狠了。」

素手急揮，已拍出一陣輕軟的掌風，這陣掌風看似輕柔，却含着無邊的殺氣。

黑衣人微微一驚，偏身之時，已見一道銀弧，從背後飛出，但見銀光閃爍，寒氣森森。

少女一收掌，退後三尺，嬌笑道：「久聞郎端晴出劍之快，武林無人能出其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黑衣人停劍不發，冷冷的道：「我已報了姓名，姑娘當應該知道在下是好人壞人了？」

少女咯咯嬌笑起來道：「久聞大俠仗劍江湖，專管人間不平之事，誰若說他是個壞人，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郎端晴道：「如今姑娘事已弄明，可以走了吧！」

少女道：「不能走。」

郎端晴道：「爲甚麼？」

少女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爲甚麼一定要學那土洞神功？」

郎端晴道：「姑娘在會英樓之時，沒有聽那肥猪張三說麼，如今那水火木金四洞神功都已被人學去，只剩下土洞神功無人問津，因此在下學此土洞神功有兩個用意。」

少女道：「那兩個用意？」

郎端晴道：「學會那水火木金四洞神功之人，至今尚未露面，不知是好是壞，如是好人，尚可有益於天下人羣，若是壞人，這後果就不堪設想！」

「所以你才要學習土洞神功，以尅制其他四種神功，那麼第二個用意呢？」

「萬一這土洞神功被壞人學去，就算那學會水火木金四洞神功之人全是好人，也難是其敵手，這樣一來，豈不是任那學會土洞神功之人興風作浪了？」

少女道：「以水火木金四洞神功，難道還敵不了一個土洞神功麼？」

郎端晴道：「土爲五行之主，其他四行皆是依土而生，這道理妳明白麼？」

少女恍然的點點頭。

郎端晴又道：「現在妳可以走了吧？」

少女道：「不行！」

「姑娘尚有何事？」

「此土洞神功，已經武林皆知，如果那練成水火木金四洞神功的人是壞人的話，他們必然會想盡辦法，阻止別人入土洞練功，就算那四人不來，也一定會有很多武林人物來爭奪此洞，你一人入洞練功，如外面無人守護，那豈不是太危險了麼？」

郎端晴恍然的哦了一聲說：「依姑娘之見呢？」

少女道：「你入洞練功，我替你護洞。」

「我們素昧平生，怎好有勞。」

「你爲天下人好事，我爲你做事，這沒有甚麼兩樣。」

「尚未請教？」

「我的名字也不太雅觀，我叫康絲紅，江湖中人都叫我『坑死儂』。」

郎端晴哈哈大笑起來說：「原來是康女俠，那當眞是失敬了。」

康絲紅道：「現在已經正午時分，爲了爭取時間，你得趕快設法

打開土洞，入洞練功要緊。」

郎端晴一轉身向洞內走去，康絲紅隨後跟上，他們先看了水火木金四洞，此洞本已被人打開，每洞俱約三丈方圓，石壁之上，皆留有字跡，可惜的是這些字跡，皆已被人破壞，很可能是練功之人，當功成之時，防止別人偸學，所以才加以毀壞，土洞是在最後，洞門全是用方形石塊封閉，堅固異常。

郎端晴道：「聽說欲入此洞，必需冒着生命之危險，看來此一道門戶，必然暗藏着甚麼機關消息。」

康絲紅道：「不錯，如此神秘的地方，不可能毫無防範。」

郎端晴道：「妳看這一道石門，封閉得如此嚴密，絕不是可用人工打開才能進去，我想一定另有辦法，將這石門移過一邊，然後進入。」

康絲紅道：「如此說來，這石門旁邊一定有一個開啓石門的暗鈕，祇要能找到這個暗鈕，石門也就不難開啓了。」

郎端晴道：「不錯，現在我來尋找這暗鈕的所在地。」

他先從石門的門楣找到了門檻，又從門左找到了門右，並未發覺暗鈕的所在，他沉思之間，一手向石門上按去，忽覺門上的石塊一動，他用手輕輕一提，石塊竟已被他提了出來，原來那一塊方石本是活動的，石塊提出之後，裏面現出一個方孔，在底端有一個小小的銅鈕。

郎端晴道：「在這裏了。」

康絲紅道：「你先用手指向下按，如果按不動就向外提，必定會有所反應。」

郎端晴道：「萬一引發了機關，恐怕我們兩人都得死在機關之下了。」

康絲紅道：「我們總得要試試，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啊。」

郎端晴道：「那麼妳退到洞口去，萬一有甚麼變故，我因沒有後顧之憂，閃避起來也比較方便得多。」

康絲紅道：「那你可千萬要小心啊！」講完眞的退向洞口。

郎端晴果然用指在銅鈕上一按，毫無動靜，復又用手一拔，耳際已聽到一陣軋軋的聲，那道石門果然向右邊移去。

郎端晴大喜，正欲舉步跨進之時，忽見有數十道寒光從土洞中急射而出。

郎端晴情急之下，身形急向右閃開，那數十道寒光，貼着他的左側射過，插入對面的石壁之下，原來是數十柄小刀，此時也只有刀柄露在外面，由此可見那刀鋒之銳，以及射力之强了。

郎端晴苦笑搖頭，小心的進入洞中，再沒有其他暗器射出。

康絲紅道：「怎麼樣？」

郎端晴道：「我已安全進洞，需要在此洞中，住上七七四十九日，才能出去。」

康絲紅道：「這樣豈不是要餓死在裏面了？」

郎端晴道：「這土洞的石壁上，刻了許多篇文字，其中有一篇就是伏氣之法，可以不食，倒是妳為我護關，這四十九日當中，拿甚麼來充飢？」

康絲紅道：「在石洞外邊，總好想辦法，你安心練功吧！」

郎端晴道：「這伏氣之法，雖非武功，但日後行走江湖，却方便多了，我將此法告訴妳，妳只要按此一法，便可不渴不飢，也免得爲了找尋飲食，而往返奔波了。」

康絲紅嬌笑道：「好，你說。」

郎端晴道：「這方法很簡單，一共也只有幾十個字，妳好好的記着了。」接着便唸道：「無形無象，不色不空，唯惚唯恍，萬物化中，諸氣朗元，諸靈會宗，養我肌膚，沛我洪濛，不飲不食，神氣蓬蓬，斷絕煙火，還我和同。」

康絲紅道：「唸完了？」

郎端晴道：「唸完了。」

康絲紅道：「這一點我記得到，你開門練功吧！」

郎端晴道：「尚有一件事情我必需告訴妳。」

康絲紅道：「甚麼事？」

郎端晴道：「方才從洞中射出的那數十柄小刀，入石至柄，我想必然是神兵利器，妳就取下來留着用吧！」

康絲紅嬌笑道：「正好我沒有稱手的兵刃，謝謝你！」

耳際又聽到一陣軋軋的聲音，想是郎端晴已將土洞封閉起來。

康絲紅走到土洞的對面，從石壁上取下小刀，此刀約七寸長短，三寸寬闊，刀柄用犀角製成，光潤之極，刀身呈淺藍色，如一泓秋水，數一數剛好是七七四十九柄。

她大是高興，此時已經是酉牌時分，她感到肚子有些餓了，依照伏氣的口訣，行了一會功，果然覺得腹中和暖如春，不再飢餓，而且精神更爲旺盛，她來此五行洞，本意是爲別人護法，沒想到自己意外的得到兩樣好處，一是四十九柄神刀，一是伏氣法，這對她今後行走江湖之時，會帶來很多的方便。

康絲紅喜氣洋洋的走向水洞，水洞乃五行神洞的第一洞，洞壁上面文字雖已遭人破壞，但隱隱約約仍可看到一些，她將這些殘留的文字，熟記心中，又走向火洞。

她連走了水火木金四洞，將四洞中的殘餘文字，全記了下來，然

後在心中潛移默化，竟然被她貫穿起來，成了八句話。

「快可制先，慢能應變，不快不慢，守攻兼備，柔能化猛，剛可尅强，不柔不剛，拳劍之王。」

這八句話包括了水火木金四洞中的殘餘口訣，如柔者似水、如剛者似火、如快者似金，如慢者似木，這雖然不是整套口訣，却已融和了水火木金四洞之精粹，她依照這四句口訣，將自己平時演練的拳法，打了一遍，竟然大異往日。

康絲紅大喜，再以這八句口訣，施用四十九柄小刀，練成一種很特殊的暗器手法，如柔者可轉，如剛者可追，如快者可銳，如慢者可飛，不到七日，她竟然將這四十九柄小刀，練得收發由心，快慢隨意，因此她取了一個名字，叫如意拳法，如意刀法。

這四十九柄小刀，不但可作暗器使用，而且是柄柄鋒銳，可以削金斷石，但刀柄之上，皆註有天殘二字。

康絲紅突然想起一個人來，而這個人也就是四十年前絕跡江湖的冶劍名家「天殘子」。

天殘子本屬道門一脈，因天生殘廢，雙足難行，是以一向以冶劍爲業，他這一生之中，只冶煉過三把劍，稱爲龍劍、鳳劍、虎劍，想不到這四十九柄小刀，竟然也出自天殘子之手。

康絲紅更高興了，要知天殘子煉的劍，爲當世奇珍，爲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銳器，如今她一口氣能得到四十九柄，這怎能算不是一件大喜之事。

* * *

太陽又升高了，陽光照進了五行洞內，洞中一切皆能清晰可見，康絲紅將四十九柄飛刀反覆的演練，快的時候就如一羣小燕，在圍繞着雙掌流轉，此去彼來，廻環不停。她正練得起勁的時候，忽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那聲音原是傳自崖壁之下。

康絲紅心想：「畢竟是有人找上門來了，不知道來的是那一路的人物。」

她收回四十九柄飛刀走向洞口，向下看去，果見那崖下的石坪之上，此時已多了三個人，這三個人一式黑色勁裝，背插單刀，本來那洞口離開石坪有二十五丈高下，絕難看得清楚，但康絲紅內力純厚，目力也特强，因此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見那三人微一商量，便各自尋一條葛藤向上攀來。

這毫無疑問，已經證實他們三人的確是爲了土洞神功而來，如今那郎端晴正在練功期中，絕不容許有外人打擾，是以這三人也絕不能讓他們進洞。

康絲紅顧盼之間，那三個黑衣人已攀高了廿五丈左右，身形與洞口已成了平行線，只是間隔洞口尚有三丈左右，只要將葛藤擺盪起來，便可飛身入洞。

康絲紅心想：「如果不讓他們入洞，那也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趁早喝止他們，不許入洞；另一個辦法是在他們將近洞口之時，用飛刀殺了他們。」

康絲紅對她那七七四十九柄飛刀，已經充滿了信心，不出手則已，如果一出手的話，敵人是準死無疑，只是這樣一來，就變成了皀白不分，萬一來的三人是白道中人，那死得豈不太寃。因此只有第一個辦法，先行喝阻，對方如果是白道中人，絕不會强人所難，而自動退去，如果是黑道中人，而一定要强行入洞的話，那時再以飛刀殺敵，也不爲遲。

她這樣一想，立時發出一聲嬌叱說：「土洞神功已經有主，三位可以退回去了。」

當頭的那黑衣人道：「姑娘好快的動作，竟然已經捷足先登了，不知可否留下個芳名來？」

康絲紅道：「我乃武林末學後進康絲紅。」

那黑衣人冷哂道：「原來是康姑娘，我如果說是久仰的話，那對康姑娘簡直是一種諷刺，因爲我事實上也沒有聽說過康姑娘這個名字。」

康絲紅一笑道：「我的本名知道的人固然很少，但我的綽號，江湖上知道的也不乏其人。」

黑衣人道：「哦，姑娘是甚麼綽號，可否說出來讓愚兄弟一新耳目？」

康絲紅道：「江湖朋友都稱我爲『坑死儂』，不知閣下可曾聽說過？」

黑衣人冷笑道：「不錯，新近武林之中，的確出了一個叫『坑死儂』的後生晚輩。」

康絲紅道：「聽閣下的口氣如此托大，可否也通上一個名號來？」

黑衣人傲然的道：「我們麼？積石三義，想來姑娘必定聽說過？」

積石三義實際上就是積石三怪楊氏三兄弟，老大楊虎、老二楊豹、老三楊彪，此三人不但武功高，而且也無惡不作，所以江湖中人都稱他們爲積石三怪，他們自稱爲積石三義，那是自己向自己臉上貼金了。

康絲紅嬌笑道：「不錯，論武林輩份，三位的確是我的前輩長者，但今日形勢不同，三位還是回去吧！」

楊虎怒道：「這是甚麼話，難

道要我們三位老人家聽一個後生晚輩的話不成？」

康絲紅道：「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我既是走在三位的前面，三位就不必再强人所難了。」

楊豹冷哼一聲道：「甚麼話，我們橫行江湖數十年，幾時與別人講過道理來了。」

楊彪怒道：「我們先邉過去，宰了這個丫頭片子再說。」

楊虎一作勢，正欲飛身入洞之際，忽聽「啪」地一聲輕響，他攀手的那根葛藤竟然斷了，身形急墜而下，他那邊葛藤一斷，接着楊豹、楊彪的攀手葛藤也斷了，這三人武功雖然很高，但輕功並不高明，因此這一下墜，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彭彭彭」三聲大響，已跌成了三堆肉醬。

康絲紅這時鬆了一口氣，心說：「不知是何方高人，幫了我一個大忙。」

她念猶未了，忽見一條紅影攀着葛藤，飛快的向洞口攀來，因爲他所攀的這條葛藤，離洞口最近，間隔也不過五尺左右，看那身手，此人輕功似乎並不在自己之下。

康絲紅心想：適才那「積石三怪」楊氏兄弟之死，可能是他所爲了，但不知是用何種暗器，竟然射了二十多丈高下，將楊氏三兄弟所攀的三條葛藤射斷，其手勁之强，眼光之準，當眞也是駭人聽聞了。」

康絲紅再向那人的體形看去，小巧玲瓏，何況更穿一身紅衣，來人顯然是一個女子，在江湖之上，以暗器馳名的女子，似乎少之又少，眞不知此女是何來歷。

她正看之間，那個紅衣女子已上了十丈多高，身法之快，當眞是無與倫比。

她想：「這個女子的一身修爲，已入上乘之境，如果眞的等她進入洞中，自己是否是她的對手，尚在未知之間，假如來個先下手爲强，又恐傷了好人。」

她正猶豫間，那紅衣女子又上了五六丈，此時離開洞口也只有七八丈高下，以那女子的身手，眨眼之間，便可到達。她心中一急，不由一聲嬌叱：「來人留步！」

那紅衣女子聞聲，果然身形一停，掛在葛藤之上，不再上升。

康絲紅又道：「土洞神功已有主，姑娘如果爲此而來，那只能使你失望了。」

那女子道：「如果我不爲此而來呢？」

康絲紅道：「這五行洞中，水火木金四個神功，早已被人學去，如今除去土洞神功而外，別無長物，妳如不爲土洞神功而來，那又是爲了甚麼？」

那女子道：「這五行洞中，風水不錯，因此我準備在此地落籍，住上個三年五載。」

康絲紅嬌笑道：「這裏面除去了四個已經被毀壞的破洞而外，連個床鋪桌椅都沒有，怎麼可以住人。」

那女子道：「我天生的一股傲勁，愈是不能住的地方，我愈是要住。」

康絲紅道：「這裏不獨沒有床鋪桌椅，更無水源及引火之物，除非妳準備在此渴死餓死，否則妳還是趕快回去的好。」

那女子怒道：「妳好像很不歡迎我住在這五行洞中，妳到底是甚麼人？」

康絲紅一笑道：「一個江湖小卒，坑死儂。」

那女子道：「我的確會聽過這個名字，不知妳能不能將我坑死。」

微一提氣，又向洞口升上來。

康絲紅道：「等一等，妳尚未報上妳自己的姓名呢？」

那女子道：「我叫千手觀音。」

康絲紅倒抽了一口冷氣，難怪她的暗器手法那樣的有勁，那樣的準確，原來此人竟然是千手觀音張秀珍，比她早出道江湖三十年，一向是獨來獨往，而又無往不利，據聞此人全身上下都是暗器，最快的速度，一秒鐘之間，能發九九八十一枚暗器，因此往來江湖之上，都是赤手空拳，因爲暗器也就自然成了她的兵刃。

康絲紅一聲嬌笑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張前輩，我可不敢阻撓張前輩在洞中居住，我說的也都是實話，前輩如果不信，自己上來看一看也就知道了。」

千手觀音張秀珍冷哼一聲道：「妳就是不叫我上去，我也得要去看一看。」但見她身形起動之間，又向上升來，眨眼之間，離開那洞口也只有一丈五六了，此際忽「啪」地一聲，那條葛藤竟然從洞口上面約一丈左右之處，自動的斷了。

本來以張秀珍的輕功，只要嬌軀微一提升，便可進入洞中，只是可惜那葛藤一斷，她已無處可以借力，因此嬌軀又向下墜去。

康絲紅此時在洞口看得清清楚楚，原來那葛藤之斷，並非是被人用暗器削斷，而是有人用力扯斷的，而這個人就站在石坪之上，他雖然是輕輕一拉，但手勁却用得恰到好處，那斷口之處，不偏不巧，剛好在那張秀珍的頭頂上，若果在她的脚下斷去，那也就不發生作用了。

這人能將手勁運用得如此之妙，顯然不是一個庸手，當眞是來

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康絲紅此時再向張秀珍看去，見她的身形如鷹揚雲空一般，在半空中慢慢的向下廻旋，就在離地尚有三丈左右，突然雙手箕張，想是已打出兩蓬暗器。

此際見石坪上那人，兩隻大袖連揮，似在撥打暗器，但那張秀珍已在趁他撥打暗器之時，嬌軀已落在石坪之上，兩人僅一照面之間，便已打了起來。

康絲紅所在的洞口，與石坪之間，距離只有二十五丈高下，是以看得甚是清楚，兩人全是以赤手對搏，張秀珍在掌法之中，似乎還夾着暗器，對方純是以兩隻大袖，飛舞迎敵。

此人穿一件老藍色長衫，兩隻袖管特大，似乎他在這兩隻袖管之上，有特殊的功夫。

康絲紅觀察形勢，那張秀珍已處於下風，她之所以能不敗的原因，全仗着各種不同的暗器，始能保持平局，但暗器總有打完的時候，如果暗器一完，那千手觀音張秀珍非敗不可。

康絲紅並不替她擔心，因爲張秀珍乃是黑道中人物，聲譽很糟，只不知她的對手到底是怎樣的人物，要知道能以一雙肉掌勝過張秀珍的，當今武林之中，這種人並不多。

康絲紅正看之間，忽見那張秀珍雙手虛晃一下，人已向後飛退。可是她退得快，別人比她更快，但見那藍衫人身形微晃之間，已阻住了她的退路，右手一揮，一袖管正打在她的左笑腰穴上，這一袖管力道異常剛猛，不但打中了她的笑腰穴，同時更將她的人打得憑空飛了出去，足有四五丈左右，方始落了下來，眼見是不能活了。

康絲紅心想：「那積石三怪楊氏兄弟，及千手觀音張秀珍，這四人皆可以說是黑道中的巨梟，但人尚未入五行洞，便已先後死去，由此可見江湖上的紛爭，何時能了。」

她正思索之間，忽見那青衫人已找了一條葛藤，向洞口攀來，這個人的身形更快，她想：「這個人不但輕功很好，而且功力也高，一雙袖管，銳如匹刃，似是流雲飛袖這一類的功夫，在當今武林之中，尚未聽說有這麼一號人物，不知此人是誰，如果任由他入洞，那就更棘手了。」

康絲紅既答應替那郞端晴護關，就得切實的負起責任來，因此她此時一再考慮如何退去眼前之敵。

那藍衫人身形飛快，眼看已上了十數丈左右，康絲紅嬌叱道：「來人報名！」

藍衫人振聲道：「原來洞中已經有人，女娃娃，妳先報上名來。」

康絲紅道：「晚輩坑死儂。」她想來人一定是老一輩的人物，是以一開口間，便自稱晚輩。

那人冷哼道：「果然是一個後生晚輩，老夫鐵袖卜如飛。」

康絲紅恍然大悟，怎地適才自己竟未能想起來，能運用雙袖抗那千手觀音暗器的，除去了鐵袖卜如飛而外，還能有甚麼人。不由的說：「卜前輩此來，不知有何目的？」

卜如飛冷冷的道：「妳這不是明知故問麼，到五行洞中，除去了土洞神功而外，還能有甚麼目的？」

康絲紅道：「可是土洞神功已有得主，前輩不必來也罷。」

「是誰？是妳麼？」

「晚輩只是答應爲別人護法，而得主却非晚輩。」

「甚麼人？」

「狠多情郞端晴。」

「又是一個後生晚輩，他入洞幾天了？」

「兩天！」

「兩天，很好！那還來得及。」

「前輩的意思？」

「將他趕出洞外，老夫要練此功。」

康絲紅咯咯的嬌笑起來，說：「只恐怕有人不肯答應。」她人生得美，笑起來的聲音更美。

卜如飛怒道：「憑妳也配阻止老夫麼？」

康絲紅道：「我雖然打不過你，但阻止你入洞是絕無問題的。」

右手一放，那四十九柄飛刀廻環的飛出，此際那卜如飛的身形離洞口尚有三丈左右，只要騰身一躍，便可入洞，但此時經康絲紅的飛刀一阻，已經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逼得他一手抓緊葛藤，另一隻手廻空飛舞，想以鐵袖將那四十九柄飛刀撥飛，那道四十九柄飛刀與千手觀音的暗器不同，因這四十九柄飛刀全是天殘子冶煉而成，削鐵如泥，因此當卜如飛大袖與飛刀一經接觸之時，便被飛刀將袖管削斷，差一點還傷了手臂。

飛刀得手之後，一個廻旋，竟然又一柄一柄的飛回康絲紅的手中。

卜如飛怒道：「妳這是甚麼刀？」

康絲紅笑道：「此乃天殘子一手冶煉的化血神刀，不但削鐵如泥，而且見血封喉，一個時辰之內，可以將一個人化得點滴不剩。」

本來此刀削鐵如泥是沒有錯，但見血封喉，化血神刀，却是康絲

紅的恫嚇之言，她知道大敵當前，絲毫馬虎不得，因此不能不用些手段。

鐵袖卜如飛聽得果然有些發毛，冷哼一聲道：「現在天色已晚，明天再來找妳算帳。」身形果然向下滑去。

康絲紅此時才鬆了一口氣，看看天色，果然已經黑了下來，她感到有些餓了，練了一次伏氣之術，已經是初更時分，可是她並不敢就此睡去，只是閉目養神。一覺混沌，開眼的時候，已經是三更左右，一輪明月，當空獨照，清光披滿了大地。

康絲紅走向洞口，向下看去，月色雖然明亮，但畢竟不如白天，所以看得不甚清楚，當然也無法看清楚這石坪之上，到底還有沒有江湖人物存在，她無聊的取出了那四十九柄飛刀反覆把玩，但見刀光映着月光，發出湛藍的色彩，威嚴中透着祥和，不由愛不釋手，因此這四十九柄飛刀對她來說，所得到的欣喜，並不在郎端晴得到那土洞神功之下。

康絲紅正把玩間，夜靜之上，忽然聽到一聲長嘯，有一條白色人影，身形正向洞口急竄上來。

月色暗淡，這人如果不是穿一身白衣，絕難發覺到他的身形，這人飛起的身形，並不是由葛藤向上攀，而是憑空由石坪向上飛，從石坪到洞口約有二十五丈左右，他竟然直線上升，看來這人的輕功身法，當眞是出類拔萃了。

康絲紅大吃一驚，如果此人是黑道中人物，那可眞難應付，她仍用老辦法嬌喝道：「來人請留步！」

那人聞聲忽然停止上升之勢，身形一平，竟在半空中打了個廻旋，借着這廻旋之勢，震聲答道：「在下浪蝶花平，欲入五行洞一探，姑娘又是何人？」

康絲紅又是一驚，浪蝶花平乃是新出道幾年的武林後起之秀，其武功之高，連很多老一輩的江湖人物，死在他手中的不下數十人之多，只是此人生性好淫，無惡不作，也可以說是黑道中的黑道人物，以他方才憑空上升，與臨空廻旋的身法來看，此人武功可能比那鐵袖卜如飛還要高得多。

她同時也震聲答道：「我乃康絲紅，如今這土洞神功已有得主，閣下還是回去吧！」

浪蝶花平哈哈一笑道：「在下爲了土洞神功，不遠千里而來，豈能半途而廢，也只有有違方命了。」上身一起，又向洞口穿來，他身形並在半空中廻旋，本無借力之處，竟然說上升就上升，這人的功夫簡直是出神入化了。

康絲紅僅這一轉念之間，那浪蝶花平的身形，離開洞口也只有八九丈高下，不由高聲叫道：「閣下如果再不回去，可別怪我下手無情了。」

浪蝶花平笑道：「姑娘有甚麼本領，儘管施爲便是。」他口中雖在說着話，人可並未停下來。

康絲紅情急之下，一聲嬌叱，一道藍弧向花平飛去，按理說那花平身形臨空，沒有借力之處，當然也更沒有閃避的餘地，這一刀出手是必中無疑，奇的是花平竟能在半空中身形微微一偏，他讓開了那一飛刀，同時人又上升了兩丈，此時他的身形離開洞口也只有六七丈高下了。

康絲紅更急，雙手齊發，又打出四柄飛刀，連前一柄，一共是五柄飛刀，繞着花平的身形打轉。

浪蝶花平邊避邊升，又升空了三丈左右，此時離開洞口也只有三丈高下了。

康絲紅心想：此人淫毒無比，武功又高，如果讓他入洞，不獨郎端晴的土洞神功難以練成，就連自己也難保清白之身，看來也只有先下手爲强了。

她雙手連續擊發，七七四十九柄飛刀已全部發出，她以氣指揮那四十九柄飛刀，專向那浪蝶花平的全身要害攻去，此時但見花平身形在半空中飛來飛去，尤如飛鳥一般，姿勢美妙之極，那七七四十九柄飛刀，竟然無法傷他分毫，但花平爲了閃避飛刀，也無法入洞，此際不獨那康絲紅大吃一驚，就連浪蝶花平也是大吃一驚，他想不到康絲紅竟然有四十九柄飛刀，更奇的是能將這四十九柄飛刀運用得得心應手，廻旋不墜，雖然一時無法傷他，但也迫得他有些手忙脚亂。

康絲紅心想：我這如意刀法，初次出手，竟然無功，以後如何能憑仗這一套刀法行走江湖？

她這樣一想，不由又加了二分力道，這樣足足支持了半盞茶的工夫，那花平的身形已稍見遲緩，康絲紅大喜，右手一揮，立時有三柄飛刀，向他後背刺去。

浪蝶花平身形一沉，康絲紅右手再一揮，又有三柄飛刀疾刺他的前胸，花平急將身形臨空一滾，康絲紅右手急一揮，一柄飛刀直刺他的咽喉，這一招她用足了全身功力，但聽半空中一聲慘叫，那浪蝶花平的身子已如直線般的墜向石坪，躺在石坪之上，動也不動，想是已經死了。

康絲紅此時才喘了口氣說：「好厲害的採花賊！」

浪蝶花平一死，天色已經亮了起來，東方已透出了魚肚白，康絲紅一夜未曾睡好，此時也感到累了，竟然躺在洞壁之上不知不覺的

睡着了，再等她一覺醒來之時，已經是日上中天，她做了一回伏氣的功夫，便走向洞口，向石坪上看去，見那浪蝶花平穿着一身白衣，仍靜靜的躺在石坪之上，她想：「這個惡賊，他這一生之中，也不知毀了多少良家婦女，這也是他惡貫滿盈了。」

她正自言自語間，忽見山下有七人飛身翻上了石坪，不用說，這七人當然也是武林人物，他們在石坪之上交頭接耳的商量一陣，便奔向坪邊的峭壁，可是當他們看到了積石三怪及千手觀音張秀珍與浪蝶花平的屍體之時，不由又停下來商量一陣，看情形有些猶豫不決的樣子，也許他們以爲連浪蝶花平及積石三怪等都死了，想來這五行神洞已無法進入，是以正在商量進退的問題。

此際那身穿藍衫的黑道巨梟，鐵袖卜如飛亦已出現，只見他與那七人打了個照面，說了幾句話，便互相的打了起來，那七人武功雖然不錯，却不是卜如飛的對手，因此不到二十個照面，已經死了四人，只剩下三人，回身便走。卜如飛並未追趕，貫足內力，向洞口叫道：「臭丫頭片子，老夫今日找妳算賬來了。」

康絲紅嬌笑道：「老魔頭，你自問武功比浪蝶花平如何？」

卜如飛道：「老夫雖然未曾與他照過面，但聽說此人的功力不錯。」

康絲紅道：「那就是了，連浪蝶花平都死在我的手中，難道你眞的不想活了麼？」

卜如飛怪叫道：「臭丫頭片子，妳吹甚麼牛。」

康絲紅道：「你看看脚下不就知道了麼？」

鐵袖卜如飛向脚下一看說：「這個穿白衣服的當眞是浪蝶花平麼？」

康絲紅道：「如假包換。」

卜如飛冷哼一聲道：「就算那浪蝶花平是死在你的手中，老夫亦不懼。」

康絲紅嘆道：「閻王要你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你如果不信的話，那就不妨試試啦！」

卜如飛眞的一拉葛藤，身形如一溜青煙，向五行洞口爬去，武林中人都有一種不服氣的脾氣，除非他已經敗在你的手下，否則他永遠以爲自己的功夫最高。

他上了十數丈左右之時，康絲紅又叫道：「現在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退下，我可要出手了。」

卜如飛怪笑道：「妳有本領就使出來，現在是大白天，我可不在乎妳那些破銅爛鐵。」邊講之間，又上了三丈左右，此時離開洞口尚有七八丈高下。

康絲紅雙手齊發，八把飛刀向卜如飛全身上下罩去。

卜如飛沒有像浪蝶花平那樣的輕功，他唯一的辦法只有擺動葛藤來閃避飛刀，這樣當然不如身形臨空閃避起來比較方便，因此這八柄飛刀雖沒有傷着他，但已使他心驚膽戰，他畢竟是老一輩的武林人物，豈能在晚輩面前丟人，嘿嘿一聲怪笑道：「臭丫頭片子，還有多少飛刀，妳儘管放出來。」

康絲紅一聲嬌笑道：「如果你一定想嚐嚐飛刀的味道，那可有得你受的。」

左手一招，那飛出的八把飛刀已飛了回來，同時雙手齊張，立時有數十道光華，隨着雙手飛出，將那老魔頭卜如飛的身形緊緊包圍起來，這時任他如何蕩動葛藤，也難逃過飛刀戮身之危。

康絲紅道：「苦海茫茫，回頭是岸，如果你能及時抽手，我或可放你一條生路。」

卜如飛見那七七四十九柄飛刀，雖然犀銳，但仍無法傷到他，不由膽氣大增，怒道：「做夢！」

康絲紅道：「你不要以爲我七七四十九柄飛刀眞的傷不了你，就憑昨夜那浪蝶花平，身形凌空，以遊龍四十八變的身法，同樣死在我的飛刀之下，何況你現在身形尚掛在葛藤之上。」

卜如飛惱羞成怒，罵道：「臭丫頭！騷丫頭！爛丫頭！有本領妳就儘管使出來！」

他冒着被四十九柄飛刀傷着的危險，身形向上急升，此時離開洞口也僅有三丈左右。

康絲紅臉色一變，雙手行氣反合，那四十九柄飛刀竟然同時向卜如飛的身上刺去。

卜如飛此時如在刀籠之中，而這個籠子已在逐漸的縮小，任是他本領再大，已無可閃避，一聲慘叫，人已離開葛藤，向石坪上摔下，此時剛好又有五個江湖人物闖到，卜如飛的屍體，也就摔在他們的面前，五人同時一驚，其中有人叫道：「這個死人我認識，他是鐵袖卜如飛。」

另一人道：「此人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居然也會死在這裏，看來這五行洞中已被甚麼高人佔據了。」

康絲紅耳目靈敏，對他們的談話，已聽得清清楚楚，不由震聲叫道：「不但鐵袖卜如飛死在這裏，就連那積石三怪楊氏兄弟、千手觀音張秀珍也死在這裏。」

石坪上五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叱。

康絲紅又道：「這五個人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五位的武功

自信比他們如何？」

石坪上五人並未答話。

康絲紅又道：「這五人雖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他們死得並不冤，因爲尚有武功比他們更高的人死在這裏。」

其中一人震聲問道：「誰？」

康絲紅道：「就是躺在石坪上的那個白衣人，你們知道此人是誰麼？他就是浪蝶花平。」

此語一出，五人又是一驚，因爲近年來那浪蝶花平在江湖上已出盡風頭，死在他手底下的頂尖高手，已不下數十人之多，如今連此人也死在這裏，洞中之人武功之高，那當眞難以估計了。

其中一人道：「閣下武功如此高明，當然不是藉藉無名之輩了。」

康絲紅嬌笑道：「小女子武林末學——康絲紅。」

另一人道：「坑死儂，妳是坑死儂，難怪那積石三怪、千手觀音、鐵袖卜如飛，及浪蝶花平等六人都被妳坑死了。」

康絲紅道：「好說，如果在七日之前，這死的六人當中，任何一人都足以置我於死地，可惜的是他們七日之前沒有遇到我。」

那人道：「難道說在這短短的七日之中，姑娘已經練成了土洞神功不成？」

康絲紅道：「如果我眞的練成了土洞神功，那我早已離開此洞了，我是另有所遇。」

「如此說來，那土洞神功仍然還在？」

「當然在，不過已經有了得主，而且正在練功之中。」

「那麼姑娘是……」

「我是在替他護法。」

「姑娘可否告訴我們那人的姓名？」

「這一點目前恕難奉告，不過總有一日你們會知道的，倒是你們五位，應該留一個名號下來才是。」

「在下等乃珠江五條鯊。」

康絲紅笑道：「原來是郝氏五兄弟，那當眞是失敬了，不知賢昆仲如今還要練那土洞神功否？」

老大郝全道：「既有姑娘在此，我們也只有讓賢了。」雙手一拱，轉身便走，其餘四人也隨着走了。

由於那積石三怪、千手觀音、浪蝶花平、鐵袖卜如飛等六人之死，這消息的確已震驚了江湖，使那些本想入五行洞中的人，都已紛紛的知難而退，因此這本來是武林矚目的五行洞，一時反而安靜下來，而使康絲紅有足夠的時間，去研練那自創的如意拳法與如意刀法，那天殘子所冶煉的七七四十九柄小刀，被她練得更爲得心應手，拳法也精進了不少。

＊　＊　＊

這一天，也是那郎端晴入土洞練功的第四十九天上午，太陽已經在慢慢的升高，康絲紅做好了伏氣法，正準備練拳刀之際，忽聽洞外傳來了一聲長嘯，由嘯聲聽出來，此人不獨是內力充沛，武功也已到了上乘之境。

康絲紅心中一驚，古人說，行百里路半九十，如今那郎端晴只剩下半日工夫，便已大功告成，不要在這半日之間出了漏子，那當眞要遺憾終生了。

她這樣一想，立時走向洞口，向下看去，此時見石坪之上，果然已來了一人，此人穿一件黑色長衫，赤手空拳，正在對五行洞上仰視，不用說，此人也必是爲了土洞神功而來了。

康絲紅看一看七七四十九柄飛刀，嚴密戒備，此時聽石坪上那黑衣人道：「康絲紅出來答話！」

康絲紅聽得一楞，此人如何知道我在此洞中，繼而一想方始恍然，那珠江五條鯊離去之後，豈能不將此消息傳揚出去，那麼此人知道我在五行洞中，也不算稀奇了。於是嬌聲道：「武林末學康絲紅在此候教。」

黑衣人道：「那土洞神功是何人所得？」

康絲紅道：「這點恕難奉告。」

黑衣人道：「他已經練了多少日子，何日出洞？」

康絲紅道：「已經練了四十八天半，尚有半日便可大功告成了。」

黑衣人笑道：「如此說來，我來得正是時候。」

康絲紅道：「這話是怎麼說？」

黑衣人道：「久聞土爲五行之主，若讓他練成了土洞神功，這江湖之上，還有我稱雄的餘地麼？」

康絲紅道：「所以你想在他未練成之時，而毀了他？」

黑衣人道：「不錯！」

康絲紅道：「如此說來閣下也是練神功之人了，不知練的是那一洞的神功？」

黑衣人道：「水洞！」

康絲紅道：「你要用甚麼方法，毀去土洞練功之人？」

黑衣人道：「我只要進入洞中，打碎土洞石門，便可將其毀去。」

康絲紅一笑道：「但你忘了一件事情。」

黑衣人冷冷的道：「甚麼事？」

康絲紅道：「因爲我是此土洞神功主人的護法，你如果要毀去土洞主人，那就得要先闖過我這一關。」

黑衣人冷笑道：「妳有多大能耐，敢與練成神功之人抗拒。」

康絲紅道：「職責所在，責無旁貸。」

黑衣人道：「我倒要試試看妳究竟有多大的本領。」身形一挫，便要憑空向五行洞中縱去，此時有人大喝一聲：「慢着！」原來此時石坪之上，已多出一個紅袍人來。

黑衣人冷冷的道：「閣下何人，因何喝阻？」

紅袍人道：「我乃練火洞神功之主人，自古水火難容，所以我想找你比劃一番。」

黑衣人怪笑道：「五行生剋之中，水性本可剋火，這一場比鬥，你是輸定了。」

紅袍人長笑一聲說：「不見得！」「呼」地一掌，發出一股剛猛之氣，夾着一股熱炎，向黑衣人打去。

黑衣人立時還了一掌，冷風朔朔，水火交融，雙方的寒熱之氣，同時化爲烏有。他們都是練成神功之人，因此一接上手，便各不相讓，拳來掌往，時寒時熱。

康絲紅此時才鬆了一口氣，如果不是那火洞神功主人趕到，要她以四十九柄如意飛刀及如意拳法去對付水洞神功的主人，那簡直是連一點自信都沒有。

此時那水火兩洞主人已鬥了數百招，仍是難分上下，那紅袍人道：「我眞不明白，五行洞中的五種神功，我們每人各得一種，此已是得天獨厚，若能和平相處，那該是多好的事情，你爲甚麼一定要毀土洞神功？」

黑衣人道：「因爲我是水洞神功的主人，土本可以剋水，若讓他練成此功，這江湖之上，還有我立足的餘地麼？」

紅袍人打出一掌，振聲道：「如此說來，你那水洞神功本可制我火洞神功，我早就該將你毀了才是。」

黑衣人道：「不錯，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

紅袍人道：「並非是我知道得太晚，而是我無此爭强鬥勝之心，因此我勸你還是息了這個念頭。」

黑衣人連打出兩掌，怒道：「辦不到！」

紅袍人大怒，立時又回了兩掌，二次接手，兩人打得更快，他們皆是神功的主人，內力充沛，語音尖厲，因此那康絲紅在洞口聽得清清楚楚，她想：「五行之中，水本可以制火，萬一火洞神功主人落敗，我該如何應付？」

五洞神功，除去先天有所生剋而外，在功力方面，實相差無幾，因此水火二洞神功主人，激鬥了三百餘招，仍是難分上下，此際又聽得一聲尖厲的長嘯，一個身穿白袍的人，如飛一般的從峯頂降落下來。

火洞神功主人邊打之間，大喝一聲道：「來的是甚麼人？」

白袍人道：「我乃金洞神功主人，到此作一個和事佬，兩位暫且住手，且聽我一言如何？」

火水二洞之人同時住手，水洞神功主人道：「有甚麼話你就快說吧！」

白袍人道：「國和百業暢，家和萬事興，人和六脈順，這宇宙之間，莫不以和爲貴，我五行神功，雖秉性不同，但誼屬同門，何必互相摧殘，徒增乖戾之氣，而有傷天和？」

紅袍人笑道：「你聽到麼？爭强鬥勝，實有違上天好生之德，我看你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黑衣人怒道：「辦不到！」

白袍人道：「因何辦不到？」

黑衣人道：「古來未有天地，先有海潮，是以水爲五行之先，其所懼者，唯土之性，如今只要將土洞神功毀去，我就可以稱雄武林，獨霸江湖。」

紅袍人道：「你錯了，就算是你能毀了土洞神功，尚有我們火木金三洞神功存在，又豈能任你爲非作歹。」

黑衣人冷笑道：「你懂得五行生剋麼？」

紅袍人道：「我身練五行神功，豈有不懂五行生剋之理。」

黑衣人道：「那就是了，五行之中，除去土而外，其他三行，金可生我，情如母女，天下沒有母親會害女兒的道理，我可生木，情如父子，天下沒有兒子打父親的道理，剩下一火，乃被我所剋，既被我剋，又何足懼，因此這火木金三洞神功，對我發生不了甚麼作用。」

白袍人道：「我練的是金洞神功，你雖是我所生，但若你倒行逆施，我同樣可以毀了你。」

此際又有人叫道：「不錯，我雖練的是木洞神功，原爲水之所生，但爲父的如果不行正道，我也同樣可以大義滅親。」

語聲剛了，石坪上又多出一個身穿青袍的人來。

黑衣人狂笑道：「一個生我，一個我生，一個我剋，就算你們三個人聯手來對付我，我亦不懼。」

青袍人怒道：「如此說來，你是不想回頭了。」

黑衣人道：「不想！」

青袍人道：「你既懂得五行生剋，應當知道五行生剋之中，有正生正剋，反生反剋，變剋爲生，反生爲剋的道理，如火本剋金，但擊

金可以得火，此反剋爲生也，水本可以生木，但絞木亦可得水，此五行反生也，其次如火可沸水，此乃五行反剋，土可腐金，此爲變生爲剋，因此五行變化，又豈是你想像的那樣簡單。」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不管你如何說法，我主意已定，你們就上吧！」

木火金三洞神功主人互看一眼，立時發動，與黑衣人打了起來，這四人皆無兵刃，全是用拳掌應敵。

紅袍人練的是火洞神功，是以出拳揮掌，剛猛而善變。

青袍人練的是木洞神功，是以出拳揮掌，長直而仁慈。

白袍人練的是金洞神功，是以出拳揮掌，尖銳而堅硬。

黑衣人練的是水洞神功，是以出拳揮掌，柔軟而善下。

這四種神功湊合在一起，各秉其性，各盡所長，打得難解難分，而在五行洞口的康絲紅，此時却大放寬心，因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木火金三洞神功的主人全到了，更奇的是三洞神功全是站在她這一邊，竟然全力對付水洞主人。她那能不高興，因此反而穩坐洞口，默默的注視他們四人出拳揮掌的情勢，而加以研究，使她又得益不少。

此時天色已近下午，大概是申末酉初時了，離開那土洞練功的郎端晴出洞時間，已不到兩個時辰。

以五行生剋而言，我生者不忍傷，生我者不敢傷，而被剋者又難以發展威力，因而增强了水洞主人的氣焰，以一敵三，仍是毫無懼色。

康絲紅靈機一動，以七七四十九柄飛刀，輪流的向那水洞洞主投擲，一柄出手，二柄又至，當她投到第四十八柄飛刀之時，那第一柄飛刀又自動飛了回來，她這樣反覆投擲，一柄接一柄，一柄連一柄，一柄緊追着一柄，將七七四十九柄飛刀，連成了一個圈子，左手收進，右手放出，蔚爲奇觀。

水洞神功主人力敵三大神功火木金，雖然不懼，但也僅成平手之局，那知給那康絲紅的四十九柄飛刀一逼，倒眞有些手忙脚亂起來。

此際忽有一條人影，從數十丈高空飛墜地面，高喝一聲：「住手！」

四人轉頭看去，見此人身穿黑白青紅黃五色長袍，年過半百，手持高可齊眉的五行棍，白淨臉孔，五綹長鬚，那形象威猛中帶着溫和，純是一派古樸的氣氛，令人望而生出敬畏之心。

水洞神功主人冷冷一哼道：「閣下又是何方神聖？」

那人道：「你先報上你自己的名號。」

水洞神功主人道：「我乃水洞神功的主人。」

那人道：「我知道你是水洞神功的主人，你總不能連一個姓名都沒有吧？」

水洞神功主人冷哂道：「要問我的姓名，恐怕你還不夠條件。」

那人一笑道：「好！你不肯說就讓我來替你說，你叫水柔情。」

水洞神功主人聽得一楞。

那人又道：「你是五年前四月初八入洞練功，本應七七四十九日完功，但因你天資太差，是以延長了一個月，總計練了七十九日，當你出洞之時，已經快到秋天了。」

水洞神功主人水柔情道：「你如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那人道：「老夫如果對你們的底細都不清楚，如何能來管你們的這檔子閒事。」

那人邊講間又向火洞神功主人笑道：「你的名字叫火冲天。」

火洞神功主人躬身道：「晚輩正是火冲天。」

那人道：「你是四年前三月初六入洞練功，本應四十九日完功，但你無緣無故的躭誤了三日，出洞之時，已經歷了五十二天。」

火冲天道：「前輩說得是。」

那人又道：「你生性雖然剛猛，但宅心仁厚，可堪嘉許。」

講完又向木洞神功主人道：「你叫木長青，你是三年前二月初三入洞，本應四十九日完功，但你却只練了四十八日，便已完畢，雖然智慧可嘉，却嫌氣數未全，是以在功力上却大打折扣。」

木長青躬身道：「晚輩當初思未及此，以致誤了功行，請前輩指示補救方法。」

那人道：「木爲東方青色，位於卯神，又日出之地，時在春分，你可於明年春分之日，至東海之濱，迎朝日之氣，練功一日，至日落收功，此數便已補足。」

他講完又向金洞主人道：「你叫金毅剛，是兩年前正月初一入洞，應練功四十九日，但你却晚了五天，出洞之時，已經歷了五十四天。」

金毅剛道：「請前輩指示機宜。」

那人道：「但並未損了你的功行，是以還差强人意。」

此際水柔情大叫道：「說了半天，你尚未報出自己的名號。」

那人一笑道：「老夫的名號當然會告訴你，但你名叫水柔情，而練的又是水洞神功，本應性情柔順才是，可是你一反常態，不但性情急燥，而且心地更壞，妄想以自己所練的神功，去稱霸武林，甚至還要毀了同門，像你這種作爲，老夫本就該收回你所練成的神功，而將你毀去才是。」

水柔情冷笑道：「你憑甚麼本領，能收回我的神功，而將我毀了？」

那人朗聲一笑道：「我能創立這五行神功，當然也可以毀去這五行神功，你不是要問我的名字麼？我是五行尊者褚五全。」

水柔情聽得一楞道：「你不是騙我吧？」

五行尊者褚五全道：「老夫是何等身份，豈能欺騙你們這些後生晚輩，你如果不信，用你的水洞神功，向我打出一掌試試看。」

水柔情有些不信，運足功力打出一掌，但他一掌打出，那股柔弱中帶着陰勁的掌力，一經接近到褚五全的身邊之時，立時被衝散得無影無踪。

水柔情心頭大震，後退了三步。

褚五全道：「我的名字叫褚五全，於是佔五方五色五味五族之五行之全，剛才我只是隨便運行了一下坤土之氣，你那打出來的功力已經盡失，若我運足十成功力，你那花了七十九日所練成的水洞神功，早已報廢了。」

此際那火冲天、金毅剛、木長青三人同時跪下道：「如此說來那五行神功原是你老人家所創立，你老人家也就是我們的恩師了！」

褚五全道：「不錯，老夫自創下神功之後，便長住在此五行洞左右，觀察一切情形，是以對你們的事情瞭如指掌。」

水柔情「啪」地一聲，跪在地上道：「弟子不知是恩師駕到，請恕罪！」

五行尊者褚五全冷哼一聲，此際聽那康絲紅嬌叱道：「土洞主人練功已成，如今出洞了。」

原來她自那五行尊者褚五全一現身之際，便已收回了那四十九柄飛刀，對他們說的話，也聽得清清楚楚。

此際忽聽到一陣軋軋之聲，土洞之門亦已打開，郎端晴從裏面大步走出來。

康絲紅一叫之後，便向郎端晴道：「恭喜你呀！」

郎端晴一笑道：「我得先謝謝你護關之功！」

康絲紅嬌笑道：「不必謝了！我這爲你護關已經獲得了代價。」

接着又小聲道：「你師父來了。」便將石坪上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郎端晴一笑道：「謝謝妳啦，我們下去吧！」一拉康絲紅的手，兩人由二十多丈高的洞口，憑空的飛落向石坪之上。

褚五全點點頭道：「你來得正好，這水柔情本是爲了要害你，才來此處，如何處置，悉聽你意。」

郎端晴跪下道：「誼屬同門，雖有小錯，尚請恩師見諒才是。」

褚五全點頭道：「你心地光明，心量也大，雖然是最後練功，但可爲我之掌門弟子。」

他又轉向水柔情道：「老夫本擬處置於你，但看在郎端晴的面上，且饒你一遭，你要知道這五行之中，雖然有生有剋，但總應以相生爲主，不可相剋，相生爲善，相剋爲惡，五行相生則天下太平，五行相剋則天下大亂，這個道理你懂麼？」

水柔情點點頭道：「我懂了。」

五行尊者褚五全又道：「從今日起，你們五行神功主人，只許相生，不許相剋，若違我意，殺無赦，你們起來吧！」

此時那水洞主人水柔情、火洞主人火冲天、木洞主人木長青、金洞主人金毅剛、土洞主人郎端晴，方始站了起來。

褚五全又是一笑向康絲紅道：「妳爲我們五行門中做了不少事情，不能無報，妳創立的如意拳法與如意刀法，都很不錯，只是其中尚有一些地方，不夠精微，妳且演練一遍，讓老夫指點於妳。」

康絲紅眞的演練了一遍，褚五全逐步指點，果然比以前精進了不少。

褚五全道：「從今天起，妳可在江湖之上創立一個如意門，專門剷奸除惡，去暴安良，老夫以五行門的勢力支持妳。」

康絲紅連忙拜謝。

褚五全仰天一聲朗笑道：「此間之事已了，我五行門中以土洞神功爲掌門人，其餘的水火木金四洞，必需聽土洞的命令行事，老夫已不慣於世俗之事，我去也。」

郎端晴道：「我們何日再見慈顏？」

褚五全道：「五十年後，始信峯頂再見。」語聲剛了，人已無踪。

從此江湖之上多出了一個五行門與如意門，二門聲息相通，專做些打抱不平之事，那些江湖宵小，聞名喪膽，天下果然又平靜了多年。

（全文完）



上文提要：「摧心劍」是六絕幫的信物，誰擁有這把劍就可以當幫主。皇甫老人的父親皇甫孤鶴偷去這把劍，臨死前將此劍傳給皇甫老人，因此造成六絕幫三十五年來銷聲匿跡……赤手老魔原是六絕幫中的一位香主，他眼見降魔樓主齊大先生的勢力日趨壯大，整個武林已快淪在降魔樓的魔掌之中，所以與皇甫老人賭劍……

俠義奇情恩仇記/古隆中・文
可飛・圖

一劍動乾坤

仙劍徐來　鏟除樓主

段無涯恭恭敬敬的在周巒峯的墓前拜了三拜。

長髮少女嘆了口氣，幽幽道：「你現在可以走了，歡喜神君魚不多已在峯下等你十多天，他是唯一能帶你去見六絕尊者的人。」

段無涯大喜，道：「歡喜神君就在山峯之下？」

長髮少女道：「不錯，他曾數次欲登上絕峯山莊，但都被我下令拒絕。」

段無涯一怔。

長髮少女冷冷一笑，道：「魚不多總算做事還有分寸，不敢硬闖上來，否則，他可要大吃苦頭，甚至丟了老命，亦未可料。」

段無涯忍不住問道：「小姐爲甚麼堅決不肯把姓名告知在下？」

長髮少女冷冷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是誰，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再見。」

「再見」二字甫一出口，人已遠在十丈之外。

段無涯呆了一會兒，終於下山而去。

＊　＊　＊

魚不多果然就在山峯之下等着。在他的身旁，有兩匹馬。

他一看見了段無涯，便立刻鬆了口氣，道：「段兄弟，你果然還活着，總算那臭婆娘沒有欺騙老子。」

段無涯感到可笑。

一個如花似玉的妙齡少女，在魚不多的口中居然變成了臭婆娘。

魚不多接着又道：「那臭婆娘是有名的難纏惡魔，想不到她的女兒倒還有點人性。」

段無涯這才發覺自己會錯了意，道：「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是誰？」

魚不多一愕，道：「她的女兒就是她的女兒，又有甚麼誰不誰？」

兩人越說越夾纏不清，弄了好一會兒，段無涯總算明白了魚不多的話。

原來這裡名爲鎖翠峯，峯頂上的就是鎖翠峯山莊，江湖上知道這個地方的人並不多。但這山莊上的主人，却是遠在二十年前便已成名的女魔頭太湖毒姬朱傲霜。

朱傲霜的女兒，就是那個長髮披肩的少女。

但朱傲霜的女兒姓甚麼，連魚不多都不知道。

魚不多祇知道她的名字是媛媛。

段無涯一直想知道的姑娘名字原來叫媛媛。

＊　＊　＊

魚不多與段無涯騎着兩匹快馬，日夜兼程趕路，一日之後，來

到了微山湖的西峯。

微山湖在江蘇之北，與山東西南隅毗鄰，微山湖之名來自湖中有座微山，山上有微子墓，微子乃商朝末代賢相，可惜終於鬱鬱不得志，繼後遯跡於此，以致終老。

路上，段無涯曾問魚不多，雲霹靂的性命如何。

魚不多道：「他穴道被老夫解開，老夫讓他遠走天涯，他也明白你所說的俱是事實，不會再向你尋仇了。」

段無涯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魚不多自從魚見愁死在齊大先生手下之後，一直鬱鬱不樂，平時臉上總掛着的笑容，現在俱已一掃而空。

雁行折翼，魚不多雖然個性樂天，却也難免爲之沮喪萬分。

六絕尊者隱居之地，原來就在微山湖內。

＊　＊　＊

微山湖兩岸，有一座頗大的城鎮。

這就是屢遭黃河之水淹沒的沛城。

沛城最著名的就是高粱酒，不懂喝酒的人喝高粱，就像喝辣椒油一樣，包管吃不消。

即使懂得喝酒的人，也不敢喝得太多。

魚不多和段無涯前後已有兩天滴水未進，粒米未吃，到了沛城自然餓得要命。

魚不多對於這裡的環境似乎十分熟悉，左穿右插的在街上策馬奔行，結果却把段無涯帶到了一間又霉又臭的小飯鋪裏。

兩人剛拴好了馬，立刻就聽到一個沙啞而蒼老的聲音冷冷道：「你們兩個都給我滾出去，別阻着老衲喝酒。」

飯鋪裡面竟然有一個老和尚，這個老和尚不但喝酒，而且還咬着一隻狗腿。

魚不多一直鬱鬱不樂的神情，忽然一掃而空，笑嘻嘻的對老和尚道：「你若還算是個和尚，老子就是十八羅漢。」

老和尚一口把狗腿咬了一大半，瞪着眼睛對魚不多道：「灰孫子到外面可還風流快活？魚家幫的威風近年來可嚇怕了不少賊子賊孫。」

魚不多哈哈笑道：「老禿驢消息倒還算靈通，你這一頓酒帳包在老子身上。」

「老子老子，」老和尚哼了一聲道：「嘴裡沒正經話，你把老衲看成了甚麼樣人？你若敢再在老子面前胡說八道，老衲就革除你兄弟的幫籍。」

魚不多笑容忽斂，道：「你可以革除一半。」

「革除一半？」老和尚將整壺酒都喝得乾乾淨淨，道：「甚麼意思？」

魚不多苦笑一聲，道：「魚見愁現在已變成了鬼見愁了，他在陰司路上，一定搞得枉死城滿城風雨。」

老和尚突然手中一緊，整個錫壺立刻變成了紙做的一般，毀爛粉碎。

「甚麼？魚見愁死了？」老和尚戟指對魚不多道：「他奶奶的熊，這種玩笑可開不得。」

魚不多擦了擦汗，道：「誰與你開玩笑！」

老和尚長長吐出口氣，久久才道：「他是怎麼死的？」

魚不多道：「他是給人殺死的。」

老和尚聞言霍地站起，道：「殺他的人是誰？」

魚不多嘆着氣，苦笑道：「殺他的人，保管你連汗毛都不敢去碰他一根。」

「笑話，笑話！」老和尚轟聲大喝，道：「大禿尊者除了怕老鼠之外，誰都不怕。」

段無涯心中一陣咕嘀，這個老和尚原來居然怕老鼠。

而「大禿尊者」四個字，却也令段無涯暗暗吃一驚，想不到這個老和尚原來就是六絕尊者中，排行第三的大禿尊者。

魚不多瞪着大禿尊者，過了半晌才道：「殺魚見愁的人就是降魔樓主齊大先生。」

「齊大先生？」大禿尊者臉色驟然一變，道：「想不到這個虛僞的傢伙居然動到六絕幫的頭上來了，如果六絕幫不是丟了摧心劍的話……」

說到這裡，忽然雙眼直瞪段無涯，喝道：「你是甚麼東西？」

段無涯故意道：「我不是東西，是南北。」

大禿尊者一怔。

魚不多笑道：「甚麼東西南北，簡直是一場糊塗，這個小娃娃叫段無涯，至於老和尚，他就是六絕尊者裡的大禿尊者。」

大禿尊者打量了段無涯好一會，忽然雙眼看得發直：「段老弟，你手裡拿着的是甚麼劍？」

魚不多搶着道：「這就是摧心劍。」

大禿尊者定了定神，抹了抹眼睛，猛然道：「他奶奶的，果然是摧心劍，三十五年不見此劍，今日重睹，差點認不出來了。」

段無涯輕輕一嘆，道：「就是爲了保護這把劍，魚見愁前輩死在齊大先生的掌下。」

大禿尊者嘆聲道：「齊大先生

算是甚麼東西，他又不是個老鼠。」

段無涯差點忍不住的笑了出來，魚不多却對大禿尊者道：「還有五個老不死呢？在那裡？」

大禿尊者怒道：「甚麼老不死，倘若六絕幫不是已經自行解散，憑這句話，就要你淹死在豬尿裡。」

魚不多大笑道：「老子就是想，六絕幫能夠執行幫規，就算把老子卸開八大塊，却又何妨？」

大禿尊者突然又問段無涯道：「令師尊是誰？」

段無涯道：「在下恩師是東海八極無塵仙翁……」

「八極無塵仙翁」六字一出口，魚不多和大禿尊者的臉上，皆露出肅然起敬之色。

原來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是五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的絕頂高手。昔年六絕幫六位幫主與李難滌甚有交情，但若眞論起輩份，仍以李難滌爲高。

但李難滌生性豪爽，大家遂以平輩論交，直到他年紀老邁之後，性格才漸漸變得冷傲孤僻，並隱居於東海一個無名島嶼之上。

李難滌隱居東海一隅，數十年來祇曾到過中原三次，每次都是希望能夠尋覓一個適當的人選來承繼自己的武功，但三次都未如願以償。

直到最後，他無意中發現段無涯，覺得這個少年資質特異奇佳，而且他當時處境可憐，於是收他爲徒，帶到東海島嶼之上。

李難滌武功極高，一手八極無塵劍法，全套六十四招，連他自己都要苦練二十年方始練成，但段無涯祇花了五六年的時間，便已盡得這套劍法精髓。

然而段無涯劍法雖已成功，但內力方面，仍與李難滌大有距離。

所以，他始終打不過齊大先生。

若不是媛媛和周巒峯二人把他救出險境，他早已死在齊大先生的鐵掌之下。

大禿尊者盯着段無涯手中的摧心劍，心中無限感觸。

他忽然對魚不多道：「其實六絕幫早就應該復出江湖，祇可惜除了老衲之外，其他五個老傢伙，都懶散得要命，整天躭在微山湖中樂不思蜀，眞是……」

他最後一句話剛說了一半，飯館門外立刻就有人大罵道：「老禿驢別胡說八道，老夫躭在這裡悶得要命，幾時比得上你大熱天時還吃狗肉，這般風流快活。」

大罵聲中，一個上身赤膊，滿頭銀髮的老人，已背着一頭驢子走進來了。

* * *

銀髮老人背着的驢子，雖然比不上一匹馬，但最小也有四、五百斤的重量。

可是他仍然步履如飛，輕盈萬分，神態從容得很。

段無涯一呆。

這個銀髮老人也眞奇怪，有驢子不騎也罷了，却不知何故，居然還要把驢子背在肩上，難道用來練氣力不成？

不但段無涯覺得莫名其妙，連魚不多也給弄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這個銀髮老人，魚不多當然認識，因爲他是六絕幫六絕尊者裡號稱大賭尊者的第五把交椅人物。

大禿尊者哈哈一笑，對魚不多道：「你回來算合時，老五背着這匹五花驢已經幾天，還有三天就是十天，到了明天，他就不必再背着這匹蠢驢了。」

魚不多大是奇怪的問道：「他爲甚麼要背着這驢子十天？」

大禿尊者笑道：「十天前他與大智尊者賭牌九，說好誰若輸了的話，就得背着這匹五花驢十天，除了睡覺之外，就算吃飯，甚至上茅坑都得背着這匹驢子。」

大賭尊者哼了一聲，怒道：「老二一定是在骰子上做了手脚，否則老夫豈有連輸八次之理，每次都是老夫碰得一鼻子灰。哼！」

魚不多聞言大笑，道：「三十五年前，老子已經勸你戒賭，你偏偏不聽，活該，活該！」

大賭尊者怒道：「老王八若再口沒遮攔，老夫就對你不客氣。」

目光一轉，落在段無涯手中的摧心劍上。

「摧心劍既已重現，老夫也不想再在微山湖混混沌沌的躭下去，咱們去找老大逼他重出江湖，做一番風風流流的大事。」大賭尊者把五花驢高高的舉起，神氣飛揚的道。

大禿尊者「呸」一聲，道：「別人都指望做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你却祇顧風風流流，像甚麼話了？」

大賭尊者大聲咆哮道：「風流和轟烈有甚麼分別？你分明就是在找我的碴子，是不是又想打架！」

段無涯心中暗暗好笑，但做夢也想不到六絕尊者中，居然還是言行古怪得跡近野蠻的老人，和自己師父那種孤獨的沉默性格，剛好完全相反。

倒不知其他四位尊者，又是些怎麼樣的人物？

* * *

距離沛城東北三里，有一座用竹建造而成的小橋。

小橋彼岸，有一條兩邊都是蓮葉的小徑，小徑兩邊，全是微山湖

清澈可見的湖水。

小徑直通湖心，蜿蜒竟達半里之遙。

如果不是大禿、大賭兩位尊者帶路，誰會想到六絕仙境竟然會在這條荒僻小徑的盡頭。

段無涯覺得這種風景，就像一幅錦繡瑰麗的水鄉圖，艷麗中又帶着七分清雅脫俗之氣。

小徑盡頭，有幾間建築精緻的竹舍。

段無涯細心一數，竹舍不多不少，恰好是六間。

除了六間建築精緻的竹舍之外，還有一個很美麗的大花園。

園中有座小亭。

亭下有兩個老人，正在下棋。

大禿尊者和大賭尊者大步的走過去，魚不多却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支釣竿，居然到湖邊釣魚去了。

大禿尊者看了好一會兒，忽然「哇」一聲叫道：「這局棋昨天中午已經如此，你們下了兩天，竟然連一步棋子都未曾走動過？」

兩個下棋的老人冷冷的望了大禿尊者一眼，好像怪他多管閑事。

大禿尊者碰了一個軟釘子，沒精打采的退下。

大賭尊者却還背着五花驢，好像看得津津有味。

那兩個下棋的老人，一個是穿碧綠繡花綢緞長袍，剪裁合身，質料華貴，而且手上戴着幾枚碧綠的玉戒子，雙腕上還有六枚玉鐲環，看來氣派十足，倒像是個富甲一方的殷商巨賈。

而另一個剛剛相反，全身上下衣服襤褸，手指甲又長又髒，一對破爛布鞋，神態之間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霉氣。

他不但模樣難看骯髒，下棋的本事也極低能，這一局他必輸，而且輸得一敗塗地。

祇要他再走一着棋，無論怎麼樣走法，都是非輸不可。

對方的棋經已兵臨城下，主帥性命危在旦夕，就算是天王棋王，也沒有辦法可以起死回生。

於是，骯髒老人便祇有賴着不肯走這一步棋。

段無涯越看越悶，倒不明白大賭尊者有甚麼好看。

過了好一會，段無涯終於忍不住問大賭尊者：「你在看甚麼？」

大賭尊者嘻嘻一笑，道：「看呆子下棋，看他們還能夠呆得多少時候。」

就這一陣的時間裏，魚不多已釣了七八尾又肥又大的鯉魚。

魚不多笑了笑，對段無涯道：「在亭子下，弈棋的兩個老傢伙，一個叫大玉尊者，是六絕幫裏的老四，和他對弈的是老六大窮尊者，論棋藝是大玉尊者勝大窮尊者十倍，但論到耐性嘛，嘿嘿，倒是旗鼓相當。」

段無涯沉吟半晌，忽然道：「六絕尊者，除了大智、大禿、大玉、大賭和大窮五位之外，還有一位是誰？」

他的話才說完，背後就有一把清澈蒼勁的聲音道：「還有一個就是大烈尊者。」

段無涯一轉身，就看見了一個比他矮了半截的老人。

矮老人的身材雖然矮，但他的腦袋却比任何人的都還要大。

他有一雙烱烱發亮的眼睛。

他有一副威而不怒的莊嚴神態。

他雖比其他五位尊者都矮小，但雙目神光閃動，顧盼之間，另有一股逼人氣勢，果然是個發施號令的龍頭大哥。

他就是大烈尊者。

* * *

黃昏。

魚不多總共釣了八十九尾鯉魚。

但太陽還未下山，八十九尾活生生的鯉魚，便已剩下了一堆魚骨。

魚不多釣魚雖本事，但吃魚的本事却及不上大窮尊者。

光是他一個人，便已吃了二十八尾鯉魚。

這一頓，總算吃魚兒塡飽了肚子了。

大賭尊者雖然仍背着那匹五花大驢，但他吃魚也不慢，也吃了十九尾鯉魚。

大烈尊者忽然冷冷道：「你背着這匹驢，是不是覺得很舒服？」

大賭尊者舌頭一伸，道：「舒服個屁，大智他不知用了甚麼辦法，居然連驢子的穴道都能制住，所以他才這樣的乖，整天都讓我背着。」

大烈尊者冷冷道：「把驢子放下。」

大賭尊者搖搖頭道：「那可不成，我不是大窮那種輸棋便賴的混蛋，不到明天，誰也休想要我把驢子放下。」

大烈尊者森冷的目光一轉，盯在一個白面微鬚的老人臉上。

他穿得很隨便，但態度溫文和氣，似乎是個很有教養的，很有學識的老學究。

他就是令到大賭尊者要背着驢子十天的老二——大智尊者。

大智尊者淡淡一笑，對大烈尊者道：「我和老五祇不過是鬧着玩的，誰知道他會這樣的認眞？」

大烈尊者滿意地點點頭，忽然對大賭尊者道：「你聽見了沒有，還不把驢子放下。」

大賭尊者堅不肯放，道：「我

就偏要背着牠，不放不放，一千一萬個不放。」

大烈尊者臉色一變，道：「你以爲我不敢動手教訓你？」

大賭尊者道：「你憑甚麼要教訓我？沒有摧心劍，誰都不配教訓誰！」

大烈尊者冷笑道：「別忘記摧心劍已重現江湖，而且就在段無涯手中。」

大賭尊者道：「在段無涯手中又怎麼樣，你打算搶劍？」

大烈尊者「呸」一聲道：「我當然不會搶劍，但我可以叫段無涯把你背着的驢子斬開兩截。」

「就憑這個娃娃？」大賭尊者怪笑道：「若果他能把我的驢子砍開兩截，老五就奉他爲幫主。」

「幫主？甚麼幫主？」魚不多立刻搶着問道。

「當然是六絕幫的幫主。」大賭尊者毫不考慮便道。

魚不多大聲對段無涯道：「這一注你就跟他賭一賭，這個老五是六絕尊者裏最窩囊廢的一個，怕他的不是好漢。」

段無涯一呆。

大烈尊者也道：「不錯，憑着令師傅李難滌的八極無塵劍法，絕不會連砍這驢子都砍不成，這一注老夫也賭定了。」

段無涯更是臉上陣陣發熱，他做夢也想不到有人要强逼自己去砍一匹驢子。

但形勢已到了如此地步，他似乎已無可推卸。

「既然這樣，晚輩得罪了。」

劍影一揮，六十四招八極無塵劍法已施展，直向大賭尊者背着的驢子罩去。

大賭尊者雖然背着一匹驢子，但他身法仍然甚是輕盈，左飄右閃，似乎毫不備受摧心劍的威脅。

但段無涯畢竟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晚年精心調教出來的得意弟子，六十四招劍法之後，又再六十四劍，而且劍勢更加快得多。

大賭尊者仗着本身內力充沛，全然不懼，段無涯的劍快，他的身體也轉動得更快一倍。

突然間，段無涯的劍勢轉慢。

現在，誰都可以看得出，段無涯的劍勢慢了許多。

但殺氣却濃厚得多。

這幾劍雖然看來既緩慢而且平平無奇，但却蘊藏着無窮的變化和殺着。

大賭尊者原來輕盈的步法，也被帶動得緩慢了下來。

大烈尊者淡淡道：「果然不愧是八極無塵仙翁的嫡傳弟子……」

突地，段無涯身形如飛，心劍凌空向大賭尊者的頭上劈下。

大賭尊者皺眉道：「來得好。」

說話聲中，人已連驢子一起倒臥地上，變成了雙腿飛踢段無涯的腰腹要穴。

誰知段無涯却於劍勢大盛之際，突然收招。

他整個人也像大賭尊者的姿勢，倒臥地上，右手一劍就向驢背之上擊去。

這一劍顯然是出乎大賭尊者意料之外的。

大賭尊者陡地一聲大喊道：「阿花，你不能死。」

阿花，就是那匹五花驢的名字。

可是，他現在才迸出這六個字，是否已經遲了一點？

當然遲了。

段無涯這一劍的去勢是何等的急速，那匹五花驢早已被劍擊中。

然而，段無涯並沒有把那驢子斬開兩截。

他也沒有把驢子殺死。

他只是在驢背之上，削下一片薄薄的驢皮而已。

雖然驢子沒有被斬開兩截，但大賭尊者畢竟還是輸了。

如果段無涯眞的把五花驢殺死，大賭尊者可能還會不服。

因爲這匹驢不僅算是一匹驢，而且也是大賭尊者的朋友。

人和人可以成爲朋友。

人和動物也一樣可以成爲朋友，而且，其間的感情，往往會比人類所建立的感情更加眞摯很多。

因爲動物野獸不會欺騙朋友。

永遠都不會。

* * *

大賭尊者以爲阿花今次死定了。

但阿花沒有死。

牠沒有死，是因爲段無涯劍下留情。

大智尊者很感激段無涯。

衷心的感激段無涯。

他一聲不響，把驢子放下，放在大智尊者的面前。

大智尊者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自己替驢子解開穴道。

大智尊者一笑，對大賭尊者道：「牠並不是被點穴道，而是被一種痲藥痲醉住了，這種藥力只能維持十天，到了明晨，牠就可以恢復原狀。」

能令一匹驢子痲醉十天的痲藥，的確駭人聽聞。

更難以令人置信的，就是這匹驢子十天不吃不喝，居然能夠支持着。

大賭尊者又解釋：「這種痲藥裡還摻着十包六畜大還散，這匹驢子雖然十天不吃不喝，保証絕對不會死掉，大不了瘦上十斤八斤而已。」

大賭尊者哼了一聲道：「你的花樣眞多，下次我絕不再與你對賭，以免又上了你的大當。」

魚不多突然拍掌道：「六絕幫在江湖上『絕』了三十年，總該出來顯顯威風了。」

大賭尊者附和道：「何況本幫現在已有了摧心劍，又有了一個劍術超羣的新幫主……」

大窮尊者搔搔腋窩，道：「咱們都已經行將入木，却讓一個黃毛小子做幫主，未免難看一點！」

大玉尊者却道：「有甚麼不好，段無涯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的弟子，就算他來做六絕幫的幫主，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大窮尊者道：「他武功雖然不錯，但始終在咱們六人之下，如何能做六絕幫的幫主。」

段無涯忙道：「這位尊者說得極對了，晚輩何德何能，的確不能做六絕幫的幫主。」

大禿尊者却微微一笑道：「老子對於誰做幫主都沒有意見，就算叫魚不多做幫主，老子亦一樣贊成。」

大烈尊者怒道：「老三，你酒喝得太多了。」

一時間，五位尊者各持己見，你一言我一語，始終談不出甚麼結果。

只有大智尊者，仍然靜靜的坐在一張竹椅之上，甚麼話也沒有說。

過了好一會，大烈尊者喝住了衆人，問大智尊者道：「老二，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麼樣？」

大智尊者悠然一笑，道：「咱們六人爲了幫主一職，爭辯到三十五年還沒有結果，誰也不肯服誰，照愚見認爲，幫主的確不妨由段老弟來擔任。」

大智尊者此言一出，竟然無人敢加以反駁。

大智尊者又道：「段老弟年紀比咱們六副老骨頭不知年輕多少倍，他的前途比咱們六個人將更爲遠大，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五尊者聞言，又覺得有理，連大窮尊者也不禁聽得頻頻點頭。

大智尊者輕輕一嘆，道：「段老弟唯一不足者，就是他的內力修爲，並未達到咱們這一代的水平，但亦難怪，皆因他年紀尚輕，假以時日，必然大有改進。」

大烈尊者微微頷首，道：「剛才他不殺五花驢，足以證明他是一個仁慈正道，不願傷及無辜生靈的正義之輩，否則五花驢恐怕早已變成一頭死驢了。」

大賭尊者慨然道：「段老弟勇敢，仁慈，聰敏，老五第一個擁護他成爲六絕幫的幫主。」

段無涯連忙搖搖頭，道：「那怎麼可以，幫主一職，晚輩萬萬不敢承擔……」

大烈尊者截住他的話道：「當仁不讓，段老弟不必推辭，否則六絕幫永無重生之日。」

段無涯不禁一呆，六絕尊者忽然一齊跪了下來，堅請段無涯擔任六絕幫幫主之職。

段無涯眞有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然而，這是事實，而絕不是夢境。

* * *

微山湖，仍然是微山湖，一點也沒有改變。

但微山湖裡六個武功絕頂的老人，却因爲摧心劍的重現而改變了他們三十五年來的悠閒生活。

六絕幫終於在江湖重現了。

這當然是一件大事。

而且，是一件驚天動地，駭人聽聞的大事。

* * *

初秋，姑蘇城外七里的一個小市鎭裡來了七個陌生人。

這個小市鎭，甚麼商號也沒有。

沒有酒家，沒有店舖，連雜貨店都沒有一間。

但這裡却有一座很著名的賭坊。

姑蘇城裡有三座賭場。

但姑蘇城裡的人，反而時常坐着馬車來到這座賭訪豪賭。

只有豪賭的人，才配走進這座賭坊。

這座賭坊是鴻賓賭坊。

這七個陌生人，其中六個都騎着一匹馬。

但有一個却是騎着驢子而來。

他們六老一少，浩浩蕩蕩的來到了鴻賓賭坊門外。

現在，正是賭坊開始生意旺盛的時候。

就在此際，一輛華麗馬車，四馬奔馳，來勢極快，直奔鴻賓賭坊門外，方始停下。

這種巨型馬車氣派奇大，連趕車的都身穿華服，雖然一望而知是下人身份，但連下人都衣飾煌然，車廂中人究竟是何方神聖，自是令人難以想像。

誰知道從馬車走下來的，竟是個衣衫襤褸不堪的老人。

他的手指甲又長又髒，一雙瘦脚穿着一對破爛的布鞋，神態之間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霉氣。

鴻賓賭坊門外的守衞一見，登時不禁看得呆了。

一輛如此華麗的馬車，裏面居然會載着一個霉氣十足的老人，這豈不是天下奇聞了。

那六老一少，一見霉氣老人，反而恭恭敬敬的上前迎接。

一時之間，賭坊門外的守衞都

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這八個人便昂然大步，進入賭坊之中。

* * *

鴻賓賭坊的總管是一個四十來歲，滿臉精明强悍之色的中年人。

他姓言名萬武，本是姑蘇成名已久的武術教頭，擅用一柄黃金扇，專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論到天下打穴名家，言萬武已足可排名在前十名之列。

對於這八個來歷不明的神秘賭客，言萬武自然是「另眼相看」，暗中注意他們的行動舉止。

另一方面，他已派兩個行動迅速的手下，將這件事情稟告傅老師。

* * *

傅老師並不是一個教書先生。

他之所以被稱爲傅老師，是因爲他姓傅，名老師。

他的父親目不識丁，希望自己的兒子長大後，能成爲一個飽學之仕，於是將兒子名爲「老師」。

但傅老師活到今年六十三歲，他的才學也只僅比父親略勝一籌，絕對談不上「飽學之仕」四個字。

但他却練成了三種驚世駭俗的武功。

江湖傳言，傅老師一手混元歸一眞炁，九十八路萬劫無終掌，已練到了第八層境界，再加上他的神鷹十七鏢，曾經在一招間連殺十七江湖高手，憑他這三種武功，又豈會是有人敢對傅老師無禮？

近十五年來，傅老師總算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在姑蘇城內外，敢不賣賬給傅老師的人，實在還不多見。

而且，他更成爲降魔樓九大舵主之一。

鴻賓賭坊的老闆，就是傅老師。

但傅老師身後還有一個大老闆。

這個大老闆就是齊大先生。

* * *

傅老師原本還是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張大床上的。

但他一接到了言萬武的報告後，一張臉就立刻變得忽然間老了三十歲。

他從大床上一躍而下，行動仍然和三十年前般敏捷。

這個時候，服侍他的，是個剛好二十歲的小姑娘。

她叫馨苔。

馨苔是傅老師三十八個乾女兒中，最得寵的一個。

傅老師沒有妾侍，祇有一個妻子。

但他却有三十八個乾女兒。

而且每一個都是年輕貌美、漂亮。

他忽然對馨苔長長的嘆了口氣，把一張銀票交在她的手中。

「這裏是五萬兩的銀票，妳拿去和那個混小子結婚，然後好好的滾得遠遠的，再也別回來姑蘇城。」傅老師緩緩的道。

馨苔臉色倏的發白。

她甚至整個人都在發抖，冷汗汩汩而下。

傅老師皺着眉頭，冷冷笑道：「妳別以爲我甚麼都不知道，妳和黃猴子的事，我早就已經知道得清清楚楚。」

馨苔的臉色變得像死人一樣，張大了嘴巴，但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她本來就是一個啞巴。

傅老師又輕輕嘆了口氣，道：「傻丫頭，妳不必害怕，妳若不是啞巴，也許我早就把妳殺了。但我既然還未殺妳，妳就不必害怕我將來會對妳報復，這些銀子，妳好好的留着用，黃猴子那個小混蛋，人品還不錯，忠厚老實……」

馨苔的眼睛紅了，滿臉都是感激之色。

傅老師輕輕揮了揮一下手，道：「妳走吧。」

馨苔手中拿着銀票，却依偎在傅老師懷中，好像依依不捨。

傅老師突然厲聲地道：「妳再在老爺面前假惺惺，別怪我改變主意一掌斃了妳！」

馨苔臉色又是一變，然後，她就像一縷輕烟般消失在傅老師的眼中。

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傅老師長長嘆了一口氣。

他突然擊掌。

三個威風凜凜的勁裝大漢應聲而入。

傅老師擺好墨硯，持筆匆匆修了一封密函，然後對三人道：「飛馬將此函送到南蒼山青刀堡，將它交給齊大先生。」

三個武士接過密函，貼身藏好，然後策馬如飛而去。

傅老師喃喃道：「不出樓主所料，唯有希望齊大先生早早支援，否則……唉！」

忽然之間，園外有人大聲笑道：「傅舵主，何必心心焦多慮，樓主早已派遣援兵到來支援了。」

傅老師精神一振，大步越過花園，祇見迴廊處已有三人先後魚貫而入。

這三人的年紀，都比傅老師較爲年輕，但亦皆有五十歲開外，三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個枯瘦頎長，獨目高顴的老道人。

他是個出家人，衣著却是異常華麗，道袍上銀絲閃爍，手中一柄奇形長劍，套着金花耀眼的麒麟寶鞘，劍柄上還鑲着六顆彩雲碧玉，

他雖然瞎了一隻左眼，但右眼所透射出來的銳芒，却比劍鋒還鋒利百倍。

這老道就是寒眞教的教主寒霄子。

寒眞教在江湖上已成立了三百年，劍法以迅急詭秘見長，十六年前寒眞教與骷髏谷爲了一把碧玉麒麟劍，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戰，骷髏谷主以及門下八十三弟子都死在寒眞教劍下，但寒霄子的師父和十三位師叔伯、師兄弟亦死傷殆盡，祇剩下寒霄子和幾個年輕的道士，經此一役，寒霄子便成了寒眞教的教主，而那柄碧玉麒麟劍，也就落在他的手中。

在寒霄子身後的是個鶉衣百結，面目猙獰，氣概不可一世的乞丐。

這乞丐背上懸着一個大酒壺，而這個酒壺，竟然是透明的。

這人本是丐幫八袋高手，但却作惡多端，早已被逐出丐幫，但由於他的武功奇高，連丐幫幫主鐵面神丐都無奈他何，於是，他索性自稱爲乞丐祖宗，專向丐幫弟子搗亂，終於爆發一幕丐幫高手聯羣追殺乞丐祖宗的鬧劇。

然而乞丐祖宗却有兩手，經過七八次火併，他都安然無恙，未被誅殺。

還有最後一人，長得白白胖胖，他的耳朵很小，但鼻子却大得令人難以置信，幾乎連眼睛都被擠成一綫。

但這瞇成一綫的目光，其銳利程度，猶在寒霄子那隻獨目之上。

雖然他也算是個胖子，而且初秋天氣還是很炎熱，但他身上居然穿着一件厚厚的袈袍。

在他手中，握有一柄刀。

這柄刀長僅一尺一寸，但却已殺人逾百。

這就是江湖上著名的丹鳳刀。

而眼前這個身穿袈袍的大鼻胖子，就是降魔樓百刀院三大刀之首的丹鳳刀的聞天祥。

* * *

寒霄子、乞丐祖宗與聞天祥都是降魔樓中武功極高的好手。

有這些人助戰，傅老師的信心無疑是增强不少。

但就憑他們四人，是否就夠擊敗六絕幫？

傅老師心裏有數，六絕幫是不容易被擊敗的。

無論是誰，想擊敗六絕幫，首先就得擊敗六絕幫的六絕尊者。

但六絕幫成名江湖垂數十年，遠在三十五年之前，便已幾乎是天下無敵的高手，想擊敗他們實在是談何容易。

降魔樓能否擊敗六絕幫，主要關鍵，在於能否順利解決六絕尊者。

傅老師雖然自出道以來，未曾一敗，但是面臨與六絕尊者決戰的時刻，心中也不禁大爲躊躇。

然而，降魔樓主齊大先生是個怎樣的人，傅老師也很清楚。

如果他臨陣退縮的話，他將永遠不會得到齊大先生的饒恕。

齊大先生將會視他爲叛徒。

而齊大先生對付叛徒的手段如何，傅老師是再清楚不過的。

他寧願戰死，也絕不會作齊大先生的叛徒。

他的想法如此。

寒霄子、乞丐祖宗和聞天祥的想法，也莫不如此。

* * *

在鴻賓賭坊裡，那八個神秘的賭客，已弄得整座賭坊一團糟。

他們自然就是六絕尊者，魚不多和段無涯。

段無涯現在已成爲六絕幫幫主。

那個從華麗大馬車走出來的霉氣糟老頭，就是大窮尊者。

那輛馬車，本來是姑蘇城一個綢緞莊大老闆的。

大老闆坐着大馬車，原來打算到鴻賓賭坊賭牌九。

但他駕車才走到一半路，便被六絕尊者攔住，還把那大老闆推下車去，讓大窮尊者坐了上來。

這個綢緞莊大老闆平素爲人尖酸刻薄，在姑蘇城裡早已是個著名的「一毛不拔」的大富翁。

但他在賭坊裡賭錢的時候，「一毛不拔」這四個字，就完全用不着了。

他賭一注的牌九，已足以讓許多人一輩子都賺不來。

大烈尊者本擬將這種爲富不仁的人打死的。

但段無涯認爲太過殘酷，這種人雖然可憎可惡，但却也不必處以死罪。

於是，這個尖酸刻薄的大財主僥倖地撿回一條性命，連跑帶滾回姑蘇城去了。

* * *

大窮尊者把下注得最大的一個賭客一手撥開。

「讓個位置給我坐，因爲我比你賭得更大。」

這種理由不但不充份，而且簡直就是强橫霸道的手法。

這個賭客在牌九桌上已賭了整日整夜，他的運氣一直都不很好，直到剛才連贏了三次，正準備翻本，突然無緣無故的被人趕開，當然是大大不忿。

他想上前跟這個霉氣老人爭論，嘴巴倏然已被一件東西堵住。

他背後已站着一個禿頂的老和尚，這老和尚自然就是大禿尊者。

堵住他嘴巴的，是一個已經快要霉爛的楊桃。

賭客大怒，伸拳就想打大禿尊者。

但大禿尊者忽然把他整個人揪了起來，就像摔小鷄似的，一摔就把他摔到了五丈開外。

那賭客嚇得臉色黃黃，以爲這一次必被摔個頭破血流。

誰知道他翻了觔斗般被拋出去，却平平穩穩的降落下來，連一點傷痕也沒有。

大禿尊者笑嘻嘻的道：「你是不是想再來一次？」

那賭客顯然已被嚇呆了，稍爲定一定神之後，那裡還敢再說甚麼，匆匆的從牌九桌上拿回賭本，一溜煙也似的走了。

這件事，言萬武當然也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同時也明白甚麼叫做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他既然做了這座賭坊的總管，遇上這種事情，當然是一定要管一管的。

但他也不敢過份得罪這八個神秘賭客，因爲他已知道他們的來歷。

他走上前，正想抱拳對大禿尊者說幾句自我介紹之類的話，冷不防背後已被人踢了一脚。

言萬武是成名十餘年的武術教頭，忽然被人踢了一脚，這一口氣，就算再好脾氣也吞不下去。

他立刻拔出黃金扇，向後連續發出八招。

但這八招完全落空。

因爲他背後早已完全沒有了敵人的蹤跡，踢他一脚的人，不知飛到哪裡去。

言萬武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大禿尊者却笑瞇瞇的對他道：「這位兄台的扇子很漂亮，老衲悶熱得很，何不也給老衲撥幾撥，讓老衲也涼快涼快？」

言萬武怔住。

一時之間，出招也不是，呆在那裡也不是，整張臉已變成紫醬之色。

就在這個時候，賭坊門外忽然響起了一把冰冷的聲音：「大師想涼快涼快還不容易，貧道這一把劍，也會讓你的咽喉覺得涼快涼快的。」

＊　＊　＊

原來一片喧嘩熱鬧的賭坊，現在已變得很靜。

那些膽小的賭客，都已悄悄走避，靜靜的離開這充滿危險的賭坊。

一個枯瘦頎長，獨目高顴的老道人，已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

大賭尊者忽然大聲對魚不多道：「我敢打賭，這個牛鼻子手中的劍，就是碧玉麒麟劍。」

獨目老道人冷笑道：「你的眼光還算不錯。」

大烈尊者怒聲一叱道：「你算是甚麼小雜毛，憑你這鬼小子也配在咱們面前吭大氣。」

獨目老人傲然道：「貧道就是寒眞教第八代教主寒霄子。」

大禿尊者「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寒眞教的教主，難怪你說自己的劍能夠讓老衲的咽喉涼快了。」

寒霄子向來目空一切，雖知六絕尊者並非等閒之輩，但臉上仍然掛着一副傲慢之色。

劍已出鞘。

碧玉麒麟劍果然是一把好劍，也難怪昔年寒眞教與骷髏谷爭奪得如此厲害。

大禿尊者朗聲一笑道：「老衲也想看看磨磚道人的徒孫，究竟有多大能耐。」

寒霄子臉色微變。

大禿尊者乾咳了兩聲，又道：「五十年前，老衲曾與磨磚道人比劃過內功，結果平分秋色，小雜毛，你可別丟了祖師爺的威風，敗在我的手下。」

寒霄子冷哼一聲，碧玉麒麟劍如飛矢般向大禿尊者咽喉怒劈。

＊　＊　＊

寒霄子當然是和傅老師、乞丐祖宗、丹鳳刀聞天祥三人一起來到鴻賓賭坊的。

乞丐祖宗和聞天祥都有些蠢蠢欲動之意。

但寒霄子既已和大禿尊者纏上了，他們也就不妨先靜觀其變。

寒霄子劍招竟然勢如雷霆，一發不可收拾。

但大禿尊者從容不迫，輕輕鬆鬆地便已接下寒霄子十幾劍。

寒霄子這十幾劍，可以說是已經把畢生劍法，內力上的精華都完全豁了出去。

他想一舉擊敗大禿尊者，挫一挫敵人的銳氣。

可是，敵人的銳氣還未被挫，他自己便已先洩氣七分了。

最後三劍，他已不求殺敵，而祇求自保。

大禿尊者雖然是赤手空拳，但掌風呼嘯，威力竟然猶在寒霄子劍鋒之上。

突地，「啪」一聲，寒霄子左肩中了一掌。

祇見他那襲道袍忽然穿了一個大洞，衣洞中清清楚楚的現出五條淡紅色的手印。

寒霄子臉上的血色却一下子褪得乾乾淨淨，變成雪般的蒼白。

大禿尊者却在這個時候退了開去，淡淡的道：「你與磨磚道人的本領，相差得太遠了。」

寒霄子臉上無光，恨不得挖個洞鑽了進去。

他已敗陣，而且是慘敗。

若非大禿尊者手下留情，後果祇怕更難想像。

乞丐祖宗和聞天祥二人皆是面露吃驚之色。

寒霄子的武功如何，他們總也知得七八成了。

想不到寒霄子竟然一出師便告失利，這一仗打下，祇怕還是輸多贏少的了。

反而傅老師神色鎮定，臉上毫無表情，既不張惶失措，也不衝動。

魚不多却已迎了上來，對傅老師道：「傅老師，久違了。」

傅老師嘆了一氣道：「姑蘇毒手門已栽在你的手中，想不到今天你我還是要壁壘分明，再打一仗。」

魚不多淡淡笑道：「昔年毒手門被咱們兄弟殺得片甲不留，傅老師爲甚麼不趁趁熱鬧，施展一下老兄的神鷹十七鏢來替毒手門主出頭？」

「神鷹十七鏢，雖然在江湖上薄有名氣，但用來對付魚氏兄弟，恐怕還是無所施其技了。」傅老師嘴中謙虛，雙手却已左八右九，一共十七枚神鷹鏢扣在手中，隨時蓄勢待發。

魚不多眉心一皺，道：「江湖傳言傅老師的神鷹鏢神出鬼沒，每每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如今看來，却似乎剛好相反，看你的手勢，倒是明刀明槍，似乎唯恐別人不知道你手中已扣着十七枚神鷹鏢，倒不知這究竟是何緣故？」

傅老師冷冷道：「面對高手，藏頭露尾只會落得個鬼鬼祟祟之名，又何不光明磊落，大家憑眞功夫見個高下？」

魚不多狂聲大笑道：「這倒還像是人話！」

傅老師道：「你有沒有信心接我這十七鏢？」

「沒有，我連一點信心也沒有。」魚不多笑道：「但我却還是想試試。」

傅老師冷笑道：「好！」

這個「好」還未出口，左三右四，七枚神鷹鏢已首先打出。

「好」說完之後，再又九枚神鷹鏢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勢逾流星的向魚不多身上激射而至。

魚不多手中只有一根竹釣竿。

但這根竹釣竿，忽然間插在地上，一塊磚頭登時爆裂，整根竹釣竿插入地下深逾半尺。

魚不多整個人蹲矮了一尺，竹竿左右急速搖擺，竟將十六枚神鷹鏢完全擊落。

傅老師手中還有一枚神鷹鏢。

這是他最後一鏢。

他突然竄身閃前，手持神鷹鏢，直向魚不多的咽喉插去。

這一招已不屬於暗器，而是把神鷹鏢當匕首使用。

魚不多伸手一抓，釣竿又復在手中，連消帶打一共十三招，反擊傅老師胸前三大要穴。

傅老師突然把唯一剩下來的神鷹鏢甩手，向魚不多的額上射去。

神鷹鏢甩手之後，九十八路萬劫無終掌也同時展開。

魚不多把神鷹鏢擊落之後，傅老師一雙鐵掌已排山倒海似的湧到。

這一戰，倒是旗鼓相當，勢均力敵之局。

乞丐祖宗和丹鳳刀聞天祥，精神稍振，正欲再向六絕尊者挑戰，齊大先生已經從南蒼山青刀堡趕到。

＊　＊　＊

齊大先生這一次並沒有戴上人皮面具，但仍和上次追殺段無涯時一樣穿着一襲青衣。

齊大先生知道六絕尊者都在鴻賓賭坊，當然不會孤身而來。

降魔樓的高手，已有八成齊集在這個小鎮之內。

南蒼山青刀堡，也是降魔樓九大分舵之一。

青刀堡的堡主宇文觀，人稱百忍神刀，他的百忍刀法，創自一百年前風塵異人百忍齋主，刀法沉雄博大，自成一家。

但誰也不知道，宇文觀早已加入了降魔樓。

他不但是降魔樓九大舵主之一，而且也是百刀院三大刀聖之一，身兼兩職，由此可見，齊大先生對他是如何的重視。

齊大先生不但聯同宇文觀一起來到了鴻賓賭坊中，而且更用最快的方法，將降魔樓許多高手都調派到這個賭坊四週。

這是許勝不許敗的一戰。

齊大先生有足夠的信心獲得勝利，因爲他知道，六絕尊者實際上只有四個是需要他去對付的。

六絕尊者已有兩人被他所控。

他抓住六絕尊者其中一人的把柄。

同時，他又用各種手段，收買了六絕尊者另外一人的心。

六絕尊者中，早已有兩個在他控制之下。

這當然是個秘密。

一個絕對的秘密。

誰都不會想到，六絕尊者這六位曠代異人中，竟有兩個已成爲了降魔樓的秘密殺手。

所以六絕尊者雖然重出江湖，但齊大先生仍然有相當的信心，可以把它摧毀。

而且，將會把它摧毀得徹徹底底，斬草除根。

* * *

戰爭已開始。

魚不多力戰傅老師，彼此都未曾佔有甚麼便宜。

乞丐祖宗已和大賭尊者拚得天翻地覆。

乞丐祖宗橫行江湖多年，連丐幫如此衆多的高手都未能將之制服，他的武功自然頗有獨到之處。

但無論如何，大賭尊者仍然是勝他一籌。

言萬武見乞丐祖宗武功稍遜大賭尊者，於是上前與乞丐祖宗聯手，雙雙大戰大賭尊者。

這一來，倒又暫時拉成了均勢。

聞天祥這時候也開始與大窮尊者展開拚搏。

聞天祥身穿裘袍，手持丹鳳刀，氣勢果然不凡。

大窮尊者却哂然笑道：「還是大熱天氣便要穿裘袍，倘若下雪的時候，豈非要背着火鍋子才不被冷死？」

聞天祥冷冷的道：「可惜你永遠等不到下雪的時候，那時候就算我眞的背着火鍋子，你也看不見。」

兩人言語之間，瞬即業已對拆了二十八招。

大窮尊者又大笑道：「好刀法。」

聞天祥却已被他手裡的爛布鞋逼得無法回話。

大窮尊者對付聞天祥所用的武器，原來竟是他那雙又爛又臭的布鞋。

忽地，清脆「啪」的一聲，聞天祥的臉上被爛布鞋打了一記，半邊臉登時高高腫了起來。

* * *

齊大先生的目光不停的掃向段無涯身上。

這個藉藉無名的小子，現在竟成爲了六絕幫的幫主。

其實段無涯在江湖上也不能說是毫無名氣。

甚至可以說，他的名氣已比他的年齡大得多。

但齊大先生似乎直到現在，才突地發覺這個人的存在。

大烈尊者沉默了很久，終於淡淡對齊大先生道：「你對段幫主好像很有興趣似的。」

齊大先生並不否認：「他曾中過齊某一掌，居然還能活到現在，而且還成了六絕幫幫主，這的確是一種奇蹟。」

大烈尊者冷冷笑道：「世間上的奇蹟並不多，例如閣下，本是波斯魔教中微不足道的劍手，但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居然就變成了中原神魔教的教主，這又何嘗不是一項奇蹟？」

齊大先生臉色森然，冷冷地道：「你雖然隱居多時，你居然知道得這麼多，實在不簡單。」

大烈尊者嘆了口氣道：「你這降魔樓的組織，根本就是神魔教，你這種瞞天過海的方法，也算很高明，只可惜瞞得過天下人，還是瞞不過咱們六絕尊者。」

齊大先生忽然莫名其妙的笑了笑。

就在這一笑之間，他的右掌已向大烈尊者擊去。

一笑間，已連擊十八掌。

這十八掌眞是快得驚人。

但大烈尊者的反應也絕不稍慢。齊大先生十八掌擊出之後，大烈尊者的人已在屋頂，就像隻大壁虎，緊緊的貼在上面。

齊大先生怪笑連聲，身如巨鳥，直衝向大烈尊者，呼呼又再連續的攻出八掌。

大烈尊者不再閃避，雙足一蹬，翻身也回敬了八掌。

兩條人影，一高一矮，在半空中乍合乍分。

齊大先生與大烈尊者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先。

這時候，大智尊者已手持九節鞭，貫注內力在鞭梢，宛如一根長槍般向齊大先生刺去。

齊大先生轟喝一聲道：「來得好，就算以一敵六，齊某人也絕不皺眉。」

好大的口氣。

大烈尊者與大智尊者聯手對付齊大先生，情況顯然有所改變。

齊大先生口氣雖然很大，但掌勢已被逼得緩慢了下來。

六絕尊者畢竟是曠世奇人，能夠敵得住其中一人的高手已絕少見，何況以一敵二，齊大先生自然難免要屈居下風。

大烈尊者看準形勢，突然雙掌齊出，與齊大先生的雙掌緊緊貼在一起。

大智尊者毫不怠慢，九節鞭「霍」地一聲，向齊大先生的胸口刺去。

這一鞭勢必取齊大先生性命。

段無涯認爲如此。

大禿尊者也認爲如此。

但事實上却絕非如此。

* * *

眼看大智尊者的九節鞭，就要刺在齊大先生胸前，突然間鞭勢一轉，竟然化硬爲軟，纏在大烈尊者的頸上。

這一個變化，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大禿尊者喝道：「老二，你瘋了！」

吒喝聲中，大禿尊者與段無涯和大玉尊者三條人影，同時向大智尊者撲去。

但大烈尊者頸際被九節鞭所纏，已無法凝聚眞氣，對抗齊大先生的深厚內家掌力。

剎那之間，大烈尊者的一張臉變成血紅之色。

齊大先生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數十年練就的內家眞氣，源源不絕，向大烈尊者的掌上湧去。

大烈尊者兩面受敵，就像暴雨中缺堤一樣，再也不能支持，頹然倒下。

他雖然空負一身絕學，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又如何能夠挽回危局？

他已氣絕身亡。

但他的一雙眼睛仍然睜得很大。

這雙向外突出，有如死魚眼睛並不是瞪着齊大先生，而是瞪着大智尊者。

他顯然想問一句，「你爲甚麼要出賣我？」

可是他已嚥氣了。

他永遠都不能知道，大智尊者爲甚麼要出賣他。

* * *

大智尊者突然出賣大烈尊者，這一件事已經令人難以相信。

但更令人大吃一驚的事，又再發生。

大玉尊者忽然拔出他的獨門兵器——黑白玉環。

他在這個時候拿出黑白玉環，每個人以爲他準備對付大智尊者。

誰知道他要對付的並不是大智尊者，而是要對付段無涯。

段無涯雖然做夢也想不到大玉尊者會向自己出手，但大禿尊者却已在千鈞一髮之際，看出大玉尊者的不軌行動。

大玉尊者竟和大智尊者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種微不足道的小動作，落入了大禿尊者的眼中。

大禿尊者平素雖然祇顧喝酒，和吃狗肉，但却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

而且，對於大玉尊者這個人，向來都有點疑心。

曾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大玉尊者在微山湖附近一個小鎮上，向一個販賣珠寶玉石的商人用一張銀票購買一枚漢朝的翡翠玉斑指。

事後，他查到了這枚玉斑指的價值是白銀十五萬兩。

而那個商人，其實却是名震天下的獨行大盜。

「大玉尊者爲甚麼會與一個獨行大盜交易？」

「他這十五萬兩的銀票是從何而來？」

現在啞謎已破，大玉尊者原來竟已和齊大先生有所勾結。

六絕幫裡面兩個叛徒，就是大智和大玉兩位尊者。

* * *

黑白玉環已擊向段無涯。

但段無涯根本完全不理會。

他的劍已經出鞘，摧心劍直指向大智尊者。

他絕不會放過大智尊者，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現在已是六絕幫的幫主。

大智尊者從未想到，段無涯的劍竟然也具有一種令人無可抗拒的威力。

段無涯畢竟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的弟子。

八極無塵仙翁共創八八六十四招，而最具威力的一劍，也就在第六十四招上。

這一劍名堂是「劍動乾坤」。

段無涯在東海無名島嶼上，練得最多，但也最不滿意的就是這一劍。

誰知道，這時候全力一擊，使出來的劍法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但這一招竟然立奏奇效，一劍便已將武功絕頂的大智尊者殺死。

這一劍，把大智尊者的咽喉齊中剖開，劍痕直達心臟要害。

就在大智尊者被殺的同時，大玉尊者也吃了大禿尊者兩掌。

大玉尊者臉色大變，叫道：「老三，你……」

大禿尊者怒道：「你果然是降魔樓主的走狗！」

大玉尊者神情慘然道：「我應該……先殺了你才對付那臭小子的。」

大禿尊者冷笑道：「現在，一切都遲了，我出掌比你快，所以，你死，段幫主仍然活着。」

大玉尊者口中突然噴血，終於氣絕倒下。

齊大先生突然嘿嘿的冷笑一聲，說道：「甚麼六絕尊者、段幫主，全都活不過今天。」

賭坊門外，却在這個時候傳來陣陣慘叫之聲。

忽然間，一人從賭坊門外滿臉鮮血的踉蹌進來。

他竟然就是青刀堡主百忍神刀宇文觀。

齊大先生怒叫道：「外面來了些甚麼人？」

宇文觀慘然道：「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

說完，人已不支倒了下去。

齊大先生臉色驟變。

他怎麼也料不到，在這個緊要關頭，對方突然會出現了一個強援。

敵人的強援，也就是自己的強敵。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齊玉兒殺了親生的雙胞胎後又想殺李自成，也許他命不該絕，他身上穿的軟甲才五天……張翠山以爲是李自成殺了李老八，其實是中了齊玉兒之計，因此他憤而帶着一班老幹部離開長安城……張翠山率領一百五十個殺人王打道白于山，不料此地已被杜飛等人佔據了，雙方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又是一場大斷殺……

心性大變殺人王　攻回老巢除禍患

杜飛一聲怪笑：「厲害！」他錯開一大步，却並未出刀去砍殺，因爲張翠山的那一刀很强勁，眞要削斷他的刀，自己難免也不好受。

杜飛側旋身甫站定，張翠山的第二刀又到，他出刀，口中還厲吼：「杜飛，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杜飛閃躍着，道：「廢話！」

忽的，這二人展現了平生的眞功夫出來了，閃掠也快得叫人難以分清誰是誰了，張翠山抱刀騰空如一頭蒼鷹般凌空攫抓，刀把稍擺，刀身又往杜飛的頭上招呼上去，這時候附近的幾十個漢子眞替杜飛揑一把冷汗。

不料杜飛實非弱者，張翠山的三刀已過，杜飛狂吼：「殺！」

金光疾閃暴長一丈的光焰，迎上了打橫砍來的砍刀，兩刀相碰，張翠山大是後悔。

就聽得「卡察」一聲脆响，張翠山的砍刀斷了。

金婆婆的龍頭鋼拐也抵不住金刀的鋒刃而斷掉，張翠山的砍刀更是難以承受。

杜飛削斷張翠山的砍刀，緊接着就是一輪狂殺過去，張翠山抛去手上斷刀，立刻在閃跳中又自腰間拔出兩把短刀，杜飛發出厲烈的冷哼揮刀就砍，不料張翠山發了瘋似的一頭撞進大片金芒之中，他這是豁出去了，那狂笑之聲如鷹嘷一般，隨之傳出杜飛的長嘷：「噢！」

半空中有斷臂在拋飛，半空中也濺起一片鮮血，血花很艷，如剛落西山的紅霞。

杜飛左右騰閃之間，他的身上出現七道血口子，那眞的是慘，如果不是杜飛會挨刀，他此刻就得躺在血泊裡人肉一灘了。

杜飛是拚力拿樁站住的，他聽得很清楚，那是有物落在地上的聲音，那也是張翠山的一條手臂。

張翠山並未喊叫，他的斷臂有表現，手仍然緊緊的握着一把尖刀不放開。

抖着泉水一般的鮮血，張翠山幾乎滿口黃板牙全部露出來了，那斷臂，他連看一眼也不看，就好像那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就在杜飛站穩，張翠山又掄起右手尖刀跟上了，他還厲烈的狂吼：「姓杜的，咱二人一齊回他娘的姥姥永報到去吧！」

杜飛被刺殺七刀，心頭也發了火，杜家刀法最辛辣的一招「刀劈野龍」抖然旋展出來。

張翠山頓覺如跳進刀坑中似的，拚命狂削幾刀，直到他的人頭飛拋上半空中，他的右手仍然左右刺殺不已，若非他那巨大的身子倒下去，只怕他還不會停手。

杜飛砍死了張翠山，他也覺得昏沉沉似的，立刻間奔來幾個漢子

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的突然出現，將局勢完全扭轉。

賭坊門口出現一人。

果然就是李難滌。

齊大先生沒有逃避。

因爲他現在已無路可逃，也無處可避。

他現在衹有一條路可走。

他要從李難滌的劍鋒上闖出去。

＊　＊　＊

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是個老人。

他的年紀甚至遠在六絕尊者之上。

他整個人已暮氣沉沉，一張臉滿佈皺紋，連手中握着的一把劍都已說不出的又殘又銹。

但這把劍仍然是可以殺人的。

百忍神刀宇文觀就是死在這把劍的劍鋒之上。

但李難滌却忽然把劍抛下。

齊大先生道：「你不用劍就和我交手嗎？」

李難滌緩緩點了點頭。

齊大先生不再說話，突然一掌向李難滌擊去。

一掌之後，齊大先生的人已遠遠飄到賭坊門外。

他並不是眞的與李難滌交手。

他主要的目的，祇是想找機會離開這裡。

但他剛到了賭坊門外，就發覺面前站着一個人。

而這個人赫然又是八極無塵仙翁李難滌。

李難滌輕輕一嘆，道：「你本可以與我決一死戰，老朽也是人，而不是神，你並非必敗，而老朽也並非必勝。」

齊大先生神情木然。

李難滌淡淡的又是一笑，道：「你爲甚麼不敢和我眞眞正正的對一掌？」

齊大先生仍然木然的站在那裡。

忽然間，他嘴角間開始冒出血。

而且是大量的鮮血。

「李仙翁……」齊大先生慘笑道：「剛才那一劍……是不是名爲『仙劍徐來』？」

李難滌嘆道：「不錯，你如果不逃避老朽，老朽根本就沒有辦法用這一劍來殺你。」

齊大先生又是一聲慘笑，道：「好劍法……」

說完這三個字之後，他的人已向前仆倒。

他的背心之上，赫然插着一柄又殘又銹的古劍。

＊　＊　＊

降魔樓，原來是波斯神魔教的另一支派。

齊大先生死了之後，餘下來的人也被羣雄紛紛撲滅，總算不致演變成爲一場慘烈的江湖浩劫。

一個月之後，魚不多陪着段無涯來到了鎖翠峯。

原來媛媛的母親太湖毒姬朱傲霜，曾與大智尊者有過一段孽緣。

媛媛這個女孩子的父親，就是大智尊者。

誰也不知道大智尊者在這三十五年隱居期間，居然也有過一段風流韻事。

大智尊者秘密與太湖毒姬來往，並且秘密的生下了一個女兒。

大智尊者這件醜聞，終於被齊大先生知道，而且加以威脅，要他背叛六絕幫。

媛媛曾救過段無涯。

同時，她也知道，當時救了段無涯，說不定將來就會害死自己的父親。

果然，事實證明如此。

但朱傲霜却認爲齊大先生野心太大，縱然冒着害死大智尊者的危險，也不得不先救段無涯，讓摧心劍重回六絕幫中。

朱傲霜對於齊大先生，可謂是恨之入骨。

因爲她的父親朱華，就是死在降魔樓百刀院刀手之下的。

她知道憑自己的力量，絕不足以替父親報仇，所以她希地能借六絕尊者把齊大先生殺死。

＊　＊　＊

段無涯很想見媛媛。

但媛媛始終不願見他一面。

如果她不救段無涯，她父親就不會死。

人間的恩怨情仇實在太多，試問又有誰能夠完全擺脫恩怨情仇所帶來的煩惱？

媛媛不能。

段無涯也不能。

但他在鎖翠峯最後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飛到冀州大俠周巒峯的墓前，恭恭敬敬的行禮道別而已……

（完）

把杜飛抬往附近山洞中。

杜飛還不甘心，他吩咐幾個人。

「去，把張翠山的人頭與身子斷臂，一古腦的拋入峽谷之中，叫他的人馬知道，他們的頭兒完蛋了！」

果然，就見幾個漢子分別拾起張翠山的人頭、手臂，往斷崖上奔去。

斷崖上的是宮覺，宮覺見有人上來，急問：「三當家的怎樣了？」

「受了點傷，還沒缺胳臂少腿。」

「這人頭……」

「張翠山那個殺人王的，三當家要咱們拋下斷崖的峽谷中。」

宮覺道：「那就用勁砸下去吧。」

人頭不但往下砸，宮覺還大吼大叫：「送你們一件禮物呀，娘的見了你們必會氣個半死，氣死你們這批狗東西。」

谷口有火光，火光照得大半個峽谷亮閃閃，看得見有人把人頭接過去了。

就在一陣僵持中，忽的峽谷之中傳來震天價吼聲，仔細聽來只有一個字：「殺！」

這些殺手不由谷口衝殺，他們往老龍溝上殺，因爲那兒沒有火燒樹。

雖然沒有火，但霍大牙守在那裡，霍大牙也早已佈下了更厲害的陷阱。

先是，峽谷中一百多殺手見了張翠山人頭，大伙不是膽怯而是忿怒，人死了還把人頭砸下來，於是，這一百多人拚了。

有人就大叫：「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不拚而死，死得不甘心，死得也窩囊，那麼，拚出一條血路，或有一條生路。」

於是，六十多人騎上未躺下的馬匹，騎馬的衝在前面，馬匹後面是奔跑的，大伙發一聲喊，便殺向老龍溝大寨的方向。

久已守在那兒這霍大牙，見峽谷中的殺手不但不逃，却反方向的殺來，不由樂歪了。

只因爲霍大牙在這一帶佈下了烈火八卦陣，分成八方位各錯開十丈，那霍大牙見敵人自峽谷中衝出來，直到進入陣中，他把手一揮，便見五個方位火光冲天燒起來，劈啪響中，怒馬長嘶，逼得騎馬的往沒火處馳去，那兒可是大陷坑，人只一落入陷坑中，看吧，原來迎接他們上山入盟的一百五十漢子們，立刻奔上前去，亂箭齊發，直把人與馬活生生的射死。

有人還是衝出去了，只是衝出去的更慘，立刻被隱藏在暗中的嘍兵們緊緊的圍住，亂刀齊下，幾乎死得不成「屍形」的歪在地上。

於是，張翠山的這一百五十名老幹部，好不容易的遠從長安奔回來，竟然全都死在他們自己的地頭上。

這一仗對霍大牙而言應是大獲全勝，忽聽霍大牙大聲吼叫：「死了的馬匹剝了皮醃馬肉啦，山上有酒沒有肉，人們都饞吶！」

原來那幾年鬧災荒，死馬當然不放過了。

杜飛身上的刀口有七道，可也把個「陝北玫瑰」萬紅急得掉眼淚。

「別哭呀，我的女人，我這一仗有賺呀，砍死了姓張的，下一回就是李自成，嘿……」

杜飛仍然笑得出來，萬紅却爲他擔心死了。

* * *

戰場總是要清理的，天剛亮，有二百嘍兵在峽谷之中仔細的搜找，馬匹也找到三十多匹，馬鞍子一百五十具全部運回山寨中，這中間有人以爲發了財，兩匹馬背上有蔴袋，大伙立刻圍着看，不料蔴袋上插了木牌子，分別寫的是尹六郎與李老八的牌位，光景是打算把這二人的屍體運回老龍溝之後來一個隆重儀式了。

消息送到霍大牙那裡，喜得霍大牙大笑起來。

杜飛與宮覺也愉快，這消息眞妙，杜飛的刀傷似乎好了一大半。

杜飛對霍大牙與宮覺二人道：「我與張翠山那老殺手對搏的時候，就意味着這三個高迎祥的老幹部必同李自成鬧翻了，如今見了張翠山也完蛋，實在是一件好消息，咱們在這老龍溝應高枕無憂了！」

宮覺道：「咱們還需繼續派出兄弟前往打探那李自成的動向，這是十分重要的。」

霍大牙道：「那是當然！」他厲芒一現，又道：「有人說這李自成是條龍，我以爲便是龍吧，充其量祇不過是一條野龍，老北京皇帝寶座還輪不到他！」

杜飛道：「我與李自成誓不兩立，我二人早晚有得拚，娘的，他便是眞的當上老北京的皇帝，老子仍然會千方百計的幹掉他！」

李自成當然也不會忘了他與杜飛之間的轇轕，祇不過此刻的李自成人已大變，他恨透了女人。

一個男人如果恨透女人，不但女人倒楣，男人也倒楣，而且李自成的心中已不存半分仁慈之心了。

他這人受的打擊非比尋常，先是他娘，再是那高迎祥的女兒高貴貞死得寃，如今再被齊玉兒爲他製造更大的打擊，親手殺了孿生兄弟二人，一下子把李自成從歡樂之中推到了冷酷的地獄之中。

這種打擊別說是李自成，任何人也會發瘋！

別人發瘋沒關係，因爲那不是殺人王李自成。

李自成發瘋就令所有的人吃驚，因爲他是個殺人王，他手上官兵二十多萬人，他瘋了，人們就慘了！

* * *

李自成坐在太師椅上已經半天未開口了，他等着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的回來，因爲他已迫不及待的等着要出兵了。

李自成決心要攻打老北京了。

李自成的心中又增加一處傷心之地，先是延安縣，後是老龍溝，如今又有這長安城，他是在傷心的熬煎之下，才決心奪取老北京的。

過午李自成祇喝了二斤酒，他以酒代茶，再烈的酒他也不皺眉頭。

現在，當先走進來的乃是玄機子。

李自成有些不悅的道：「現在才到。」

玄機子施禮，道：「大王，上午就該來的，却爲了證實一件消息，才回來晚了。」

「甚麼消息？」

「大王，大西國王張獻忠拉了七萬人馬出四川往東來，他的行動很詭，不知是何目的，臣派人前往打探，祇知道他的人馬繞向大巴山，目的不明。」

李自成道：「難道他想先咱們一步奪取老北京？」

玄機子道：「怕的就是這一點！」

李自成冷哼，道：「祇不過七萬人馬，他也打算攻上老北京？找死呀！」

玄機子道：「張獻忠的大隊人馬在四川，可是他老謀深算，他走的這條路上盡是災民流民，他如果號召，必有數十萬人追隨他，這就叫滾雪球，他是越滾越大！」

李自成道：「先生以爲，我是否前去會會他？」

玄機子道：「會，當然要去會一會！」

正說着，忽見何用匆匆奔進來，李自成見何用氣咻咻的模樣，忍不住的一瞪眼。

「何軍師，你慌張個甚麼！」

「大王，不好了！」

「說，甚麼不好了！」

「張大將軍率領一百五十鐵騎老幹部，帶着尹大將軍，李大將軍二人的屍體回歸老龍溝去了！」

李自成一聽，立刻拍桌跳起來：「把他找回來！」

他重重的一聲冷哼，又道：「他是見我殺了李老八，他那個心中不快活，我也不快活，我怎麼會知道這是那個賤女人齊玉兒的手段，我後悔死了，他却帶着我岳父大人的老幹部一走了之，太過份了，追他回來。」

他的最後一句話也特別的聲音大。

立刻間，外面有人回應着：「是！」

何用却對李自成道：「大王何不派遣飛毛腿萬里連夜抄小路，也許還來得及追回張大將軍！」

李自成道：「那就快叫萬里跑一趟，定要把張將軍追回來，咱們不合與快去攻打老北京，先來一個窩裏反！」

何用看看木然的玄機子，有些尷尬的道：「也是張將軍一時氣憤！」

玄機子道：「莽撞了！」

他這話是對李自成說的，可也分不清是那一個人顯出了遇事衝動與莽撞！

玄機子道：「大王，這會一會張獻忠之事，大王以爲是否延後？」

李自成道：「且等追回張將軍再說了！」

一時之間，沒有人再說甚麼，這件事好像把李自成陷入更痛苦的深淵中似的！

李自成回想着當年初入老龍溝，他還眞的受到李老八三人的呵護，那不祇是因爲高貴貞的關係，李自成本身也有功夫，那才是引起李老八三人喜愛的地方。

原是一場生死好像一家人，如今變成這模樣，內心之中，李自成是捨不得再走了張翠山……那位他常呼叫的張叔，他要叫萬里盡快的把張翠山追回來。

李自成不是寡義之人，江湖上混到他現在這種地位，非英雄人物，何人追隨他身邊捨死忘生的拚性命？

李自成壓下了去會張獻忠的事情，一心要等張翠山的歸來，他甚至打算向張翠山來一個抱頭痛哭。

祇不過這件事才過了沒幾天，壞了，萬里回來了，氣急敗壞的回來了。

萬里衝進門，幾乎已臉無人色，看得李自成相當的不愉快！

「怎麼了？」

「死了！」

「誰死？」

「都死了！」

李自成聽得憤怒：「我問你誰死了！」

萬里道：「張……張……張將軍死了，張將軍帶走的一百五十位老幹部也都死了！」

李自成一怔之間，突然出腿，就聽「叭卡」之聲起處，面前那麼厚重的大桌面也碎了！

「何人下此毒手？快說！」

誰見過李自成如此怒吼？屋瓦也震動！

萬里是個正直人物，人物雖小，義氣很重，當年在姚家店的時候已經表現出俠義之風，他不恥於于把總官副將的作風，幾乎跳城尋死！

此刻，萬里反而鎮定的道：「大王，咱們老龍溝又換了新主子了！」

「誰？」

「霍大牙、宮覺、杜飛他們……」他頓了一下，又道：「姓杜的下手與張大將軍對搏，好慘烈的一場搏殺，唉，祇可惜咱祇是腿快，刀上功夫差呀，難以衝出去爲張大將軍掠陣！」

李自成的臉色灰一陣又紅一陣，忽的，他吼聲如雷：「封存壽何在！」

祇見門口閃出個大個子，正是遠自神木縣來的大力士封存壽！

李自成的聲音大，封存壽的聲音也不低：「大王，存壽在此！」

李自成道：「傳令唐大年四人，各率本部人馬五千人，快馬跟本王殺去老龍溝，娘的，我與杜飛是到了要分出個高下來了。」

玄機子道：「大王，如今已是大大的不同了呀！」

「甚麼不同？」

玄機子道：「大王，你如今正是天上一條龍，姓杜的甚麼東西，頂多不過地上爬的一條蟲！」

李自成道：「軍師呀，你聽過老鼠欺大象的故事嗎？」

玄機子還眞的沒聽過。

何用也沒聽過，二人對望着想，老鼠怎麼能欺侮大象呀！

李自成道：「大象如果不用大脚丫子踩脚老鼠，那小老鼠就會往大象的鼻孔鑽！

他冷冷一笑，道：「我不會叫杜飛在暗中抽後腿，我早該殺了他！」

祇見他拾起金刀就往外面走，倒把二位軍師楞住了！

何用忙問：「大王，咱們長安這麼多人馬，而且四方又不斷的來投奔，已經超過三十萬人了，這……」

李自成已走到了門口，聞言回頭，道：「兩位軍師看着辦，休忘了，來的人咱們視同一家人，該怎麼就怎麼，不合與厚此薄彼！」

玄機子道：「也是大王仁義！」

李自成轉身就走，校場上，兩萬人馬已在集中……從三面往大場子上奔過來了。

一時之間，有人還不知道他們要往白于山進發，而且又要大幹一場。

李自成立馬校場土台前，首先是唐大年的部隊五千人馬奔過來，列隊在正前方。

如今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已不似往年的烏合之衆，他們有了組織，有了思想，也有了軍隊應有的訓練，當然這一切全是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的策劃。

李自成見隊伍很有條理，個個精神煥發，心中當然高興不已，原本是率領大軍攻上老北京，豈料又改變計劃！

他此刻的心中恨死了杜飛與霍大牙了。

李自成的心中明白，如果不幹掉杜飛，將來必會是心腹大患！

毀了杜家老墳，剷平杜家祠堂，這件事如果是他李自成，當然也不會善罷甘休，既然如此，那麼，對於這件怨仇總是要來一個了斷。

有甚麼比此刻時機更對李自成有利？

李自成不時的發出嘿嘿冷笑，看着石九子、方圓、孫大寶幾人也帶來了他們精銳人馬。

祇見這四個人一齊下馬，併肩走近李自成，齊齊的施禮，那唐大年道：「部隊二萬人馬已到，大王吩咐！」

李自成面對他們四位，四位師兄可是一家人，祇不過此刻他的心中充滿了恨，祇見他聳聳寬厚的肩膀，全力指向西北方，大吼一聲，道：「殺回老龍溝！」

唐大年與石九子、方圓與孫大寶，這四人相互對望一眼，好像以爲聽錯了！

他們以爲大王應說「殺往北京城」的，怎麼反而要殺回老龍溝，是不是他們聽錯了？

唐大年驚問：「大王，殺……殺向甚麼地方？」

李自成雙目一厲，吼道：「大伙上馬，跟我一齊殺回老龍溝……老龍溝！」

這一下大伙全都聽到了，所有兩萬人馬也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可也聽得疑雲重重！

誰還敢再問呀，就聽李自成又吼道：「鳳凰嶺姓霍的佔了咱們的老龍溝，又殺了張大將軍……」他怒視着西北方，金刀指着天，又吼道：「殺，絕不再放過他們任何一個，殺……」

「殺……」大伙一聽之下，原來霍大牙見老龍溝空虛，他們乘虛而入了！

要知留在老龍溝的老弱婦女，以及風口村的人也不少，這些人是打不過霍大牙、杜飛他們的。

大伙一旦想及這些人，不由個個氣紅了眼，李自成這麼一吼叫，便也忘了去攻打老北京了！

大伙立刻躍上馬，擧着砍刀大叫，一路衝出了長安城，緊跟着李

自成與封存壽二人拍馬疾馳！

封存壽這位大力士早已成了李自成心腹，神木棍他帶着，那比刀槍還管用！

如今封存壽騎着大馬緊跟上，他的身後是唐大年，唐大年低聲問封存壽，道：「封兄，張大將軍會死在霍大牙他們之手？不信呀！」

封存壽道：「是萬里親眼所見！」他咬咬唇，又道：「張大將軍的一百五十名武士盡被杜飛他們所殺，連一個人毛也未逃出來！」

唐大年雙目兇光一現，喃喃的道：「姓杜的一夥人眞夠陰呀！」

* * *

李自成帶着幾分瘋狂的拍馬疾馳，五天的路程他們奔馳了三天半，過了高家灣不遠處就是大高山，那可正是白于山，山峯插上了天，風口村已在十八里遠處。

如今正是大災年，沿路很少有人煙，大伙腰掛乾糧袋，就在馬上啃着吃。

猛古丁，李自成在馬上一聲吼：「停！」

大伙勒馬停在大道上，李自成回過身來有吩咐！

「你們大伙聽我說，我的話祇說一遍不多說！」

他見大伙都瞪眼，這才又道：「如今便是風口村也盡是霍大牙派駐的人馬，他們開店是假的！」

唐大年道：「大王，咱們見一個殺一個，見他兩個就殺一雙！」

李自成道：「不……」

大伙一聽又一怔！

李自成道：「咱們先把風口村圍個緊上加緊，然後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拴住，先問問，霍大牙在咱們老龍溝幹的是甚麼古景，設下的是甚麼厲害機關，我不打算叫咱們的人馬有折損，我們還要打上老北京呢！」

唐大年道：「大王仁義，兄弟們絕不會令大王失望，咱們這一回肯定消滅霍大牙他們。」

方圓道：「對，殺光爲止，一個不留！」

李自成道：「我們人馬分開來，一半在明處，另一半暗中往老龍溝潛進去！」

他看看兩邊人馬，又道：「這是咱們住過多年的地方，甚麼地方有埋伏，甚麼地方有兇險，你們人家都知道，就不用我多說了！」

石九子刀指老龍溝，道：「我的五千人馬翻山潛入後山，大王，先斷他們的退路！」

李自成道：「絕不放過一人生逃！」

石九子道：「大王放心，逃走一人唯我是問！」

李自成看向方圓，方圓已開口道：「大王，屬下率人斷他們的歸路，叫他們休再逃回鳳凰嶺老窩！」

李自成點頭道：「太好了，我們的一萬人馬正面攻打進去！」

他的奪魂金刀一指，指向了風口村：「兄弟們，圍住風口村呀！」

吼着，祇見李自成當先拍馬疾馳，就聽蹄聲如雷一般的滾動，早引得遠處三個漢子的驚呼！

三個漢子往風口村奔跑，兩條腿跑不過四條腿，那拍馬從斜刺裏追來的乃是孫大寶，但見他手上的砍刀虛空掄得咻咻響，直往三人殺去！

不料那三人也非泛泛之輩，見孫大寶掄刀追來，三人分成三個方向閃開來。

孫大寶認定正前方一人追殺，豈料另外兩人有支援，兩個漢子就地抓起大石頭，兩個方向砸過去。

孫大寶的頭上着了一石頭，座下馬的肚皮也挨一記，那馬一個前腿提，提上半天高，差一點把孫大寶自馬背上掀翻下地。

就在怒馬長嘶中，正面一人回過身來就是一刀劈，眼看着這一刀要砍在馬腿上，孫大寶火大了。

「殺！」

孫大寶在馬上一個鯉魚打挺身法，硬生生的自馬頭上翻過去，他出刀迎上漢子的手上大刀。

孫大寶雖不是紅雲大師的徒弟，可也是白雲和尚的得意門生，同樣的也習過五台山的招牌刀法，陰陽羅漢刀法，加以這幾年的修練，武功當然了得。

那漢子大刀猛一掄，就聽「噹」的一聲，震得漢子幾乎脫手刀飛掉。

孫大寶頭上有血流，他伸手一抹往口中送，他的刀也砍在那人的頭頂上。

「唉！」那漢子只叫了一聲便死在泥地上，這光景可也把另外兩人嚇一跳，只因爲這人是負責風口村一切事務的頭目，霍大牙的親信。

兩個漢子拔腿往風口村中逃，他們邊逃邊叫着：「放響箭呀，敵人來了。」

斜刺裡，自後面衝出二十四快馬，只這二十四快馬衝過這二人，就好像潮浪捲礁石一般，活生生的把這二人砍死在地上。

那面，孫大寶還在張嘴巴吮吸着手上抹的鮮血，口中也咒罵着：「操他娘舅的。」

孫大寶取出一塊布巾，緊緊的把頭包紮，他此刻的心中更是怒火高漲，非殺人不可。

* * *

風口村才有多大呀，何用千多人馬，已把這條沿大道搭建的二十幾戶小飯館圍了個水洩不通。

李自成立馬風口村頭，他衝着

小街上的六七十個男女老少直冷笑。

有個大脚女人過來了，李自成看得心頭一緊，忽然想起從前率人馬暗中自鳳凰嶺後山遇上的那批女人了。

是的，這女人就很像那批女人中的一員。

只見那女人不畏不懼的走到李自成面前，她是那麼的勇氣十足。

「是你，高迎祥的女婿，你是李自成。」

李自成道：「好記性。」

那女人反而雙手插腰，道：「李自成，你已是一條火龍升了天，你是大人物了，何必又往泥淖中游回來，你應該殺上老北京的，怎麼小鼻小眼的又來爭奪老龍溝，你難道不怕江湖人恥笑你難成大事業呀！」

李自成只是嘿嘿冷笑不已。

那女人又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李自成呀，去爭天下，何必爭山頭！」

李自成忽的出刀，刀光是金色的，而且刀光只是半個眨眼工夫，那雙手叉腰的女人幾乎十分平均的自頭頂一分爲二，死得很難看。

李自成殺了這女人，奪魂刀上不沾血，冷視着小街上的男女，大吼一聲，道：「叫他們都出來。」

嘩啦啦一陣响動，上千人下馬持刀衝過去，小街上突然傳出一聲吼叫：「別怕，腦袋砍掉碗大一個疤，莫忘了當家的一句話，烈士挨刀笑哈哈。」

這是個六十開外的小老頭，這小老頭走到幾十個男女老少的前面，對那些衝過來的人們，他好像一個也不見似的，走得可眞勇敢。

小老頭走得快，後面男女緊跟，有幾個七八歲的娃兒臉上有淚痕，想是哭過了。

有幾個年輕女人本來手上握着刀，這時候她們把刀也拋掉，跟着小老頭走向立馬街頭的李自成。

李自成怒視小老頭，他緊皺起了濃眉，道：「倒要看一看，你這老兒挨刀是否還笑得出來。」

漸漸的，一羣男女站在街頭上，只見那個一頭亂髮的小老頭把手一伸，他身後的男女站住了。

這小老頭猛抬頭，大步走到李自成面前，於是，李自成又一次冷笑了。

小老頭站在李自成馬前，他果然不畏不懼的道：「李自成，你還記得小老兒嗎？」

李自成也乾脆：「本王不是來攀交情！」

老兒道：「記得你初上鳳凰嶺的事嗎，你住了幾天可是由我侍候的。」

李自成初上鳳凰嶺，他僅住了三天，那時候高迎祥的女兒高貴貞還不知道李自成的娘是她娘的姐妹，當她聽了以後，又很快的把李自成要回老龍溝。

當然，只侍候李自成三天時間，對於李大王而言，實在是印象模糊。

小老兒見李自成皺眉，立刻又道：「欲成大事，仁義爲先，李自成，你怎麼不想一想，咱們霍當家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呀，還有二當家杜……」

他杜字甫出口，只見金光一閃之間，小老頭的人頭已拋飛在三丈外。

怪事發生了。

怪事者乃不尋常之事情也。

小老頭的話應是「杜飛」二字，他應該叫出「飛」字的，然而他的人頭在拋飛中，却是失聲一笑，那笑聲就如同烏鴉怪叫一般扣人心弦。

「咭！」

所有聽到的人吃一驚，李自成不驚，他大吼一聲：「殺了他們！」

「殺！」

圍緊的人們開始動手了，更怪的事情發生了，那是這幾十男女就沒有人喊叫哭泣，娃兒也沒有。

反倒是有十幾個老女人尖聲笑起來，笑得狂風驟起，捲起黃沙自街頭吹襲過來，天也嗚咽了。

李自成舉刀狂叫：「你們死絕吧，當你們把老龍溝住在此地的人砍殺殆盡的時候，就應該知道有今日了。」

於是，李自成的人馬屠盡了霍大牙派駐在風口村的幾十男女，他仍然忿怒的刀指老龍溝山谷峽口，道：「石將軍，率你的人馬繞過後山溝。」

石九子一聲回應：「遵命。」

石九子刀往空中疾揮：「兄弟們，跟我往後山去呀！」他當先疾馳，五千人馬立刻跟上去了。

李自成又吩咐一聲：「方將軍，率你的人馬堵截霍大牙杜飛他們的歸路！」

他忽然暴吼如虎：「記住，我們的搏殺要快，我不想誤了打老北京的大事情。」

李自成的心中仍然牢牢的記着攻打北京城的事情。

是的，長安城的兵馬正蓄勢待發吶。

方圓也立刻率領着他的五千人馬走了。

霍大牙、宮覺、杜飛他們一共才有幾個人？七八百人而已，便是憑恃天險，也難以侍候李自成帶來的兩萬人馬。

消息傳到山寨中，杜飛的鬚髮俱張，一邊的陝北玫瑰萬紅也忿然的道：「李自成必是衝着杜大哥來的。」

杜飛向霍大牙施一重禮，道：「當家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與李自成勢不兩立，他姓李的必是知我殺了張翠山，才會帶大軍殺來，當家的，我一人前往會一會這惡龍，算一算我與他的這筆仇恨老帳。」

霍大牙道：「老三，你是甚麼話，咱們早也盼晚也盼的要幹掉李自成，今天盼他送上門，能叫你一人前往嗎？這件事也不能卯了我與宮老二，要知咱們殺了老龍溝他們留下來的人也不少，佔了他們的老窩，他李自成不是善心人，會放過咱們？」

宮覺接道：「對，當家的說得對，李自成這一回必是抱定了殺盡咱們的決心前來。」

霍大牙忽的一挺而起，厲吼一聲，道：「兄弟們，各就崗位，把守三道絕嶺，人馬埋伏宰活人。」

宮覺接着對外面集中的人馬大吼一聲：「兄弟們，是生是死就此一拚了，跟我走！」

宮覺率人往山崖奔去，口中苦澀的道：「風口村先是咱們幹掉他們的人，可他娘的派去駐守的崔明仁他們又被他娘的張翠山殺光……」他猛搖頭又道：「咱們幹掉張翠山，再派人去駐守風口村，唉，李自成是不會放過咱們二次派去的老少一干人，他們八成早完了！」

聽的人沒話說，誰又能說些甚麼？眼前就叫他們心中犯嘀咕，這一仗打下來，還不知道看不看到明天的月亮與太陽。

這時候老龍溝中傳出了尖銳的胡哨聲，守在各處的暗樁陷阱有反應，反應也是胡哨聲。

當然，過不多久李自成的人馬也聽到了。

李自成就發出嘿嘿冷笑聲，在搏殺方面，李自成永遠是衝鋒在前面而身先士卒的人物，此刻也不例外，但見他金刀高舉，刀指正前方厲吼如虎：「是山踏平，是溝塡滿，兄弟們，衝呀！」

「殺！」

這還未進入一道嶺，距離二道嶺還有一大段路吶，但見上萬人馬拍馬舉刀往老龍溝衝進去了。

上萬人齊聲喊殺，這光景甚麼鳥兒也嚇得飛了天，甚麼走獸也嚇得拚命逃，只有人，人不逃，幾百人守着他們佈下的機關，他們等着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正在率領人馬狂衝的李自成，發覺前面十分沉寂，却也不放在心上，就在第一道峽嶺前方，李自成把手一揮，大聲叫吼：「人馬散開，席捲頭道嶺。」

立刻之間，但見有三千人馬往兩邊斷崖馳去，這些人到了斷崖下，他們拋馬在山邊，人却一彈又跳躍，直往山上殺過去。

人們在山谷中看上去，那光景就如同潮水捲到山坡上一般，看得人們也吃驚。

沒多久，山崖上已傳來哀嚎聲，誰死了？不知道。

兩邊山崖有深林，林中傳出喊殺聲，聲音却漸漸的往遠處飄去。

李自成抬頭兩邊看，唐大年拍馬追上來。

「大王，山字形攻勢佈妥了！」

甚麼叫山字形攻勢？那是李自成發明的，也就是說，他攻擊的時候以中央爲主力，兩翼爲輔，另一彪人馬再施以席捲方式，一旦攻擊，敵人必難招架，形成泰山壓頂之勢了。

如今面對的是人數相差十分懸殊的霍大牙七八百人之數，李自成爲了一舉殲滅杜飛他們，永除後患，他也在這時候採用了山字形攻勢。

李自成聽了唐大年的報告，遂點點頭道：「準備，跟本王衝殺。」

他再舉刀，更大聲的道：「舉盾，殺呀！」

原來他的人馬均備有牛皮老盾，這是幾次戰役之後，吃虧上當多了而得的教訓。

如今他的人馬均在馬鞍之上掛着皮盾，聽了李自成的命令，一片嘩啦之聲傳來，一個個左手舉盾，右手握刀，雙腿挾馬，直往那老龍溝頭道嶺內衝殺過去。

李自成仍然疾馳在最前面，就在他率領的人馬快到崖前的時候，一陣亂箭迎面疾射過來，李自成的身上至少中了三支，可是他把身子一抖，箭矢便落了。

要知李自成身上穿了一件銀絲軟甲，齊玉兒一刀未刺死李自成，就是因爲李自成身上穿了這件寶物。

李自成不但身披銀絲軟甲不懼箭矢，他胯下的寶馬也是萬中選一的閃電追風神駒，只見他揮刀疾如奔雷一般當先往那道狹道中馳去，唐大年與他的人馬緊追在後面，宛如暴雨之狂驟，又似狂濤之拍冲，刹時之間，已到了峽谷中那條天險屏障的石道中。

於是，山上傳出尖銳的哨聲如鬼嚎，無數石頭擂木往下面滾來。

李自成當然知道這一帶的地形險惡，易守難攻，但他抱定了非殺光霍犬牙這批人不可。

李自成的神駒太快了，山上面的滾木擂石尚未砸下來，他已衝到了二道嶺正面。

李自成帶的人馬也衝出不少，可也被砸中幾百人之多，哀哀叫聲是馬匹，人便是被砸中砸傷也不過哼哼幾句。

峽谷中傳來馬嘶，斷崖上却也傳來喊殺聲，原來是孫大寶的人馬已掩殺到山頂斷崖上面了。

山頂上有了喊殺聲，李自成回頭一聲笑，當然，那是殘忍的笑。

不旋踵間，山崖上面不少人往下跌落，人尚未落到地面，已是肉醬迸流的變成人肉一堆了。

嘩嘩啦啦疾奔馳，李自成忽然勒馬不走了。

衆人急忙勒馬在他的身側，看上去宛如人海一般令人看了吃一驚。

迎面二道嶺的石樑上，霍大牙與宮覺杜飛萬紅四人並不吃驚，四個人視同不見。

霍大牙大砍刀托在兩手中，宮覺的長槍端得正，那萬紅雙刀兩邊指向地，杜飛的金刀擱在他的肩頭上。

四人的前面也是三排弓箭手，前排百人是站着，二排箭手準備射，三推的箭手也備妥，另有百人是殺手，正握刀欲拚命了。

霍大牙把他的人馬全部用上了。

其實他四人心中明白，今天這局面大概有些不對勁，除了拚命，也只有拚命一途。

有了這種想法，杜飛四人反而泰然自若了，不就是玩命嗎？

迎面一箭之地遠，李自成坐在馬上抬頭看，他看到了杜飛，使得他的臉皮在抽動。

杜飛也看到李自成了，杜飛仗刀欲跳下斷石樑，早被萬紅拉住了。

「你此刻不能去。」

「我找這殺人王拚了。」

萬紅道：「不行。」

杜飛道：「我們兩個有不共戴天大仇，他想我死，我想他亡，今日見面，正是清算老帳的時候，紅，你別拉我，我死了，妳帶着咱們兒子快走。」

原來萬紅已給杜飛生了個胖小子了。

萬紅可不那麼想，她急急的道：「杜飛呀，你看看，李自成帶來上萬人馬，你若此刻出陣，李自成不一定會同你決鬥，他手下大將有的是，你看……」

萬紅指着李自成身邊的唐大年，又道：「你不是說過嗎，那個姓唐的本事也大，他也是五台山白雲和尚的徒弟，你出去，肯定回不來。」

杜飛道：「人在亂世，生而何歡，死又何懼，咱們越是等下去，就越是沒生機。」

宮覺道：「咱們人馬少，但咱們把力量集中不分散，形成一個大鐵鎚一般，一樣可以鑽山鑿地。」

霍大牙道：「咱兄弟死也死在一起。」

杜飛一聽，重重的道：「不錯，雖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得個同年同月同日死也不錯。」

就在這時候，祇見一個怒漢從李自成身邊拍馬而出，此人不是別人，大力士封存壽是也。

祇見這位彪形大漢雙手端着神木棍大模大樣的立馬在石樑前面十幾丈處，他粗聲的道：「大王的命令，快叫那個杜飛走出來。」

杜飛一聽，忽的又站了起來，萬紅急又拉緊：「杜飛，千萬別上當。」

杜飛道：「我不能當縮頭烏龜呀！」

霍大牙却粗聲吼叫：「你們人多不是？那就殺呀，還他娘的說甚麼話，放的甚麼屁？」

封存壽一聽，大怒道：「眞是不知好歹的東西，枉了咱們大王一片仁慈。」

「哈……」霍大牙一聽笑了。

「哈……」石樑上所有的人全笑了。

霍大牙怒目忍住訕笑，道：「娘的，李自成殺人魔王呀，他也奢談仁慈二字，你別叫爺們笑掉大牙了。」

封存壽不退走，他又大聲的道：「本來的是要殺盡你們這批人物的，大王在看了你們之後，心中忽然念起舊來了，大王不忘姓杜的贈刀之事，所以大王交代，由俺出陣與姓杜的對搏，如是你姓杜的勝了，把封某殺了，大王答應，你們還有活命機會。」

宮覺一聽，吼道：「甚麼活命機會，奶奶的，咱們的命操在咱們自己手中，不合與把生死交在你們手中。」

杜飛忽的彈身而起，他落下了石樑，金刀仍然擱在他的肩頭上。

封存壽忙閃退，神木棍一端指向他：「你就是那個叫杜飛的人了？」

「不錯，正是杜大爺。」

「很好，你出刀吧！」

杜飛道：「娘的，你們這是大軍壓境吃定爺們了，奶奶的，不吃饅頭也要爭(蒸)口氣。」

他金刀一掄，又道：「你就是一根木棍嗎？」

「不錯，一根十分眞實的木棍，可也充滿了神奇。」

杜飛道：「你說說，我聽聽，李自成打算放爺們一馬，他是如何的放過爺們？」

封存壽道：「大王有交代。」

杜飛沉叱：「說！」

封存壽道：「霍大牙、宮覺與你，你們每人各斷一腿，解散一衆嘍兵，大王立刻回馬長安。」

杜飛一聽大怒，大聲咒罵遠處

的李自成：「放你娘的狗臭屁！」

他這一聲咒駡不要緊，遠處的李自成一行盡數聽得清楚，李自成厲吼：「收拾他！」

封存壽舉棍掃打，杜飛劈手一刀疾砍，豈料神棍遇上寶刀猛一滑，幾乎滑中杜飛虎口。

杜飛大怒之下，立刻揮出杜家刀法，一大半是往神木棍上砍。

五七回合剛過，杜飛覷準劈頭一棍，橫起寶刀往上迎，就聽卡的一聲響，神木棍還是被金刀砍斷一尺長。

封存壽心中一痛，發了神威狂打起來。

杜飛心中直是冷笑，金刀出手盡是對方要害。

可就在這時候，李自成一聲厲吼：「殺！」

李自成當先拍馬奔波過去，迎面一排排利箭已射過來，利箭盡往馬身上招呼。

頭一排就放倒上百匹馬，李自成當先躍下馬，他揮刀狂叫：「杜飛，我要殺了你。」

杜飛當然聽到了，他抛下了封存壽，轉而迎殺李自成，兩人終於碰上了。

而且是硬碰硬的遇上了，但見由同一家鐵匠鋪打造的金刀，遇在一起了。

杜飛雙手抱刀斜身移動不已，他心中明白，李自成的武功不在他之下，也可以說比他高明，在這生死之搏中，他不能稍有大意。

李自成的刀指天空，他忿怒的道：「杜飛，原是朋友一場，你却壞了友誼。」

杜飛叱道：「是你們不仁，非杜某之不義。」

李自成道：「我妻父母之死，此仇難忘。」

杜飛道：「也是你那賊婆子太貪心了，她不該覬覦我們杜家財寶。」

李自成火大了，杜飛說他老婆高貴貞是賊婆子，他豈不成賊？

而李自成一生最恨富甲一方有銀子的人，因爲這種人才是造成災荒的惡人，他們自私自利，把財寶藏起來，而看着窮人們吃不飽穿不暖的餓死在荒野，金婆婆就是把財寶深藏的惡霸人物。

杜飛提到財寶，李自成更火，他出氣有聲的道：「杜飛，再談甚麼也是多餘的了，你接招吧！」

他果然不再等候杜飛多口，掄刀便殺。

杜飛長笑如梟鳴，金刀疾揮，已同李自成幹上了。

這二人對殺對砍中，唐大年已率人往石樑上面殺過去，崔明仁厲聲吼：「霍大牙，唐大爺前來侍候你們上路了，你個王八操的，跑不了啦！」

霍大牙見李自成的人馬潮水一般的殺過來，雖說是弓箭也射傷不少敵人，但人家有的是人，而且是不怕死的沙場老將，他見唐大年持刀奔來，立刻對正在關心杜飛安危的萬紅道：「大妹子，你快走！」

萬紅道：「就在這時候你叫我走？」

霍大牙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萬紅道：「死就死在一塊兒。」

霍大牙道：「大妹子呀，你忘了杜飛是怎麼對你說過的呀，杜家總得留條根吧！」

萬紅聽得猛一震，是的，杜飛最疼他的娃兒，兩三歲的娃兒也是杜家的命根子，更是杜飛的心肝寶貝，她不能再猶豫了。

萬紅拔身疾飛，半空中忽聽得遠處杜飛大叫一聲：「帶小飛走！」

杜飛的兒子叫小飛，萬紅聽得心一痛，用力看過去，杜飛已披頭散髮，身上冒血，却仍然殺得厲烈。

萬紅忍不住狂叫一聲：「杜飛……」她拔身疾走，騰躍在萬山叢林之中。

萬紅的武功不下於杜飛，她的輕功更佳，那些遠從山坡那面奔殺過來的漢子們，祇覺眼前一花，人便不見了，等到張大眼睛瞧，萬紅已經不見了。

萬紅的心中泣血，飛一般的衝上老寨，背上了她的小飛就走，山寨的遠處大批人馬掩殺過來了。

那是石九子的人馬，從後山包抄過來了。

萬紅可也急了，她冒險從陡崖下滑去，濕漉漉的山崖難以下足，但萬紅還是逃了。

現在，霍大牙迎殺唐大年，這二人砍殺在二道石樑上，祇要看這二人雙手抱刀狂砍不休而且出口噴氣有聲的凶殘模樣，便知道二人已捨死忘生的幹上了。

另一邊，宮覺剛率人迎上自山後奔殺過來的大批漢子，正面却閃出一個舞刀的，這人宮覺也認識，正是石九子揮刀殺來了。

宮覺大駡：「姓石的狗東西，宮大爺一槍扎死你。」他長槍抖出五朶槍花，狠狠的往石九子的胸腹扎過去。

石九子回駡：「砍死你這狗養的。」

這二人都是火爆脾氣，剛一交手就見紅，石九子一刀砍在宮覺的左胯上，帶起一股鮮血來，宮覺也有賺，長槍扎在石九子的右肩上，一溜鮮血濺得高。

二人雖然都掛彩，可就是不見二人哼出聲，這二人刀對長槍殺得凶，附近石樑上的漢子們也幹得

狠，如果仔細看，好像十個殺一個。

看起來就是不公平，祇不過江湖上很少有公平的事情，江湖上比的是一個狠字，就在那個年頭，你如果不夠狠，你就等着餓肚子。

其實這種場面很明顯，如果不是霍大牙這一方面的人拚上命的殺，肯定要死在這深山中，大伙抱定一個同樣的想法，那就是能殺一個敵人就夠本，多殺一人有賺頭，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於是……

於是老龍溝中變成了殺人場，這兒說不上血流成河，但都也是滿地紅，踩在上面發出吱喳聲。

這時候，杜飛與李自成殺在一處斷崖邊，抬頭看，這二人仍然拚得凶。

封存壽這位大力士緊緊的跟在附近，封存壽很想再同杜飛打，但李自成似已佔上風。

這時候老龍溝中由雙方的對搏而進行到追逐奔殺，呼吼叫罵，此起彼落。

漸漸的，石九子與霍大牙二人也殺到一處陷坑邊，那地方有三四丈深，陷坑之中插有尖竹，人一旦落下去，那是非死不可。

這二人均知道這陷坑，石九子住過老龍溝，霍大牙也同樣住在此地有兩年，這二人就在這凶險之地對殺對砍，互不相讓。

霍大牙有名叫霍一刀，可是遇上了石九子，他出了無數次的刀，却難以殺了石九子。

就在這時候，斷崖上傳出一聲高吭而又尖銳的狂嗥聲，引得不少人抬頭看上去。

那是杜飛的長嗥。

原來杜飛與李自成二人拚殺在斷崖上，二人殺到一處難以下足之地，李自成還未發覺要上當。

杜飛邊殺邊退，他的心中有打算，直待把李自成引到了那一段兩邊斷崖，崖脊不足兩尺之地，他就會和身直往李自成身上撞去，便是拚着挨刀而亡，他也要拖抱住李自成往那數十丈深淵中摔下去。

杜飛是一心要拖李自成墊背了，可是這光景早被跟在李自成附近保駕的大力士封存壽看在眼中洞悉心頭。

封存壽一念之間，忽的拔身而起，斷了一尺的神木棍盤打在半空中，他口中大吼：「大王小心上當。」

就聽叭地一聲響起，正打中杜飛的左背上方，封存壽在情急之下救主心切，他又是個大力士，這一打，直打得杜飛立足不穩，直往斷崖下面摔去。

李自成低頭看，杜飛的身子撞擊在斷崖上彈跳着落下去了，那光景便是個鐵人也會摔碎。

封存壽有些驚慌，他囁嚅的道：「大王，姓杜的是想引大王上當，屬下才出手。」

李自成一聽，他也是全身一緊，淡淡的道：「你做得很對。」

封存壽臉上有了笑意，李自成却忽然單膝跪在斷崖上，他衝着已跌落懸崖下方的杜飛，喃喃的道：「杜兄，咱李自成恩怨分明，這一拜乃是拜你我當年的交情，更不會忘記你說的『寶刀贈英雄』，怪祇怪這是亂世，有時候很難加以解釋，你受兄弟一拜吧！」

李自成深施一禮才站起身來，封存壽看得心中一熱，果然大王是英雄人物呀！

突聽李自成厲聲大吼，刀指那兩邊山崖正自混戰中的雙方人馬：「殺盡他們！」

這一聲宛如打雷，霍大牙那面也有反應，他也大叫：「兄弟們扭結在一起，跟我往上衝呀！」

「衝呀，殺！」

霍大牙拋棄了唐大年就往山上奔，宮覺也丟下石九子冒着一身鮮血往後追過去，這時候他們的人馬能追隨的祇不過二百人了。

李自成見霍大牙與宮覺二人欲率人逃走，不由冷笑連聲，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陣大叫：「霍大牙，你們逃不走了，方大爺在此守候多時了。」

那人正是方圓，而孫大寶的人馬也早已埋伏在後山等候殺人了。

從形勢上看，好像非殺絕不可了，祇不過有時候天不從人願，那霍大牙與宮覺二人衝得厲烈，槍挑刀劈，他們還是殺出一條血路。

這是有原因的，從地形上看，這兒不是在平地，若是在平地，霍大牙這批人肯定是一個也活不成，山崖斷壁就不同了，他們又是走熟悉了的山道，一旦衝出重圍，很難再有效的把他們圍殲。

方圓見霍大牙等拚力衝過去，他可急了，大叫着他的人馬：「追殺！追殺上去！誰要放走一個，我就砍了他！」

於是，又是一陣喊殺聲，祇見滿山人頭鑽動，黑影閃掠，眼看着往白于山的最高處奔逐過去了。

方圓也在追逐之列，他必需幹掉霍大牙與宮覺他們這批人，大王的交代，他非做到不可。

* * *

二道嶺上，李自成整頓人馬，唐大年向他做報告：「大王，逃脫的不足二百人了，方將軍會追殺，直到他們的人死絕。」

李自成道：「回山寨去，多年未回來了。」他抬頭，看向山頂之處，隱隱的還能看到那間小屋，李自成有些激動了。

是的，那間小屋曾經是高貴貞和他二人的香巢，多少個愉快美好的時光，祇有他與高貴貞二人在屋子裡綢繆纏綿，那時候高貴貞一心要爲李自成生一堆娃兒，如今言猶在耳，可是人已化爲雲烟消失不見了。

怔忡的，李自成對唐大年道：「回山寨去看看，大伙也需調養。」

唐大年道：「大王放心，一切屬下自有安排。」

李自成對身邊的封存壽道：「我們去山上看看，那是本王此生最快樂的地方。」

封存壽忙應道：「是，大王前往，屬下開道。」

他果然當先往山上走去。

山頂上面，小屋依舊，屋內的設備也未變，李自成走到床前，他發覺床上有些紊亂，伸手去摸棉被，由不得吃了一驚：「有人住過這裡。」

封存壽也聽到了，急忙在小屋四處察看，却沒發現有甚麼可疑之處。

小屋中，李自成把棉被放在鼻尖聞了一下，不由低呼着：「是女人同娃兒的味道，不錯，這種味道我是永遠也忘不掉！」

他說的當然是齊玉兒同他的兩個孿生兒子，一旦思及此，李自成便不能自己……

其實李自成絕對想不到，這間小屋也正是杜飛與萬紅二人同他們的娃兒小飛住的地方，而萬紅已抱着她的娃兒逃走了。

李自成是多情之人，而實際上，李自成實應是一位英雄人物，稱其爲流寇是不公平的，江湖之上認定了「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論調是一種偏見，李自成若非英雄人物，爲甚麼有上百萬之衆跟他東殺西戰而不退縮！

此刻，李自成就雙手抱緊了棉被，閉上了雙目，神遊着當年同高貴貞的纏綿緋惻光景，許久，他幾乎忘了還有人馬在追殺逃走的霍大牙與宮覺他們！

就在這時候，唐大年率領一批人馬佈置在老龍溝四週，唐大年也找到山上面！

「上稟大王，咱們的大順農民軍已佈置妥當，且等着方將軍得勝歸來，就可以大軍啓程了！」

李自成道：「咱們一方損失多少人馬？」

唐大年道：「死一百七十人，傷二百一十八人，馬匹折損五十匹！」

李自成道：「妥善照顧傷者！」

唐大年道：「已有人在照料了！」

忽有一矮子跑得飛快奔到山上來，這人不是別人，乃飛毛腿萬里是也！

萬里與封存壽一樣，都是李自成身邊的幹部，李自成就是發覺萬里很夠義氣，才把他留在身邊！

萬里直入小屋，李自成道：「萬里發覺甚麼事了？」

萬里一躬到地，道：「大王，方將軍的人馬直往白于山北方追下去了，去的方向好像就是鳳凰嶺！」

李自成一聽之下，臉色一寒，道：「霍大牙他們還有多少人逃出重圍！」

萬里道：「逃出二百人不到，方將軍追殺得急，邊殺邊追，霍大牙的人馬使手段，每二十人形成敢死隊守要道，直到霍大牙一批人逃遠，這二十人死絕！」

李自成一聽拋下手中棉被，低吼着奔到了老龍溝的大寨中……

「人馬由孫將軍與石將軍兩位整頓以後帶回長安！」

一邊的唐大年急問：「大王不回長安？」

李自成道：「我與唐將軍率鐵騎二百名，快馬加鞭進入鳳凰嶺，斷那霍大牙的退路，非殺了他們不可！」

唐大年一聽，立刻行動，他挑選了二百位有功夫的漢子，立刻上馬，李自成這是親自去追殺霍大牙了！

祇不過半日光景，李自成的人馬已開往長安去了，那是由石九子與孫大寶二將軍率領着走了。

李自成也走的，他率領着唐大年與二百鐵騎繞道馳向白于山的鳳凰嶺，這條道路他熟悉，祇要霍大牙與宮覺二人逃向鳳凰嶺，李自成有信心能攔殺這二人！

* * *

老籐葛上橫躺着一個奄奄欲息的漢子，從十幾棵大樹根處糾纏的葛籐有一丈多厚，有鮮血正一滴一滴的往下面滴着，那人不是別人，杜飛是也！

杜飛自幾十丈高的斷崖上摔下來，他是被封存壽一棍子打下懸崖的，他似乎很幸運，跌落在這一片厚厚的老籐根上面，可也摔斷了一條腿！

當李自成的人馬退出老龍溝兩個時辰之後，有個女人背着一個娃兒自荒叢中閃出來，她正是陝北玫瑰萬紅！

萬紅找過來了，在這種毫無生機的搏殺中，能把性命保住，實在叫幸運。

萬紅能夠找到這斷壁之下，也是因爲她最後看到了杜飛斷崖上邊殺邊退的光景，她也聽到了杜飛的那極爲淒厲的慘叫聲，聽起來他是不甘心的，他原是打算與李自成來

一個同歸於盡，却是挨了封存壽一悶棍，這一棍打得他多麼的不甘心吶！

杜飛不會怕死而泣叫，他實在死得不甘心。

此刻，萬紅找來了，萬紅就站在一堆老葛籐下面，正在四下裏找人吶！

忽的，有鮮血滴下來，滴在萬紅的頭上，萬紅把手一摸，立刻驚叫一聲伸手去撥開頭上的老籐！

「杜飛，杜飛呀！」

萬紅的呼喊，杜飛一些反應沒有，杜飛仍在昏迷中，他如果不是骨架硬，怕是碎了！

萬紅背的娃兒正自張大了一雙眼睛看，小小年紀，當然不知道人間疾苦，江湖血腥！

萬紅攀上葛籐，伸手摸着杜飛的脖根，杜飛直到此刻，終於用盡力氣開了眼睛。

「誰……呀！」

「杜飛，杜飛啊！」萬紅落淚了！

杜飛又閉上了眼睛，但他仍能斷斷續續的開口。

「別……別難……過，咱們不是還有……小飛……嗎？小飛就是咱……咱們的希望……」

萬紅道：「杜飛，你要振作，你不能死呀！」

杜飛又張開了眼：「王八……才會想死，可是……我已癱了，祇有這麼一口……氣了……」

萬紅道：「杜飛，我會盡一切方法把你救治的，你放心，我一定能把你救治好的。」

杜飛道：「那……你就是……仙了……」說完，他似乎又昏過去了！

眼下，還眞令這位陝北的女羅刹慌亂了手脚。

* * *

霍大牙與宮覺又奔逃了二百里，回頭瞧一瞧，他們身後也祇有不過四十幾個老幹部了！

再往後面遠處看，山道上人馬來得快，看上去至少來了一千人之衆，也許兩千人！

霍大牙衝着宮覺嘿嘿笑，道：「宮老弟台呀，咱們又回到那處藏寶之地了，祇要躲進去，娘的，他們再也找不到咱們了！」

宮覺一聽，抬頭看向遠處高山，高山之上山頂有積雪，那懸崖千仞飛瀑如帶的往山下奔流着，是的，那兒就是他們藏寶之地了。

原來霍大牙早想到了躲藏的地方了！

那兒是一道人跡少見的峽谷，一道飛瀑細細的五六十丈深，就在那道飛瀑後面，光滑的石壁難以攀爬，有個石洞就在飛瀑後面，霍大牙的寶藏就在這洞裏面！

這個峽谷出七彩絢爛的光芒而得名。

站在山背上，霍大牙與宮覺二人再回頭看，二人的心中也黯然，因爲追隨他們回來的兄弟已不足二十人了，這光景就好像多年前他們身邊一共祇有十五人差不多的凄凄慘慘樣子！

霍大牙恨恨地咬牙，憤怒的對宮覺道：「娘的老皮，我實在不甘心吶！」

宮覺道：「當家的，祇要人在，咱們就有報仇的希望，你等着！」

跟隨的這些頭目們聽了霍大牙的話，他們的心中也明白，這個仇還是免報了，看看人家李自成，人家已坐上長安城的大堂了，人家也有了正規的名號叫大順國農民起義軍呀，咱們這算甚麼？

每個人的心中雖然這麼想，誰也不敢說出口！

就在一道山溝裏，霍大牙對身後的十七個漢子道：「快，你們分散在四週草叢石縫中躲起來！」

有個頭目問道：「當家的，咱們就在這兒躲藏？」

霍大牙道：「等敵人走了再出來！」

十七個漢子不多問，各自找地方躲起來了！

霍大牙對宮覺點點頭，宮覺的心中當然明白不過，當家的這是要進入他的藏寶洞了，那地方是不能隨便叫第三者知道的！

這二人見十七名弟兄紛紛找地方躲起來，衝着山頭一看，霍大牙對宮覺道：「走！」

祇見這二人展開身法直往那絕嶺峭壁飛奔而上！

看上去四下已無人，豈料就在這時候從一片亂石草籐之中緩緩的走出一個人，他，正是李自成！

李自成出現了，唐大年當然也出現了！

「大王睿智，看出甚麼端倪了？」

李自成道：「唐將軍，先把那十七個抓出來！」

唐大年重重的點點頭，道：「大王，他們一個也休想逃走，屬下立刻將他們拿下！」

唐大年轉身飛奔而去，他奔到一片林子裏，抬頭看，祇見石後，深坑，樹上均藏着人！

原來李自成與唐大年二人的兩百人馬早已掩過這面來了，李自成也明白，要從老龍溝逃往鳳凰嶺，這兒是唯一的一條高山道！

李自成也發覺霍大牙往這面逃過來，他早在這一片林中撒網抓人了，祇是霍大牙突然不再前進了，他把十七人掩藏在山林中，祇有宮覺同他往山上飛躍！

見這光景，李自成便心生疑竇，霍大牙的行動肯定有問題，於是，他命令唐大年按兵不動，切看這霍大牙弄的甚麼詭！

此刻，霍大牙已消失不見了，宮覺也不見了，但李自成看得可清楚，在那白雪爲底山林爲景的瀑布中，必有甚麼蹊蹺！

就在李自成的沉思中，唐大年派出一批人跑出來，他們每十人爲一組，很快的把掩藏在暗處的十七個漢子扣送到唐大年身前。

於是，唐大年指着卓立在一塊山石上的李自成，對十七個漢子道：「那一位就是大順國王，你們是生是死，仍然操在你們自己手上，當然，想活就要說實話！」

他把手一揮，又道：「小心跟我來！」

唐大年把這十七人帶到大石前，一聲叱：「跪下！」

十七個漢子眞聽話，一齊跪下了，這其中一人作揖又施禮，道：「大王饒命！」

李自成道：「誰知道霍大牙與宮覺二人逃往何處？他們爲甚麼拋下你們獨自上山？」

有個漢子道：「大王，咱們眞的不知道，祇不過曾有過這麼一回事情！」

「你快說！」

「是這樣的，咱們缺少糧食了，霍當家就入山中來，然後帶了銀子回去！」

李自成的雙目一亮，唐大年道：「大王，難道霍大牙把他多年打劫的財寶藏在這兒？」

李自成冷冷道：「把財寶藏起來，叫他的弟兄們爲他拚命，這樣的作風就如同土豪劣紳一個樣，祇知自己，忘了別人也是人了！」

他怒視山上，再看看地上跪的十七人，唐大年一見，立刻道：「大王，送他們上路吧！」

十七個人一聽就吃驚，立刻高呼：「大王饒命！」

李自成把手一搖，道：「不足爲患，放了他們！」

有個大漢立刻高聲道：「傳言李大王殺人不眨眼，今日一見却是仁義英雄！」

另一漢子道：「大王呀，你不殺咱們，咱們心存感激，咱願投入你的大順農民軍，萬望收留！」

這光景也有解釋，霍大牙帶回二百人，一路被後面追殺的方圓部隊砍死不少，其實這些死的人並非甘心冒死，而是霍大牙的命令，加上追上來的大隊人馬見人就砍，一個也不放過，才會有那種壯烈場面出現！

此刻，李自成放過這十七人，由唐大年命人把他們收編在隊伍裏，十七個人俱都一致的額手稱慶，直叫遇見了眞主子了！

李自成背着那道飛瀑他對唐大年道：「把人馬拉過去，咱們把那地方堵死，我打算活捉霍大牙與宮覺二人！」

唐大年道：「大王還有甚麼打算？」

李自成道：「咱們來的時候，爲了替張將軍他們報仇，內心充滿了仇恨，非殺光他們不足以洩心頭之恨，可是殺光了他們，仇恨依然在心頭，因爲我懷念張翠山他們三人，那是永遠也揮之不去的陰影！」

他看看手上金刀，又道：「杜飛死了，這仇恨也應到此爲止，所以我的心中在想，如果霍一刀與宮覺二人願意投效我大順王朝，大家聯手爲窮苦災民打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情！」

唐大年一聽之下，忙施禮道：「大王仁慈，大王一片爲災黎的苦心，必上感天庭！」

李自成却淡淡一笑，當先往那道峽谷中去！

唐大年的大隊人馬緊追在李自成身後面，有幾段峽谷是無法騎馬的，二百人便把馬匹集中在一片荒林中！

穿過狹谷，更清晰的傳來轟轟隆隆聲，那是飛瀑的聲音，李自成看着兩邊山崖，道：「山中風景如畫，若是天下太平的盛世，必有人前來覽勝！」

唐大年道：「朝網不振，連年災荒，文官貪財，武官怕死，一方百姓逃荒遠方，大王，再好的風景也乏人欣賞了！」

這批人一路來到了瀑布前，好大的一個深水潭在面前，有人伸手去摸潭水，水是冰冷的！

唐大年立刻吩咐二百人馬，快把這兒四週圍起來，他又指着剛投降的十七人，問道：「難道你們不知道霍一刀二人藏在甚麼地方？」

十七個人均搖頭，一個漢子回應：「將軍，咱們眞的不知道！」

這時候李自成站在潭水一邊直視那飛瀑，口中喃喃的：「難道在那飛瀑的後面？」

唐大年又分出三批人，命他們在四處找那能藏身的地方！

這二百人把這一帶方圓三里之內圍起來，荒山絕壁到處找，幾乎找了一個時辰未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來！

唐大年可也急了！

於是，遠處傳來吼叫聲，祇見一大批人馬從山道上往這面奔殺過來。

李自成抬頭看，他對唐大年道：「方將軍的人馬來了，去叫他也過來！」

（未完・廿四）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龍蛇干戈

上文提要：諸葛明對「劈雷刀」王大壽說明要去西鄉、安康白家、老河口通江堡報訊，莊主不以為然，但聽了他一席話之後大為佩服，其實諸葛明是有心前去探查……王來鳳聽說諸葛明離莊急追去，聰明的諸葛明巧說詞，騙得「玉羅刹」王來鳳聽從指揮回轉，其實是怕有她在旁碍事……諸葛明到了飛雲堡，報訊是假，打探實力與看地形是眞……



萬銀贖回軍師爺　窮徑山賊舊夥伴

一看是個老者，看樣子已五十開外，却有着一副大骨架子，正撫着花白鬍子喝茶呢！

「是閣下在找大刀寨？」

「不錯！」老者站了起來。

「有甚麼事？」

「我是送信的。」

「送甚麼信？」高磊不由一驚。

「三十里外有個黑松林，弟兄們手上正揑着你們大刀寨的人，如果還想他活着回大刀寨，馬上送一萬兩銀子去贖，晚了恐怕就餵野狼了。」

高磊冷然一笑，道：「才一萬兩銀子，未免太小家子氣了吧！」

老者一楞，高磊却又道：「你們怎麼會知道他是大刀寨的人？」

「他自稱是大刀寨的人嘛！」

「姓甚麼？」

「好像叫諸葛明吧！」

高磊幾乎由椅子上跳起來，但他當即按住心頭火，一咬牙，道：「你們把他怎麼樣了？」

「拴在黑松林裏，只要一萬兩銀子送到，俺們就立刻放人。」

「好！」緩緩的站起身來，高磊笑道：「諸葛明既然落在你們手上，大刀寨一定會送上銀子贖人，再說你們能捉住大刀寨的人，眞還叫我高某佩服。」

一面招呼王掌櫃道：「弄些吃的讓來人帶回，不能餓着人家，我這就得趕着回山寨取銀子！」

王掌櫃立刻笑道：「客官，你們多少人要吃的，我好去拿。」

老者一笑，道：「你準備個三十份吧！」

於是，高磊打心眼裏笑了！

因為，他只隨便一說，就知道對方不過三十來人。

哈哈一笑，高磊道：「大刀寨離此六十里，山路難行，來回也得需個一天多，這麼辦，今晚三更天，一萬兩銀子一準送到。」

老者哈哈一笑，道：「我們今晚三更見面，希望不要玩陰險，否則那個姓諸葛的，第一個遭殃。」

「錯不了！你上路吧！」

老者又騎着馬走了，馬背上還馱着許多吃的。

而高磊急忙把店中的另一嘍兵叫起來。

他們本來是在此等諸葛明的，却不料諸葛明會在半道上出岔子。

急急的趕回朝陽峯後山大刀寨的時候，太陽正直直的照向大地。

高磊與那個嘍兵，全都是汗流浹背而熱氣上冒。

二人先就着那條半尺寬的細長山泉，猛飲十多口，這才挺着一肚子涼水，走進大茅屋的議事廳上。

「你們怎麼回來了？」光着上半身，一面揮着扇子，張博天問。

高磊緩着氣，道：「寨主！大

事有些不妙啦！」

「怎麼回事？」

高磊猛力指着遠方，道：「操他祖奶奶的，不知從那兒冒出三十個窮措大，竟然攔路打劫，把軍師爺給逮住了！」

張博天與一旁的包文通、四大武士，全都哇哇大叫。

一把抓住高磊的濕衣，張博天追問道：「軍師現在怎麼樣了？」

「沒有被殺，但他們却開價一萬兩銀子，我答應今晚三更送去。」

張博天大叫道：「好哇！龜兒子們竟然勒索到我這强盜祖宗的頭上來了，看我張博天不活剝他們的皮才怪呢！」

包文通罵道：「他娘的才三十來個，還不夠包二爺一路劈的！」

一面對張博天道：「寨主！你別把這回事放在心上，還有正事等着你去辦呢！這回事交給我吧！」

張博天伸手一攔，道：「別忙，這事有得商量。」

一面沉思，邊道：「咱們這麼硬殺過去，固然可以一舉把這二三十個不長眼睛的殺光，但軍師也必然活不成！」

包文通道：「這麼說來，難道眞的送給他們一萬兩銀子不成？」

冷冷一笑，張博天道：「咱們的銀子燙手，沒人敢伸手來拿，但為了軍師安全，一萬兩銀子還是要送去的。」

於是，張博天立刻調動人馬！

大刀寨的人立刻出動了一半。

另外，高磊、包文通二人也出動了。

當然，他們也帶了一萬兩銀子，那是諸葛明的贖銀，不能不帶上。

於是，張博天高坐大刀寨，就等捷報傳來！

太陽已經落山了，但大地仍然很亮，顯然這是炎熱夏季應有的現象，因為，夏天總是白天的時間久一些。

就在這時候，自景陽鎮的「悅來客店」門前，一輛雞公車「吱吱嚀嚀」的走出鎮外，細看那輛雞公車，前面有個大漢拉車，車後面，兩個車把中間，另一個大漢，扭着個大屁股，身子前傾，吃力的推着。

雞公車的後面，高磊領着十名嘍兵，扛着大馬刀，緊緊的跟着。

就在雞公車的兩邊，各綁了一隻木箱子，顯然，那就是贖諸葛明的萬兩銀子。

夜，越來越靜，而使得雞公車的「吱嚀」聲更加的響亮，響亮得連一行的脚步聲都被掩沒。

風，慢慢的加大，而使得沿路的樹木發出「嘩啦」的聲音，令人倍增無限惆悵。

在距離景陽鎮大約二十多里的一個大斜坡上，一大片像樹海般的黑松林裏，葛諸明正被五花大綁的拴在一棵老松根上，實在說，這一天他過得可眞夠慘的了。

先是這夥强盜，盡拿他消遣，有幾個三四十歲的大漢，還拿他當女人般的開心，單就這股子窩囊，就叫他好一陣子不舒服的。

尤其在這夥人吃東西的時候，竟然沒有一人送一點食物給他，甚至還把吃的在他嘴邊磨蹭，那種得意與狂妄，諸葛明全放在心上。

因為，他是個智者，又何必去找眼前虧吃？

當然，心中的忿怒，足以培養他的報復情緒。

本來，他是個不願殺人的武士，但眼前這夥人，似已失去人性，他們的殘酷與殺戮，令他厭惡，厭惡得甚至不願用眼睛去瞧，大明的錦繡江山，不就是斷送在這種人手裏？

於是，這一天裏，他雖然沒有吃到東西，甚至也沒有喝口水，但他却盡量閉起眼睛，把饑與渴，溶化在心中，而產生一種心理，一種如何報復的心理！

也就在二更天的時候，諸葛明四週的人，全都集中在那個姓左的身邊，聽候那個尖頭鷹鼻大漢吩咐着。

諸葛明想聽，但他却一點也聽不到。

突然間，兩個手持鋼刀的大漢，一閃而來到諸葛明的身邊，動作粗暴，還眞叫諸葛明一驚。

兩個大漢動作熟練的用那條絆馬索，把諸葛明拉到一棵老松樹上面，牢牢的綑在松樹上。

諸葛明低頭往下看，少說也有四五丈高。

只聽一個握刀大漢，把手中鋼刀架在諸葛明的脖子，邊笑說：「伙計！你下去吧！這兒有我一個就夠了，只要他敢哼出一聲，我就把他的腦袋片下來！」

於是，另一個伙計順着樹幹溜下地上。

諸葛明一眼望去，隱隱約約的看到這二十多個壯漢，扇形一般的分散開來，在姓左的身後面，却跟了十來個。

這些人就在姓左的率領下，慢慢的移向官道邊。

於是，二十多人全都隱入樹後面，消失不見。

諸葛明在樹上面，有些憂心，因為他知道張博天的脾氣，他是一塊不打彎的鋼，說不準領着大刀寨的人，一哄而上，自己就算死定了。

當然，他也想到了包文通，也

是個刀口上見眞章的莽漢，如果這檔子事不加思索的就硬幹一場，那麼自己就是這場斷殺中的犧牲者，是毫無置疑的。

尺半香一更次，如今第二炷香就快燃完，眼看着就要燃第三根香了。

突然間，遠處的坡後面官道上，先是一陣「吱嚀」聲。

沒有多久，就見一個漢子，急速的跑進松林來，只見他喘着大氣，道：「左爺！來啦！」

姓左的急問道：「來了多少人？」

「一輛雞公車，後面跟了十個人，有一個大漢領着。」

於是，姓左的大漢「呵呵呵」的笑了！

圍在他四週的人也全都笑了……

姓左的一揮手，十幾個人悄悄的溜出樹林，鉗形的往來人的地方包抄過去。

迎面的坡道上，適時的出現了一輛雞公車，在十個嘍兵的護送中，朝着這片黑松林中走來。

折了一個彎，雞公車突然間停下來了，因爲再上坡，就是大片的黑松林，烏黑七八的。

有道是，窮寇莫追，逢林莫入，高磊心裏明白，自己押運的可是一萬兩銀子，在沒有弄清楚以前，這一萬兩銀子是絕不能輕易離開自己眼皮的。

於是，高磊的雞公車停下來了。

跟在高磊身後的十個嘍兵，立刻間雙手抱刀，團團的圍在雞公車四週。

「朋友！該露相了！」高磊揚聲高叫。

嘿……

那聲音像夜梟，聽起來令人起雞皮疙瘩。

高磊是幹甚麼吃的？豈能把這種梟聲放在心上！他在心裏暗罵，龜孫子們也不打聽一下，明敞着小鬼找閻王老子的痲煩來了。

就在這冷笑中，側面的林中，走出一個尖頭帶着個巨大鷹鈎鼻子大漢，他那兩隻像貓頭鷹的眼睛，死死的盯在高磊的臉上，在他的身後，跟了十七八個持刀壯漢。

就在相距不過三丈遠處，兩方這才對上話。

「東西帶來了沒有？」

高磊一笑，一拍雞公車，道：「一萬兩銀子，一個也不少！」

祇見尖頭大漢一擺手，一面說：「瞧瞧去！」

於是，又見那個年老的嘍兵，閃身而出，一逕到了雞公車旁。

高磊手一攔，冷笑道：「人呢？」

老者手一指身後，道：「人就在林子裏，就等你們這一萬兩銀子一到，我們就立刻放人。」

高磊搖頭道：「大刀寨可不是一羣驢蛋，在沒有看到我們的人以前，這銀子你們不會那麼順當的拿走。」

突然間，尖頭大漢呵呵狂笑，道：「王八蛋回頭看看，你們能走得了嗎？」

高磊根本不用看，他心裏有數，你小子頂多不過三十人，有甚麼值得耽憂的！

心念間，高磊搖頭道：「朋友！你要銀子我要人，如今我送來銀子沒見人，你覺得公道嗎？」

「公道？哈……公道還會幹强盗？」

「那是說咱們雙方有一方不講信用了？」

尖頭大漢粗聲道：「天底下那裏來的公道？甚麼才叫信用？老子做事一向講求銀子第一，安全至上。」

高磊冷笑道：「那就說說你要如何的安全至上！」

尖頭大漢夜貓子眼一亮，道：「一萬兩銀子全揣到我這弟兄們的腰包裏，等我們進入松林後，立刻把你們那個姓諸葛的放出來。」

高磊抬頭望望天，月兒正當中，臉上突然有了笑意。

於是，高磊高聲抗辯道：「朋友！你別打哈哈了！我怎麼知道被你擄去的人是死是活？我看不到沒關係，總得叫我聽聽他的聲音吧！」

尖頭大漢略一思忖，道：「既然你不見兔子不撒鷹，那就送你一顆定心丸。」

一擺手，對一旁的人道：「進去，叫那個財神爺叫一聲！」

高磊忙道：「我要聽三聲，而且要大聲！」

嘿嘿一笑，尖頭大漢罵道：「他娘的！就照着他說的，大叫三聲！」

於是，一個持刀大個子衝入樹林中消失不見。

一看這情形，高磊心裏明白，這批王八蛋也想得眞絕，當場把一萬兩銀子分給每個人，然後分頭往這黑松林中一藏，誰也沒辦法找到他們。

突然間，樹林中的諸葛明還眞的高聲在大叫。

諸葛明的聲音叫得很高，調子也拉得長，一聲出口，必然用盡胸中之氣，然後稍一歇息，又叫出第二聲，就在他第三聲叫完的時候，那把架在他脖子上的鋼刀突然一按，低喝道：「夠了！別再出聲了！你他娘的一天沒吃沒喝，想不到還有這麼大的勁頭喝叫！」

他話聲剛落，樹下附近一閃而竄出兩個壯漢，明晃晃的鋼刀在樹下打閃。

「誰？」

「兄弟！分銀子了！還不快去！」

適時的，諸葛明發覺樹下的人，頭上挽着紅巾。

諸葛明就在看守他的大漢低頭看的時候，突然奮起雙脚，踹向大漢的腰眼。

大漢遇襲，急忙雙手抱住樹幹，鋼刀已落到樹下面。

諸葛明雙手被綁在樹上，雙脚也被細着，但却仍能伸展自如，如今大漢手中沒有鋼刀，豈能錯失良機？

於是，又一連的併着雙脚踹向大漢的頭肩，終於把大漢踹落在地上。

就在大漢尚自驚怒而要開口大罵，突然間，一束刄芒，一圈而至，他連叫還未出口，就已經人頭滾落地上。

「我可愛的軍師，該下來了吧！」是包文通的聲音。

諸葛明苦笑道：「找個會爬樹的，上來幫我一把！我的包大頭目！」

於是，就見一個嘍兵，順着樹幹往上爬。

於是，諸葛明癱坐在樹枝間，一面道：「全身酸痛不自在，我得在這兒活活血脈。」

包文通道：「軍師爺！你祇管往下跳，我在這兒助你一臂之力。」

本來，三四丈高，諸葛明就算自樹下往上縱，也不見得會難住他，祇是他現在除了又飢又餓外，雙手雙脚不聽使喚，更何況他自馬上摔下來，也受了傷！

如今一聽包文通的話，覺得盡在樹上不是辦法，於是一咬牙道：「大頭目！你可不能打落水狗呀！」

哈哈一笑，包文通道：「包文通不會搬石頭砸自己脚丫子的，我整你，往後我就沒好日子過了！」

諸葛明一笑，當即道：「下來了！」

一把接個正着，包文通沒有立刻放下諸葛明，祇見他雙臂施力掂掂，一面「嘖、嘖」有聲的道：「乖乖隆的咚！還沒個娘們重嘛！可是餓慘了！」

諸葛明道：「快去辦正事！」

包文通低聲道：「是！軍師爺。」

祇見他放下諸葛明，扭身就向樹林外衝去。

在他的身後面，一溜的又衝出二三十名嘍兵。

且說高磊一聽林中三聲叫喊，心中一陣高興，他可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怎麼會叫出這種聲音出來？

尖頭大漢一聽，雙眉緊皺，黃眼珠一翻，罵道：「你他娘的再細琢磨琢磨，一個人餓了一天一夜，會不會是那種聲音？」

「不像，一點也不像！」

尖頭大漢大怒，罵道：「王八蛋，你要是惹惱了左大爺！老子人也殺銀也要。」

高磊一聲冷笑，道：「動上傢伙，不定誰死誰活……」

一伸手，接道：「這麼辦，我打聲口哨試試，也許他聽到口哨聲，就會有個回音，那麼，這一萬兩銀子就是你們的了！」

尖頭大漢道：「既然你這麼說，也好，先打開木箱，讓左爺看看你們裝在裏面的是銀子還是石塊！」

哈哈一笑，高磊揮刀砍斷木箱上面的繩索，大砍刀一插箱蓋，立刻間，一縷縷銀芒自箱中散發出來，是那麼的誘人，怪不得那麼多人爲它拚命。

四週圍的二三十個大漢，全直了眼，姓左的更是雙肩聳動，不能自己。

「那就快打聲口哨，左爺等不及要拿銀子了。」

高磊用力吹出一聲尖銳的口哨聲，那是一聲聽來相當凄厲的聲音，尤其在這種深夜裏，更令人毛骨悚然。

長長的一聲口哨聲才落，立即間得到了迴音……

不過，那不是諸葛明的迴音……

更不是一個人的迴音……

而是一溜的，自老松林中一衝而出二三十個嘍兵的反應，那種聽起來比高磊的口哨聲還凄厲的喊「殺」聲！

包文通率領的嘍兵，還眞的與高磊這幫押銀的嘍兵，配合得天衣無縫而恰到好處。

這眞是瞬間主客互移的變化，更是出人意料的情況。

包文通的三十個嘍兵，以極快的手法，把姓左的二十多人全包圍起來。

姓左的不由大怒，遂高聲叫道：「殺！」

其實他不必叫這麼一聲「殺」！因爲，包文通早已揮起他的那把魚鱗紫金刀劈砍而上。

夜風嘯嘯，樹影搖搖，月亮似是羞見人間殺戮，時而來個雲掩月。

包文通一連劈倒三個，正面的攔住尖頭大漢。

二人一上來更不打話，兩個大灰熊一般的大漢，立刻間纏鬥在一

起。

高磊大聲叫道：「大刀寨的兒郎們，施把力一個也不能放走！」

他邊說邊殺，一臉別人身上冒出來的血，但他卻慓悍的伸出巴掌一抹，成了個關公像，右手鋼刀，見人就砍，完全恢復他當年流寇水準。

黑松林變成了殺人場，刀光的霍霍聲不亞於山谷中吹來的風聲，劍影的銳芒，直與天上的月光爭輝，每個人的身上全都染了血，當然已分不出是誰淌的血。

這麼的對殺對砍，漸漸成了兩個殺一個！

然後成了三個活劈一個！

然後，有幾個眼尖腿快的，哭喊着衝入樹林中逃去！

於是，才不過半盞茶的工夫，老黑松林邊的砍殺，成了一個對一個，所有受傷的或沒有傷的，頭上均束綁着紅巾的大刀寨人，全都圍着他們的大頭目包文通，看他怎麼來收拾那個姓左的尖頭鷹鼻的大漢。

就連高磊，也袖手旁觀，不再插手。

一個對一個，也祇有那麼兩個慓悍的大個子，就聽二人暴吼之聲不斷，凌空揮劈的大刀，超音速的疾如電光般對砍對殺，那聲音，還眞像是鐵匠舖傳出來的聲音。

要知任何一種拚殺，氣勢相當重要，也就是士氣最要緊，如今包文通心中可篤定得很，一大羣大刀寨的人圍着看，自己這回算是露臉了。

當然，這可與他在安康時候被張博天殺的「哇哇狂叫」，「丟盔棄甲」，自又不同。

祇見他雙手揮動魚鱗紫金刀，一刀快似一刀，把個姓左的大漢逼得祇有退後，那有還手之力？

姓左的心裏明白，今晚上可眞的栽定了，如果還能活着離開，自己非得出家當和尚，好生唸經謝天地了！

祇是他卻又不甘心，自己上的這個當，也太窩囊了，就算能活着，難免會想起這檔子事。

於是，他咬緊牙關，硬拚包文通，反正他是豁上了，有道是「將軍難免陣上亡」，手上既拎着刀砍人，也要等着有一天別人來砍自己，刀口上混日子，永遠都是盼過了今朝期不得明天，他奶奶的自己也殺了不少人，早就撈夠本還有個賺的了。

兩人對殺，卻是兩種心情而各有不同。

一個是心情愉快，就等放對方的血了！

另一個是寧可拚個血肉橫飛，祇要有一口氣在，也絕不撤腿走人。

諸葛明卻冷冷的說道：「包大王目，這王八蛋還眞夠你折騰的，乾脆我叫高二寨主給你加個勁，咱們也把他拴到大刀寨去，再慢慢的拆零件！」

包文通一聽，邊揮刀猛砍，咧着大毛嘴道：「正合着我意！」

高磊一擺手中大馬砍刀，一揮而上！

帶着激電狂流般的威勢，施起了一束束耀眼刄芒，高磊連聲大罵，手中卻不稍歇的叫道：「王八蛋的，打劫打到大刀寨的頭上，老子早就瞥不住了！」

姓左的抵擋包文通，氣勢上已有捉襟見肘之感，如今再加上個高二寨主，立刻陷入危機中。

祇見他雙手抓緊刀把，擋了包文通的砍刀，招式不收又送迎高磊的，腳却更加沉重，幾有踉蹌之勢。

就在他一連又抵擋了十幾刀後，姓左的雙臂似已酸痲得抬起來都困難，又不敢鬆脫。

突然間，包文通大喝一聲，魚鱗紫金刀電旋之間，一道光弧自地面倏然升起，就聽「噹」的一聲大響，姓左的手上大刀已脫手飛去。

原來就在高磊一刀下壓，姓左的揮刀上迎的時候，包文通却刀自下盤向上揮去，姓左的祇有撤刀的份。

快逾電閃般的冷焰，就在包文通的面前一閃而止。

因爲，諸葛明及時的喝止，姓左的一顆毛森森的腦袋，才沒有落地。

諸葛明冷喝一聲，道：「綑起來！」

兩把大刀的冷刄全都比劃在自己的脖根上，就算再兇殘，也祇有任人擺佈，當然，祇有一途可以擺脫，那就是一咬牙，一狠心，硬把脖子往刀刄上送

然而，姓左的並不這麼做，他却眼一閉，雙手往後一送，不再言語了。

一旁的諸葛明哈哈一笑，道：「他祖奶奶的，你倒是學得眞快呀！老子被你們折騰的時候，那種模子，你全用上了！」

一面高聲叫道：「樹林裏找找去，我的那頭馬還得用牠呢！」

其實諸葛明找馬，是爲了自己先行趕到景陽鎮去，爲的是快些把個肚皮塡飽。

不多久，他的那匹馬還眞的牽出林外來了。

諸葛明還未上馬呢，高磊已淸着喉嚨說：「軍師爺！你快馬加鞭趕回景陽鎮，好好吃點喝點，除除霉氣，我們這就隨後趕去，也好一同回山寨！」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我就是這個意思。」一面跨上馬背。

包文通高聲道：「軍師爺！這個王八蛋，咱們眞的要把他押回大刀寨再收拾？」

諸葛明冷笑着望望姓左的，道：「這傢伙可不是一刀之罪！」

包文通道：「包老二很久沒吃人心了，你在此守着，看我把他來個挖心生吃，一定會令你滿意！」

諸葛明正在沉吟，姓左的夜貓眼暴睜。

於是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押回山寨去！」

就這麼一句話，姓左的算是撿回一條命！

因爲，人在亂世其命本賤，然而姓左的活該命不絕……

諸葛明已經馳出十多丈遠了，卻聽高磊在招衆嘍兵，快些上路。

包文通道：「快走吧！野松林大概有不少狠等着大吃一頓呢！」

來的近四十個嘍兵，也傷了七八個，還好全都能敞步走路。

姓左的就跟在那一萬兩銀子的雞公車後面，他心裏十分淸楚，那的確是一萬兩銀子，祇是自己恐怕無緣花用！

於是，衆嘍兵雖然白幹一場，但卻是打了一場勝仗，於是，有幾個嘍兵開了腔：

「天上的紫微星哎——哎咳咳！

「地上的李自成啊——哎！

「那你要問紫微星下凡塵爲的是甚麼子喲！哎！

「他爲的是喲！

「爲的是李自成他要坐北京呀！哎！」

仍然唱的是越調腔，聽起來還算夠雄壯的，因爲那是當年李自成最風光，也殺人最多的時候，他手下編出來逗樂子的。

但如今在這深山道上，既沒有成千上萬的流寇隨和着高聲唱，又不是李自成領的兵，所以聽起來有些七零八落的，尤其是在這後半夜裏，老遠望過去，就像地獄裏冒出的一隊「陰」兵。

當天已亮，日出山的時候，大刀寨的人全到了景陽鎮上，悅來客店早就備好吃的候着。

諸葛明似也恢復了原先的精神，當然他的俊臉上還眞瘀了兩三塊，那得等個三五天才能復原。

大刀寨的人全擠在悅來客店裏痛痛快快的一陣吃喝，諸葛明還特意讓各人吃了酒。

於是，該算銀子的，一個也不能少，甚至還得多加小賬，大刀寨不能連兔子都不如，因爲，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而景陽鎮就在大刀寨的眼皮下，再說景陽鎮按時送上糧食，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姓左的繩綑索綁，還眞的引來了不少景陽鎮的人圍觀，而姓左的却滿不在乎，還齜牙咧嘴，抽着他那個大鷹鈎鼻子衝着人們冷笑呢！

於是，一萬兩銀子大夥分着拿，當然又拿回山寨。

車與馬，留在景陽鎮上。

姓左的原本垂頭喪氣，怎麼突然變了個樣，他變得不在乎，一路上還不時的嘿嘿笑！

「笑甚麼？」

「別他娘的急瘋了！」

嘍兵們在議論，連諸葛明也覺得邪門。

包文通與高磊二人咬着牙，祇想上去給這姓左的一刀。

就在過午不久，一衆人等，這才上了朝陽峯。

大夥全都有些累，祇等回到山寨，塡飽肚子睡大覺了。

於是，就在瞭望的嘍兵吼叫中，諸葛明等一衆人，全回到了大刀寨。

大寨的茅屋前面，張博天兩手叉腰，光着上身，祇穿了一件寬鬆的褲子，登了一雙拖鞋，大馬金刀的站在那兒。

先是，諸葛明上前抱拳，尚未開口呢，就聽張博天呵呵笑道：「我的大軍師，怎麼會陰溝裏把船弄翻了！」

突然，就見張博天眼睛一亮，道：「陰司判！你是陰司判！」

看着張博天快步走向姓左的，諸葛明立即道：「那個王八蛋不姓陰，他姓左！」

張博天不由更是大叫，道：「那就錯不了，陰司判就是左不同！左不同也就是陰司判！」

一邊說着，張博天一把掌拍在左不同的肩頭，笑罵道：「王八蛋你還沒有死啊！」

一聲淒厲的苦笑，左不同道：「雖說沒死，可也脫了一層皮！」

諸葛明一楞！

包文通與高磊二人更是吃一驚。

一萬兩銀子又入了庫，高磊指着左不同道：「寨主！他是……」

呵呵一笑，張博天道：「他就是八十萬人鬧北京，殺人如蔴的左不同，人稱『陰司判』就是這小子。」

其實張博天應該說八十萬流寇打北京，然而自己總不能稱自己是寇吧！

早有人幫着把左不同的繩索解掉。

祇聽左不同悲壯的道：「張大將軍，你是在那兒找到這幾個要命的腳色，差一點把我劈在黑松林。」

衆人在大茅屋一落座，張博天

呵呵一笑，道：「其實他們也不是外人，全都是當年流竄的兄弟。」

一聲長嘆，左不同道：「咱們當年祇知道殺，總以爲能殺出個天下來，他娘的後來越殺越不對勁，竟然弄得天怒人怨，最後實在沒辦法，混成了翦徑小賊。」

「左老弟！咱們再次遇上，也算是舊緣未了，湊合着在我這大刀寨幹，張博天吃肉，絕不會叫你光喝湯。」

一面，張博天把大刀寨各人加以引見。

諸葛明笑道：「在下有一事不明，想請你左仁兄指教！」

「陰司判」左不同尖腮幫一翹，夜貓眼一翻，道：「諸葛老弟！左不同的命，如今有一半是你所賜，有甚麼事盡管問吧！」

諸葛明低頭皺眉，問道：「在下發覺你在進入景陽鎭後，忽然變得心情開朗，這是甚麼原因？」

左不同仰臉哈哈大笑，道：「這件事我不說你們還眞糊塗，就在我聽了幾個嘍兵一路上哼着當年左某人最愛哼唱的那段越調腔，我就知道自己有救了。」

一咧尖嘴巴，又道：「約莫看，你們這裏面不少『流寇份子』，祇要到時候我亮出招牌，我不信誰還會殺我！」

一頓之後，瞄着捋鬚的張博天，又道：「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張大將軍，我要是知道你們全窩在這兒，左不同早就不『請』自來了。」

於是，大茅屋裏傳出一片笑聲。

諸葛明不但未殺「陰司判」左不同，相反的，張博天特別吩咐，所有大刀寨，當天晚上大吃一頓，算是給左不同壓驚連帶的接風。

叫天嶺上落日紅，朝陽峯在歡聲雷動，因爲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强人，祇要有酒，一個個全成了大天二。

大茅屋中，張博天聽諸葛明把西鄉的飛雲堡詳細的說了一遍，當然他略過了與王來鳳的一段情。

當然，左不同也知道了張博天失寶的事，他還眞的爲張博天眞叫「可惜」！

於是，左不同一口答應張博天，幫他把寶尋回來。

左不同擔任了與包文通一樣的大頭目，就憑着他們的標悍與潑辣狠勁，張博天心裡有數，漢江沿岸在他張博天的失寶未尋獲之前，就休想有太平日子過了。

朝陽峯的大刀寨，就在諸葛明的回寨後，大家一陣商議，最後下了一個令人意料不到的決定。

他眞的夠折騰人了，因爲，高二寨主帶着他那十名原本在漢江撐船度日子的人，又找到他們的那條大木船，朝着距離西鄉十多里的飛雲堡撐去，就等通知攻向飛雲堡。

另一面，張博天採取諸葛明的方法，就在嘍兵中間，找了幾個過去走江湖的人。

也眞的那麼巧，一找就是十多個，其中有耍刀賣藝的，表演氣功的，耍猴子與數來寶的。

人事上一安排就緒，諸葛明於第二天過午，就下了朝陽峯。

祇因爲他對於西鄉飛雲堡的這一仗，也僅僅祇能運籌帷幄，而不能正面對敵。

諸葛明在飛雲堡巴家的眼中，道地的是石泉鎭大王莊的護莊武師，那是自己人，自己人是不會領着一羣盜寇侵犯飛雲堡，否則連大王莊他也別想再去了，當然，王來鳳的這段情也全完了。

諸葛明知道，此去更不能再找上安康白家堡，自己甚至繞道去老河口附近的通江堡。

而通江堡却在五六百里外，騎馬疾馳，也得騎上個一兩天的，更何況有一半路還是繞着大山轉。

* * *

且說西鄉飛雲堡主巴耀東，自從大王莊的王來鳳前來報信以後，還眞的提高了警覺而加强戒備，飛雲堡就住着巴耀東一家人，全部人數，總也在四五十人。

飛雲堡在形勢上看，就好像建在龍頭上一般，如果想進飛雲堡，也祇有從飛雲堡的正門出入。

原本飛雲堡祇有在夜晚，堡樓上才有兩個人看守，如今連白天也是二人把守，總管巴長春把堡內的武師分成五組，夜裏每個更次，就由一個武師領着五六人，在堡內巡邏，每個人更是隨身帶着刀劍而不稍懈。

如今的戒備，不能說不夠嚴密，更何況巴氏兄弟二人的武功也相當了得。

西鄉鎭的飛雲堡雖不能說已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情況，但却無形中有着「刀兵將起」的感受，於是，飛雲堡的人失去了笑意，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僵冷得有些不近人情的味道。

因爲，就在一個烈陽當空而萬里無雲的天氣裏，飛雲堡前面彎彎扭扭的山道上，迤邐着來了一批江湖賣藝的。

有一輛雞公車，由一個大鬍子老者推着，車前面有根繩子，搭在一個年輕人的肩上。

二人施出全身力氣，彎腰弓背，哼呀咳的推車爬坡。

雞公車的後面，有挑擔子的，扛着刀槍劍戟的，最後面的一個擔子，挑了一對猴子，另外就是一隻木箱子。

這些人算起來，也不過十二人，單就看他們的裝扮，顯然全是江湖落魄，隨處討個肚子飽的窮漢子。

一行人還未曾來到飛雲堡的堡門呢，就見由飛雲堡中迎面快步走來一人。

祇見他暴伸雙手，極力的一攔，高聲道：「各位老鄉，你們這是幹甚麼的？」

雞公車往地上平放着，肩上取下攀肩帶子，推車老者向來人一抱拳，道：「大爺，俺們這全是跑江湖賣藝的，如今路過貴堡，不過是想討貴堡賞幾個盤纏，還請你大駕通報一聲！」

來人搖手嚷道：「回頭吧！各位！如今飛雲堡正在辦正事，誰也沒有心情看熱鬧。」

老者一臉懊惱的道：「這可怎麼辦，原本我們是要去西鄉鎭的，可是大夥全都仰慕飛雲堡巴老爺子，特意折到飛雲堡來的。」

一面指指天，又道：「大爺！你看嘛！這時候也該是吃飯的時候了，難道還讓我們這羣無根的人走到西鄉？」

祇見那人低頭一想，道：「這麼辦，我進去同總管商量一下子，看看他的意思，如果他點頭，自然就會放各位進堡的。」

老者一聽，直是作揖打躬。

於是，來人一溜煙的走入飛雲堡的那座堡門內。

遙遙的看着飛雲堡的人，老者面露微笑，一衆十二人，也全都沿着道邊，坐在草地上，就等着進堡去表演了。

才不過半盞茶時辰，飛雲堡總管巴長春，穿了一件絲棉白上衣，鬆寬的白長褲，頭上頂着個寬邊草帽，踢拉着一雙棉鞋，走出飛雲堡來。

也祇有他一個人，連剛剛進去傳話的那個人，也沒有跟着巴總管再出來。

就在這時候，賣藝的十二人抬頭望着那高高的堡牆垜上後面，至少站了二十多人，正往他們歇脚地方指手劃脚，看樣子還眞的在加强防備呢？

巴總管一逕到了這十二人跟前。

祇見他先打個哈哈，邊問推車老者道：「老鄉！演個一場下來，大概要多少銀子？」

老者雙眉一挑，道：「講價錢，那就一個錢也不值，所以說俺們這跑江湖賣藝混口飯吃，如果說值錢，那就無價，要等爺們看了，值多少隨意賞。」

巴總管一笑，道：「老鄉！你這是給我姓巴的虛晃一招，說了半天等於沒有說。」

一頓之後，又道：「這麼辦，老鄉你就說個大概，一場下來，你們在沿江碼頭地盤上，能收個多少？」

哈哈一笑，老者道：「巴大爺！有道是貨賣識家，有人看了我們的玩藝，搖搖頭扭頭就走，一個銅子兒也不給，我們也不能拉住人家强求，可是一遇到識貨的行家，一擲三五兩銀子的也不少，當然，這全得靠運氣了。」

巴長春哈哈一笑，道：「老鄉！你總算有了底價，祇要你能說出個底價，巴某也好交差了。」

一邊隨手在衣袋裏一掏，又道：「老鄉，你收着吧！這可是二十兩銀子，算是你們各位來飛雲堡一趟的賞銀。」

老者一驚，當即道：「這如何能使得，無功不受祿呀！」

總管巴長春一笑，心想：你們這羣王八蛋，裝扮得可眞像，要不是大王莊家大小姐通知，飛雲堡還眞的要上你們這羣龜孫子的當了呢！

心念間，不由冷然一笑，道：「老鄉！你們不是無功，單就老遠的走來巴家飛雲堡，就是看得起我們巴老爺子，祇此一樁，就值這些銀子。」

他看了其餘幾人一眼，又道：「祇因飛雲堡中正有事在辦，不便請各位進堡，還請各位體諒，等過個一陣子，飛雲堡太平了，天下也太平了，巴某也要用騾車把各位拉到飛雲堡。」

話已說絕，再說就要露出馬脚了。

但即使是這樣，大刀寨也算在計謀上有了決定。

因爲，這原也是諸葛明的一招試探，並沒有指望着這十二個人能進入飛雲堡。

而眞正闖進飛雲堡的，却是另有其人。

沿着終南山區裏的絕谷，溪流滾滾而下，流入漢江，飛雲堡上游不遠處，一連的三條這種溪流，而把個漢江攪和得江水翻滾，狂濤有如萬馬奔騰。

當這些急流在經過飛雲堡的時候，水勢雖稍緩，但却漩渦處處，反而危機重重。

飛雲堡面對漢江的一面，有一段光滑溜溜的峭壁，另外兩面也是高逾十丈的懸崖，只是靠漢江的一面，看上去稍有傾斜，也因此，城堡的牆看來較低。

江風拂面，令人有着舒坦的感覺，因爲太陽的酷熱，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從江面上望過去，附近那些灰蒼蒼的山嶺，嶺嶺相連不斷，在這三更不到的夜裏望過去，給人一種恐怖感。

沿着江邊的老柳林中，高磊領着他那十名水將，扛着一大捆繩子，順江邊摸向飛雲堡。

在距離飛雲堡尚有大約一里地的時候，已經是岩石擋道，難以前進，如果想往前進，就得下來游過去。

於是，一條繩子，把他們十一人相互的連了起來。

一到了水下，高磊的本事全抖露出來了。

一根繩子每隔五丈，連着一人，這是一定要做的事，因爲憑高磊的水上經驗，有漩渦的地方，那可是惡水所在，對人來說，那也是吃人的地方，有時候勁急的漩渦，連水中的魚兒都會躲着。

迎着滾滾狂濤，十一個原本當年活動在黃河兩岸的水上巨寇，各人背着大馬砍刀，短衣靠，鹿皮靴上纏套着草鞋，像十一條水中蛟，順着江邊峭岩與擊人的狂流，往上面頂着游去。

距離不算遠，認眞的說，才不過一里遠，但十一個「水怪」就在水中跌跌爬爬的折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在高磊的低聲喝罵中，摸到了飛雲堡的下面。

大夥集在一塊岩石後面，高磊這才發現，有一半的人已受了傷，被尖石撞了，還正流着血呢！

「忍着點，破點皮肉算不了甚麼，需知想進飛雲堡的寶庫，就得吃這苦中苦！」

接着，他一打手勢，立刻有一人攀着岩石朝上面望。

一面他盡力極目望，邊道：「回二寨主的話，咱們在這處看這岩壁上的堡牆不太高，如今走到跟前再看，可不是那麼回事，還眞夠高的。」

高磊一陣子衡情量勢之後，果斷的道：「五爪鈎！」

立刻兩個嘍兵各自腰背後取出一個五爪鐵鈎，在一陣掄動中，抖手甩向飛雲堡的堡牆垛子上面。

高磊立刻重複的道：「我再說一遍，你們可要記清楚。」

於是，十個濕漉漉的大漢立刻擠在高磊身邊。

江水一波波的衝向岩石，也衝到十一個人的身上，而使得高磊的話聲不得不提高。

只聽他一臉嚴肅的道：「如今飛雲堡可是防備森嚴，咱弟兄們的任務，就是把飛雲堡的大堡門及時弄開來，但飛雲堡自這後堡牆直到前面的堡門，足有七八十丈遠，由咱們的方向看，左邊是飛雲堡堡主巴耀東的內眷所在，右邊都是下人們住的地方，不過最叫我擔心的，還是左面接近堡門的地方，住着幾個武師與飛雲堡的巴總管。」

一頓之後，高磊憂慼的又道：「我擔心咱們在未撲近大門，就被這幾個武師攔住，那就大事不妙了。」

一邊，高磊特別交代，道：「大夥上去以後，可千萬把自己隱藏好，咱們一步一個人，慢慢的朝着堡門摸，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可硬衝。」

說罷，就見他大手一揮，道：「上！」

兩根繩子，一次上兩個人，滑溜的岩石實在站不穩，所幸這十一人全都經驗老到，把皮靴套上草鞋，還眞的管用。

於是，先頭的兩人，一蹴一蹴的爬到三丈高的堡牆垛子邊，極力的伸頭內望。

像兩隻大猩猩，兩個大屁股一扭，二人已爬上了堡牆，伸手一打招呼，另兩人也悠悠爬了上來。

飛雲堡的牆並不十分寬，只不過三尺多一點。

就在高磊等十一人才剛剛爬上城垛子，一個個全都平躺着不敢稍動的時候，突見自遠處的大門邊，兩隻燈籠朝着這邊走來，看上去大約有四五人，手裏全都拎着明晃晃的鋼刀。

堡牆上沒有人稍有移動，連頭與臉全貼在地上，因爲脚步聲已漸漸的走近，燈光也在下面左晃右盪。

「杜師父！咱們要不要登到堡牆上瞧瞧？」

「你小子擔心他們那些王八蛋會從龍宮裏走出來？」

却聽另一個笑道：「說的也是，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游過漩渦灘？」

突聽另一個說道：「倒是山崖一邊，得多多留意！」

於是，聲音又漸漸的遠了。

高磊仰起半個腦袋往下望，只見幾個人走向右邊角上，朝着下人們住的屋後走去。

高磊反應何等的快，立即低聲吩咐道：「脫下草鞋，四個人跟在我身後，另外六個人等着攔住剛才過去的五個人。」

還眞夠快的，隨着高磊的四人，順着牆邊，一下子全溜到了地上。

於是，高磊一打手勢，五個人敞開門面，朝着堡門走去，看樣子，論架式，也只有自己人才那麼大搖大擺的在這飛雲堡內走動。

灰濛濛的夜色裏，江風與濤聲，讓人覺得倍增淒涼。

就在高磊距離堡門尚有十幾丈遠的時候，就聽堡牆門樓上有人「噫」了一聲。

立刻，跟着有人在問，道：「是誰？」

「我是杜師父！」

高磊抱定能唬則唬的原則，五個人的脚步聲更加急切，十幾丈，恨不得一步走到。

「杜師父？你們燈籠呢？」

「滅了！」距離已不過四五丈了。

突然，守在大堡門裏的人看了個眞切，當即喝道：「你們是誰？」

高磊連竄帶縱，當先撲到堡門下，一面咧嘴冷笑，道：「王八蛋，老子是誰你都不知道！」

立刻間，大馬刀撩起一股冷焰，挾着嘯聲，迎着那個正持刀迎向他的堡丁殺去。

原來值班的兩個堡丁，一個在門樓上，另一個守在門樓下面。

突然見到冷風拂面，刄芒連閃，那名堡丁連忙揮刀一擋，口中大叫道：「有強盜啊！快敲警鐘！」

高磊逼得這個堡丁手忙脚亂中，跟在高磊後面的四個嘍兵，快如脫兎般，撲到堡門，合力打開了飛雲堡的那個巨大堡門。

適時的，飛雲堡上的警鐘大鳴。

警鐘喚起了飛雲堡內所有的人！

然而，警鐘聲也招來了掩掩藏藏，僞裝在堡外的大刀寨六十名嘍兵。

就在張博天大吼聲中，大刀寨的人像潮水一般的衝入飛雲堡中。

一看那麼多强盜進了飛雲堡，而另一面，杜武師率領着四個人，血戰在飛雲堡的城牆邊，總管巴長春立刻大叫，道：「放箭！上面放箭啊！」

飛雲堡的反應也眞夠快的，立刻就有十多支箭自堡牆上面射下來。

可惜這些箭一支也沒有發生效用，因爲諸葛明特別交代張博天，要準備盾牌，以防箭襲。

於是，就在飛雲堡堡主巴耀東，率同兩個兒子巴雄飛與巴振飛二人，揮刀殺出大廳的時候，正迎上張博天率同他的四大武士，歐陽泰、令狐平、司馬山、上官中，以及包文通與左不同兩個道地的殺胚。

飛雲堡的人由於事先得到消息，而又加以防範，所以每個人夜裏睡覺也全抱着刀。

也因此，大刀寨一旦破了飛雲堡的大門，還才進入飛雲堡，就迎着砍殺起來。

一時間，金鐵交擊之聲鏗鏘震天，聽到耳朵裏，有着刺人的感受，六七十名大刀寨的嘍兵，全都哼咳喝叱，口中的叫聲，配合着他們的刀聲。

然而，飛雲堡似乎是拚上老命了，堡主巴耀東的額際，明顯的青筋暴起，敞着個粗啞的大嗓門吼道：「飛雲堡的弟兄們，合力把這羣强盜趕出飛雲堡哇！」

飛雲堡的一衆人等，立刻一起吶喊起來。

於是，刀聲更加暴烈出碎碎的星芒，而使得搏殺的人進入忘我之境。

突然，張博天的大嗓門吼道：「大刀寨的兒郎們！咱們本不欲殺人，如果飛雲堡眞的以命相搏，等我的號令，來他個血洗飛雲堡！」

大刀寨的衆嘍兵一聽，當即大聲吼叫，一個個緊抓手中大馬刀，劈砍起來！

於是，漢江的濤聲，比不過飛雲堡內的刀聲，附近山林中的風聲，吹不去彼此對殺者的怒罵聲，就在這刀如閃電劍如林的飛閃中，一個個血肉飛濺、悍不畏死的衝殺在一起，骨骼的碎裂聲，揉合着聲聲的嘶叫；戮刺劈砍中，血花飛標四濺着。

這眞是一場忘我的拚鬥，人們眞正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原來是那麼的兇狠與殘忍，在悲號嗥叫中，在痛苦叫裏，飛雲堡似乎在色變。

張博天揮舞着大馬砍刀，在飛雲堡堡主巴耀東的戮力抵擋中，早已自大廳外互砍到大廳裏面，巴氏兄弟二人，却被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殺得披頭散髮而東躲西閃。

巴總管早已身中數刀，仍拚死的抵擋着包文通那如鎚如杵般的重砍猛劈。

飛雲堡的幾個武師，已在左不同與高磊的搏殺中，與司馬山、上官中的阻擋下，已躺下兩人，其中就有那個值班守夜的杜武師在內。

大刀寨的人相當有默契，好像他們各有所司，各有所事一般，每名嘍兵，對付一個飛雲堡的堡丁，只要認準一個，盡是着力的砍殺，一點也不放鬆。

然而，飛雲堡大小合起來，不過四五十人，能拚鬥的，也不過四十人，大刀寨幾乎多了快一半。

於是，就在一陣砍殺中，突見火把通明，二十多個嘍兵，悄無聲息的押着飛雲堡內的一衆婦女幼兒，尖聲哭叫着，自大廳後面的廳堂中，拖拖拉拉的走出來。

正在纏鬥中的巴耀東皆目欲裂，黑紅的大臉龐一陣扭曲，像是一下子跌進冰窖一般，低而顫抖的吼道：「巴大爺同你們拚了！」

他話聲隨着揮旋的刀芒，扭結成一股脆利的刀聲，筆直的劈向張博天的天靈蓋，勁急中揉合着拚命的招式。

張博天不由大怒，他不避反進，大馬砍刀凌厲而狂濤般的砸向空中的一束光焰。

只聽「噹」的一聲，火花飛濺中

也就在光束乍隱的同時，張博天的大馬砍刀在帶回途中，一滑而經過巴耀東的頭頂。

巴耀東不由一驚，就聽他「嘿」地一聲，竭力的側翻，就在刀風刄芒中，他的頭頂上一陣涼快！

張博天不等巴耀東伸手撫摸頭頂，緊逼一步，又是一連五刀連砍，刀刀均逼得巴耀東喘氣有聲的奮力躲閃，看樣子巴耀東夠狠狽的了。

張博天揮刀有致，一派輕鬆，低沉的道：「巴堡主！你還能經得起本寨主幾刀劈？嗯！」

咬着牙，巴耀東不開口，火光中只見他頭髮少了一大片，雙目深陷而盡赤，顯然是急怒交加。

嘿嘿連聲，張博天高聲叫道：「姓巴的，需知大刀寨今晚上來你的飛雲堡，並非是來殺人放火、打劫你的，再要以力相拚，我可要叫嘍囉們先拿你的內眷們開刀了。」

突然間，大廳簷下的十幾個女人堆裏面，一個蒼老的聲音尖叫道：「耀東！不要殺了！」

是巴耀東的母親的聲音，也是巴雄飛與巴振飛兩兄弟的奶奶。

火把中，白髮蒼蒼的巴老太太，一手拄着根龍頭拐，在兩個丫頭的攙扶下，看了一陣子現場的拚鬥。

當她看到了自己四週站着持刀的大漢，沒有一個是飛雲堡的人，當她看到拚鬥中倒在地上的，大多都是飛雲堡的手下時候，她還未開腔攔阻！

因爲，在她這七十多歲的年月裏，經歷過不少戰亂與强盜打劫，也聽過强盜洗劫，多一半都是殺人劫財。

如今一聽人家說的話，自沒有再拚個你死我活的必要，這才出聲攔阻。

巴耀東一聲長嘆，手中大刀橫着往一旁的桌面上一放，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

一面，巴耀東叫道：「巴總管！」

巴總管正在浴血奮戰包文通呢，丟下包文通就往大廳上跑去。

包文通似是殺得不過癮，汗濕的手就在自己胸毛上一抹，拎着紫金刀就追，口中還叫道：「我看你往哪兒跑！」

巴總管一到廳上，他的一身血漬，看得巴耀東想哭。

張博天一看包文通提刀追殺而來，不由哈哈一笑，道：「包老二！留着點勁，等咱們找找看飛雲堡有沒有咱們要找的東西！」

適時的，巴耀東對總管巴長春道：「叫他們住手！別再殺了！」

於是，飛雲堡的一衆人等，全停手退在一邊，地上躺的十多人，也被人架着攙回屋子裏。

大刀寨也有受傷的，算一算快有十來個，也在用隨身帶的刀傷藥包紮着，先行退出飛雲堡。

餘下的大刀寨大漢們，手握大馬刀，目光烱烱的注視着飛雲堡內的人，就等着張博天的一個命令一個行動了。

當了一輩子强盜流寇，殺人如蔴的張博天，他在諸葛明的誘導下，以及諸葛明的策略中，慢慢的領略到不殺人的意境是甚麼！

人生父母養，生命誠可貴！

而殺一個人是那麼的「舉手之勞」！

然而，生與養一個人，又是那麼的不易！

每次，在搏殺之後，張博天總是痛飲一場，但說不上是爲甚麼。

但是，自白家堡、大王莊以後，張博天發現，不殺人更能在心靈上獲得更有價值的財富，雖然那是看不到的財富，但他却能體認出來。

當然，除非是萬不得已！

如今，張博天由巴耀東的內眷裏面，看到了白髮蒼蒼的巴老太太，風燭殘年裏，還要聽到刀聲，看到殺戮，該是多麼令人浩嘆的一件事！

而張博天的這種轉變，就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然而，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收起大馬砍刀，四大武士一溜的站在張博天身後。

張博天冲着巴老太太一抱拳，道：「老太太！張博天罪過，惹你老太太受驚了！」

冷哼一聲，巴耀東沉聲道：「王八蛋的，別在這兒裝好人了！」

張博天一聲冷笑，道：「姓巴的，你該想想，你上有高堂，下有兒女，守着這麼大的一份家產，這輩子算你命好，吃香的吃不完，喝辣的喝不光，可別臨了在嘴皮上佔那麼一點便宜，換來一刀之苦！」

巴老太太適時的喝道：「別再多說了！這是甚麼時候，由得你亂發脾氣！」

張博天冷冷的道：「飛雲堡得到消息，大刀寨要進你們飛雲堡找尋失寶，這可能就是大王莊傳遞過來的，你們原是親家，只是我不懂，明敞着大刀寨不是來殺人劫財，爲甚麼還要戮力一拚，弄得血染飛雲堡，難道飛雲堡藏有我那批寶物？」

巴耀東立即吼道：「放屁！巴家的每一兩銀子，都是乾乾淨淨的！」

張博天走上幾步，雙手扶着顫巍巍走過來的巴老太太，一面笑道：「老太太！妳坐着聽我說！」

巴耀東一旁只咧嘴咬牙，心中暗駡，這個姓張的王八操的，還眞他娘的會裝好人！

「你們大刀寨是幹甚麼的呀！」

老太太仰着一顆溜圓而又花白的頭，望着張博天。

張博天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大刀寨是殺人的，不過殺的是偷走我們寶藏的人。」

老太太一怔，道：「俺們飛雲堡可沒有偷你們的寶藏呀！」

「老太太，我不說妳還不知道啊！我們的那堆寶物，就是在終南山裏面失竊的，在未尋到以前，這附近數百里內的人，全有嫌疑，如今大刀寨扭結了一股力量，就算把漢江沿岸翻個身，也要找到那批失寶。」

「既然你這麼說，那就派人去搜吧！」

一面高聲叫道：「巴鴻圖呢？」

一陣脚步聲，進來一個中年的矮個子。「老奶奶！妳叫我？」

巴鴻圖，是飛雲堡掌管銀錢糧餉的，巴老太太吩咐，自然是唯命是從。

於是，張博天對包文通與四大武士施個眼色，立刻間，張博天跟在巴鴻圖的身後，走入正廳後面。

那兒是個小小院落，種着一些翠竹奇花，那種迎合着漢江的濤聲，還眞的夠情調。

走入一間廂房，那兒却是個相當清爽乾淨的客房模樣，大概貴客近親，住在這兒。

巴鴻圖推開一扇三尺高的矮木板夾牆，提着燈籠，走下石階。

就在巴鴻圖燃亮四盞壁燈，地下室中一片通亮下，張博天幾乎一聲驚嘆，心想：怪不得巴耀東那麼的拚命砍殺，更難怪飛雲堡小心而又謹愼的看牢那個大堡門，有這麼多的金磚，換了我張博天，恐怕連睡覺也全免了！

迎着地下室的後牆上，一條三丈長一丈寬的巨木架子上面，密密的放了一層金磚，那種黃得誘人心肺，黃得叫人目光不願遽而移去的金磚，也難怪巴金花的花轎抬進大王莊的時候，滿身金光閃閃，寶氣橫逆，叫人有着黃金與美人相得益彰之感。

再看兩邊的牆下，堆放的銀錠更叫張博天驚嘆，心想，這飛雲堡在外做的是甚麼買賣，竟然有這麼多的進賬？

張博天看得十分仔細，因爲，有幾件失寶，對他十分熟悉，那是入眼便知的稀世珍寶。

就在他一陣細查與審視下，微搖着頭。

於是，巴鴻圖咧嘴笑道：「寨主爺！如果沒有你的失寶，就請出去吧！」

張博天豹眼一瞪，道：「他奶奶的，你這是在趕你家張大爺了！」

巴鴻圖一驚，自覺說溜了嘴，急忙陪笑，道：「寨主爺！你誤會了，這兒不是待客地方，巴鴻圖是想請寨主移駕前廳待茶！」

「咻！」

張博天拔出他那把大馬砍刀。

一旁的巴鴻圖一驚，「咚」的一聲跪了下去。

「寨主爺！你這是……」

張博天冷冷一笑，一掄手中大馬砍刀，就在擺放金磚的後牆上面，一陣揮撩，頃刻間，幾個大字，全刻在那硬梆梆的岩石上面，只見寫着：「憑字借黃金一萬兩。」

巴鴻圖看得眞切，急急苦笑道：「寨主爺！你這是……」

嘿嘿冷笑一聲，張博天道：「你若再多說，張大爺就把那個一字再加一劃！」

突聽張博天高聲道：「來人！」

脚步聲響動中，他的四大武士全擠進這寶庫中。

彼此一聲驚嘆，驚楞得不知所以，誰能想到，飛雲堡還是個大金庫？

「你們可不能自己取，一萬兩黃金，由這管庫的給，應該不會有錯！」

巴鴻圖一聽，立刻搬過十個大金磚，交與四大武士的手中，他實在害怕這四個大漢自己拿，難保不被多搬去幾塊，自己這賬就無法交了。

大刀寨的四大武士臉露微笑，而眸露貪婪，心不甘情不願的走出飛雲堡的藏金庫。

巴鴻圖快步來到巴老奶奶跟前，有些嗚咽的雙膝跪了下去……對巴老太太嘴一撇，道：「老奶奶……」

張博天哈哈一笑，抱拳道：「老夫人，張博天也看得仔細，貴堡沒有我的那些失寶，只不過張某人領着上百人，要吃要喝，爲了尋找失寶，還不知要折騰到何年何月。」

他一頓之後，又道：「當年的『閻王刀聲』，所到之處殺人如蔴，自從變天以後，姓張的已不願再造孽殺人，一把大刀，只等着砍了那個盜寶賊之後，就丟入漢江。」

他似是說得十分誠摯，連巴耀東也瞪着雙眼。

張博天悠然的又道：「張博天已寫下字據，借貴寶黃金一萬兩，只等失寶尋到，當即一錢不少，原封歸還。」

巴耀東冷哼一聲，但他沒有再多說。

說一句話，與說十句話，擋不了一萬兩黃金被搬。（未完‧八）



上文提要：

意芳改名貞娥淪入風塵，看了她母親的遺書後，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及娘親的茹苦含辛、姐姐意珠勸李成棟反清復明之事，於是她決意繼承她們的事業……貞娥與平南王府長吏李天植相識之後，從他口中刺探到藩府的內情，亦將她發現王永譽操練孩子兵之事相告……伍福奉老王之命行刺李天植，但聽到他們的對話後，反而深明大義幫貞娥刺殺滿清要員……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貞血洗花街

義士響應殺要員　極力慫恿李長吏

內城並沒有特別騷動，也沒有特別戒備，甚至連燈火也沒有多點。可是，外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王永譽以爲自己親手所佈置的陷阱，既然奏功，那末，一定可以捉到兇手的。

他在爆炸聲響後半盞茶時間，便回到將軍衙門來了。

可是，當他知道到來行刺的刺客，居然逃出他所佈置的陷阱，而去得無影無踪時，他大是光火。

王永譽馬上升堂，對下屬說道：「兇手逃不多遠的，你們快去追捕！」

「是。」衆人異口同聲應了一句。

王永譽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刺客口中審出他的來龍去脈，但，如果抓不着刺客，他這一番佈置，就空費心機了。

將軍府的衞士們，奉了王永譽的將令，分成三隊進行搜索。一隊負責西面，一隊負責東面，另一隊是負責水面。

王永譽分撥之後，仍怕衞士們搜索不到，便傳進了「飛鳧隊」的隊長來。

「飛鳧隊」也是孩子兵，王永譽在三千孩子兵中，選出五百名，訓練他們游泳潛水，以及在水面上作戰。以前貞娥所見到的，就是「飛鳧隊」。

「飛鳧隊」的大本營，駐在海珠。隊長任傑，這天晚上聽見新城的爆炸聲，正在疑訝，便接到將軍的命令，連忙進衙門謁見。

王永譽對任傑說道：「我這時設陷阱捉刺客，刺客果然自投羅網來了，可是，刺客雖然被炸重傷，仍然逃脫了，據我所料，這刺客多半是逃匿在江面的艇上，你可率領弟兄們，攔江搜索。」

任傑問道：「刺客是甚麼樣子的？」

王永譽罵道：「我怎知道他是甚麼樣子？凡是身負重傷的人，就把他捉來便了。」

任傑唯唯答應，自去傳令動員。

且說，向西搜索的一隊的衞士，挨戶搜索，看看搜到迎珠街來。

一個衞士對隊長說道：「迎珠街全是妓家，刺客身負重傷，料不會到妓院尋歡。」

隊長罵道：「你眞是夠渾的，刺客當然不會來此尋歡，但不許他來此藏匿麼？」

那衞士說道：「妓院人多，見了這身負重傷的人進來，豈有不見之理？」

隊長道：「也許他是妓院中的熟客，妓女老鴇們包庇了他。不管

怎樣，給我逐戶搜索。」

衞士們只得答應，拍着妓院的門。

剛才那一陣爆炸聲音，已把所有的客人、妓女、老鴇兒、打雜等驚醒。好一會兒才再睡下，現在又有大隊將軍衞士到來搜索。

妓院的人惺忪着睡眼起來，引導他們到各妓女房間搜查。

那些客人妓女在夢中驚醒，不勝抱怨。更狠狽的是那些正在尋歡作樂的客人。

客人之中，竟有一個是將軍府中司筆札的陳老夫子，陳老夫子年過五十，長着兩撇鬍子，道貌岸然。

衞士們把他搜出來，一個衞士笑道：「陳老夫子還有此雅興，到此尋歡麼？」

陳老夫子兩頰頓赤，只得强笑道：「偶一爲之，偶一爲之而已，食色性也。」

衞士說道：「老夫子你知道衙門的事麼？」

「甚麼事？」陳老夫子說。

「炸藥炸了。」衞士說。

陳老夫子大驚道：「有是哉，有是哉？剛才那聲巨響就是炸衙門乎？」

「是的。」衞士說：「王將軍巧佈陷阱捉刺客，刺客自投羅網，被炸藥炸到重傷了。」

「那末，刺客自然被捉了。」陳老夫子說：「現在來搜查同黨？」

衞士道：「不，刺客沒有被捉，現在我們是捉刺客來的。」

陳老夫子大訝道：「炸至重傷，也能逃嗎？」

「就是這樣，算他本事。」衞士說。

陳老夫子道：「不過我猜刺客不會逃到這種花街柳巷來的。」

「我也是這樣說。」

陳老夫子道：「刺客若來，豈不嚇壞人。」

「可不是嗎？」衞士說：「隊長還說可能藏匿在妓院之內。」

陳老夫子大搖其頭道：「此間是脂粉叢，豈是逋逃藪？你們錯找了地方了。」

衞士哂笑而出，他們繼續挨戶拍門，進去搜索，引得鶯嗔燕吒。

搜查妓院的消息，瞬即傳到貞娥這邊來了。

貞娥十分着急，對伍福說道：「如何是好？」

伍福道：「我還是逃到別的地方去吧，在此把我搜出來，便連累妳。」

貞娥沉吟了一會兒，說道：「有了，停泊在園外岸邊的，有一艘賣花艇，你可藏身艇內。」

伍福道：「怎知道他們肯不肯容我？」

「那賣花艇的艇娘叫阿金，和我很要好的，給她幾兩銀子，她一定樂意。」貞娥說。

伍福嘆了口氣道：「事到如今，一切都只有任你安排了。」

貞娥立刻把阿金叫上來，把事情對她說了。

阿金起初有些爲難，及至貞娥塞了兩錠銀子之後，她便答應了。

「藏在艙板下面，」阿金說：「用些花枝堆在上頭，那就可以瞞得過人。只是太委屈些。」

貞娥道：「這時候委屈一點也要的了，你快點領伍福相公去吧！」

阿金連忙帶了伍福下艇，貞娥把血衣也交給阿金帶着去。伍福到了阿金艇上，阿金揭開艙板。那兒只有三尺多高的空間。若是常人，絕不能藏得下。但伍福是有輕功在身的，骨節柔軟，這才能屈了身子，躲在這裏面。

阿金把幾筐鮮花，堆在艙板上。至於他那一身血衣，就只好包起來放在她睡的艙裏。

這時候將軍的衞士，已搜到貞娥房間裏來。房中各處的血漬，早經抹去，不留一點痕迹。

貞娥神閒氣靜的坐在床上，問道：「你們進來幹甚麼？」

衞士隊長說道：「奉命搜拿刺客。」

「我這裏沒有刺客的。」貞娥說：「用不着搜了。」

隊長道：「公事公辦，循例我也得搜搜。」

貞娥要拖延時間，以便伍福藏匿好，便說道：「我這兒的東西，不許別人弄亂的。由我來指引你們去搜。」

隊長見貞娥美麗得迷人，不禁有點魂不守舍，說道：「姑娘的東西，我們不會弄亂的。」

於是貞娥打開了放衣服的大櫃，逐件衣服取出來，說道：「你們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隊長說。隨即探頭在床底下瞄了瞄，然後到外面去。

搜過房間，便到園子來，便有幾個衞士，走到近江的欄邊，向江面察看。

貞娥有點心跳，因爲阿金的艇子就停在這欄邊江面。

那追捕的衞士在江邊望了望，沒見着甚麼，便退了回來，跟着大隊走了。

貞娥一顆芳心這才定下，自走到欄邊一看，不見阿金這隻賣花艇。

原來阿金機警，早已解了纜，順水放舟，離開了幾十丈遠。

伍福雖然暫時過了這一關，可是王永譽的「飛鳧隊」，却已漫江而至，展開了搜索。

阿金的賣花艇也被搜索到了。幸而伍福藏身得好，阿金掩蔽得妙。「飛鳧隊」上艇查問時，阿金一派鎮靜，他們只略看一看，便離開了。

事後，阿金不免愈想愈慌，第二天，她藉口賣花，到來見貞娥，低聲對貞娥說道：「那人在我艇上，終是不穩當，姑娘得另外想個辦法才好。」

貞娥一時沒有主意，對阿金說道：「你教我怎麼辦呢？我這院子裏，人來客往，耳目衆多，不能藏匿他。」

阿金說道：「我倒有一個辦法，若是能夠把他送到花地去，就可以安全，那兒的花農，全部我都認識，躲在他們家裏，就不是官軍耳目可及。他就可以慢慢養傷了。這花農家中，有的是陳年蠟梅花油，這種油療治火傷，堪稱聖藥，他的臉部被炸藥灼傷，正需要這種藥來療治。」

貞娥喜道：「這樣最好，就煩你送他到花地去吧！」

阿金道：「這個我可不敢答應姑娘。此次去花地，要經靖海門，又要經海珠，這一帶官兵的艇子，穿梭一般的往來巡弋，萬一被他們發覺了，大家都要死。」

貞娥皺眉道：「你不肯送他去，還有那一個肯送？」

阿金想了一會兒，說道：「除非姑娘肯冒一次險，親自搖着艇子把他送去。但不知姑娘會不會划艇？」

貞娥道：「划艇我倒是會的，不過，我划着艇子，也一樣要遭受他們盤查，怎能飛越？」

阿金道：「這可要委屈姑娘一下，裝成一個麻瘋女郎，伍相公臉上被炸得血肉淋漓，不用裝也像個大麻瘋發出臉來的人。你們兩人共乘一艇，那就是麻瘋艇。官兵最怕的是麻瘋，見了你們，有如見了瘟神，那裏還敢留難你們？恨不得你們速速離開。」

貞娥拍手道：「這是個好主意，不過，那裏找這艘小艇子去？」

阿金道：「這却容易，只要花幾錢銀子，就可以租得一艘，附近便有好些殘舊的艇子，專門出租的。」

「事不宜遲。」貞娥說：「你這就替我租艇子去吧！」說着交了幾兩碎銀子給阿金租艇去了。

這裏貞娥趕忙化裝，把一些紅蠟燭油抹在額上、頰上當眼的地方，看來便像臉起紅雲，還怕不像，在十隻指節上也塗了些。

不久，阿金租了一艘空艇子回來了，她朝貞娥望了望，說道：「像倒是像，不過這把烏油油的頭髮，還得改變一下。」

「怎樣改變？」貞娥問。

阿金把她的髮髻鬆開，隨手將一把香爐灰，撒在她的髮上，登時一把烏潤油亮的頭髮變成粗糙，灰不灰黑不黑，阿金替她隨意挽上個鬆髻，再三審視，然後又溶了些黃蠟，點在紅蠟燭油上。這樣就像膿頭。

「好了。」阿金說：「現在你可以換衣服了，不要穿你的衣服，穿我的吧！」

貞娥換上了衣服，阿金把伍福的血衣，也拿了出來。血漬已乾，衣服是黑色的，驟看看不出血漬來，阿金又在衣服上抹了些灰，然後教伍福穿上。

伍福這時的臉可怕極了，十足是大麻瘋潰爛，血肉模糊，根本不須化裝。

貞娥把要到花地的計劃，對伍福說了。伍福點頭答應，兩人同過了船。伍福却在船頭上坐着。

「爲甚麼你坐在船頭？」貞娥問。

伍福道：「這樣更使那些巡弋的兵士們不起疑心，認定我是個患大麻瘋的人。」

阿金笑道：「這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一定能瞞得過他們了。我的賣花艇在前面引路，你們跟着我來。」

於是，阿金的艇子在前，貞娥和伍福的艇子在後，兩艇相距約在十丈之間。

這時恰值退潮，水流向白鵝潭，貞娥不費甚麼力量，便把艇子划動。

一會兒已到靖海門，只見四隻飛鳧隊的快艇，有五六個人上艇搜查，甚麼地方都查到，假如伍福還在艇上，那是非被搜出來不可的。

當阿金的艇子被截停時，伍福和貞娥的艇子已緩緩划來，直向飛鳧隊的船隻衝至。

那些「飛鳧隊」看見伍福和貞娥的恐怖臉孔，不由得大吃一驚，齊聲叫道：「唷，麻瘋艇，麻瘋艇。」

貞娥把兩槳停着，迫近一條飛鳧隊的船。

「你們想死！」一個飛鳧隊員厲聲喝着：「還不給我們快滾！」

一面喝着，一面先把自己的船撑開。讓出路來，給貞娥的艇划過。

飛鳧隊是北方孩子兵，到南方來時，早已聽人說過，南方的麻瘋，如何如何可怕，是以見了伍福和貞娥，猶如見了鬼一般，避之惟恐不及。

就是這樣，貞娥和伍福安然度過難關，當他們過海珠時，那兒有更多的飛鳧隊，離遠見了他們，慌忙吆喝着，不讓他們接近。

假如不是這樣，他們很難逃得過這漫江的飛鳧隊的截查。

貞娥的艇子划到白鵝潭了，但阿金的花艇，由於一次又一次被截留搜查，反而落後。

白鵝潭是珠江三岔路口，水深流急，很難控制艇子，貞娥划艇的技術幼稚得很，艇子划到白鵝潭面，就被水流衝激，把持不住，滴溜溜在江面亂轉。

伍福是在水島長大的！熟知水性，一看這情形，便知道不妙，他大聲叫道：「拚命的向前划呀，不要被漩渦捲進江底。」

這白鵝潭底有九塊礁石，當潮退的時候，水流衝激這些暗礁，形成漩渦，不熟悉情形的人，是很容易被漩渦捲到礁石上，砸個船碎人亡的。

* * *

在明朝，順德劇盜黃蕭養，領兵作反，已經佔領了芳村花地，並且在芳村建了宮室，廣州大城指顧可下，後來因爲進兵廣州，到白鵝潭，被這九塊礁石所困，所有船隻砸得稀爛，這才被明兵所擒。黃蕭養臨死的時候，說過兩句話：「九牛浮水日，蕭養轉回頭。」所謂「九牛」！就是指這九塊海底的礁石。

但由明至清初，「九牛」並沒有浮水。是以貞娥不辨水性，竟把艇划到這亂流裏面來。

貞娥聽見伍福的話，自然用盡全力向前划，可是，這時候已太遲了！

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艇子被水力投擲到一塊離水面不到一尺的大礁石上，砸成幾截。

伍福和貞娥，雙雙被拋擲到珠江上。

假如伍福不是受了傷的話，憑他的能力，是可以把貞娥抱起來，泅個二三里遠近的。

可是，伍福在重傷之餘，即使是精通水性，也沒法救護貞娥。

貞娥略通水性，但在這種激流中，兀自無法把持得定，水流把她轉得幾轉，她已暈眩了。

醒來的時候，她發覺自己在一艘艇上，仔細看看，這是阿金的賣花艇。

貞娥知道自己是被救起了，但她第一句話便問道：「伍福呢？快救伍福。」

阿金道：「不要嚷，伍福已被我救起了，不過，前面有幾隻船，要是官兵的船隻，那可麻煩。」

「官兵還會巡到這兒來麼？」貞娥問。

阿金道：「往日是沒有的，但今天情形不同，也許會巡弋到這裏。」

來船漸漸的接近了，貞娥的情緒頓覺緊張起來，目不轉睛地看着來船。

但看了一會兒之後，貞娥馬上發覺前面那幾隻船，只是裝貨物的貨艇。

貞娥暗叫一聲僥倖。便要幫着阿金搖槳。阿金道：「姑娘，你休息休息吧，我自己一個搖槳，已經夠了。」

貞娥道：「我恨不得一步便到了花地，好讓伍福得到休息。」

阿金道：「你看，前面那就是了，一枝香的時間，我們便可以登陸。」

「伍福現在不知怎樣了？」貞娥問：「你救他起來的時候，他是不是昏迷了？」

「沒有。」阿金說：「他沒有再受傷，我把竹篙伸出去，他一手抓住，便到花艇上來，好俊的身手。」

貞娥道：「他臉上所敷的藥，是不是被水冲去了？」

「冲去了也不打緊。」阿金說：「到了花地，就有臘梅花油給他敷。」說着說着，花艇已到了花地，阿金將艇靠岸，把花筐移開，讓蜷伏在花艇的伍福出來。

伍福身上的衣服還是濕的，但血漬已經浸在江中時浸脫了。

貞娥摻了他一把，說道：「哎吔，你身上的衣服都濕了。」

伍福道：「不礙事的，你不必摻扶我，上岸去吧！」

說着雙脚一蹬，身子已到了岸上。

阿金扶着貞娥，一同上岸。貞娥向伍福說道：「這都是我不好，把艇子弄翻了，累你又受了一場虛驚。」

伍福想咧嘴一笑，但牽動了受傷的肌肉，沒有笑成，已叫了一聲「哎喲」。

阿金道：「別多說話了，現在我帶你們到我家裏去。我家中除了父母之外，沒有別人。這時候我父親多半到花田去了，只有我母親一個在家裏。」

伍福和貞娥隨着阿金到她家裏。

阿金的母親郭二嫂，瞧見伍福這副臉容，嚇了一大跳，急向阿金問道：「這是人還是鬼？」

「自然是人。」阿金說：「那裏有這樣活靈活現的鬼？」

郭二嫂細看伍福，喃喃說道：「這是怎麼弄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伍福聽了，心裏感到非常難過，他的面目已被毀，而且從此之後，也不會恢復原形，變成七分像鬼的動物！

阿金道：「他是被火燒成這樣的，娘，別的先不要說，且把臘梅花油拿出來，給他擦上。」

郭二嫂道：「臘梅花油就在房間的架上，你自己去拿吧！」

阿金走進房裏去找臘梅花油，郭二嫂却問貞娥道：「娘子，你身上的衣服濕透了，要不要換？」

這時，貞娥臉部的化裝被剛才的江水一浸，已全部被浸脫，已回復原形，是以郭二嫂絕不驚異。只關心她身上的濕衣。

貞娥當然感到身上濕濡濡的，很不好過，但她更關心的是伍福身上的濕衣服。當下便說道：「我不要緊，請大嬸先取套乾衣服，給傷者換過。」

郭二嫂呆了一呆，說道：「我丈夫雖有幾套粗布衣服，但又破又舊，渾身都打了補釘，怎好給他穿。」

「這個不要緊。」貞娥說：「只要是乾的就好了。」

正說着，阿金已取了臘梅花油出來。郭二嫂對女兒說道：「這位姑娘要換換身上的濕衣，同時這位相公，也得換換衣服，你去張羅一下吧！」

阿金答應着，把臘梅花油交給母親，自己轉身進房間找衣服去。

貞娥在一旁，看郭二嫂替伍福塗藥油，一面問道：「覺得怎樣？」

「很好。」伍福說：「塗上陣陣清涼。」

郭二嫂道：「我這瓶臘梅花油，已經浸了十多年了，可以算得上舊，如果再不好的話，我去討些五六十年的來，那就更易收效。」

貞娥眼看着藥油已塗遍伍福的臉上，這才進去換了乾的衣服，接着是阿金尋出一套男人的衣服來，教伍福換上。

忙了一會，阿金便對貞娥道：「你也要回去了，而且還得趕快，否則你院中發覺你失踪，那就多事了。」

「可是，」貞娥躊躇着：「伍相公怎樣？」

阿金道：「我爹娘自會照顧他，你不必掛念，此處的隣里，痛恨清兵，斷不會出賣他的。」

貞娥實在不放心留下伍福一個人在此，但阿金再三的催促着，她也只得離開了。

臨走的時候，貞娥向伍福說道：「你安心在此養傷，我一有機會，會來看你的。」

* * *

貞娥回到迎珠街的妓院裏，日還未落，她辛苦了一天，這時候便躺在床上，懶得動了。

可是李天植，却在這時候到來，貞娥只好勉强起來迎接。

李天植頭一句便問道：「爆炸將軍衙的事情，你當然知道了？」

貞娥道：「我正要問你是那一個如此大膽？」

李天植道：「有那一個這樣大膽？除了王永譽將軍之外，沒有別人。」

貞娥向李天植望了望道：「你是說他自己炸毁自己的衙門嗎？」

「是的。」李天植說。

貞娥搖頭道：「怎會有此事？自己爆炸自己的衙門，這對他有甚麼好處？」

李天植道：「這個你却是不懂，我今天想了半天，這才想通。」

貞娥問道：「那末，你是怎樣的想法呢？」

「小小的苦肉計。」李天植說：「他自炸了衙門裏面的一個房間，就可以小題大做起來。」

「唔，」貞娥說：「我知道了，他藉口將軍衙門被炸，冤說是藩府之人所為的，是不是？」

「你太聰明了。」李天植說：「王永譽就是這意思，借此誣告藩府要造反，密奏皇上，派兵到來，裏應外合，一下就解決了藩府的兵，尚王父子只有束身歸罪。」

貞娥道：「那末，為甚麼你不勸王爺造反？豈不聞先下手為强，後下手遭殃嗎？」

李天植道：「老王爺一片忠心，怎麼也不肯反叛朝廷，小王想殺了老王，興兵造反，我又不敢贊成。」

「為甚麼你不贊成？」貞娥說。

李天植道：「恐怕事情洩露，藩府的老將們不服，那就誤了大事，而且老王爺老病纏身，不久人世，就讓他多活幾天吧！」

貞娥報仇心切，極力勸李天植從速舉事。

李天植笑道：「你倒比我還更心急，這是為甚麼？」

貞娥道：「我是關心你罷了，既要造反，那就得早下手，要是等到別人都準備好了才發動，便會受制於人。」

李天植安慰她道：「你放心！我是不會受制於人的，到必要時，可以把老王爺幽禁起來，不由他不反。」

貞娥聽了李天植的話，略略放心，便不再催促了。倒是李天植對她問道：「這些日子裏，王永譽的孩子兵，還在操練麼？」

「當然在操練。」貞娥說：「而且那些孩子兵們，已比初來時長大得多了。」她這句話，隱含有催促李天植早點動手的意思。李天植聽了，默然不語，顯然在他心裏，已在盤算怎樣應付這些孩子兵了。

兩人相對無語，沉默了一會兒，貞娥舉杯勸李天植說：「孩子們一天比一天長大，我也一天比一天老了，你若是眞心愛我的話，就請從速舉事，也教我好早點嫁

你。」

李天植道：「你要嫁我隨時可嫁，為甚麼要等待我舉事之後呢？」

貞娥說道：「你舉事之後，馬上成為英雄了，我嫁個英雄好，還是嫁個王府屬吏好。」

李天植吻了她一下，說道：「你稍為等待一下吧！這日子就快到來了。」

這晚，李天植談到很夜才回去。貞娥覺得說動藩府作反的事，已有進一步的發展，心中頓感寬慰。

第二天，她惦念着伍福的傷勢，一早起來，穿上侍婢的衣服，找着阿金，要隨她到花地去看看伍福。

阿金的花艇，照例是早上到花地去，採了新鮮花朵後再回到迎珠街的河面來，傍晚時分，把花分送到各妓院，習以為常。

因此，貞娥要到花地去，並不妨礙阿金的事。阿金當然答應。

這天，江面上仍然佈滿了王永譽的飛鳧隊，盤查往來船隻。

阿金花艇，每天往來一次，飛鳧隊的孩子兵早已認識她，但當花艇經過靖海門和海珠江面時，仍有巡弋船隻，攔江截查。

他們搜了船艙，又盤問貞娥是甚麼人？阿金答道：「她是貞娥院中的使女，奉了貞娥之命，到花地選花的。」

巡弋的孩子兵見說，沒有甚麼留難，便放了她們過去了。

來到花地，貞娥隨阿金進了屋子。屋子裏只有阿金的母親郭二嫂一個人。

貞娥忙向郭二嫂問道：「伍相公呢，怎麼不見了他？」

郭二嫂道：「昨天阿金爹回來，把他送到另一個秘密的地方養傷去了。他在這裏，畢竟不方便。左右隣里，總會到我家中來，見了他就不免動疑。雖則他們都是自己人，不會向將軍衙門舉報，但只怕他們無意中洩漏消息。」

阿金、貞娥聽了，同時一怔，阿金問道：「娘，你知道他是誰了？」

郭二嫂責備阿金道：「你這孩子不懂事，連娘也不說眞話。昨天你爹回來，一見他就知道是被火藥炸傷的。將軍衙門被炸的事，傳到這兒誰都聽到了，因此你爹就向他盤問，他也坦白說出來。你爹這才漏夜送他到行宮去的。」

原來芳村花地間，在南漢的時候，建有一座行宮，劉氏亡國之後，這行宮無人管理，日久傾圮。到了明朝黃蕭養造反，由順德領兵到此，便修葺這南漢的舊行宮居住。後來黃蕭養失敗，這行宮便再度廢棄，大殿、寢宮全都塌了，只賸下寢宮的兩間耳房還算完整。伍福便是匿居在這裏。

貞娥急於見伍福，便教郭二嫂帶她去，阿金留在家裏。

貞娥隨着郭二嫂，經過一段甬道後，便到了耳房，郭二嫂敲了三下門，裏面有人把門開了。貞娥看到一張可怖的臉，那是伍福。

伍福看見貞娥，把臉別轉，悲愴地說道：「你又來看我幹嗎？」

「伍相公。」貞娥的聲音有點顫動：「你的傷勢怎樣了？還痛不痛？」

「不痛了。」伍福僵硬的聲音說。

「你回過臉來給我看看呀！」貞娥激動着說。

「不。」伍福說：「你不要看我的臉，這張臉醜怪可怕之極，不要看，不要看！」

貞娥哽咽着說道：「伍相公，不管你的樣子怎樣醜怪，我仍然非看不可。」說着，脚步一移，轉到伍福的面前來。

伍福沒有再避，只得讓她細看。

臘梅花油塗在爛肉上，發出一種油光，肉上現出一種瘀紅色，比昨天更覺難看。

昨天，血糊在爛肉上，凝結起來，遮掩着炸爛的地方，現在凝結着的血，被臘梅花油洗去了，肉全部現了出來，所以特別覺得難看。

貞娥看了不禁傷心道：「瞧你這樣子，還說不痛？」

郭二嫂道：「臘梅花油潤着爛肉，是不會痛的，慢慢便會長出肉芽來。」

貞娥環顧室內一下，一張板榻，一襲破衾，床頭上放着一隻小碟子，碟中盛着臘梅花油，還有一根白色的鵝毛，那是蘸油往爛肉上塗之用。

伍福的濕衣已經乾了，放在床的一角，一張長背矮脚的竹椅子放在床前。

貞娥教伍福在竹椅上坐下，然後取過那碟臘梅花油來，用鵝毛蘸上油，說道：「你不要動，待我替你塗油。」

伍福果然不動，把頭仰了起來。

貞娥用鵝毛輕輕的在傷處掃着，一邊掃一邊問道：「痛不痛？」

「不痛。」伍福說。

郭二嫂在一旁看着，指點貞娥怎樣塗。說道：「臉頰上傷得最重，幾乎削穿了，你得多蘸點油，輕輕的滴下去。」

貞娥如言把油逐點逐滴，滴在伍福那將穿的臉頰上，忍不住一陣心酸，含着熱淚，說道：「為了我，教你弄成這樣子，不知怎樣才

能報答你。」

「好了。」郭二嫂在旁邊說：「不要引他說太多的話，說話牽動肌肉，對傷處有害無益。」

貞娥這才不敢再說下去。她本來要告訴伍福，待他傷愈之後，便委身以事的。現在，只好把這句話留着。

塗好了藥油，郭二嫂到外面取了碗有肉糜的稠粥進來，交給貞娥道：「姑娘一發餵粥給他吃吧，我不知道姑娘會來，現得趕替姑娘弄早飯去。」

貞娥接過了粥，一湯匙一湯匙往伍福嘴裏送，看見伍福吞咽之苦，她的眼淚滴了下來。

餵好了粥，貞娥問他還要不要，伍福搖搖頭。

貞娥見四人無人，便對伍福道：「伍相公，你但聽我講，不要說話，你的傷勢好後，我就嫁你，不管你的樣子多麼難看，我定是你的人了。」

「噢，不！」伍福還是說話了。

但貞娥制止了他，拿着空碗，轉身便到外面去了。

貞娥在阿金家裏吃過早飯，阿金採好了花，便催促貞娥回新城去。

臨行的時候，貞娥給郭二嫂留下一錠銀子，並且拜託她好好的照顧伍福。

貞娥是不能夠時常來看伍福的，但她每天從阿金的口中探聽伍福的傷勢，知道他日有進步，芳心大慰。

這樣，又過了幾個月，李天植到貞娥的院裏來，興奮地說道：「老王爺歸天了，小王襲了爵，日間便可以舉事。」

貞娥問道：「老王爺是怎麼死的？」

李天植道：「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原來他在床前裝上了一塊翻板，不知怎的自己踏着，跌了下去，及至被發覺時，已經斷氣多時了。」

「新城的文武大吏，都去祭奠過了麼？」

「都去過了。」李天植說。

貞娥道：「你們既然要造反，爲甚麼不把王永譽等扣留起來？」

李天植笑道：「用不着這樣着急，我已安排好在老王下葬之時，把這些清廷大吏一同驅進墳墓裏，教他們殉老王之葬。」

貞娥聽說，兩眼發出光彩，她多年以來，降志辱身，要挑撥藩府反清，如今眼見大功已告成，怎不教她喜悅呢？

李天植抱着貞娥道：「你答應過我的話，可還記得？」

貞娥明知李天植要她履行下嫁的諾言，可是，她却裝糊塗，問道：「我答應過甚麼？」

李天植道：「你說我一旦舉事，你就嫁我。如今我已實行舉事了，你就應嫁我。」

貞娥嬌笑道：「我自然要嫁你，你是復國的英雄，我不嫁你又嫁誰？不過，你的事還沒有做出來，我要你做出事來才嫁你。」

李天植道：「也好，我現在也實在太忙，平西王吳三桂派了個特使來，約我們一同造反，我還得和他應酬。」

「原來吳三桂這厮也造反了麼？」貞娥冷笑着說：「他若不引清兵進關，明朝的天下也不會失，如今才造反，哼哼！不是太遲了麼？」

李天植道：「也不算太遲，吳三桂的聲勢非同小可，他帶頭作反，清朝的江山就去了一半。何況還有我們。」

貞娥聽說，便不再談吳三桂的事，和李天植喝了兩杯酒，李天植便匆匆告辭去了。

貞娥待李天植走了之後，立刻找着阿金，說道：「我馬上要去見伍相公，你用艇子載我去吧！」

阿金一楞，問道：「你爲甚麼要見伍相公？」貞娥道：「我答應過嫁他的，如今李天植要娶我，我只有和他私逃了。」

阿金悵然道：「我正想來告訴姑娘，伍相公已離開了花地，不知去向。」

貞娥大驚道：「他怎會如此？爲甚麼要離開花地呢？」

阿金道：「他自從傷愈之後，便鬱鬱不樂，他摸着自己臉上的創痕，便顯得非常暴躁，有一次連我娘的鏡子也摔了。姑娘，這也難怪他暴躁的，你沒有看過他傷愈後那一張臉，新肉長了出來，一堆凸出，一堆下陷，鼻樑歪了，眉毛倒吊了一半下來，比甚麼都難看。他知道沒有面目再見姑娘，所以悄然自去了。」

貞娥泫然道：「他眞是痴了，我愛他不是愛他的臉，只是愛他的心，他的臉雖毀，他的心是不會變的，爲甚麼他連我也不告訴一聲而去啊！」

阿金道：「沒有人知道他會走的，他昨天吃過早飯之後，說要到外面走走，就此一去不回了。」

貞娥道：「會不會被王永譽的人拉了去？」

「不會的。」阿金說：「他傷好之後，武功也恢復了，憑着他那副身手，誰能捕捉到他？」

「你見過他的功夫？」貞娥問。

「怎麼不見過？」阿金說：「他裏着臉，只露出雙眼，教花農子弟練武功已有兩三個月了。」

「他走到甚麼地方去？」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阿金說。

這一來，可眞教貞娥着急了，伍福不知去向，李天植早晚就要舉事，舉事之日，就要迫她成婚，教她如何是好？

想來想去，想不出個好辦法，惟有吩咐阿金設法打聽伍福的下落。

然而，伍福猶如石沉大海，無從尋覓。

李天植因爲事忙，沒工夫常到貞娥的院子來。但她從李天植口中，知道尚可喜的墳墓，已經營造好了。

這大個墳墓佈置有機關，那是準備埋葬那些送葬的清廷大吏的，包括王永譽在內。

但清廷方面，因吳三桂已反，由貴州直出湖南，深恐兩廣響應，密飭廣東將軍王永譽，嚴密防備着尚之信這一部份的藩兵。

王永譽其實無時無刻不在防備着，除了他那訓練純熟的孩子兵之外，陸陸續續調了幾千兵來，化裝爲老百姓，分佈在白雲山、三元里和泮塘各處。

李天植、尚之信已取得聯絡，一切在秘密中進行，準備把廣州的清廷大吏一網打盡後馬上起義。

雙方都在暗地裏勾心鬥角，形勢是外弛內張。

尚可喜的妻子平南王妃，早就在越秀山上，在尚可喜棄世之後靈柩未入土之前，王妃便延請高僧，在觀音閣作法事，超度亡魂，四十九天內，梵唱不斷。

這天，是七虞之辰，也就是法事到最後之日，王妃照例率領着尚之信、尚之節，和其他的兒子，到觀音閣去，在尚可喜的靈位前叩拜。

臨到最後一個節目，和尚們在觀音閣前的大鼎焚化元寶時，和尚才把焚着的元寶投進去，便聽得一聲霹靂，金蛇亂竄，那一具化寶鼎，彷彿要爆裂開來似的。

那個焚化元寶的和尚，當堂被火焰燒死了。

王妃大吃一驚，馬上拉着尚之信、之節兄弟，退回觀音殿。

但尚之信却對母親說道：「我們不可以回去，馬上下山回府吧！」

王妃此時進退失據，連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尚之信着急道：「下去再說，此地危險。」

王妃道：「待我進閣去把王爺的靈牌抱出來再下去呀！」說着不理尚之信等，返身進了觀音閣，尚之信等追之不及。

就在這時候，轟隆一聲巨響，把將要進閣門的王妃拋了出來，跟着觀音閣全部坍下。

在閣中的和尚們在瓦礫中慘呼。不久，這坍下來的觀音閣就起火了。

尚之信、之節兄弟忙搶救母親，幸好王妃走遲一步，沒有受傷，驚魂不定的被扶回府中。

這一次的事件，被後人描寫爲雷殛觀音閣。觀音閣上沒有安置避雷針(那時還沒有這種設備)，被雷殛是有可能的。

但尚之信親眼看見，霹靂先起於化寶爐，繼而延及觀音閣，這分明是奸細做了手脚，把火藥放置在化寶爐底，再用藥引通到觀音閣預埋的炸藥，這是一次人爲的爆炸，與雷殛無干。

尚之信逃得性命，愈想愈惱，對李天植道：「豈有此理！竟有奸細混進老城來，想炸斃我！」

李天植道：「老城的範圍如此廣闊，越秀山又是僻靜之區，法事作了七七四十九天，人來人往，被奸細們混了進來，那是不足爲奇的。不過，這主謀人是誰，就耐人尋味了。」

尚之信道：「我猜一定是將軍王永譽。」

李天植道：「這也很有可能，王爺還記得將軍衙門被炸的事麼？那次可能是他製炸藥失愼。」

尚之信連連點頭道：「對對，我早已聽說王永譽是最擅運用火藥的。」

李天植道：「爆炸將軍衙門的事，我早就有懷疑了，將軍府門禁森嚴，除了是他們的人外，誰能進去埋炸藥？如果能混得進去，那眞是天大的本事。有此本事，要殺王永譽，一刀便了，又何必埋藏炸藥？所以在那次事件發生之後，我就認定是他配製炸藥失愼。」

尚之信道：「那末，我們現在就發兵去把王永譽捉來吧！」

「不。」李天植說：「王爺現在憑甚麼證據去捉他？即使把他捉了來，他的部下也會鼓噪的。」

尚之信問道：「那怎麼辦呢？」

李天植道：「把這件事情輕輕抹過，就說是遭雷殛好了。」

「爲甚麼要這樣？」尚之信問。

「反正過不了幾天，王永譽和滿城的文武大員，都逃不了被埋地穴的命運，何必爭在這一時？」李天植說。

尚之信聽了李天植的話，躊躇了一會兒，說道：「生葬了王永譽，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的幾千孩子兵却會向我們要他的將軍。」

李天植笑道：「到那時候，我們已經易幟，敵我分明，藩府十標兵士，難道不能鎭壓這三千孩子兵麼？」

於是，尚之信完全放心了，一任李天植放手去做。

李天植在百忙中，到貞娥的院裏來，向貞娥報告喜訊。

但貞娥却因找不着伍福，心情不好，李天植對她所說的，她却沒有聽進。

李天植向貞娥說及越秀山觀音閣被爆炸的事，貞娥說道：「王永譽的奸細，到處都佈置下，老實說，你到我這兒來，也實在不穩便。」

「是嗎？」李天植吃驚地問：「你有甚麼覺察的地方？」

其實，貞娥的耳目，左右不外只靠阿金一個人，那裏還有甚麼消息？

她只是因得不到伍福消息之前，不願李天植到來，便向李天植恫嚇。

當下貞娥便對李天植說道：「我並沒有甚麼覺察，不過他既然能派奸細混到觀音閣，可知是無處不在，我這兒是花街柳巷，任是誰都可以來的，怎知道我和你不在王永譽監視之中？」

李天植道：「你說的也是。」

貞娥道：「既然舉事之期不遠，我以爲你還是少來的好，爲着大家的安全着想。」

「是的，是的。」李天植說。

李天植臨走時，對貞娥道：「你不必驚慌，一舉事之時，我馬上派人來保護你。」

「是了。」貞娥說：「我怎會驚慌，有你這樣一個人物調度，還有不成功的道理嗎？」

李天植給這幾句話一說，渾身輕鬆，逕自回去了。

事實上，貞娥所說的話也不假，王永譽最近已經注意到貞娥，因爲李天植時常到她的院子裏來。

這時是雙方勾心鬥角的時候，細作滲透到每一角落，李天植幾乎被王永譽細作步步跟踪。

貞娥院中既是李天植常到的地方，王永譽細作當然留意。

一天，貞娥的院子裏來了個不速之客，在平時，貞娥絕不會見他的，但在這早晚出事的時候，貞娥也想多知道一點外間的消息。因此，貞娥便接見了他。

這人是王永譽細作之一，他見了貞娥之後，却被貞娥的美色所迷惑了。結果，他沒有從貞娥口中探到甚麼消息，反而被貞娥探到清廷應王永譽之請，已經派了大軍，從江西方面來，越過韶關，指日可到廣州。

貞娥偵知這消息，當然吃驚，可是，她不能去通知李天植，因爲她不能進老城。

她後悔不教李天植來，否則就可以告訴他了。

尚可喜下葬日期已經迫近了，這一個日子，也是李天植準備一網打盡清廷大吏的日子。

照李天植的計劃，把清廷大吏，包括王永譽在內一網打盡之後，藩府的兵士，馬上分路將王永譽所統的孩子兵解決。

藩府的十標統帶，有六標是李天植的死黨，其餘的四標統帶，是老王尚可喜的老將，但現在老王已死，他們也就只有聽李天植指揮了。

李天植以尚之信的名義，下令教藩府兵在這一天如何行動，分別包圍孩子兵，分撥已定，他忽接到消息，清廷從江西調來的兵，已過了英德。

李天植計算日期，正當舉事的那天，清廷派來的大兵，就會來到廣州城外。

假如藩府的兵專門對付王永譽的三千孩子兵，固然綽綽有餘，但清廷既有大兵南下，那就得分兵抵擋。

這一來，李天植就不得不另作一番佈置了。他把藩府兵力分了一半，防守北路。

同時，他又接到一個消息，說東路方面，也有靖南王耿精忠的水兵，越過碣石灣，從水路進窺廣州。

耿精忠是耿繼茂的兒子，當兩王入粵時，耿繼茂和尚之信結下了甚麼冤仇，李天植是知道的。因此他對於這消息不能不信。

於是李天植又將藩府的兵再抽調了一部份，防守東江。

其實，李天植是中了王永譽之計，北路方面，有清廷的援兵，那是不假，至於東路耿精忠的兵，那完全是謠言，由王永譽散播出來的。李天植不暇細察，就分兵防堵去了。

藩府兵的移動，王永譽當然有情報，他心裏暗喜，因爲藩府去了這兩部份兵了，那就使他的壓力減輕了許多。

他的三千孩子兵，已練成精銳的隊伍，對付藩府的老兵，至少以一敵二，何況，他陸續秘密調來的兵還有幾千人，這就很夠應付藩府的兵了。

萬木無聲傳雨來，這雨甚麼時候來呢？在李天植的預料中，就是在尚可喜下葬之日。

李天植早已在尚可喜的墓前，掘好了陷阱，那條寬一丈，長十丈的陷阱上面，鋪上木板，外加浮土。

尚可喜的棺木，緩緩放到墓底時，觸及機括，陷阱上的木板一翻，整個區域所站立的地方文武官員，就會完全掉進陷阱下面，王永譽是首屈一指的武員，當然不免。

尚可喜靈柩發引的那天，平南王府上車馬如龍，素衣如雪。靈柩兩邊的紼，足有四五丈長。執紼的人，文官居左，武官居右，王永譽居右邊的第一位。

前導是平南王的全副儀仗。緊跟着的是軍樂隊。再過來是尚可喜生前所用的兵器和盔甲，他生前所用的戰馬赤騮、白龍，由兩個馬伕分別牽着，這兩駒老態龍鍾，蹣跚地走着。

再過來便是尚可喜歷年所受的御賜物品，包括一把尚方寶劍和丹符鐵券。

尚方劍是代表皇帝，可以先斬後奏。丹符鐵券是保證有罪也不死的。

二十個親兵，扛着覆有尚可喜大纛的靈柩。

哀樂奏起，整隊行列，緩緩向尚可喜的墓地前進。

李天植騎着白馬，在行列的旁邊，一忽兒上前，一忽兒墮後，他是喪禮的總提調，職兼司儀和糾察。

墓地兩旁，排列了第一標的藩府軍士，這第一標是李天植以前所領的，可算是他的心腹部隊。

行列所過處，肅靜無嘩，只聽得哀笛長鳴，笳鼓間作。

將到墓地，李天植指揮儀仗隊散到兩邊，只有扛靈柩的人，扛着靈柩繼續前行。

執紼的人，在李天植指揮之下，各自鬆開手。站立在墓前，文左武右的排成兩列。

李天植辨認他們所站的位置，正在陷阱之上。心裏暗喜道：「這回眞是一網打盡了啊！」

靈柩到了墓穴之上。二十名扛棺木的兵士，握着繩索，緩緩把尚可喜的棺木放下。哀笛悲笳，同時並作。

一切都在李天植指揮下順利進行。只要尚可喜的棺木，壓到安放在墓底的機括，陷阱上的翻板就下陷，而站在陷阱上的清廷文武大員便會跌下去，被上面傾卸的泥土埋葬着。

棺木逐寸的往下降，李天植的心弦也愈來愈緊張，他彷彿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他走到墓穴口張望下去，棺木下降處，正在機括之上，墓穴中那稍爲隆起的一堆土，下面就是機括了。

棺木只差兩尺就到底。轉瞬間又放下一尺，現在只差一尺了。

九寸，八寸，七寸，李天植心裏在默數着。

「兩寸，一寸。」李天植心裏在數，眼光却向站在墓穴面前的文武大吏掃去。

然而，大出李天植意料之外，陷阱上鋪着的翻板，竟紋風不動，依然平鋪在那裏。

棺木已入了土，喪禮便告完畢了，送葬的大吏們紛紛散去。

李天植眼見他們離開，心裏不知是甚麼味兒，沒奈何只得指揮各兵士，和一干執事人等散去。

回到平南王府，李天植第一件事便是來見尚之信。說道：「陷阱的計劃不成，一定是洩漏了風聲，機關被人破壞了。這事實在嚴重。」

尚之信却安詳地說道：「你不要慌，機關是我教人破壞的。」

李天植聽說，既驚且憤，說道：「這是怎麼回事？定好了的計劃，突然又推翻？」

尚之信從容說道：「你來看看這個人。」說着把放在壁上的書櫥推開，裏面走出一個中年漢子。

李天植見這中年漢子，已留了髮，但身上仍穿了清裝衣服，他認不得這個人。

尚之信對李天植說道：「他是平西王府的心腹侍衞，經常往來各藩府傳遞消息的。」

李天植愕然道：「怎麼我不認得他？」

那漢子笑了笑道：「李長史，你就認不得千面孔程二了麼？」說罷，用手在臉上一抹，假鼻子假眉毛都落下來。李天植驚喜道：「原來是程二，這回我可認得了。」

尚之信道：「他是從衡州兼程到廣州來報信的。平西王吳三桂已病逝了，他的孫兒世璠繼位。」

李天植聽了大驚，急向千面孔程二問道：「這是眞的？」

「怎麼不眞？」程二說：「我在老王死後的第二天，就離開衡州。奉吳世璠之命，到廣州福州報訊的。」

李天植皺眉道：「吳三桂死了，吳世璠能維持這局面麼？」

程二道：「吳世璠是個紈袴子弟，無才無智，怎能維持這局面？我一到來，聞得王爺今天便要起事造反，所以我急忙勸止。」

李天植大爲沮喪，對尚之信道：「你聽了他的話，便不想造反了？」

尚之信道：「不是不想造反，不過我想觀望一下，是以我把機關弄毀，暫不舉事。」

程二說道：「我馬上就要到福州去，通知耿王爺，看他的態度如何，再來通知你們。」

事已如此，李天植也無可奈何。陪尚之信、程二，吃過晚飯，懷着一肚子悶氣，便到迎珠街來找貞娥。

（未完・四）

玉釵盟

竭盡全力助療傷　利刀加頸吞毒藥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易天行本欲用天罡陣迫使查子清、楊文堯就範，再殺死徐元平與宗濤，反正眞面目已被揭穿，索性大幹一場，那知事與願違，徐元平的武功高出他的意料，紫衣女又不速而至……徐元平欲與易天行決一死戰，不料紫衣女却叫胡一書出手，此女心思令人莫測，徐元平憤而找她質問，不料場面局勢峯迴路轉，紫衣女故意當着查子清等面前揭穿……



易天行手捋長鬚，目光一轉，突地哈哈笑道：「查世兄此刻心裏，是否還在想着那位驚世絕艷，舉世無儔的女子？」

查玉呆了一呆，祇聽得易天行又自朗聲笑道：「查世兄是否在心中暗自猜測，不知道這女子是多情，抑或是無情！」

查玉心房跳動，臉色厲變，祇見易天行語聲未了，突地拂袖轉身，走了開去。

他緩緩走到楊文堯身前，嘴角又復泛起了一絲難測的笑容，緩緩道：「至於楊兄你的心裏麼……嘿嘿，想必是在思忖，不知今日能否生離此處。」

楊文堯心頭一震，但口中却淡淡道：「是麼？」

他目光一掃，便已將當場情勢看清，那些黑衣人以及四老、六童都遠在一邊，一時之間，萬萬無法趕來，是以他心中極爲鎭定，深知單憑易天行一人之力，絕對無法將自己困在此間。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此刻敝屬下都遠在三十丈外，以他們的脚力，縱然兄弟呼喝，亦無法在刹那之間趕來，是以楊兄此刻心情十分鎭靜，深信單憑在下之力，必定無法留得住兄台的大駕，是麼？」

他輕描淡寫地反問一句，楊文堯心機縱然深沉，臉色亦不禁爲之一變，冷冷道：「易兄卓見，當眞教人欽佩得很，祇是在下愚昧，實在還沒有如此遠見。」

易天行仰天一笑，道：「雖無知人之明，但對楊兄你的心意，却自信還不致猜得太錯……」笑聲一頓，突地抬手劈出一掌。

楊文堯目光轉處，祇聽「呼」地一聲，一股掌風電奔而來，自身側掃過，其强猛罡烈之力道，竟是自己生平未見。

回首一望，但見遠遠的荒草砂石，竟被他這遙遙一掌，擊得四散飛揚，就連那蒼蒼古柏的樹幹，亦自劇烈的震盪起來。

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悶哼，查子清向前移動的身軀，疾快的向後退了三步。

楊文堯心頭劇烈的一震，他意識到這一掌才是易天行眞實的功力……

祇聽易天行哈哈大笑道：「查兄自覺沒有能力接得兄弟之掌，如果查兄自信有能力接得在下一掌，那就儘管請便。」

查子清滿臉凝重之色，一語不發的緩步走了回來。

顯然，他對易天行相詢之言無法回答。

楊文堯身軀一個輪轉，閃到查子清的身側，和他並肩而立。

易天行目光如電，一掠兩人冷

冷說道：「兩位可是想聯手一試兄弟的掌力麼？」

楊文堯仰天長長吸一口氣，道：「如若易兄苦苦相迫，兄弟等不得不一試銳鋒了。」

言詞之間，一派無可奈何之情。

易天行臉色肅然的向前走了兩步，道：「兩位都是極爲熟悉武林情形的人，兄弟有幾句相勸之言，不知兩位是否肯聽。」

查子清道：「大丈夫寧死不屈，兄弟等目下雖然在易兄重重包圍之下，但也不甘心忍受屈辱。」

易天行笑道：「兩位但請放心，兄弟絕無强人所難之意……」

他忽然拂髯一歎，道：「南海門的勢力，已經深入中原，那紫衣丫頭挾絕世智慧，和詭異的武功，欲問鼎中原武林霸業，可笑我中原武林同道，都還像沉睡正酣，毫無警惕之心……」

楊文堯一皺眉頭道：「易兄不是和南海門相訂有約，先謀孤獨之墓中的存寶，再共圖武林霸業二分天下，怎的又忽然改變了心意了？」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如若眞要和那紫衣丫頭聯手結盟，祇怕眼下兩位不是橫屍濺血於此，亦將身受重傷就縛了。」

查子清、楊文堯雖聞此言大不順耳，但仔細一想，倒是實情，不用南海門下之人出手，單是易天行的手下，就足以使兩人傷亡當場。

兩人相互望了一眼，默然不語。

易天行略一沉忖，接道：「兄弟直言出來，或有傷到兩位之處，甚望兩位大量包涵……」

查子清道：「在下和楊兄，自信還有點容忍之量，易兄請說不妨。」

易天行道：「千句歸一句，中原武林同道，如不早謀結盟，必將爲南海門那紫衣丫頭所用，她可以兵不血刃，把中原武林搞成一個互相殘殺的慘局。」

查子清沉忖了良久，道：「易兄話是不錯，但此事關係整個武林，並非兄弟和楊兄一二人力量能予解決。」

他雖已聽出易天行話中弦外之音，但却不願由自己的口說出來，故作聽不懂的樣子。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此時此地，已非身份顏面之爭，兩位故作不懂，兄弟祇有明說了！」

楊文堯、查子清，聽他一開口，就揭露了兩人胸中之密，不禁臉上一紅。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眼下南海門的勢力，尚未在中原開展，據兄弟所知，他們眼下能夠算上高手的，不過六七人而已。如若查兄、楊兄，能夠捐棄成見，和兄弟携手合作，對付南海門中人物，絕不致輸與他們。」

查子清哈哈一笑道：「易兄話是不錯，祇是捐棄成見一事，說來容易，作來甚難。」

易天行道：「這麼說來，兩位是不願和兄弟合作？」

楊文堯道：「不是在下和查兄不願和易兄合作，而是易兄心機太深，實令我等難以相信。」

易天行道：「不知如何兩位才能相信兄弟？」

查子清道：「這個，很難說清楚了。」

楊文堯道：「兄弟倒是有一個辦法，可以證明易兄確有和南海門爲敵之心。」

易天行道：「願聞高論。」

楊文堯道：「那紫衣少女眼下走得不遠，咱們追上前去，易兄如能先和他們動手，在下和查兄立時出手相助。」

易天行笑道：「兩位可是覺得咱們眼下的實力，定能勝得南海門麼？」

查子清道：「以兄弟所見而論，南海門中最難纏的是那滿頭白髮的老嫗，除了那老嫗之外，其他人均不足畏。」

易天行道：「兄弟之見，和查兄略有不同。」

查子清道：「兄弟洗耳恭聽高論。」

易天行歎道：「兄弟顧慮的倒是那紫衣丫頭，其人不但智慧絕世，而且行動言詞之間，都教人莫測高深。」

查子清道：「那紫衣少女麼……」

楊文堯笑道：「分由令郎對付！」

易天行道：「對付南海門，除了武功之外，還得有一番詳細策劃才行，如若兩位願和兄弟共圖大業，不妨到兄弟行舍之中休息一下，順便食用一餐酒飯，也好借機計議一下，對付南海門的辦法。」

楊文堯道：「易兄盛情，兄弟等却之不恭，祇好叨擾。」

易天行拱手說：「兄弟走前替兩位帶路了。」轉身向前走去。

查子清目光一轉，祇見四老六童和那些黑衣人已齊齊退走，不禁膽氣一壯，伸手一把抓住丁玲，大步隨在易天行身後而進。

走約四五里路，到了一片滿生翠竹的山坳中。

易天行遙指那翠竹林中隱現的屋頂樓角，笑道：「這就是兄弟的行舍了。」微一欠身，長揖肅客。

＊　＊　＊

且說徐元平背負金老二，一陣

急奔，一口氣跑出了十幾里路，回首不見有人追來，才停下了脚步。

他緩緩放下背上的金老二，無限悲苦的叫道：「叔叔，叔叔。」

奄奄一息的金老二，慢慢的睜開了一雙失去神采的眼睛，凄涼一笑，道：「孩子，扶我坐起來，我有幾句要緊的話……要對你說。」

徐元平搖頭苦笑道：「叔叔傷勢慘重，此刻不宜費神說話，先療治傷勢要緊。」

金老二苦笑道：「你不用費心了，除了你爹爹之外，當今之世，知道易天行隱秘最多的就是我了，他必欲殺我而後甘心。所以，他下手極重，趁現在我還有一口氣，把幾句要緊之言告訴於你，你也知道你爹爹如何的死去。」

徐元平道：「這些都已由三叔父告訴我了，而且我也會聽過易天行親口所述，雖然中間還有幾點疑竇未明，但那不關緊要，易天行是兇手，已是千眞萬確的了。」

金老二道：「唉！孩子，我目下半身已經痲木了，除了易天行或有能救我之法外，當今之世，祇怕再也沒有人能夠把我由必死之路拖回來。」說完一聲長歎，又緩緩閉上眼睛，好像他說這幾句話，已用盡了他的氣力。

徐元平看他閉上雙目之後，臉上的肌肉動也未動一下，一副等死的神態，不禁心頭一震，暗道：他心中已存了必死的念頭，縱然給他服用下起死回生的靈丹，也是難以收效，必得先行讓他動了求生之念，然後才能設法救他……

心念一動，黯然道：「易天行點穴手法雖然毒辣，但如說除他之外無人能解，那倒未必見得……」

金老二閉着雙目，搖搖頭，道：「你不用白費心啦……我已經不行了！」說話有氣無力，一副生機全絕，行將就木的神情。

徐元平忽覺一陣幽傷泛上了心頭，祇覺天地之間，所有的人都棄他而去，心中一陣激動，熱淚奪眶而出，凄然說道：「叔叔當眞要棄我不顧，撒手而去麼？」這幾句話，字字句句由肺腑中彈震而出，語音神情，充滿無比的痛苦，無比的哀傷。

金老二那緊閉的雙目突然睜開，眼中神光閃閃，歎道：「易天行的獨門點穴手法，不但別人難以解救，而且殘酷無比，全身經脈逐漸硬化而死，行血不息，經脈硬化，那痛苦實非常人能夠忍受。孩子，我縱然願忍受痛苦，但無人能解他點傷的穴道，也是枉然！」

徐元平道：「容小侄一試，叔叔心存求生之念，小侄或可奏功。」

他近來武功大進，把慧空口授的「達摩易筋經」原文，逐漸的融會貫通，想到眞經上有一段易筋洗髓之法，或可用來療治金老二的傷穴。

金老二雙目眨動，肅然說道：「好吧！你就試試看！」他被徐元平的誠摯感動，啟發了求生之念，以大無畏精神，迎接忍受那經脈硬化痛苦。

徐元平精神一振，抱起金老二，就附近選擇了一片隱僻所在，立時運起功力，推拿起金老二的傷穴。

他一面默誦眞經原文，字字求解，一面耗消眞元，以透肌過膚的眞氣，推拿金老二的傷穴，經脈心身兩傷。

兩個時辰之後，人已經累得全身大汗，頭暈腦脹。就在他頭昏力盡的當兒，同時把經中原文含義融通於胸。

他仰起臉來，長長吸一口氣，使昏昏欲睡的神志爲之一清，默思經文含義，不禁心神微震。

原來經文中的推拿脈穴手法，雖可療治金老二的傷勢，但必須連續三十六時辰的不停推拿，中間雖有小息，但雙手不能離開那受傷脈穴。

徐元平自忖，就他一人難以連續不停地三十六個時辰，推拿金老二的穴道，何況這三日三夜之久的時間裏，無能抗拒任何襲擊，祇要一個普通的人，都可把兩人一齊殺死……

一直閉目側臥的金老二，忽的睜開眼來，望着徐元平滿頭滾落的汗水，不禁黯然一歎，道：「孩子，你很累麼？」

徐元平心頭一凜，振起精神答道：「平兒已想出解救叔父受傷穴脈的辦法了……」

金老二道：「孩子，爲難你了！」

徐元平裝出歡愉的微笑，道：「不過需要時間稍長，還要叔叔多多忍耐。」

金老二道：「這一點不用你擔心了，我要看你手刃易天行替大哥大嫂報了仇，才能死得瞑目九泉。」

徐元平怕他看出自己疲累之態，趕忙說道：「在療治傷勢之時，叔叔需得閉上眼睛，絕對不能隨便睜開。」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好！平兒，你不要太累了。」緩緩閉上雙目。

徐元平仔細看去，祇見他臉上泛現起一片祥和、冷靜的神情，似是對徐元平療治他傷勢一事，充滿着信心。

他仰起臉來，長長吸了兩口氣，心中暗道：「徐元平啊！徐元平，當今之世，你祇有這樣一個親人，不論如何的艱苦，你也要把他救活，縱是力盡而死，也該在所不惜……」當下一振精神，雙手加力，又開始在金老二身上推拿起來。

他身上汗水如雨，滾滾而下，精神上也感到無比的困倦，在恍惚的神志中，一直清晰的記着，手指不能停下……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徐元平突覺全身一涼，暈迷的神志突然一清。

抬頭看去，祇見滿天烏雲，不知何時已經下起雨來。

祇聽金老二微弱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平兒，天可是下雨了麼？」

徐元平道：「是啊！不過叔叔的傷勢，必須要一口氣療好，雖然下雨了，咱們也不能移動。」

金老二道：「唉！孩子，這不是太苦了你麼？」

徐元平道：「平兒祇恨本身功力不夠，不能在短時間中替叔叔療好傷勢……」

金老二道：「不知要多長時間，才能療好我受傷的脈穴。」

徐元平暗暗忖道：我如直言相告於他，祇怕他會想到很多困難之事，看來祇有騙他一騙了。當即答道：「要二十二個時辰吧。」

金老二長長歎息一聲，不再言語。

徐元平低下頭來，在衣袖上擦拭一下汗水，當他抬起頭來，突覺項頸之間一涼。

他覺出那森森涼意不似雨水，不禁心頭一凜，睏倦之意，頓然消去。

一陣輕微的疼痛，一行鮮血緩緩由頸項間滴落在地上。

他意識到一把鋒利的兵刃，正架放在他的頸項上，而且已劃破了他頸上的肌膚。

但他輕輕的咳了一聲，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問道：「你是誰？」

忽然心中一動，怕對方答話的聲音，驚動了金老二，急急又接了一句道：「你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和我交談，別驚擾了病人。」

身後果然傳過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你可猜得到我是誰麼？」

徐元平仔細分辨那聲音，甚覺耳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是誰。

這時，徐元平已然累得筋疲力盡，縱然對方不用利刃架在他頸項之上，也是無對敵之能，當下輕輕一嘆，道：「你的聲音，我很熟悉，但我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來，不知我可否回頭瞧瞧？」

身後傳來了一聲輕笑，道：「你想死得明明白白，那也是人之常情，你就回頭看看吧！」

徐元平停下手指，正待回頭看時，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我如回頭看到了他臉貌，他勢非殺我不可。不禁猶豫起來……

相持大約一盞熱茶工夫，徐元平尚未回首，那身後之人已等得有些不耐煩，說道：「你怎麼還不回過頭來看我呢？」

徐元平道：「如我不回頭瞧你，可否延長我三日死期？」

那人似是聽得甚覺奇怪，說道：「甚麼？延長你三日死期？」

徐元平道：「你現在殺了我，我叔叔亦將傷發而死，豈不是一刀二命？寬限我三日時間，先讓我把叔叔的傷勢療好，你再殺我也是一樣。」

那人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辦吧！我身上攜帶有一種藥物，服用之後，三日後才能夠發作，你把這毒藥服下，我才能信你！」

徐元平道：「好吧！你把那藥物拿來。」

身後伸過來一隻潔白的玉手，掌中托着兩粒紅色丹丸。

徐元平微微一皺眉頭，暗道：此人膚色如玉，手指纖纖，看去不似男人，難道是個女孩子……

心中忖思之間，緩緩伸手取過兩粒紅色丹丸，正待吞下，心中一動，問道：「你這毒物服下之後，不知我的功力是否會受影響？」

那人「嗤」的一笑，道：「三日之內，不會影響到你的功力。」

徐元平道：「在下相信大駕之言。」張口把兩粒紅色的藥丸吞服下去，接道：「你現在可以離開了，或是隱身在附近暗處監視着我。」

那身後人沉吟了一陣，嘆道：「你的言詞，字字句句，都令人無法不信，果然是一位誠篤可信可託的君子。」

但聞步履之聲逐漸遠去，漸不可聞。

徐元平服用下藥丸之後，心中不禁泛生出黯然的感覺，想到父仇未報，母恨未雪，慧空大師遺託之事也未替他辦好，自己却要在三日之後告別人間，也許要死得不明不白，連逼自己服藥而死的人也難看上一眼。

他嘆息一聲，目光投注到金老二的臉上，祇見他雙眉輕皺，臉上一片痛苦之色，但嘴角間却又微微帶着笑意，分明他在忍受着極深的痛苦，但又深信自己能夠重傷復癒，兩種神情混合在一起，顯出他內心中堅決的求生意志。

徐元平振作精神，連吸兩口長氣，閉上雙目，一意運氣調息。

他得天玄道長無意一脚，踢活了生死玄關，雖然任、督二脈未通，但眞氣已可旁通奇經八脈，直上十二重樓，適才替金老二療傷之時，雖亦常運氣調息，但心中一直百感迴旋，雜念未除，此刻，雜念澄清，神意集中，頓覺眞氣暢行經脈，內力源源而生。

原來他預知了三日後必死無救，報仇雪恨之事都成了幻夢泡影，一心一意祇想救活金老二，反而有助他神意集中。

風雨漸大，水滴如珠，徐元平眞氣流轉不息，內力綿綿不絕，人已進入渾然忘我之境，心中唯一的念頭就是早些療治好金老二的傷勢，對風雨的侵襲渾似不覺。

又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落雨已住，雲散天晴，夕陽反照來一抹陽光，霞光閃閃。

忽然身後傳過來一聲嘆息道：「天色又入夜了，你還不休息一下麼？」

徐元平抬頭望望天色，道：「已經過去一天一夜了？」

那聲音輕柔的接道：「可不是麼，已經過去了一天一夜，我送給你的食用之物，你一點也未食用，都給大雨冲走了。」

徐元平目光一轉，果見身側放着兩具磁盤子，盤中一片瑩潔，想那盤中食物，都已被大雨冲刷去了。

目光回轉，向後望去，剛剛看到一角黑衣，心頭突然一震，趕忙又轉了回來，暗道：好險啊！好險，我如回頭望他一眼，他借故說我看到他的臉貌，變卦不守三日信約，豈不是其咎在我麼？

那身後之人等了一陣之後，忽然緩步而去。

徐元平不敢回頭張望，祇能從那人的脚步聲中，辨出他逐漸遠去。

這雖是一件極爲簡單的事，但却要極大的忍耐之力，尅制住好奇的衝動，祇要他回頭一看，立時可以辨出來人是誰，但他爲了金老二的安全，必須强忍住心中的好奇和衝動。

他仰天長長吸了一口氣，又復運氣調息，調息好精神，又開始用手推拿金老二的穴道。

大約又過了一個時辰工夫，忽然覺到那股綿綿不絕的內力倏然中斷，不禁心頭一震，停下手來，暗道：這一日一夜的工夫，我一直覺得內力綿綿不絕，何以此刻突然中斷不繼？

心念一轉之間，忽然覺得飢腸轆轆，飢餓無比。

他回頭望了那兩個大磁盤子一眼，心中暗暗忖道：如果這兩盤子中的食物，不被雨水冲走，我也不致受這飢餓之苦了。

他發覺後力不繼原因是因飢餓所致時，才想到自己已經一日一夜未進飲食了。

一念動心，祇覺那飢餓之苦愈來愈重，如果不能及時進些食用之物，別說後力難繼，無法再繼續替金老二療治傷勢，單是這份痛苦已是不易忍受了。

他嚥了兩口饞涎，自言自語的嘆道：「還有兩日夜時光之多，難道我能撐過這一段時間麼？」

忽然由身後伸過來一個白色瓷盤，一個嬌柔的聲音隨着傳了過來，道：「你腹中定然是很飢餓了，快把這半隻雞吃下去吧！」

徐元平凝目望去，祇見那瓷盤中除了半隻雞外，還有兩個饅頭，一股肉香直撲鼻中，本待伸手去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嘆道：「閣下的好意，我祇能心領了。」

那人奇道：「你不餓麼？」

徐元平道：「很餓，但我兩隻手不能離開我叔父身上穴道，無法取食。」

那人似是極爲憤怒，冷哼一聲，將那瓷盤收了回去。

徐元平嚥下一口饞涎，咬緊牙關，閉上雙目，勉强忍耐着飢餓之苦，繼續運氣調息，但覺腹中飢餓難挨，竟然難以提聚眞氣。

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忽覺肉香濃郁直衝內腑，睁眼看去，祇見一隻雞腿正放自己唇邊，身後傳來一個平和的聲音，道：「好吧，那我就餵你吃下去。」

徐元平腹中飢餓，也不再謙辭，張開口來，很快把一隻雞腿吃完。

祇聽那身後之人笑道：「你餓了很久麼？吃得像狠吞虎嚥一般。」緊接又送過來挾着雞肉的饅頭。

徐元平一口氣再吃了半隻雞，和兩個饅頭，肚內飢火已消，嘴巴在衣袖上擦了兩下，說道：「雖然兩日之後你要把我殺死，但今日一飯之恩，我仍然感激不盡。」

那身後之人默然不語，沉吟了良久之後，突然幽幽一嘆，起身而去。

徐元平聽他移動的脚步落地甚重，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他微一思索，立時摒棄雜念，運行眞氣替金老二療治傷勢，不大工夫已入渾然無我之境。

當他再度停下休息時，忽然覺得頭頂之上多了一些甚麼，抬頭看去，祇見一個茅草結成的頂蓋，四面用竹子撑住，用以遮蔽烈日風雨。

三日時光轉眼過去，他有了茅棚遮日蔽雨，又有人及時送上飲食，得以維持他的體力，才算把一

件艱苦的療傷工作完成。

那送給他食物之人，對他似乎是愈來愈是關心了，單是那餐餐不同的可口佳餚，已顯示出他的關懷。

第四日早晨時分，徐元平已覺出金老二幾處傷的脈穴完全通達，療傷大功告成，心中甚爲喜悅，低聲說道：「叔叔，你可以睁開眼睛瞧瞧了。」

金老二自得徐元平啟動生機之後，一直忍受着痛苦，但因徐元平綿綿不絕的內力，使他承受的痛苦大減，迷迷糊糊的過了三日夜的時分，有時神志全失熟睡不醒，醒來亦是暈淘淘的茫無所知，但他心中一直記着不能睁眼之事，始終閉目未睁，感覺之中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情，但他均棄絕外念，不理不想，祇待聽到徐元平呼叫之言，才緩緩睁開雙目。

徐元平滿臉微笑之容，說道：「叔叔可暗中運氣試驗一下，看看受傷的脈穴是否已經完全通了。」

金老二依言運氣相試，果然傷穴全通，忽然挺身而起，抓住徐元平一隻手腕，熱淚盈眶的說道：「孩子，苦了你啦……」他生平之中，極少有這樣激動，祇覺千言萬語要說，但却不知從何說起，一時之間，反而默然無語！

徐元平仰天長長吸一口氣，勉强壓制下心中激動，說道：「平兒替叔叔療傷，眞氣損耗甚大，必須要十日靜養，想請叔叔替我配幾劑藥物，以便我靜養時服用。」他想到今日已是相約三日死期，必須想個法子，讓金老二離開此地，免得他看到這一幕慘劇。

果然金老二爲之一駭，霍然站起身來，說道：「你知道藥物麼？我立刻就去配製。」

徐元平淡然一笑，隨口說了幾樣藥物，他曾經看過那紫衣少女開給丁玲療治傷勢的藥單，腦際之中還隱隱記得兩樣，隨口說了出來。

金老二久在江湖上走動，見聞極是廣博，那紫衣少女開的藥物都是療傷聖品，徐元平說了兩樣，果然把金老二給騙過，當下默記心中，說道：「平兒，你就在此地等我……」仰臉望望天色，接道：「在天色入黑之前，我一定趕回此地。」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叔叔不用太急，我祇不過是損耗一點眞氣，你大傷初癒，不宜急急趕路。如果今夜趕不回來，明天回來也是一樣。」

金老二似是急於治療徐元平的傷勢，拱手說道：「不論如何，我今天一定可以趕回。」也不待徐元平再答話，急奔而去。

徐元平望着金老二急奔而去的背影，心中泛起了一陣凄苦之感，低聲說道：「再見了，叔父，當你購藥歸來的時候，平兒已經身首異處了……」

他說的聲音異常低沉，但金老二却似受到了感應一般，突然停下了脚步，回過頭來，徐元平祇道被他聽到，不禁心頭一驚。

祇見金老二高舉右臂揮手說道：「平兒，不要離開此地，天黑之前，我一定趕回來。」縱身躍起，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急奔而去。

徐元平眼看金老二背影消失不見，緩緩站了起來，步出草棚，祇見草色枯黃，落葉紛紛，一片肅殺之氣。

三面青山環抱，正西方却是一片黑黝黝的密林，這是一個很少人跡的荒涼所在。

一叢及人的青草矗立在丈餘外處，那方圓數尺之地，似是得天獨厚，仍然有些青翠之色。

徐元平此時的心情有如洶湧的長江大河，萬念滾滾閃過心頭，他緩步走近草叢，凝目相注，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地方倒是一處大好的埋身之地。」

他呆呆的站了一陣，緩步走回那草棚之中，盤腿而坐，閉上雙目，想以內家調息之法使雜亂的心情平復下來。但他却失敗了，千萬艱難唯一死，他雖有着視死如歸的豪氣，但這死前的一段折磨，却不是豪氣所能抗拒，但覺往事如電閃過心頭，一直無法使心情平復下來。

忽然一陣沉重的步履之聲急急走了過來，停在身側之處。

徐元平祇道是相約之人，暗道：既願束手就死，何須再見仇人形貌。於是眼也不睁的說道：「你動手吧！」

這四個字說來雖是簡簡單單，却不知滲揉着多少種複雜的感情，未了的恩仇、常憶的友情，以及他這一生中的曾遭遇到的悲歡離合、辛酸苦辣……他似乎都要在這一刹那間體會、宣洩出來，因爲自今而後，世上的成敗榮辱，俱都不再與他有關，就正如墮下的果實與生長的枝葉一樣，他悵惘而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這多姿多采的世界。

祇聽那沉重的脚步聲突地一頓，然後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了過來。

他仔細地分辨着這脚步聲，冀求能在這單調的聲音中，尋找出自己的答案：「此人究竟是誰？」但他轉念一想，又不禁暗笑自己，暗笑人類的情感爲甚麼永遠是這麼矛盾？一種根深蒂固的理智，與另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感，永遠是在互相爭鬥着，直到他死前的一刻，仍無

法終止。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對於生命的存在與人類的通性，似乎又瞭解了許多。

脚步之聲更近，終於停在他身側，他心中暗嘆一聲，緩緩說道：「三日之限已至，你祇管快些動手，我……死亦無憾。」

他突然想到他憑自己的力量，救活了他世上唯一的親人，嘴角泛起一絲安慰的微笑。

秋風蕭然，立在他面前之人似乎輕輕驚喟了一聲，然後一個沉重嘶啞的口音詫聲說道：「動手？動甚麼手？」

徐元平微微一笑，緩緩道：「我既已與你訂下三日之約，你便是將我千刀萬剮，我也不會怪你，此時此刻，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你大可不必在我臨死前還這般折磨侮辱我！」

他語聲竟是那般誠懇而無畏，教人聽了無法不由衷地發出敬佩與感嘆。

哪知那沉重嘶啞的聲音竟又輕咦了一聲，吶吶道：「公子，你……究竟說的是甚麼，小的……小的實在聽不大懂。」

徐元平心中一動，沉聲問道：「閣下究竟是甚麼人？」

直到此刻，他猶未張開眼來，那嘶啞的語聲「呀」地一聲，感嘆道：「原來公子竟是個……竟是個……」

他終究不敢說出「瞎子」兩字，改口道：「小的名叫張忠，又有人將我喚做張一爺。公子若有甚麼吩咐，祇管吩咐好了，小的還有兩膀子氣力，叫我做『動手』的事，再好也沒有，叫我用心思，却是……」

他「嘿嘿」乾笑數聲，倏然頓住語聲。

徐元平心中思潮反覆，不知面前之人是戲弄自己，抑或是眞的與此事無關，心念數轉，他終於忍不住霍然張開眼來。

凝目看去，祇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大漢，肩上挑着一擔木柴，腰中斜插着一柄巨斧，祇看那巨斧要大於平常樵夫所用的兩倍，就瞭然此人有着過人的膂力。

張忠驚噫了一聲，向後退了兩步，放下柴擔。

他原想徐元平是個目難睹物的瞎子，不料他睜開眼睛之後，却暴射出懾人的神光，像兩道挾着霜刃的冷電，看透了人的肺腑心肝。

徐元平輕輕一皺劍眉，茫然一笑，說道：「你當眞是行樵之人麼？」

張忠輕咳了一聲，道：「是啊！小的打柴爲生，已近十年了。」

徐元平道：「你每日都有從此處經過麼？」

張忠搖頭笑道：「沒有，這條路我已經一個多月沒走了。」

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道：「那你自然是不知道了……」他這話似是對張忠說，但又似自言自語。

張忠茫然一笑，道：「公子是讀書之人，說的話我自然是聽不懂了。」挑起柴擔，舉步欲去。

徐元平看那一擔木柴大約有兩百餘斤，但他隨手一提，竟然放在肩上，毫無吃力之感，不禁讚道：「你的氣力不小啊！」

這次，張忠似是聽了徐元平說的甚麼，咧嘴一笑道：「我娘老是說我像頭蠻牛，一把死氣力，除了打柴之外，甚麼也不會。」

徐元平心中一動，問道：「你家中還有些甚麼人？」

張忠道：「除了老娘和我之外，再無他人了。」

徐元平淒涼一笑，道：「你很好福氣，還有個娘親照顧你……」探手入懷，摸出一把碎銀和兩個金錠，「你拿去用吧！」

張忠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金錠和那麼多的銀子，不禁爲之一呆，雙目盯在金銀之上，全身輕微的顫抖，顯然，這一堆金銀使他十分動心。

他呆呆的瞧了良久之後，突然嘆一口氣，道：「我未替相公做一點事情，如何能受此重金，就算替你家做上十年長工，也用不了這麼多金銀。」

他的純厚樸實，勾起徐元平的感傷，暗道：我如不是身負有血海深仇，我如有雙親在堂，倒寧願像他這般，平平淡淡的過了一生。心念轉動，黯然一嘆，道：「這些金銀，對我來說，已是無用之物了……」

張忠瞪大雙目奇道：「金銀怎會無用，可以買牛耕田，買馬拖車，置房買田討媳婦，樣樣都用得上，哪裏會沒有用呢？」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我已快要死了，這些金銀你拿去替我買口棺木，明天來此地收我屍體，埋在那深草之下，餘下的，你就買些田產、牛馬，討個媳婦，奉養老母，好好的過日子吧！」

張忠凝目望了徐元平一陣，伸出顫抖的手接過金銀，說道：「我先把金銀帶回去問問我娘，該怎麼辦？」這位純厚的樵人，顯然已爲他生平僅見的財物動心了。

徐元平望着他急奔而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看來人生名利之關，實是不易看破，此人這般忠厚純樸，也會爲財帛動心。

他安詳的微微一笑，似是對人生又有了深一層認識，緩緩閉上了雙目。

人在將死的時候，不是萬念湧心，思緒如潮，那就會特別的平靜，徐元平經過一陣躁急不安之後，變得特別平靜，心如止水，萬念俱寂，慢慢的運氣調息。

要知一個人在整個的生命過程中，難得有幾次眞正的胸無雜念，不論如何調息求靜，潛意識中總難免有所掛念。此刻，徐元平却進入了確無雜念之境。

調息一陣之後，突覺一股眞氣由丹田之中疾向上面衝去，有如渴驥奔泉不可遏止，如在平常之時，徐元平必會爲此一特異情形停下行功，但此刻，他却置之不理，暗暗忖道：是啦！我服用那人的毒藥，也該到了發作的時候，想是藥性發作了。仍然運息如故。

祇覺那向上疾衝的眞氣，衝過了十二重樓，直向生死玄關逼去。

全身的血液也隨着那向上衝的眞氣沸動起來，躁動起來，一種忽升忽沉的感覺，使他心中生出無比的憂急和不安。

這時，忽然又響起了一陣脚步之聲，直行過來。

徐元平體內有一種眞氣忽升忽沉的衝突干擾，好像一隻大鵬被關在一所鐵籠之中，久思破籠而出，此刻那鐵籠破損了一個大洞，牠正用盡全力向外掙動，但那破損的洞口甚小，却無法容牠展翼而去。

他雖隱隱感到又有人向他走來，但內體中氣血强烈的衝突，使他無暇去想這件事情，反正他覺得今日非死不可了……

忽然覺得氣血强猛向上一衝，腦際之間轟然一聲大震，那躁急和不安的情緒頓時爲之消失，一種飄飄欲飛的感受，使他又生出輕鬆之感。

這當兒，忽然感到右腕脈穴被人一把扣住，耳際間響起了一個陌生口音，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徐元平聽那口音不對，霍然睜開了雙目。

祇見一個身體高大的和尚，用左手扣着他的右腕脈門，放聲大笑。

徐元平仔細瞧了一陣，忽然憶起此人乃是少林寺慧字一輩，僅存的兩位高僧之一，慧果大師。

慧果笑如龍吟，直冲霄漢，餘音迴蕩在山谷之中，滿山回鳴，盡都是哈哈大笑之聲。

他似是有着無比的歡愉，也有着無比的激動，長笑聲延續了一刻工夫之久才停了下來，冷冷說道：「你終於被老衲找到了，哈哈，爲找你踏破三雙芒履。」

徐元平神色鎮靜，毫無脈穴被拿住的驚慌，淡淡一笑，道：「老禪師找到了在下，也不値得這般高興啊！」

慧果滿臉泛佈殺機，道：「小施主不用裝癡作呆，拿出來吧！」

徐元平道：「拿出甚麼？」

慧果道：「『戮情劍』。」

徐元平暗暗忖道：我已是將死之人，留下寶刃也是無用，此劍取自少林，還於少林，總比落於他人之手好些。左手緩緩伸入懷中，摸出「戮情劍」來，說道：「拿去吧！」

慧果接過寶劍，隨手放入懷中，道：「劍匣呢？」

徐元平道：「遺失啦！」

慧果臉色一整，冷然說道：「此劍雖有削鐵如泥之能，但劍匣尤爲珍貴，眼下施主的生死已在老衲掌握之中。一個人死了之後，萬事皆休，留得劍匣也是無用，小施主要三思了！」

徐元平仰臉一聲輕笑，道：「生死之事，在下早已置之度外，老禪師如果想藉此要挾，那可是失算之策……」他微微一笑，又道：「不過此劍乃貴寺之物，還於貴寺，乃理所當然之事，『戮情劍』匣，現在南海門那紫衣少女手中，老禪師找她去討吧！」

慧果微微一笑，道：「劍在你的手下，劍匣却被人拿走，此言叫老衲如何能信？」

徐元平大聲說道：「我說的字字眞實，你不信那有甚麼法子，慧空、慧因兩位老前輩，他們人格何等清高，你却這般貪心，同出一門，一樣的修爲，優劣之分，有如天壤之別，我還劍於你，也無非是看在慧空、慧因兩位老前輩的份上而已，哼！我懶得再理你！」說完緩緩閉上雙目。

慧果凝目望去，祇見他臉上一片莊嚴，毫無一點畏死的神情，使人一瞧之下，竟有着一種凜然難犯之感，不禁心中一震，暗道：此人小小年紀，却有着這等視死如歸的豪氣。一陣惶愧之感襲上心頭，緩緩鬆了徐元平右腕脈穴。

徐元平緩緩睜開雙目，淡然一笑道：「『戮情劍』匣確在那南海門紫衣少女的手中，大江南北的武林道上，都已爲此女進入中原，不遠千里趕來，想來老禪師亦必早有耳聞了！眼下二谷三堡中人物都在勾心鬥角，想從那紫衣少女手中取得劍匣，老禪師定要尋找此物，那就快些趕去，遲恐生變，也許會被人奪走！」

慧果大師道：「不知那紫衣少女現在何處？」

徐元平道：「我離開之時，她們都還留在孤獨之墓，眼下行踪何處，我就不知道了！但她在中原根據之地，在邙山碧蘿山莊，我已把胸中所知盡皆相告。你要去，可以去了。」

（未完・四十六）

上文提要： 毒王李歧旺被風月宮的人關在洞室中煉毒，江洋大盜石一刀在洞口看守，宮主限令三月時間完成，江湖上能控制住這種人物的祇有風月宮，唯中州一劍「孤獨無名」不賣風月宮的賬……齊家酒館賣酒也賣消息，飛馬幫與七虎山莊均來找齊大妹子買毒王的消息……「孤獨無名」的嬌妻與孿生兒子失踪了，他冷眼旁觀後也找齊大妹子替他打探……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半則消息作交換　除去勁敵石老三

齊大妹子道：「文山吶，你說的也對，就叫他去殺了石老三吧！」

「哈……」那男的笑笑：「石老三一死，我們的生意必更加興隆，江湖上有許多事情是人們必欲知道的，到時候咱們的生意將名副其實的通四海了，哈……」

聽起來聲音漸去漸遠，齊大妹子也自房中走出來。

齊大妹子並不住在這裡，她去了另外一間屋子裡，幾乎是笑着走入夢鄉。

誰也不知道她的丈夫丘文山住在甚麼地方。

* * *

人們也不知道以後六天裡獨孤無名去了那裡。

人們只在第七天的一大早，旭日爬上武勝關對面的那個半禿不禿的大山頭時候，清楚的反映出一個人的影子卓然而立在一棵老樹下。

那個人，不錯，他正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看上去他實在有些邋遢。

一個奔波江湖的男人，如果數月不洗個澡，不修邊幅，把自己打入苦行僧的境界中，這個人當然形同花子。

獨孤無名失去了妻與子的那天起，他就未曾再多多注意修飾自己了。

獨孤無名很愛打扮，似有潔癖，那是從前歡樂的日子裡，可是現在不同了，他掛念妻兒，便甚麼也不去管了。

獨孤無名仍然在左脅下挾着一把長劍，看上去很像人們在脅下挾着一把傘似的，好像對他有些累贅的樣子。

山風從東邊的大別山吹來，便也吹亂了獨孤無名的一頭亂髮，落魄似的他，連用手去攏一把也沒有。

他目光呆滯，神態黯然，臉無表情的好像三天沒吃飯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馬蹄聲，蹄聲挾合着山風，好像還很遠，但却肯定是朝個這座山頭而來。

獨孤無名精神一振，他的雙目冷然的凝視着蹄聲的方位，於是，一溜飛揚的黃塵飛洒中，他看到了三匹快馬往他站的地方飛馳而來。

獨孤無名反而有些落寞的表情。

終於，三匹馬到了。

那眞是三匹寶馬，只看看三匹馬的毛色便知道均是千里良駒。

爲首的那匹馬更是耀眼，一條尾巴全是白色，與一身的烏黑形成强烈對比，馬背上的人物，巨目烱烱，濃眉上挑，膽鼻挺直稍揚，是個二十五六年紀的青年。

另外兩人也夠威武，砍刀掛在馬鞍上，嘴巴閉得變成了一條縫，濃濃的眉毛攏在一起，那表示這二人的心中實在厭惡面前站的這個窮酸漢。

也許在他們的心中以爲，這一趟來得不值得。

三匹馬上的人物翻身下了馬背，其中一人正是那「快刀」江上飛。

只見他一把接過年輕人拋來的馬韁繩，並恭順的對年輕人道：「就是他！」

年輕人的雙目一直盯在獨孤無名的身上，彷彿要看穿面前這個窮酸似的。

「你自稱無名？」

「我的名字叫無名！」獨孤無名不卑不亢。

「獨孤無名？」

「不錯！」

「哈……」年輕人笑了：「你敢冒充他之名，你唬別人可以，少在本幫主面前唬！」

「你又如何知道我唬人？」

「想那獨孤無名乃是武林高手，人模人樣，自以爲天下奇男子，最令人氣憤的乃是他娶走了天下最美的女人余凝霜，而你！」

他戟指獨孤無名，又道：「你這模樣，像是天下第一美人兒的丈夫？」

提到妻子余凝霜！獨孤無名雙目一厲，他幾乎是吼出來的一句話：「住口！」

隨着他的吼聲，對方閃過一個灰臉瘦漢：「少對咱們幫主叱唬！」

那年輕壯漢正是飛馬幫幫主申屠十方。

冷峻的一聲沉哼，申屠十方道：「我不管你是不是獨孤無名，只你出手殺了我的兩名手下兄弟，我就不會輕易放過你。」

獨孤無名道：「我沒有殺他們，你的人揮刀殺人，我出於防衛却也並未拔劍，因爲他們不是你！」

他言下之意，乃是不屑於對那些人出劍！

申屠十方嘿嘿冷笑：「你的狂妄倒也有些酷似傳言中的獨孤無名了！」

獨孤無名仍然面無表情：「至少你是飛馬幫大掌旗，請問，爲甚麼出價五萬兩銀子，放話江湖要取我的命？」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有仇？」

「無仇！」

「有恨？」

「有！」

「請明言！」

申屠十方道：「你就算是獨孤無名吧，可是你實在不應該娶余凝霜爲妻。」

「爲甚麼？」

「她不應該屬於你的，你只是一名江糊殺手，你有甚麼資格娶她爲妻？」

獨孤無名道：「申屠風流冠江南，宰父儻天下知……」

「哈……」申屠十方得意的大笑。

獨孤無名不笑，他只是淡淡的道：「天下最美的女人沒有投入你的懷中，你嫉妒，你心中不平，才會出價索我的人頭。」

「不錯，大丈夫活在人世上，就不能有遺憾，獨孤無名，你必需死！」

獨孤無名道：「你爲一個已經嫁了的女人而出五萬兩銀子殺人？」

申屠十方道：「非常值得！」

他臉色一厲，又道：「我既然風流美名冠江南，這天下第一美人兒豈容他人得到！」

「她失踪了！」獨孤無名突然冒出來一句話。

他說了這句話，雙目閃出電光般的光熖，他要在這一句突然的話中，看一看申屠十方的反應。

他要看出申屠十方是否就是擄去妻子與兒子的眞凶。

而申屠十方的反應令獨孤無名十分洩氣，也覺得失去了來此的眞正意義。

因爲申屠十方立刻全身一震，粗聲的道：「你說甚麼？余凝霜不見了？」

獨孤無名道：「已經數月了。」

申屠十方戟指獨孤無名叱道：「本幫主說得不錯，你只不過是個殺手，你的本身就充滿了危機，江湖上有多少人等着取你的命，你却把人家那麼美的女人據爲已有，你眞是罪該萬死。」

他見獨孤無名半低頭，似是無限痛苦的樣子，立刻又道：「你還不盡快去找！竟然還約鬥在這雞公山上來，余凝霜知道，豈不更加難過？」

「住口……」獨孤無名厲吼：「怎不見我已是焦頭爛額了！」

那瘦漢火了：「你又吼，我要殺了你！」

獨孤無名道：「殺了我，你不就可以省下五萬兩銀子了！」他半側身，逼視着瘦漢。

「甘總管，退下。」

那人正是飛馬幫大總管甘天尤，姓甘的鼻孔直哼哼，他還是退到一邊。

「快刀」江上飛就不衝動，因爲他十分明白這人的功夫奇高。

江上飛幾乎肯定這人正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了。

知道是天下第一劍手，他當然更加的小心。

獨孤無名嘿然道：「休管我家的事！」

申屠十方道：「不是管，是不平，爲余凝霜抱不平，今天殺了你，本幫主自會派出人馬尋找余凝霜！」

他把手一伸，立刻間，江上飛把一把長刀遞過去。

申屠十方握刀不出招，他雙目看着手上的那把泛光的刀，而瘦漢提刀走過來。

「幫主，屬下打前鋒！」

申屠十方道：「甘總管多加小心了！」

言下之意，由甘天尤先出馬了。

獨孤無名有些不悅，但他那佈滿風塵的臉孔也只是浮現一抹揶揄的冷笑：「由你出刀？」

申屠十方道：「飛馬幫的大總管，怎麼着，你以爲他服侍不了你？」

獨孤無名道：「關鍵是你爲何不出手！」

傲岸地把頭猛搖，申屠十方道：「只要你能通過甘總管的這一關，証明你是貨眞價實的獨孤無名，本幫主自會出刀，否則，你也就無需找我，永遠的無須找我了。」

獨孤無名仍然把他的劍挾在左脅下，他的雙目却又看向遠方，口中喃喃不知嘮叨甚麼。

而甘天尤出招平淡，老樵公指路，身隨刀走，一個大閃身飛掠，人已殺到獨孤無名的面前。

只不過他的刀就快砍到獨孤無名頭上的時候，獨孤無名忽然正面出腿，口中厲叱：「去！」

那一腿眞叫絕，而且很神，正踢在不可一世而凶悍無匹的甘天尤肚子上。

甘天尤的刀就是差那麼分毫未傷及獨孤無名。

「噢！」甘天尤被獨孤無名一腿踢飛，「咚」的一聲撞在樹身又跌落在地。

甘天尤想起來，他試了三次又倒下，臉色又變得一片白紙般有鮮血自口角溢出來。

天下有誰能如此神妙的踢出這麼一腿來？

一般人的反應應該疾閃出刀，但獨孤無名仍然站在原地未動，他幾乎連大氣也不出。

當江上飛把一粒內傷藥丸投入甘天尤的口中時候，獨孤無名才冷冷的道：「我認爲爲人抬轎的人很可悲，搖旗吶喊都是些可憐人物，我不屑於對他們出劍。」

「你是獨孤無名，不錯，你是的。」

「我一開始就說過，你偏不信。」

「你這一招足踢北海蛟很神。」

「我不打算取他的命。」頓了一下，獨孤無名又道：「他本來可以好端端的站在一邊觀戰，他挨的這一腿，也算是你賜他的了。」

申屠十方道：「你懂甚麼？」

他看看痛苦的甘天尤，又道：「活在這世上的人們，每個人都有他的風格，飛馬幫的兄弟更有一定的層次，甘天尤明白這些，所以他願做急先鋒，這就是忠的表現。」他的目光又移到了江上飛的身上。

江上飛便在這時候飛身而上。

他在聽了申屠十方的話以後，心內一緊，「快刀」江上飛不能再不出刀了，顯然他心中明白，自己絕非獨孤無名的對手。

「快刀」江上飛的動作十分突然，他人在半空中途，口中才發出嚇人的吼聲：「殺！」

他的形象根本上就如同一頭大花豹，猛往敵人當頭撲下，而且是駁着凌厲的一片刀芒而下。

獨孤無名仍然未動，他的長劍仍然挾在左脅，他的頭祇是稍抬，已聽得「叮噹」一聲响起。

獨孤無名這一回未出腿，他的右拳却又神奇的自刀光之中搗過去，便也搗出一聲悶响：「轟！」

刀芒如銀河殞星的交織，江上飛出刀多一半是自保，因爲他不求有功，不料還是無法自保，肚皮上重重的挨了一拳。

江湖上有誰能挨得起獨孤無名的一拳，老實說太少了，江上飛那急撲的身子在半空之中如遇石牆般，被獨孤無名一拳打得翻滾出三丈外，當他撞落地上的時候，「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江上飛很快的自袋中摸出一粒紅丸吞入口中。

這就是當抬轎人的悲哀之處，江湖上搖旗吶喊的人永遠是這樣，祇有在他躺下去的時候，那股了厲烈才會消失。

申屠十方幾乎顫抖着，他那原本微紅的國字臉上一片殺機充現，他金刀指地。

「不錯，第二次証明你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祇是太可惜了。」

「太可惜？可惜甚麼？」

「可惜你未曾拔劍，人稱中州一劍，造詣上指的是你的劍，可是你却以拳脚對敵。」

「我說過，動劍祇有生死，彼此並無深仇大恨，更非是職務上的必要，我甚少拔劍。」

申屠十方擧起手上金刀，道：「那麼對於我一心要除掉你的人，你仍然不打算出劍？」

獨孤無名道：「對於申屠幫主，我如果不出劍就太過於目中無人了。」

他雖然如此說着，但他的長劍仍然緊緊的挾着，他並未去拔劍。

申屠十方道：「本幫主不佔你的便宜，你拔劍。」

獨孤無名祇是搖搖頭，他甚至顯得垂頭喪氣的樣子，便是他的目光也呆滯了。

這種表情看在申屠十方的眼裡，那根本是對他的一種莫大侮辱。

但是，申屠十方不像甘天尤與江上飛那種拔刀就殺的衝動。

對於一般人物，他們的那種衝殺，先天上就會以氣勢壓制敵人而收先發制人的效果，但對於一流的玩劍名家如獨孤無名者，那就無濟於事了。

申屠十方認定面前這人是獨孤無名之後，他已把一身功力運聚十二成。

他不衝動，而是一步一步的逼上來，步履沉重，令人覺得地面在震動似的。

獨孤無名緩緩的以右手放置在劍把上，可是，他仍然未出劍，形式上他似乎等着對方刀來，他才會出劍。

猝然，申屠十方厲吼一聲似龍吟，金刀疾挽，指向獨孤無名的胸口刺來。

無聲，甚麼聲音也沒聽到，如果聽到咻聲，或喊聲，那就遲了。

無聲而流閃出極光，那才叫快。

獨孤無名的劍就是這樣快。

獨孤無名的劍不但快，而且也準，準得叫人們以爲祇有神話中的劍仙才有那種嚇人的能耐。

刀劍並非是相撞擊的，而是獨孤無名的長劍那麼神準的以劍尖抵住了申屠十方的刀尖。

刀劍相接，但見金光璀璨，劍芒迸射，沒有移動，却見金光由亮而暗，銀芒熾盛有力。

就在雙方以內力逼向對方的一陣僵持中，忽聽「卡查」一聲爆响，申屠十方手中的金刀斷了。

那完全是被震斷的，因爲金刀被震斷成四段，申屠十方甩肩倒翻，拚命的閃過一道逼上身來的劍氣。

申屠十方十分明白，敵人的那道劍氣，一樣會要人的命，如果敵人乘勝而出，必死！

可是，當申屠十方拿樁站定回頭看去，五丈遠處獨孤無名仍然站着未動。

獨孤無名的長劍也早已重挾在左脅腋下。

他習慣於把劍挾着。

申屠十方自覺一身冒汗，濕濕的，寒寒的，令他以爲有人把冷水澆在他身上的感覺。

「你爲何不追擊我？」

「你以爲手上握了兩把柳葉飛刀，是阻我追殺你的有力武器？」

申屠十方大驚，因爲他確實在手上暗中握了兩把柳葉飛刀，那是當他甩肩疾閃中暗自取在手上的。

他有些赧然的看看掌上的飛刀：「你並沒上當！」

獨孤無名道：「錯了，十把飛刀也不放在我心上。」

「可是你放棄了殺我的機會。」

淡淡的，獨孤無名道：「不是失去殺你的機會，是因爲時機未到。」

「怎麼說？」

「當有人出價五萬兩銀子索你的項上人頭時候。」

「哈！」申屠十方道：「不錯，此刻殺我，你一紋也拿不到，所以你把我當成你未來的銀子，哈……你當然不會把銀子往山溝裡抛棄了。」

「不錯，申屠幫主，似你們南北闖道，時時殺戮的人，都是我的心中銀子。」

他看看江上飛與甘天尤二人，這二人已吃力的站起來了，而且雙目怨毒要殺人。

獨孤無名又道：「申屠幫主，我獨孤無名固然是有許多人想殺了我，可是你與我差不多，必然有許多人想你死，所以我相信會等到有人來找上我的，那時候你就不會有今日這麼幸運了。」

他似乎要走，但轉身五步又回頭。

「還有，你最好把我妻子余凝霜忘掉，那是你的妄想，因爲你不夠格，而妄想久了人會發瘋，你不會想當一名瘋子吧！」

對申屠十方而言，這眞是奇耻大辱，那比殺了他還叫他難以忍受。

獨孤無名已穿林而去，申屠十方大聲吼：「獨孤無名，我們還有得拚的，我饒不了你。」

祇不過獨孤無名走遠了。

獨孤無名也聽見了，但他祇是一聲苦笑。

於是，江上飛吃力的把申屠十方的坐騎拉過去，甘天尤已坐在馬背上。

申屠十方看着地上的斷刀，忿然的道：「難怪信陽州七虎山莊肯出價十萬兩銀子索這獨孤無名的人頭，確實是值這個數目。」

江上飛道：「都是屬下等無能。」

申屠十方道：「我也一樣制不了他，獨孤無名實是一個可怕的殺手。」

甘天尤這時候才冒出一句話，道：「幫主，所以我們要盡快的找到毒王李歧旺。」

申屠十方道：「快去齊家酒館，今天過午不是七日到期了嗎？五百兩銀子，他們應該早打聽到了。」

江上飛道：「是的，幫主，屬下這就前往齊家酒館，一有消息，立刻回送。」

申屠十方這時候又冒出一句不該冒出來的話。

「余凝霜我絕不放棄。」

這人也固執，便是已成他人老婆了，他仍然在打主意，也算天下少有的人物了。

* * *

天黑了。

其實這時候已快二更天了，齊家酒館門外忽然閃進一個人，這個人在過去是令人討厭的。

但這個人現在又是令人討厭的，因為當伙計兩個知道他的眞實身份以後，害怕了。

既然害怕，就不敢冷面對待，那是給自己過不去。

兩個伙計見獨孤無名走進門，二人像歡迎爺爺似的笑迎上去。

這其中一人指着屋子一角，笑對獨孤無名道：「爺，你喜歡坐的那張桌子，小子我擦得乾淨，早為你準備着了，請！」

另一伙計道：「我拿酒去。」

淡淡的，獨孤無名大步走過去，他果然又似落魄人一般坐在屋子一角。

屋子裡雖有四盞燈，但也祇能照亮獨孤無名一半的身子，另一半看不見。

於是，齊大妹子走來了。

齊大妹子一聽是獨孤無名走來，馬上敷粉、修飾，一跳一笑的走進二門，又走到了獨孤無名的桌前面。

「喲，你可眞守時呀，果然十日你來了。」

獨孤無名反而緊張的看着坐在他對面的齊大妹子，他緊閉上嘴巴。

齊大妹子却手提酒壺，慢悠悠的為獨孤無名把酒嘩啦啦的斟滿一碗。

「有消息嗎？」

「有！」

獨孤無名臉皮一緊，道：「有消息了？」

齊大妹子道：「祇不過消息有是有，但也祇能算是一半消息。」

「怎麼說？」

齊大妹子見酒客已走，她把身子貼近桌邊，她那胸前明顯的凸出兩個大包，這表示齊大妹子的一雙大奶子實在夠份量，如今擱在桌邊上。

獨孤無名雙目再一次張大，旋即又移向手中的酒碗，又道：「怎麼祇有一半？」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對方實在扎手得緊。」

「說出來。」

齊大妹子道：「洞庭君山風月宮。」

獨孤無名道：「說！」

「是風月宮的人把你獨孤大俠的妻兒弄走了。」她目視對方，又道：「消息僅有這些，至於他們把人是殺是關，關又關在甚麼地方，殺又何時殺的，咱們的人不敢進一步打探下去。」

獨孤無名道：「為甚麼？」

「風月宮咱們惹不起。」

淡淡的，獨孤無名道：「能不能進一步為我服務？打聽出人的下落來？」

「要機會，而且還需要慢慢的來，絕對不能操之過急，因為風月宮的人殺人的手段很殘忍。」

獨孤無名道：「現在，你可以要求我了，你是需要金子，還是另有別的要求。」

齊大妹子道：「我不要你的金子，獨孤大俠，我們祇要求你為我們幹一件事情。」

「說！」

「殺了石老三。」

獨孤無名道：「三江知府師爺石老三？」

他頓了一下，又道：「石判官不是簡單人物，他也是深具武功的人。」

齊大妹子道：「不錯，人被稱做判官，這個人實在是個頭痛人物。」

獨孤無名道：「就事論事，顯然我吃虧很多。」

一笑，齊大妹子道：「這麼說來，你大俠是答應我的這件事了？」

獨孤無名道：「我說過，我吃虧。」

「我們有回報呀！」

「甚麼回報？」

「我們會盡全力繼續為你大俠打聽你要求的。」她笑笑，又道：「至少，你還是有希望的，是不是？」

獨孤無名道：「說，為何要石老判官死？」

齊大妹子道：「因為石判官可惡。」

「妳知道我的作風，我不殺無名之輩。」

「三江地方方圓千里，何人不怕石判官。」

「他是官府人。」

「他也把我的丈夫丘文山坑得殘在床上。」

獨孤無名道：「能在石判官手底下重生的人，你的丈夫也算命大。」

「所以我們一心要幹掉石判官。」

獨孤無名道：「三江知府的石判官死定了。」

齊大妹子愉快的拍巴掌，笑呵呵的道：「祇大俠你一句話，石判官的魂快出竅了。」

對兩個伙計呼叫：「快，把好菜炒幾樣送過來。」

不料，獨孤無名攔住了。

「不用，我祇喝酒。」

「我請客，又不用你花銀子。」

「我不在乎銀子。」

「那你為何拒絕？」

「我的妻兒未找到以前，我甚麼也吃不下。」

齊大妹子道：「唉，世上又很少像大俠你這樣關心妻兒的男人了。」

言下之意，她好像遇人不淑似的。

* * *

在襄樊西南方不足二百地有個大山頭，那也算大洪山的高峯，從山區往西行，有個地方叫「客店」！

名字叫客店不為奇，一條街上却沒有一家客店才叫人覺得好奇！

其實在「客店」不遠有一條大河；河岸邊倒是有一家頗具規模的野店！

雖然是野店，生意却非常興隆。

這地方也在大山邊，前有河後有山，景緻很美，有山林，有行舟，沿路不少行路人！

這時候已是過午快一個時辰了，每天在這一段時間，野店裏的老闆就會拿着睡椅往樹下一放，身邊一壺茶，閉上雙目養精神！

他現在沒有，因為他正忙着指揮幾個伙計，安排後院的幾間房，祇因為有要員今夜要在此過夜！

野店中的客人也寥寥無幾，這其間祇有一個看上去十分粗俗的漢子，靜靜的坐在一角！

這漢子已來了一天半，夜裏他也祇是坐在那兒喝着酒，他不需要伙計的侍候，祇要酒夠了就行！

有一把長劍擱在一邊，看上去蓬頭垢臉的樣子，令人覺得他根本就是個潦倒漢！

這樣的人物是引不起別人注意的！

這樣的人在那種年月裏祇有令人覺得他討厭！

如果套句俗語一句，正就是「人敬富、狗咬破」的時代，野店老闆就不會上前打個招呼！

野店老闆祇忙着準備迎接要員的到來！

幾個伙計從裏門洗擦到外間屋，桌椅板櫈也洗過，現在洗擦到粗漢的這張桌子了！

「老兄，你喝夠了沒有？」

「甚麼事？」

「如果你喝夠了，那就兩個山字疊一起，請出！」

「我是客人，你攆我走？」

那伙計道：「不是攆你走，咱們今午開始，店中不留客，接到通知，有官府要員要在此過夜，所以你得上路了，早走趕去小鎮上過夜吧！」

粗漢道：「如果我隨便要求個可以坐下來喝酒的地方，你們能方便嗎？」

伙計搖頭，道：「沒有！」

粗漢道：「也罷，你為我裝上五斤二鍋頭，我提了酒就走人！」

伙計把手一伸，道：「你一共吃了三斤半二鍋頭，再加五斤就是八斤半，這八裏八五八四十，一共就是十二兩銀子，你……」

粗漢自袋中摸出十二兩銀子，木然的擱在桌面上！

伙計道：「你不是窮光蛋，你有銀子！」

「我的銀子如果祇喝酒，足夠喝上一百年！」

伙計拿了銀子，道：「我去裝一袋，你老兄……」他看看粗漢，又道：「應該叫你一聲老弟台，因為我看我比你大！」

粗漢把酒壺湊在嘴邊喝起來，他好像很痛苦！

如果伙計知道面前粗漢的來歷，肯定會嚇個半死！

酒提過來了，伙計交在粗漢的手上，他還指着門口，道：「你可以走了！」

長劍挾在左脅下，粗漢把一頭亂髮猛往背後一甩，慢慢的往大門外走去！

他走到老闆的身邊，那老闆抛了一個白眼，對於粗漢喝了他十二兩銀子的二鍋頭，他帶着一副瞧不起的眼神，他祇是哼了一聲。

粗漢走到店門外，對面通往渡口的石路邊，有幾棵大樹，樹下放了幾塊石頭，想是天熱時候人們坐在樹下觀看河上風光的地方！

現在天有些涼，沒人會在這時候停留！

聽說有官府要員要來，許多行旅提早走了。

粗漢却在這樹下大石頭上坐下來，他很自然的看了一眼附近，彷彿祇要有酒吃便甚麼也不在乎了！

他，不是別人，「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是也！

算一算日子，他已離開了雲夢五天了！

獨孤無名趕來「客店」這地方也有兩天，他把大部份的時間逗留在這家野店！

獨孤無名在等一個人，一個他要殺的人！

這個人就是三江知府衙門中的師爺，那個人稱他判官的石老三！

判官，連厲鬼也怕的人物，就要打此經過了！

獨孤無名的消息也是由齊大妹子提供他的！

齊大妹子不能提供他妻兒的下落，但却打聽到是風月宮人下的手！

齊大妹子如果打聽石老三石判官的動向，那可就太簡單了！

獨孤無名得到了消息便趕來了！

現在，獨孤無名的長劍擱在一邊，他一邊看着河上行舟，一邊喝着酒，看樣子他比野店老闆樹下喝茶還自在。

＊　＊　＊

夕陽灑下一片金霞，不祇是照得河面上金星閃閃，也照得山上一片紅，那個喝了酒的人臉上更紅！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大車聲，那聲音聽起來鼓哩隆咚響，好像拉了很吃重之物一般！

抬頭看過去，一隊人馬過來了。

再仔細的看，前面祇有四個是官差打扮，另外四個可就不是了，各色衣服都有，那表示這四個人不是官府的人，因爲官府的人手中有刀，這四個人手中拿的是金刀與巨斧！

慢慢的，大車馳過來了。

前面八人騎大馬，雙轡馬車跟上來，大篷車上有聲音，聽起來叫人吃一驚，因爲車上傳出來女子的低泣聲！

車轅上坐了兩個人，其中一人身穿藍色長袍，頭戴一頂滾邊鑲玉帽子，雙目有神，嘴巴緊閉，偶爾還會發出一聲嚇人的冷笑！

有一把尺半長的銅骨扇子握在他的手中，他對身邊趕大車的吩咐：「把車趕到丁家野店門口，天黑了，今夜咱們住野店！」

趕大車的道：「師爺，咱們不進客店集嗎，你是師爺呀，客店地方必熱烈的招待的，這家野店既沒好吃又沒好住，不方便！」

「你懂個屁！」

趕車的涎臉一笑，道：「師爺呀，我小六子爲你老趕大車也有十年了，你老就是罵我小六子，我小六子也當是好聽的，你老指教，我怎麼不懂？」

「小六子呀，咱們車裏面是甚麼人？」

「杜家莊的姐妹花呀！」

「不就結了，她們姐妹是少主指名道姓要的人，可是她們哭哭啼啼怎麼辦？人多地多不方便，哭出麻煩怎麼辦？你擔待！」

「我擔待不起，今晚還是住野店！」

人馬大車馳過一片樹林邊，樹下有個漢子在喝酒，前面的八匹人馬未留意，大車上的石老三却對樹下的粗漢斜一眼，他好像要說甚麼，但一頓之間大車已馳過去了！

石師爺還回過頭來看那粗漢一眼，喃喃地道：「這個王八蛋好興緻，一邊喝酒看風景！」

一行人就在野店門外停下來，祇一看，嚄，老闆伙計站成排，全部換了新衣衫，好像是過新年一般！

每個人的臉上帶着笑還彎下了腰！

那胖老闆口中直叫喊，喊的可不是「歡迎光臨」四個字！

胖老闆口中喊的是：「爺們出外辛苦了，酒菜已備好等着啦，床上棉被換新的，點心茶水房間擺，管叫賓至如歸，服務完了不要錢！」

那年月，石師爺能到他這野店住一晚，那就已經給足了面子，誰敢伸手要他們的錢！

三個伙計，外加兩個女子，立刻間把客人們迎進屋子裏面來！

石老三吩咐胖老闆的家眷：「你們今夜別睡了，好生的守着杜家兩位小姐！」

杜家莊的姐妹長得美，方圓百里最出名！

出名是好事，祇不過有時候出名惹麻煩，有道是「人怕出名豬怕肥」，何況是女人太美惹禍殃，也不知道怎麼搞的，杜家姐妹的美名傳到劉大少爺耳朵裏去了。

劉大少爺者，三江知府劉平川的公子劉百忍是也！

劉少主一句話，石師爺便帶着他的人馬出征了！

眞順利，石老三一行到了杜家莊，嚇壞了杜家莊的人幾十口，聽說是知府派人來娶人，誰敢說個不字呀！

石師爺也不虧待杜家的人，聘禮是一張千兩銀票，他說得十分坦白！

「女兒不能白養，女兒養大總是要嫁人的，這兒銀子一千兩，足夠叫兩位老人家快活過日子！」

事情由師爺出馬，馬到成功，如今，石老三笑哈哈的走進了這家野店！

野店內老闆伙計忙歪了，又上酒又上菜，胖老闆一邊笑開了懷：「爺們還要甚麼，小店全力侍候！」

「後房沒有閒雜人等？」

「全部轟走了，不但無人，房間三害也除掉了！」

石老三道：「除三害？除甚麼三害？」

笑笑，胖老闆道：「就是那蚊子臭蟲跳蚤三害也！」

「娘的，夜來睡不穩，二天我揍你！」

「是，是，是！」

胖掌櫃一邊侍候着，三個伙計加上兩個女人，忙着侍候十個人，祇見除了兩個實在美的姑娘吃了幾口就不吃之外，另外八人吃得歡！

這其中四個人有來歷！

那個灰袍半百壯老人，兩邊鬢髮倒着長，一雙眼睛泛紅光，身邊放了一把刀！

若要問此老是何人，十年前漢江刀客就是他！

另一個是白衣書生模樣，看上去很斯文，其實他又不像是書生，書生是不會在腰上掛着一把刀的！

如果他不帶刀，別人就會把他當成斯文之人了！

他可不是別人，三江幫大殺手古月文就是他！

還有兩個持巨斧的壯漢，他們都會在桐柏山上混過一段草莽歲月！

兩個雖然拿的是巨斧，可是一個短來一個長，這表示他們的殺法不一樣！

另一桌上是衙門捕快，四把腰刀擱一邊，四個人舉杯喝起來！

吃着，石師爺對身邊胖掌櫃道：「店門關起來，別讓風砂吹起來！」

胖掌櫃忙奔跑，三步跳到大門下，張開雙臂去關門，他突然一瞪眼：「你……走走走！」

是的，門下站了一個人，天色已灰慘慘，這人站着沒出聲，嚇了胖掌櫃一大跳。

胖掌櫃看清是那粗漢之後，他立刻下了逐客令！

不錯，獨孤無名來了！

「你叫我走？」

「不是叫你走還是叫我走！」

「我也是客人呀！」

「喂，你怎麼不長眼睛看清楚呀，官家呀，今晚官家住在我店中，別的客人都走了，你怎麼又回來！」

「回來找個人！」

「我這兒沒你要找的人，走開！」

如果再不走，這走開二字就會合爲一個字，合成一個字就是「滾」！

獨孤無名把手一指，他指向了屋子中央坐的師爺石老三，道：「我來找他！」

胖掌櫃回頭看，桌上幾人都瞪眼！

「誰？」

「他！」

老闆半帶火的道：「你別是在唬人吧！」

獨孤無名手一推，胖老闆幾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喂，你這人！」

獨孤無名已指着石老三，道：「姓石的，我在河邊等你，你不會裝孬不來吧！」

他撂下了這幾句話，人已回身往河邊走去！

他這是叫陣，江湖上有這麼一招，這表示，如果對方自以爲人物，他就會單刀赴會！

石老三是不會單刀赴會的，他對坐在一邊的老者道：「那來的窮酸傢伙！」

那半百老者立刻明白，石師爺這是派他出馬了！

官場久了的人都體會出這種場面，也就不用明說了。

嘿嘿一聲笑，猛的一口喝乾杯中酒，然後老者紅着雙目站起來！

石老三笑笑道：「我爲張兄斟上酒，桐柏山的張放張大哥許久未出刀了，怕不刀已生了銹……哈……」

「師爺，要不要見人頭！」

「去吧，把兩隻眼珠子弄來，咱們泡酒吃！」

這比之提個血淋淋人頭回來叫人噁心好多了！

老者張放咻的一聲拔出一把金刀，刀鞘未帶，他拎了金刀往外走，帶着幾聲嘿嘿笑！

「喝酒，喝酒！」

石老三一副篤定的舉杯，大伙一齊舉杯，對面坐的書生模樣古月文很不愉快的猛喝一口酒，露出一副要找人打一架的姿態，看在石老三的眼中，他笑了！

「古老弟呀，殺雞焉用牛刀，喝酒喝酒！」

石師爺顯然以爲古月文的功夫比之張放的高！

果然，古月文笑了！

＊　＊　＊

「噫，你怎麼來了，石老三爲甚麼不來！」

「師爺不屑於出手，張大爺出刀足夠了！」

「我們有必要互殺嗎？」

「祇你這狗東西掃了師爺的酒興，就已是罪該萬死！」

「你還是回去，叫石老三出來！」

「師爺不來，師爺有交代！」

「甚麼交代？」

「取下你兩隻眼珠子，拿回去泡酒喝！」

「我的眼珠子？」

「你有眼無珠，小子！」

他怎知對方何人呀，他見對方祇是在左脅下挾了一把十分不起眼的長劍，沉嘿一聲，金刀已往對方的頭上削砍過去，形勢上那是一刀要人頭落地的絕殺！

長劍未拔，身子暴閃，獨孤無名的身子貼着敵人的左側疾閃，右手反扣敵人右腕抓了個正着！

獨孤無名順勢上拋，張放的身

子不由自主的頭下足上飛起三丈高下！

張放的刀掉了，當他快要落地的刹那間，忽覺雙目刺痛，而且是錐心的痛！

「哎呀！」

張放大叫，他已甚麼也看不見了。

失去了兩個眼珠子，他才是眞正的變成了有眼無珠。

張放拔身亂撞，嘩啦一聲跌入河中去了。

獨孤無名的手上握了兩粒眼珠子，他又走了。

長劍仍然挾在他的左脅下，他走地有聲。

客店內，門又開了，是伙計開的。

門才剛開，兩粒東西已落入石老三的酒碗中，激起了酒滴飛濺。

「你喜歡吃的眼珠子，快吃吧，我在河邊等你。」

獨孤無名抛下這幾句話以後，人已往河邊走去。

野店中的人立刻沉寂了。

野店中的老板與伙計更是嚇得嗦嗦發抖。

就在一窒間，古月文站起來了。

「師爺，張老頭自以爲了得，他是大意失荊州，我去會一會這可惡可厭的王八蛋！」

石老三道：「你如果把他的一雙手砍下來，帶回屋子裡，回到衙門我封一千兩銀子送你！」

「哈……」古月文提刀走了。

這位三江幫大殺手，還在另一手上扣了一把鋒利的刀，他的臉上一片肅煞。

古月文殺人的時候就是那種模樣。

古月文的輕功不錯，他出門就展開身法，不多久便發現河邊站了個漢子。

「王八蛋，古大爺來侍候你了。」

獨孤無名却淡淡的道：「你要殺我？」

「王八蛋，你殺了張放？」

「不是我，是石老三殺了那老者！」

「放屁，師爺坐在客棧吃酒，他怎麼會殺人？」

「我叫石老三出來，石老三不來，却派個不相干的人出來，這不等於是石老三害了他？」

『娘的，你也把古大爺送上路吧，我的兒！』

獨孤無名淡淡的道：「你難道也奉師爺的命前來？」

「你的手太賤了，不該挖出張放的眼珠子，師爺的交代，兒，你小心你的手臂吧！」

獨孤無名雙目一厲，道：「滾，少來惹我！」

「殺！」

古月文刀走一半，左手短刀後發先至，一點寒芒已快扎中獨孤無名的眉心了。

眞叫玄，只見獨孤無名疾甩頭，左手未動，右手已側旋中握住了古月文的握刀右腕，順勢反臂疾壓，卡察一聲起處，血光迸現。

「噢唷！」古月文的刀斬斷了自己的手臂。

好一條手臂一尺長，掉落在地上。

獨孤無名冷厲的猛一推送，古月文的身子已往河中跌落過去，嘩啦一聲，一片血水濺得高。

獨孤無名彎身拾起那條斷臂，

他大步走向野店。

他走得十分火，十分的激動，因爲石老三不出來，害了兩個不相干的人。

要知道獨孤無名是不會輕易殺人的，尤其是要他出劍更不可能，這就好像一位名人畫家一樣，他們的字畫是需要花銀子的。

獨孤無名也一樣，叫他殺一個不相干的人，那太無聊了，白幹一場沒銀子。

他已經白幹兩次了，他當然發火。

於是，他又走到到野店門口。

於是，野店的門又被一個吃驚的伙計拉開了。

獨孤無名把一條斷臂抛過去，他厲叫：「石老三，你莫非怕死？走，我在河邊等着你！」

獨孤無名回身就走，走得咚咚響。

屋子裡的人們臉色也變了。

屋子裡只有兩人臉現微笑。

杜家莊上的兩個姐妹微微笑，帶着淚眼在微笑。

石老三一動也不動，他露出個鄙夷的笑。

一邊，兩個拚命的惡狠狠站起來了。

石老三道：「程千里、程百里呀，你兄弟二人辛苦這一回，我等着爲二位兄弟慶功！」

持長斧的是老大程千里，他重重的道：「那小子太囂張了，看我兄弟取他的命！」

這一回石老三還站起來相送，送到了店門口……

猛回頭，石老三吩咐四名捕快。

「你們記住，萬一不幸，你們立刻出刀，殺了她姐妹二人，至於他們……」

石老三惡毒的看向三個伙計兩個女人，外帶那位臉色蒼白的胖老板。

胖老板噗通一聲跪在地，作揖叩頭，道：「石大人，你行行好，

咱們已經盡力招待了，千萬別殺人吶，師爺！」

石老三嘿嘿直冷笑，雙目遙看屋外面。

一時間，這家野店上充滿了陰森森的殺機。

一時間，人們好像定住了。

＊　＊　＊

河岸邊也有人站得穩，那人就是獨孤無名。

此刻，程家兄弟二人持斧奔來了。

程千里當先開口駡：「狗東西，你好大的膽子。」

程百里也叫：「哥，少同他囉嗦，砍了他。」

獨孤無名道：「我並未惹你們呀，我只叫石老三，怎麼你們甘心爲他而戰，死的又不會是石老三！」

他頓了一下，又道：「二位，你們請回去，沒有你們的事！」

程千里道：「叫爺們回去？行，帶着你的人頭回去，個狗東西，你還不拔劍。」

獨孤無名道：「我出劍是要銀子的，換句話說，我爲出銀子的人出劍，我爲甚麼對你們出劍？」

「殺！」

程千里尚未劈砍，程百里早已忍無可忍的揮起手上短斧而上。

程千里見兄弟撲擊，他也不多口了。

「你吃老子三斧頭。」

兩把斧頭遠劈近砍全有了，氣勢上實在是嚇人一大跳，因爲斧頭沉重，却帶着咻聲。

獨孤無名的身法出人意料。

獨孤無名仍然未拔劍，而劍仍挾在左脅。

眞玄，只見他一頭撞入程千里的懷裡，當程千里的短斧狂妄的砍下來，獨孤無名的右手已抓牢了程千里的斧頭一端，他加力往上一送間。

「卡察」一聲響起，血光迸現。

「唔！」好沉悶的一聲低呼，程百里的短斧砍斷了程千里的斧把，他的短斧餘力仍在，正劈在程千里的頂門上，活生生把他哥砍死在地。

程百里厲叫一聲：「哥！」

他抛下了短斧上去，抱緊了老哥又大叫：「哥！」

立刻，程百里扛上了流血的老哥，發足狂奔而去，他穿入山林不見了。

程百里至少算是保住一條命。

現在，獨孤無名又走了，走向野店。

他剛到門口，只見野店的門是開的，石老三，這位人稱石判官的三江知府衙門的師爺，正當門而立。

獨孤無名走過去，他忿怒的叫道：「可惡的東西，你害了他們三個人！」

石老三淡淡的道：「你，是不是杜家莊買的殺手？」

他回身，手指屋內，又道：「你看清楚了，你如果對本師爺出劍，她姐妹先死。」

獨孤無名道：「你無恥！」

「我形勢所逼。」

「我却並非受僱於杜家莊！」

「甚麼？你不是杜家莊的殺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說，誰僱你的？」

「基於職業道德，我不能說。」

「那麼，她姐妹必死！」

「你想以她姐妹脅迫我放你生路？」

「不錯！」

「如果我說出是何人要取你的命，你還會對她姐妹下毒手嗎？」

「你說，是誰！」

獨孤無名道：「丘文山。」

石老三一聽，大吼一聲衝天駡：「他娘的，包打聽丘文山呀，這個王八操的東西，爲我辦事他也要銀子，而且一個鏰子兒都不少要，一件消息他索一千兩，他索便索吧，娘的他還加上幾句風涼話，說我的銀子容易，三言兩語就是好幾個，我不收拾他才怪。」

一聽之下，獨孤無名便明白了。

石老三又吼道：「我請人廢了他一身武功外加兩條腿，他却不知回報，他沒想，我若叫他死，他早死了！」

獨孤無名道：「你可以放了杜家姐妹了吧！」

他的聲音，屋子裡的人聽見了。

四個捕快發了呆，石老三突然發難。

鋼骨扇疾點過去，中途撒出一片藍汪汪的淬毒索命銀針，只因爲他人稱判官。

石判官出手就索命，別說是一片數十根銀針，便是中上三兩根，這人便也完了。

於是，獨孤無名出劍了！

那是一道銀幕，由他的長劍佈出一道似銀河般的薄幕，那麼流飛中便把一片藍芒吞噬得無影無踪。

當第二劍再現的時候，石老三石師爺的人頭「咚」的一聲滾在地上。

好一股鮮血往外流着，嚇得胖老板喃喃似夢囈般：「不得了，殺人了！」

獨孤無名收劍，他跨入大門，四個捕快忽然發一聲喊，一齊舉刀殺過來。

（未完・二）

神劍

上文提要：龍潛從兒子龍三老實告訴他的話中已覺悟到武林中有一股暗勢力在興風作浪，若是龍三不受石擊天與金羅漢唆擺去劫唐耕心的鏢，也許一連串的不幸不會發生，而龍潛竟然也知有「天上人間」……燕子飛脅持顏鳳妮，但也尊敬她，便帶她去偷看火谷老人指導徒弟剖解死太乙眞人，以醫學角度講解武功法門，二人救走了他們欲活生生剖解的李天佐……



疲於奔命尋聖藥　心急欲解腐血症

唐耕心把有布罩的大鳥籠放在桌上。李天佐道：「唐老弟顏老弟，燕少俠說，丟失的珍藥他來張羅。」

顏學古道：「那太好了！燕少俠要去找火谷老人要藥？」

燕子飛道：「不是要，必須偷！」

顏鳳妮道：「你不是說他是你的義父嗎？」

「是的，那不過是上面在利用他，使我們的關係拉近，因為火谷老人不但醫術精湛，武功高。」

顏學古道：「燕少俠何時能弄來珍藥？」

燕子飛道：「如果順利，十天內可以到手。」

顏學古道：「怎麼樣才算不順利？」

燕子飛道：「火谷老人是頭老狐狸，如他猜出這次救李大國手的內應是我，我一回去，他必會提高警覺。」

顏學古道：「的確如此。」

燕子飛道：「如果他身邊有幾個高手就更麻煩！」

顏鳳妮道：「這麼說，你毫無把握了？」

「也不能說毫無把握！」

李天佐道：「事不宜遲，燕少俠有救人之心，那就立刻起程吧！」

「當然，只不過爲了安全，最好派一位高手協助小弟。」燕子飛道：「請問，三位的身手哪一位最高？」

李天佐道：「以前當然是唐少俠最高，在目前……」

唐耕心道：「學古的身手最高。」

燕子飛道：「只不過依我看，還是唐大哥最高，我希望和身手最高的同行，心裡也踏實些！」

顏學古道：「唐子，你就偏勞一下吧！」

唐耕心自然不能推辭，立刻和燕子飛離去。顏鳳妮道：「哥，我有點不大放心！」

顏學古道：「妳不放心甚麼？」

「我總覺得這個人未必可靠，卻又說不出哪裡不可靠？」

李天佐道：「有甚麼依據，以爲他會對小唐不利？」

顏鳳妮道：「假如他對我有甚麼野心，耕心哥不是他的情敵了？」

李天佐道：「妹子，這一點妳放心，他對妳沒有野心。」

「李大哥那麼肯定？」

顏學古道：「小妹，天佐說的沒錯。」

顏鳳妮道：「二位怎知他對小妹沒有私心？如無私心，他劫走我，說是要爲我治病，又說只有在

他身邊才安全，這是爲了甚麼？」

李、顏二人互視一眼，都不出聲。

「哥，你並沒有把握，你放心唐耕心在燕子飛身邊？」

「小妹，我放心！」

「爲甚麼？」

「因爲一旦唐子有危險，燕子飛會盡一切努力保護他的！」

「這樣我就不明白了！」

李天佐道：「鳳妮妹子，妳不明白就暫時彆幾天吧！反正事實可以証明。」

顏鳳妮還要辯，忽然噁心而嘔吐起來，顏學古道：「小妹，你的腸胃不好，有名醫在身邊，爲甚麼不……」

李天佐道：「也不必開甚麼方子，過些日子就好了！」

顏學古道：「小妹的身子弱，還是治一下比較好。」

「好吧！待會我爲她弄點整腸健胃藥……」

二人來到屋外，李天佐道：「學古，有件事我必須馬上告訴你。」

「是不是鳳妮的病又有甚麼變化？」

「不是。而是她和唐老弟的事……」他說了鳳妮求他安排，萬一不治，也好爲小唐留下個孩子的事。

顏學古木然不語，顯然並未十分贊成這件事。

「學古，當時我並不十分同意，可是我不能拒絕。」

「李兄，唐耕心不知道這件事，你不以爲很不妥當？萬一耕心的情感另有發展，置小妹於何地？」

李天佐道：「小唐的爲人我很清楚，他不是到處留情的人。至於和連蓮那一段，你是知道，那絕不能怪他。」

顏學古道：「當然，因爲舍妹結識唐子較晚。」

李天佐道：「雖然較晚，鳳妮付出愛心的方式却十分深切，甚至可說十分激烈，就以她喬裝一個小女人賺舍弟李天佑來說，即爲一例。」

顏學古道：「李兄，這次耕心回來，你看是否應該把此事揭穿？」

李天佐道：「當然可以！」

顏學古道：「李兄以爲耕心必會有甚麼反應？」

李天佐沒有出聲。顏學古道：「他會不會有被愚弄的忿慨？」

「這一點不無可能，只不過，和他已有夫妻之實的人是鳳妮，他又能如何？」

顏學古道：「李兄打算如何說明？」

李天佐道：「在下自然要把撮合他們的責任和最初的構想都攬到我自己的頭上來……」

「李兄……」顏學古抱住了李天佐激動地道：「謝謝李兄，設想週到，也給小妹不少的面子。」

李天佐道：「也只有這樣，小唐既不能深責在下，他更不能怪鳳妮，使鳳妮變成一個由我自作主張，撮合他們的婚姻的被害者。」

顏學古喟然道：「這對痴情敦厚的連蓮是不是不太公平？」

李天佐點點頭，停了一會，道：「要是鳳妮接受連蓮，而連蓮對這事也不介意的話，也可能有個頗爲差强人意的收場。」

顏學古微微搖頭，道：「連蓮外柔內剛，被小妹捷足，她是否會耿耿於懷？」

顏學古的想法頗有見地，連蓮的確有一種失落感，儘管她同情鳳妮。此刻她一個人落寞地遠遠離開鳳妮的住處，希望走得遠遠的。

這能怪鳳妮嗎？也許她拖不過一年半。

能怪唐耕心嗎？在某一方面來說，他是個被愚弄者，儘管誰都不能怪，連蓮却又以爲這有點不公平。

在逆旅中遇上故交，儘管她的心情不好，總算一件喜事，她在一家飯館用膳，莫、冷二人走了進來。

他們已是好友，同病相憐。他們已有默契，直至找到連蓮或顏鳳妮，他們才分手。

現在找到了連蓮，冷雪舫很識趣，道：「傳芳兄，我要和你分手了！」

「慢着！」莫傳芳雖高興終於找到了連蓮，而且她的身邊也沒有唐耕心在，却也爲好友難過。他道：「雪舫，也許連姑娘知道鳳妮姑娘現在何處？」

「對，問問看！」二人走近連蓮桌邊，她才發現了二人。莫傳芳道：「連蓮，我發誓要找到妳！」

連蓮道：「找到我又如何？」

莫傳芳道：「找不到妳，我甚麼事都不想作。」

連蓮暗暗一嘆，這口氣和以前的唐耕心差不多，自他有了鳳妮，就沒有這麼熱情了吧？其實也不盡然，只不過在大蝙蝠失落而被誣栽之後，唐耕心對她的態度很不好，這使她十分難過。

別人可以不瞭解她，唐大哥居然也會以爲她是偷蝙蝠賊。然後，她知道唐大哥和鳳妮已有了夫妻之實，心情又有改變了。

雖然男女間不可用「一手貨」或「二手貨」來比喻形容，這「一」與「二」之間的差距却是很大的。

連蓮向二人招呼，因爲她和冷

雪舫也算是師兄妹的關係，她對師伯「逍遙叟」蕭笠頗爲敬重。

連蓮叫伙計添了杯筷，又叫了酒菜，冷雪舫舉杯道：「莫兄，我敬二位一杯，爲二位的重逢致賀。」

莫、連二人飲了酒，莫傳芳道：「連蓮，我相信妳一定知顏姑娘在甚麼地方？」

連蓮忽然嘆了口氣，道：「算了，何必呢？」

莫、冷二人一怔，莫傳芳道：「連蓮，冷兄和我一樣，非常認眞，甚至執着，妳怎麼……」

連蓮無法啟口，她如何說出鳳妮有絕症？又如何說出鳳妮和唐耕心已有夫妻之實，可是不說而讓冷雪舫痴戀下去，明知必然落空，又於心不忍。

她的師門之人除了大師兄辛南星之外，再也沒有她喜歡的人了，但對冷雪舫的印象還不錯，她道：「有些事，只能點到爲止，冷師弟你會原諒我的。」

莫傳芳却以爲讓冷雪舫和鳳妮接近，對連蓮是有益無害的，他道：「連蓮，妳要把話說清楚。」

連蓮喟然道：「好吧！我告訴你，鳳妮目前的身體不好，而且有唐大哥在她的左右……」

冷雪舫道：「即使如此，我也要見她一面，她在何處？」

連蓮道：「她住在一個村莊民房內……」她說了那鄉間小屋，她離開時，鳳妮還在那兒，她當然不知道鳳妮已在燕子飛身邊了。

冷雪舫眞絕，立刻告別二人離去。

「連蓮，我看得出，妳對鳳妮的近況似乎知道得更多，但妳沒有說出來，似乎鳳妮有甚麼不對勁……」

連蓮道：「如果是以前，也許我會高興，但現在我想起來就不免爲她流淚，當然，也爲我自己流淚！」

「也爲妳自己流淚？」

「是的，這件事你最好不要問。」

「好，我不問，但至少妳該告訴我，鳳妮發生了甚麼不幸？」

連蓮沉默了一會，道：「她有絕症！」

莫傳芳陡然一震，吶吶道：「這怎麼會？她不像有絕症的樣子，會不會是她要妳說謊，讓冷兄知難而退？」

「不是，她的確得了『腐血症』，據名醫估計，找不到靈藥，至多再活一年半。」

「一年半……一年半……」莫傳芳失神地道：「這對顏姑娘太不公平，對於冷兄太不公平了！」

連蓮道：「世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造物者是個獨裁的神，不能反抗，必須逆來順受。」

「妳是說無藥可治？」

「有藥也等於沒有藥。」她說了五靈脂、紫參及上好的藏紅花等珍藥，以及找藥的經過。

莫傳芳心想顏鳳妮有絕症，正是連蓮的大好機會，她爲何遠遠離開了唐耕心？連蓮不說原因，他是不會猜到的。

「莫非妳要去找那種大蝙蝠？」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遇上了，當然要捉一隻。」

「連蓮，如未遇上我們二人，妳要去何處？」

「我也不知道……」

莫傳芳相信，她必然在唐耕心處受了委屈或冷落才會如此，以前她不是這樣消極的。他當然暗暗高興。

在此遇上連蓮，他以爲這是天助。

飯後二人落了店，包下了一個跨院，一進東廂，一住西廂，然後連蓮在洗澡，此刻莫傳芳爲自己及連蓮洗襪子，洗好兩雙要晾起來，在浴室後面，他發現有人窺浴。

非但窺浴，此人還在邊窺邊畫，莫傳芳不由既怒又驚，他決心要生擒此賊，就不出聲，悄悄掩近。

此人能在此窺浴而不被連蓮看到，身手自不會差，只是聚精會神地繪畫，分散了精神而未發現莫傳芳。

莫傳芳到了此人的左後側，甚至看到了他畫的是連蓮的裸體像，只用一支炭筆，而畫得如此快速，勾勒出女人線條的凸浮有致，這眞是少見的事。

那時只有工筆或寫意，像這種速寫，一二十筆就能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體，自然令人意外驚奇了。

因爲這是一種反傳統的畫風。

莫傳芳出手如電，把畫奪了過來。

這人大吃一驚，看年紀約三十左右，面孔陌生，立刻向莫傳芳攻出凌厲的一招，莫傳芳左手拿着一張畫，自然吃虧，被逼退了兩步。

此人再攻出一招，莫傳芳道：「賊子，你是哪一派的？看你的路子似乎相當陌生。」

浴室內的連蓮本已洗好了，聽到呵斥及打鬥聲，匆匆穿上衣衫趕到，道：「傳芳，怎麼回事？」

莫傳芳擲出那幅畫道：「此賊在後窗外窺浴，且一邊繪妳的出浴圖……」

連蓮一看，不由臉紅，不過她也十分驚異，這人居然能在窗上小孔窺伺之下，不過一二十筆就勾勒出如此逼眞的胴體，她以爲很像她，也極傳神。

連蓮正要攻上，此人和莫傳芳打得激烈，似乎不在莫傳芳之下，也許是無心戀戰，並非怕連蓮加入，一個倒縱就越牆而出。

看此人的輕功就知道不是等閑之輩，莫傳芳追出，此人已經去遠了。

連蓮居然沒有撕掉這張人體畫，原因是此人畫出了她的胴體上的優點。她從不以爲任何其他人能在極短時間內畫出這麼傳神的人體畫來。

她以爲此人固然可惡，但繪藝却很了不起。

她欣賞自己的胴體，不忍釋手，大概就是顧影自憐吧？

「連蓮，那幅畫可不可以送給我？」

「不可以！因爲這是一張裸像，雖然尚未完成，大體上的輪廓都已具備。」

莫傳芳有點失望，連蓮道：「你已經看過了！」

「是的，但也只是驚鴻一瞥而已！」

「驚鴻一瞥也是看過了！」

莫傳芳道：「那裸像在我的心目中是聖潔的。」

連蓮道：「在一個男人欣賞這種畫的時候，他的目光和思維絕對不是聖潔的。」

「連蓮，我也沒有說我是聖人，不是凡人。」

連蓮道：「我還是把它撕了吧……」她眞的撕了。她知道莫傳芳有多麼心疼。

連蓮道：「你能不能猜出，此人是甚麼來路？偷畫我的人體目的何在？」

莫傳芳道：「此人是甚麼路子，我當然猜不出來，但猜想他繪妳的人體像必是奉命行事。」

連蓮道：「如果是以前，我會懷疑此人是不是龍三派來的，現在我不會如此想了！」

「爲甚麼現在不會？」

「情勢有了很大的的變化。」連蓮道：「第一，龍三已不敢再弄些女人到山寨中胡來了，因爲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爲他弄女之事已被家師知道了！」

「石、金二人不是龍潛的好友？」

「人心難測，石、金二人已被發現是製造武林敵對糾紛之人，心懷叵測，據說冒潛龍堡之人到少林、武當等大門派去施襲的，就是這兩個人和他們的部下。」

莫傳芳道：「這太可怕了！令師已經知道了？」

「是的，是大師兄辛南星告訴我的。」

＊　＊　＊

唐耕心和燕子飛去找火谷老人，一路上燕子飛對唐耕心十分殷勤。

吃飯時唐耕心不動筷他絕不會先動，唐耕心沒有先放下筷子，他絕不先放下。

飯後一定會送上牙籤，也會端上茶水，唐耕心道：「燕少俠，這太不敢當，你我同輩，以後不可如此！」

燕子飛道：「李大哥，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尊敬你，佩服你，如不要我這樣，我會很失望的。」

唐耕心道：「我這人平平凡凡，有甚麼值得佩服的地方？」

燕子飛虔恭地道：「唐大哥不畏强敵，居然敢和潛龍堡的人正面對抗，換了別人，避之猶恐不及，此其一，如果唐大哥不是一位正人君子，武林豪俠，鳳妮姑娘又怎會冒險誘殺李天佑爲大哥報仇？連姑娘又怎會背叛師門，不顧一切地和大哥在一起？」

「不要說了！」唐耕心揮揮手道：「不提此事還好，提起這些事，使我無地自容……」

「唐大哥何出此言？」

「嗨！你不知道，我對不起連蓮。」

「爲甚麼？唐大哥絕不是薄情之人。」

「雖是誤會，却也是我的錯。」他說了大蝙蝠丟失，在連蓮屋中發現，當時不知有人栽贓而對她的態度十分惡劣的事。

燕子飛道：「唐大哥，我相信連姑娘一定能原諒你的。」

「有所謂，傷人不傷心，傷樹不傷根，嗨……」

「唐大哥，洗澡水我已經爲你準備好了！」

「子飛，不要這樣，我擔當不起。」

「唐大哥一定要斤斤計較這些，那就是瞧不起我。」

唐耕心去洗澡，他覺得燕子飛這人很熱情，這個人應該是個心地很不錯的少年俠士，但他的來路却是個謎，僅知他和「人間天上」有關還不夠。

快洗好時，他隱隱覺得後窗中有隻眼睛在窺伺，他的警覺性很高，沉聲道：「甚麼人？」

後窗外那隻眼不見了，他匆匆穿衣，又喝問了一聲，道：「甚麼人在後窗外窺浴？」

這工夫燕子飛在前門外道：「唐大哥，甚麼事？」

「後窗外有人窺浴……」

「有這回事……」不一會後院中傳來燕子飛的斥呵聲：「站住！別跑，妳跑不了的……」似乎燕子飛去追這人了。

唐耕心穿好衣服來到後院，不

久燕子飛越牆而入，道：「唐大哥，眞奇怪！好像是個女人。」

「女人？這怎麼可能？」

「不但是個女人，還可能很年輕，絕不超過二十二三歲！」

唐耕心道：「這就怪了！女人窺浴？」

燕子飛道：「看後影有點像……」

「像誰？你自管說！」

「算了！唐大哥，過去就算了！」

「子飛，你最好說出來，但如未看清，最好也不要撲風捉影。」

「不會的，唐大哥，我對她是相當熟的。」

「那就說出來吧！我不喜歡吞吞吐吐地。」

「唐大哥，我看她的側影和後影很像石綿綿。」

「是她？石綿綿會是這種女人？」

「唐大哥，石綿綿的花梢很多，這可能和她的家敎有關，正是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就以石擎天之徒裘培元來說吧！據說有一次連姑娘落入石綿綿之手，石綿綿應裘之要求，要送給裘糟蹋，後被朴覺曉所救。唐大哥，這種人會作不出窺浴的事來？」

唐耕心也知道這些事，那是連蓮與顏鳳妮建交後對顏鳳妮說的，顏鳳妮又告訴了他。

因此，石綿綿雖也救過小唐，他對她總有戒心。

想想女人窺浴，除了石綿綿，實在想不出別的人來。

唐耕心道：「她怎麼會是這種人？」

燕子飛道：「她和顏姑娘比，自然就不成了！」

唐耕心道：「她和連蓮比也不成，相差太遠。」

「至於連姑娘，我就不敢太恭維了！」

「怎麼？你瞧不起連蓮？」

「不不，我怎麼會瞧不起她，祇不過……祇不過……」

「怎麼哩？有話爲甚麼不乾脆說出來？」

「好好！大哥，你永遠是對的，祇不過小弟怕你生氣，我發現連姑娘也住在這鎮上，而且和莫傳芳在一起。」

「那有甚麼關係？武林兒女，可沒有那些忌諱！」

「唐大哥，如果是規規矩矩地來往，那當然沒有甚麼，可是他們並不能算是規矩。」

唐耕心道：「我不信連蓮會有甚麼不規矩的舉措，我對她有信心！」

燕子飛低頭不語，唐耕心皺皺眉頭道：「子飛，你不是說她不規矩嗎？怎麼又不說了呢？」

「唐大哥，我很後悔說了這件事……」

「你這個人怎麼如此婆婆媽媽？」站起來要出屋，燕子飛吶吶道：「唐大哥，我說就是了，請您先看看這箇！」

唐耕心回頭望去，祇見他自袖內取出一個紙卷展了開來，遞向唐耕心，唐耕心道：「這是甚麼？」

「大哥你看嘛！」

唐耕心接過看，臉色驟變，道：「我就知道，你不是個正里八經的人，這是不是連蓮的裸像？」

「是……是的，唐大哥！」

「你是甚麼時候人偷繪的？」

「唐大哥，你以爲我是這種人嗎？我能繪出這麼傳神的裸體嗎？」

「不是你畫的？那會是誰？」

「是莫傳芳……」

「是他？」唐耕心臉色微變，道：「這是莫傳芳畫的？」

「是啊！怎麼？大哥你以爲是我繪的？第一，我沒有這份本事，再說，連姑娘怎麼可能赤裸不動讓我爲她畫像呢？」

唐耕心道：「既然不是你畫的，此畫又怎會到了你的手中？」

「大哥，我知道，鳳姑娘和連姑娘在你的心目中幾乎不分軒輊，因爲她們的條件也的確不差，也正因爲如此，我希望知道到底哪一位更好些？因爲大哥將來不大可能兼容並取，一箭雙鵰，當時暗中發現他們在畫這種像，我很氣憤，本要回來請大哥去看看，又以爲不妥，所以乾脆把此畫偷來給大哥看看。」

唐耕心目注裸畫不出聲，無論如何，畫藝是很高明的，這種有別於傳統丹青的畫技，令人視野一新。

「大哥，撇開其他不談，這人的繪畫技藝非凡，而連姑娘的身段，也是萬中選一的了！」

「未必有那麼好吧？」

「大哥以爲連姑娘的胴體哪個部位，尚未臻理想？」

「子飛，以你看，有沒有缺點？缺點在哪裏？」

「大哥，幾乎沒有缺點！再說小弟怎可批評未來的大嫂的胴體？這……這怎麼可以？」

「子飛，你以爲在莫傳芳爲她繪了裸像的情況之下，她還可能是你未來的大嫂？」

「這……這的確不大可能了！大哥，小弟斗膽說一句，如果腿稍長些而腰再少許高些會不會更完美？」

「啪」地一聲，唐耕心拍了他的肩胛一下，道：「你說的一點不錯，還不是十全十美，高腰長腿才是女人的典型身材……」「刷」地一聲，他把畫像撕了。

「大哥，撕了多可惜？」

又撕了幾下丟在地上，燕子飛不敢再說甚麼，洗澡去了。唐耕心忡怔了好一會，仔細想想，自己有甚麼資格怪連蓮，人家好端端地被誣爲偷蝙蝠賊，爲了他，背叛了師門，他給了她甚麼安慰？

「大哥……大哥……」燕子飛在浴室內呼叫着。

「甚麼事？」

「偏勞一下，把小弟的內衣褲遞進來……」

唐耕心推門遞進衣褲時，目光由散而聚，凝定在一個胴體上，燕子飛在池外擦身，這是個側後影，削肩、細腰、臀部豐隆而上翹，雙腿修長而有無骨感。

普通男人的腿是不會沒有骨感的，但也有極少數的例外。

唐耕心幾乎以爲這就是剛剛看過畫上連蓮的胴體。但這胴體却是高腰長腿，且肌理細膩，膚白如脂。

唐耕心遞過衣衫就退了出來，似乎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剛才看到的不是女人的胴體而是個男人。

燕子飛當然不是女人，他怎麼會有個比女人更女人的胴體？至少他曾看到過燕子飛站着小解，絕對是個男人。

「呸呸呸……」他自責地揮揮手就上了街。他不再去想燕子飛，却不能不想連蓮和莫傳芳。

可惜未問燕子飛，莫、連二人住在哪家客棧？

他在街上徘徊着，說不出此時的心情和感受，畢竟他和連蓮是最早定情的人。

裸體讓一個男人畫像，這麼做太大膽了，簡直能嚇壞道學先生。但是，如果男女間的情感到了某種程度，似乎又不能大驚小怪了。

其實他逐家客棧去問，一定能找到連、莫二人，但他以爲，那樣等於破壞人家。

「大哥……大哥……」燕子飛追了出來，道：「洗完了澡不見了你，知道你上了街，小弟就陪大哥逛逛。」

「其實也沒有甚麼好逛的，明天要趕路，我們回去吧！」

唐耕心故作坦然，內心却極不平靜，掉頭返回客棧，夜裏他發現燕子飛爲他蓋被子，而且那表情很難形容。

小唐突然心中一動而有所悟解了。因爲男人與男人建交，不是那樣的，燕子飛對他的溫順及體貼頗怪，頗像異性的風格。

想到這一點，他就睡不着了，他不能和這個人在一起。但是，在目前，祇怕唯有他才能弄到治病的靈藥。

不管唐耕心內心有多麼不痛快，還是要忍，不能拂袖而去，他要設法盡快使燕子飛弄到靈藥。

由此推斷，那張裸畫是不是連蓮的，那就大有疑問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床，燕子飛早爲他端上了洗臉水，他洗了臉，早點也送了來。二人用早膳時，小唐道：「子飛，你是不是已經有了周密的計劃，能弄到靈藥？」

「大哥的事就是小弟的事，小弟已有周詳計劃，自會盡力而爲。」

「你要到『火谷老人』處去偷？」

「是的。但願他不知救走李天佐的人就是我。」

「大約幾天可以辦到？」

「三天以內即可，如超過三天，反而不妙了！」

唐耕心道：「在四川青城他的火谷老巢中，是否還有這些靈藥？」

燕子飛道：「據小弟所知，他都帶到中原來了，留下的固然不少，也都是一些不太珍貴的藥。」

唐耕心道：「大量的珍貴藥材，一定有人專門代爲負責保管吧？」

「是的，由一個高手負責，那高手比小弟高明多多。」

「子飛，你們的組織頭子是甚麼人？宗旨爲何？」唐耕心道：「任何幫會之崛起，都有他們的目的。」

「大哥，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相信比我高的人物，也未必知道主子是誰。」

「你在這組織中是甚麼角色？」

「小弟不學無術，而且好逸惡勞，所以一直也昇不起來。」

唐耕心却並不以爲如此，該組織爲了利用火谷老人的高超醫術和武功，就讓燕子飛認他作義父，由此可見，燕子飛的身價不低。而且此人成年累月地四處晃蕩不務正事，如果是個小嘍囉，那有這麼自由？

這也是唐耕心不能不暫時睜一眼閉一眼利用他的原因。小唐道：「我在何處等你？」

燕子飛道：「就在這個鎮上吧！大哥要少出門，我隨時都可能回來。」他怕小唐去找顏鳳妮或連蓮。

「當然！我一定足不出戶等你。」

「如果小弟三天不回來，大哥，八成是失敗而且被軟禁了！大哥，那就非常抱歉了！」

「但願不會如此。子飛，你速去速回……」

燕子飛依依不捨地走了，小唐很討厭這一手，而且長了這麼大，從未想到自己會是這種情感漩渦中的對象。

此刻連蓮在這家客棧的後院屋中縫襪子，她很消瘦，儘管有莫傳芳在身邊，但他畢竟不是唐耕心。

這工夫人影一閃，一個人已站在門口，連蓮叫了一聲「大師兄！」立刻迎出，來人竟是辛南星。

連蓮張羅倒茶讓座，辛南星道：「師妹和唐少俠在一起？」

「不是的……」她的表情使辛南星想不通，他知道師妹爲了小唐，和師門弄得很僵。他道：「師妹還要瞞我？」

「我怎麼會瞞大師兄？」

「可是我剛剛還在街上看到唐少俠的背影。」

連蓮並沒有甚麼反應，凄然一笑，道：「師兄，一切都過去了！請不要再提他了！」

「是不是發生了甚麼誤會？」

「不是的，師兄，不談這箇，還是談談潛龍堡吧！」

「我也好久未回去了！祇不過我對堡中一切也很清楚。龍三在寨中發生的事諒師妹已經知道了吧？」

「甚麼事？」

「就是顏學古冒充一個僕人，以傳志之名，在龍三身邊一年多，他居然未認出，還學了左手絕技，直到小唐被石擎天所俘，送給龍三，正要卸他一腿一臂的檔口，傳志出現，和石綿綿救了他。」辛南星詳說一切。

連蓮木然不出聲，這當然使辛南星十分不解，在過去，她聽了這件事八成會驚叫起來。辛南星這才知道，他們之間的誤會有多深了，道：「師妹，你們之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大師兄，我不想說。」

「不，師妹，你們一定發生了誤會，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連蓮猶豫了一會，才說了一切，辛南星道：「這是甚麼人從中挑撥陷害？」

連蓮說了石綿綿的事。辛南星道：「八成是這個女人唯恐天下不亂。」

連蓮道：「師兄，不要再談這些無聊的事了！」

「師妹，師父很想妳。妳是知道，目前在師父心目中，龍三已比不上妳對他重要，尤其年來師父迭遭橫逆，心情也不好，妳該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是的，我是該回去看看了，這一年多以來，和師門弄得如此不愉快，如今想來，也的確太不值得了！」

「師妹，也不能這麼說，唐耕心這個人不錯，也可以說，當今武林中很難找到另一個比他好的年輕人了。至於他和顏鳳妮，這其中有一段隱情，情有可原……」

「大師兄，不要說了，我決定回堡看看師父和師母。」

「我正要回堡，就搭個伴兒好哩！」辛南星道：「咱們說走就走。」

連蓮傷透了心，明知小唐在此鎮上她也不見，甚而急欲離去，她留下一張字條，連夜離去。

她有感於莫傳芳對她的呵護及關顧，但却知道和他不可能有結果。和小唐的一段情結束了，一切又都完了。

第二天一早，莫傳芳來找她，就看到她留下的字條，自然是十分懊喪了，他以爲女人眞是難以捉摸。

唐耕心在客棧中等候，眞正是渡日如年，一天一夜過去，燕子飛沒有回來。兩天也過去了，也沒有消息。

在第三天晚上，小唐坐立不安，一直獨酌，直等到天明，他知道完了，可能燕子飛已經被軟禁了起來。

燕子飛回不來，幾乎就等於顏鳳妮絕望，但他冷靜下來之後，忽然有了主意，他以爲燕子飛叫他在此鎮上等候，至少顯示「火谷老人」距此不遠。

是不是「人間天上」就在不遠處？這可能性不大，但至少「火谷老人」就住在附近，如果能遇上這老傢伙，而且逮住他，顏鳳妮就有救了。

於是他天天上街，甚至到附近的鎮上去。但這種想法不切實際，就算「火谷老人」上街，也未必會碰巧遇上。

小唐的信心越來越減少，心情之苦難以形容。一連等了七天，知道是白等，只好回去。

唐耕心對三人說了一切，衆人默然，李天佐道：「鳳妮，妳還是不要絕望，只要世上有這種藥，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就能找到。」

顏鳳妮道：「李大哥，你也不必安慰我，我已經看開了，只是我希望，在我走之前這一段時間內，能過得愜意些……」

如何才能使她在短暫的生命中過得愜意些？當然只要她和小唐獨處，這首先要把那件事告訴小唐。

這天晚膳後，李天佐邀小唐外出散步，他們在郊外談上了正題，李天佐道：「唐老弟，有件事一直瞞着你，你要原諒我！」

小唐道：「我相信這一定是一件能使我原諒你的事。」

「不，你一定要保証不怪我，

能原諒我才行。」

「是甚麼事有這麼嚴重？」

「是的，這的確是一件嚴肅的大事！」

「好！我保証能原諒你。」

李天佐道：「老弟，由於鳳妮心情凄苦，且偶爾會暗示她未能對你有所奉獻，更不能爲你留下點甚麼，所以我自作主張，撮合了你們。」

「撮合了我們？」小唐還未弄清他的意思。

「老弟，數月前，在我使用藥物之下，你們二人已經有了夫妻之實，事後鳳妮責備過我，但她終於原諒我的一番苦心，她已有了六個月的身孕了！」

小唐大爲震駭，楞了一會，冷冷地道：「我想起來了，數月前有兩三夜，我曾有似夢非夢，似幻非幻的怪事，但絕對沒有想到是和鳳妮……」

「老弟，我眞的是爲了要成全你們……」

小唐的臉色不大好看，道：「李兄，你知道這件事的後果嗎？」

李天佐吶吶道：「老弟，我是一份善意，老弟你怎麼處罰我都成。還有，我也是可憐鳳妮。」

「可憐鳳妮，就用這辦法？」

「我敢說，此事之發生雖出她之意料，却相信她私心竊慰。因爲她終能爲你留下一個孩子，沒有白到這世界上來一趟。」

唐耕心道：「學古知道了沒有？」

「知道了，就是他上次脫險歸來時我對他說的。」

「李兄對他說了，就該同時對我說，這樣會使我汗顏無狀！」

「你老弟可不要這麼想，不論是鳳妮或學古老弟，都表示過，怕你知道此事後會大爲不悅的，你沒有大發雷霆，我們都很安慰哩！」

「嗨！我唐耕心何德何能？其實我那有資格發牢騷，應該感激涕零才對！」

「爲甚麼這麼說？我知道老弟你把貞操看得比女人還重。」

「李兄，你想想看，鳳妮爲我不惜冒失節及生命之險，而學古兄落到今日這地步，可算是九死一生，不全是爲了小弟？我欠他們的太多，今生報答不完，而在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和她……」

「不不，老弟的這種想就錯了。」李天佐正色道：「鳳妮以爲，你和連姑娘相識在先，甚至定情，她却橫刀奪愛，所以爲你作的一切都微不足道，她只有感恩。至於學古兄，你們以前是莫逆之交，學古兄的惡耗傳出，你和辛南星決戰於陰陽壁上，被舍弟暗算，落下絕壁。老實說，那等於死了好幾次，所以，單就誰爲誰犧牲之大小來說，老弟，你付出的絕對不少，當然，朋友之間是不能以付出多少來計較的……」

唐耕心道：「李兄，假如找不到靈藥，鳳妮還能活多久？」

「這箇……」

「李兄，我希望聽眞話，也就是精準的估計，我也好安排一段時間陪她渡過。」

李天佐吶吶道：「她的情況遠比我以前診斷的要差……最多……」

唐耕心默默地等他回答，只不過李天佐遲遲不答。

唐耕心道：「只有一年了？」

李天佐沒有點頭也未搖頭，這顯然是估多了。唐耕心陡然一震，道：「只有半年？」

李天佐頹然道：「我要補充一句：最多半年！」

多麼冷酷的字眼！一位美好的姑娘，看來臉色只是一點點地蒼白，她的生命居然不能超過半年。

「老弟，我總以爲，吉人自有天相，我們會找到靈藥的。」

唐耕心背他而立，沒有出聲，李天佐扳過他的的肩頭，發現他滿臉淚痕，淚如泉湧。

使他傷心欲絕的是，鳳妮處處爲他設想爲他獻出一切，還怕他不悅。她也知道，數十年的生命將濃縮到半年以內，但她還在他面前强作笑顏。

「老弟，我知道你的心情。」李天佐喟然道：「萬一不幸，始終找不到那幾味藥，在這半年中，你可以使她充滿了快樂和幸福，人生數十寒暑，苦多樂少，扣去苦難，眞正的快樂也未必有一百八十天吧？」

「李兄，鳳妮她喜歡甚麼？」

「在飲食方面，她愛吃甜食，在穿戴方面，她偏愛皮毛如貂皮及狐皮，顏色是紫色，另外……」李天佐背過身去道：「這種病當然也不宜房事過頻，但我爲她作了滋補準備，你不妨三兩天一度……」

回去的時候，李天佐對顏學古說了一切，顏學古爲妹妹高興，在她有限的生命中能以歡樂塡滿每一寸的時光，也不能不知足了。

畢竟這種病不是因受感染而起的，也許是遺傳的，與生俱來，小唐能如此重視這份情感，顏學古也感動得流淚。

「學古，」李天佐道：「是不是應該稟報令尊顏莊主了？我估計的只是大約的天數，除了造物者，誰也不敢斷定鳳妮的壽限準確日數。」

顏學古道：「家父疼愛舍妹至深，不知他老人家能不能承受這個打擊？」

李天佐哽咽道：「總是要讓老人家知道的。」

「當然，我馬上設法稟報家父……」

「我已經知道了……」七八丈外疏林中走出一人，正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顏學古立刻拜倒。李天佐也上前見禮。

顏學古道：「爹已經知道小妹的絕症了？」

「當然！我是暗中聽她和菊嫂交談的。」

「爹也沒有辦法？」

「爹也正在設法，」顏君山道：「你們知道，『人間天上』是個秘密組織，裡面的成員個個武功怪異而高強！要把『火谷老人』弄出來談何容易？」

顏學古道：「爹也知道，小妹的病如無靈藥，只有半年壽限？」

「你們剛剛不是談過？」顏君山道：「而且不管小鳳妮有沒有救，都照你們剛才說的辦法，讓唐耕心和她一齊渡過這半年。」

李天佐道：「前輩開明，晚輩佩服！」

「李大國手忒謙了！若論輩份，咱們可能同輩，這麼稱呼怎麼敢當？」顏君山長嘆一聲，道：「李大國手恩怨、是非分明，顏某感佩萬分，連愛女都不能救，我算甚麼？」

「前輩這就過謙了！」李天佐道：「顏前輩可算是『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先發』的名士了！人吃五穀，那有不生病的，李某以為，大家一齊努力，在半年內必能找到靈藥的。」

稍後顏君山和女兒見了面，也不提她有病事。父女有些話都放在心中，談到半夜，顏君山又把小唐帶到後院長談，小唐第一句話道：「如果晚輩能代她先走，或者能借她壽限幾年幾十年，晚輩一定不會皺皺眉頭的。」

「不要說這些了，你的命在唐雲樓和嚴如霜的心目中，比甚麼都重要……」

「顏老伯請勿提家父的名字。」

「為甚麼？」顏君山道：「你錯怪你的父親了。」

「應該不會，他在另一女人身邊，不管家母！」

「錯！知道這秘密的人，大概也只有顏某和龍潛兩三個人。」

「不知是甚麼秘密？」

「也就是你爹在另一女人身邊而不在令堂身邊的眞實原因。」顏君山道：「你爹唐雲樓並不願意在那女人身邊，也可以這麼說，他在那女人身邊只是為了報恩，而不是為了情。」

「報甚麼恩？」

「報那女人為了救令堂及你而跛了一足之恩……」

「有這等事，不知那位阿姨是甚麼人？」

「龍天香……」

「和龍潛是否有點關係？」

「不是一點，她就是龍潛妹妹。」

唐耕心心頭猛震，想不到唐、龍兩家居然有這麼深的淵源，無怪以前隱隱聽到大風阿姨談起唐、龍兩家的事，總是被他母親阻止了。

唐耕心驚愣了好久才吶吶道：「怎麼會有這種事？唐、龍兩家有此淵源，為甚麼却又勢不兩立？」

顏君山道：「原因很多，第一，昔年武林中有幾位出名的女俠，最出名的是令堂，其次是龍天香，以及龍潛之妻韋寒香，而這三位女俠似乎都對令尊唐雲樓有好感。而武林中當時的年輕俠士，包括令尊、龍潛、朴覺曉，甚至還有華山派掌門人呂介人等，都是這情場中的追逐者。結果可以想像……」

顏君山可以想像，小唐却難以想像，他當然更未想到，顏君山昔年也是唐母嚴如霜的衷心愛慕者，只不過顏君山為人含蓄，並不很明顯。

唐耕心道：「晚輩難以想像……」

「別人先不說，就以龍潛來說，就和令尊因其妹而成仇，加上他對令堂最熱衷，最後敗在令尊手中。有所謂情仇大過親仇，他的反應十分激烈，巧的是他的胞妹龍天香也迷戀令尊，某次，令尊和令堂在舟山羣島附近和扶桑的『三島七把刀』遭遇，那時令堂正在懷孕，情勢十分險惡，因為令尊必須一邊搏殺，一邊維護令堂。」

小唐道：「『三島七把刀』很厲害？」

「當然，他們是東瀛三島七個頂尖高手，曾在御前比武中得到『三島七把刀』之名，七人都是扶桑著名流派如：柳生流、神陰流及北辰一刀流的傳人。」顏君山道：「令尊的『混元功』和『混元劍法』和令堂的『乾坤指』齊名，在當時，似乎只有龍潛的『龍爪十三式』差堪與之頡頏。」

「家母和七人的戰果如何？」

「如果令堂當時未懷孕，二人聯手之下，『三島七把刀』再厲害，大概也能取勝。但令堂非但不堪自保，反而拖累了令尊，而百招後，令尊傷了他們二人，令尊也受了傷，但在危急之時，龍天香適逢其會出了手，才解了圍，但是，龍天香以後又被『三島七把刀』其中五人遇上，使她重傷而跛了一足。」

（未完・十六）